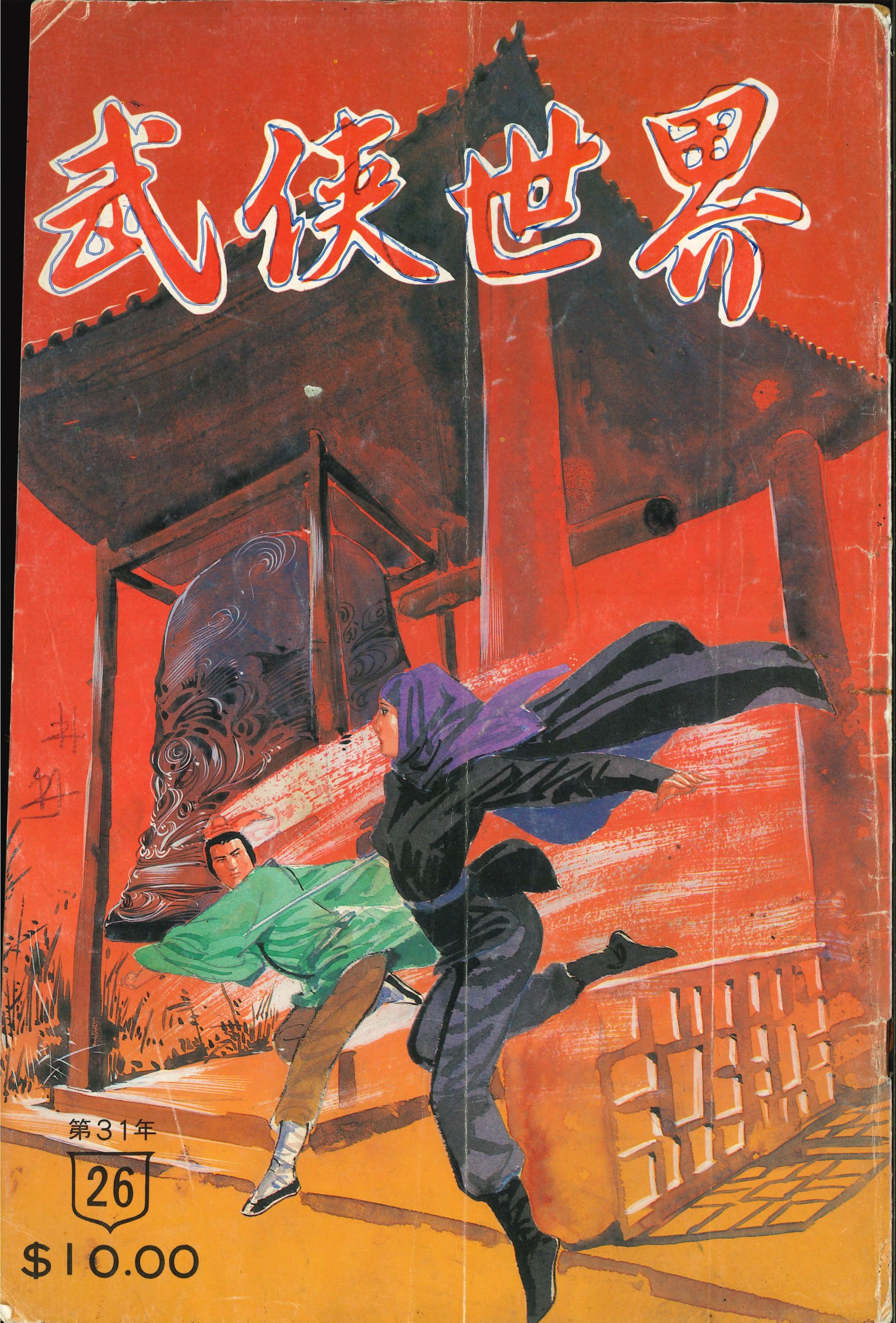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1年
26
$10.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所著「天涯亡命客」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遊龍劍客上官浩然因殺死一京官的兒子而惹來大禍，被名捕手鐵無情追緝，從此化名江平，過着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涯，一天巧遇威武鏢局被風雲幫攔途劫鏢，江平拔刀相助，把風雲幫擊退，江平也因此而加入鏢局……風雲幫爲了幾幅字畫而劫鏢引起了江平的好奇心，追查之下，原來字畫中藏有寶藏圖，最後字畫更落入江平與梁筱珊手中，兩人合作同往尋寶，練就一身武功……故事情節迂迴曲折、生動活潑，結局更是出人意料，欲知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亦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著「神劍霸王刀」，請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illegible]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6期
（總號15[illegible]）
1959年3月[illegible]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奇異錄

吳道子·文
可　飛·圖

天涯亡命客





遭人唆擺　鑄成大錯

五年前，他被公認爲武林年輕一輩有爲高手之一。

五年後的今天，他前程盡毀，不但被逐出師門，更備受官府通緝，天下第一名捕手鐵無情走遍天涯，鍥而不捨的誓要把他捕獲。

他的名字每個月都不同，他的容貌經常都要更改，他的身份當然也沒有一定。

他這樣做的主要原因，自然是爲了逃避鐵無情，因爲他知道自己的武功雖然不錯，但比起這天下第一名捕手來說，仍是相差了一大截，只要被鐵無情找着，定難逃一死。

爲何他會淪落到如斯田地？

純粹因爲他在五年前的某一天，做了一件傻事，一件傻得可憐的事。

爲此，他付出極大的代價，這五年來，他每一刻都活得戰戰兢兢的，唯恐自己行踪被鐵無情找到。事實上，他亦數度被追踪本領比獵犬還要高明的鐵無情找着，幸好福大命大，僥倖逃脫。

不過，在這五年內，他倒學會了很多，而最大的收穫，是他於流亡生涯中變得成熟了，再也不像從前那般衝動。

如今，他的名字喚做江平，臉上留有短髭，帶着無奈的眼神，騎着一匹瘦馬，找尋一個可以定居下來的地方。

空有一身好本領，他眼前却是一片灰暗，他不敢奢求再度名揚江湖，但願能結束天涯亡命，不知何處是家的生涯，平平淡淡的渡過下半生。

只可惜他每次定下來，不足兩三個月，鐵無情便已追踪而至，逼得江平聞風而逃。

這時，太陽快要西沉，距離最近的市鎮還有一大段路，江平輕挾一下馬腹，加快速度，希望能在日落之前找到宿頭。

可是，走不到兩里路，他便聽見一條岔路上隱約有着打鬥聲，而且人數似乎不少。

江平本性俠義爲懷，否則當年也不會在一時衝動之下，鑄成大錯，但他也不會因此而改變他行俠仗義之性格，只見他不假思索便撥過馬頭，往岔路急奔。

只片刻後，江平便已來到打鬥現場，但見小路旁的一個草坪上，正有十多名鏢師、趟子手拚命地抵抗着廿多個灰衣人的圍攻。

人叢中的數輛鏢車旁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多名滿身鮮血的大漢，看衣着打扮，似乎大部份都是鏢局方面的人。

不消說，這自然是綠林中人在幹着劫鏢買賣！

江平毫不考慮，從馬背躍下，把馬韁拴在路邊一株樹旁，拔出鋼刀便撲上前，手起刀落，便把兩個意圖攔截他的灰衣大漢劈翻於地。

正在與一個鏢頭打扮的人纏鬥的灰衣大漢見狀，大嚷道：「我們乃是風雲幫的，來人速退，不得插手管本幫閒事，否則自誤。」

風雲幫崛起江湖，雖只有短短數年時間，却是發展極爲迅速，不但人多勢衆，幫主殷風雲暨座下內三外三六堂堂主之武功更是高明非常，實力比諸武林任何一派不遑多讓。

在灰衣大漢心目中，只要亮起風雲幫名頭，定會把多管閒事的江平嚇走，却沒想到這毫不起眼的青年只是眉頭略皺，手中刀更變得毫不留情，接二連三的把他帶來的手下傷了不少，登時老羞成怒，撇下對手，便掄劍撲向江平。

「臭小子，報上名來。」

「你家少爺姓龍名捲風，特地來收拾你們這些跳樑小醜的！」江平邊冷笑地回答，邊使出他自創的一套刀法，與灰衣大漢纏鬥起來。

五年之前，江平已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後起之秀，自下山以來，死在他劍下的武林敗類可說不計其數。

自從被逐出師門後，他再也不能使用師門劍法，遂自創一套劍法應用，但仍處處帶着師門絕學的影子。

江平把心一橫，捨劍用刀，經過數年磨練及鑽研，倒給他摸出一條門徑來，這時的他，身手比諸江湖一流高手，並不相差太遠。

而他現時的對手，只不過是風雲幫的一個二線人物，那裏是他的敵手。

只三數十個照面後，江平已佔盡優勢，把灰衣大漢逼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適才陷於苦戰的鏢局中人，看見來了一名高手助拳，精神均爲之一振，紛紛鼓其餘勇，奮不顧身的力拚風雲幫徒衆。

與江平纏鬥的灰衣大漢看見勢色不對，知道憑自己的武功，絕難奈何眼前這不明來歷，却是身手奇高的年輕人，連忙發出暗號，佯攻江平一招便轉身逃走，只霎那間，十多名灰衣人便逃得一個不剩。

不久之前，與該名灰衣大漢惡鬥年約五旬的鏢師立即走到江平身前，拱手一禮道：「在下馬岳，忝爲濟南威武鏢局副總鏢頭，承蒙龍大俠仗義援手，馬某謹此代表敝局，向大俠致謝。」

江平連忙回禮道：「馬兄請勿客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武林中人份內之事，何須言謝？馬兄，還是請你先照顧貴局各受傷的弟兄吧！」

馬岳忙道：「龍大俠說的是……」

江平道：「馬兄，在下姓江，單名平，龍捲風這名字，只不過是在下和那些匪徒開玩笑之言。」

「原來如此，江大俠，請恕馬某暫時失陪。」馬岳向江平拱拱手後，便跑

去替各受傷鏢師及趟子手治理傷勢。

江平抬頭一望天色，暗忖即使繼續趕路，也難於入黑前趕到下一個宿頭，遂留下來協助馬岳替各傷者包紮療傷。

「江大俠，今趟幸虧遇上你，否則敝局難逃一劫。」馬岳感激萬分道。

「馬兄，在下倒擔心風雲幫那些人不會就此罷休，極有可能再度糾衆來犯，馬兄還是想個辦法應付爲上。」

馬岳長嘆一聲，道：「江大俠，你有所不知，在這趟鏢出發之前，敝局已接獲消息，將有黑道中人打這支鏢的主意，所以才會由馬某親自率領五名局裏身手最好的鏢師押運，誰知道劫鏢的竟會是風雲幫。坦白說，以敝局的實力，怎能與叱咤江湖的風雲幫抗衡？如今，馬某只有見步行步，那有甚麼辦法可想。」

「馬兄，請恕在下多問，貴局這支鏢貴重得很嗎？」

馬岳苦笑道：「敝局規模小，人手不多，怎會有大宗生意上門？實不相瞞，這趟鏢所保的，只不過是一些普通字畫古玩，總値也只有六萬兩紋銀而已，距離貴重二字實在相差很遠。」

「這可奇怪了，區區數萬兩銀的紅貨，照說風雲幫應該不會動心的啊！」

「馬某也覺奇怪，事實上，這麼多年來，馬某從沒聽說風雲幫曾劫過那一支鏢。」

「馬兄，剛才那批人會否並非是風雲幫中人，只是抬出風雲幫名頭來唬嚇你們？」

「不，他們的確是風雲幫的，曾與大俠交手的，便是風雲幫其中一名副堂主朱培。」馬岳搖頭道。

「馬兄，若他們眞的再來，而且人多勢衆，難以抵抗的話，你會考慮不予反抗，把這支鏢雙手奉上嗎？」

馬岳臉色一變，斬釘截鐵的道：「江大俠，馬某雖然武功不濟，却非貪生怕死之輩，局主既然把這支鏢交由馬某負責押運，馬某便要竭盡全力把它安全運抵目的地，只要馬某有一口氣在，絕不會讓任何人劫走，即使風雲幫幫主及六名堂主親自出馬，也不能令馬某低頭。」

江平不禁對馬岳肅然起敬，不過却也替他惋惜，要知道風雲幫根本不需勞動任何一名堂主出馬，光是剛才那一批人，便可以把威武鏢局一干人悉數殺光。

他心中一動，道：「馬兄，可否告訴在下，這支鏢是送到那裏？」

「當然可以，這趟鏢是運往合肥的。」

「這好極了，在下也是南行，馬兄若不嫌在下躭誤貴局行程，且讓在下與各位走在一起，即使有甚麼事情發生，也可多一個人通風報訊，馬兄意下如何？」

馬岳大喜，道：「江大俠，馬某實在求之不得哩，只是，這太勞煩你了，教敝局如何能報答大俠高義？」

「大家同是武林中人，馬兄何須如此客氣？事實上，在下乃是叨光了呢！」

「大俠何出此言？」

「坦白說吧，在下阮囊羞澀，正爲着盤川擔憂，若能與馬兄同行，往合肥這段路，在下便毋須爲食宿擔心。」

「江大俠說笑了，以大俠之身手……」

「馬兄此言錯了，武功高低與貧富有何關係？若要在下以武凌人，幹那搶劫犯科之勾當，在下寧可餓死，也不屑爲之。」

「江大俠請勿誤會，馬某之意思是以大俠之身手，於正途上亦可大有作爲，別的不用說了，據馬某所知，京師附近長辛店的數大鏢局，對大俠這等人材實在求之若渴呢！」

江平爲之苦笑不已，以他的處境，怎敢到京師？遂道：「在下一無名氣，二無薦書，別說長辛店的大鏢局，便是普通富戶護院工作，在下也難以尋找一份。」

「江大俠，請問你藝出何門？」

「在下無門無派。」

「這便難怪了，不少人對一些無門無派，來歷不明却又武功奇高的好手，都會帶有顧忌，唯恐是對頭人派來臥底，有不軌企圖。」

「對了，問題便在這裏，所以在下只能到處流浪，幹一些散工維生。」

「噢，有了，大俠可有興趣一試保鏢生涯？」

「馬兄，實不相瞞，只要有棲身之地，三餐無缺，不需作奸犯科，甚麼工作在下也願意幹。」

「這好極了，敝局人手奇缺，若大俠不嫌委屈，這趟回濟南時，讓馬某向總鏢頭說一聲，總鏢頭求材若渴，定會非常歡迎大俠加入敝局的，大俠意下如何？」

「馬兄，在下非常樂意加入貴局，只是恐怕經驗不足，難以勝任。」

「大俠何必這麼謙虛，以你的本領，可說勝任有餘，若你也不能勝任，馬某早便要回鄉耕田了。」

「那麼在下先謹此謝過馬兄了。馬兄，請不要大俠前，大俠後的稱呼在下，實在令在下不習慣，若蒙不棄，便請叫一聲老弟吧！」江平道。

「好，好，聽你的，江老弟。」

這時，各傷者均已在衆人協助之下包紮妥當，鏢局方面一共死了六人，其中還包括一名鏢師，另外還傷了八個，馬岳不禁爲之悲慟萬分。

只是，幹保鏢的，乃是刀口過活，死傷實在難以避免，馬岳只得長嘆一聲，吩咐衆人把六具屍體齊集，放在一旁，待到達下一個市鎭時才購買棺材，運返濟南。

天色已黑，各人便就地做飯，準備在該處渡宿一宵，翌晨才趕路。

江平則趁此機會，找來一些木質

堅硬的樹枝，削成長約兩寸，兩端尖銳的小枝，收在懷裏。

馬岳拉了餘下四名鏢師過來，介紹給江平認識，圍坐火邊閒談。

坐在江平身側的一個名叫蘇剛、身材魁梧的鏢師拍了拍他的肩膊，道：「江老弟，眞有你的，年紀輕輕的便能無師自通，練成這般高明身手。」

蘇剛的話登時引起江平無限傷感，輕嘆一聲道：「蘇兄，小弟並非無師自通的，只不過……唉，還是不要提了，想起來便使小弟痛心。」

馬岳連忙撇開話題，道：「江老弟，以你的意見，風雲幫那些人會否再來劫鏢？」

事實上，他這是明知故問，因爲江平片刻之前已表示過風雲幫絕對不會就此罷休，着他想辦法應付。

馬岳這樣問，主要是替江平解窘，因爲他已看出江平有着難言之隱，並非眞正無門無派，另外，他亦希望藉此提醒鏢局其他的人提高警覺，不可因擊退敵人而有所鬆懈。

江平答道：「馬兄，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風雲幫堂堂一個江湖大幫會，應不會爲區區小數而幹劫鏢之勾當，但事實却擺在眼前，他們的的確確會出手劫鏢，既然他們已採取行動，以風雲幫的作風，在沒有達到目的之前，定不會放棄。」

蘇剛怒道：「哼，這些兔崽子，若再來的話，我定要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讓他們知道威武鏢局不是好欺負的。」

馬岳道：「蘇老弟，別說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了，以本局的人手，憑甚麼與風雲幫硬拚？如今，我們唯有希望風雲幫在附近沒有分舵，一時之間難以抽調高手前來，我們才有可能把鏢安全送抵合肥。」

蘇剛道：「副總鏢頭，我們現有江老弟在，又何懼風雲幫那些狗賊啊！」

江平忙道：「蘇兄太抬舉小弟了，事實上，小弟有自知之明，若風雲幫六名堂主任何一個來了的話，以小弟的武功，能否自保，尚是疑問。」

馬岳道：「江老弟何須如此謙虛？我雖然無緣目睹風雲幫那神秘莫測的幫主殷風雲之身手，但對個別堂主的底細却清楚得很，以老弟的身手，比諸他們任何一人來說，都毫不遜色。」

江平爲之苦笑不已，暗忖能與風雲幫堂主的武功相若又如何，最重要的還是能夠勝過有天下第一名捕手之稱的鐵無情，要是能夠的話，他便無須如喪家犬般，流離失所，更要日夕擔心，恐怕被鐵無情找着。

可是，要戰勝鐵無情，談何容易？這鐵無情人如其名，心如鐵、劍無情；死在他劍下的高手可說數不勝數，曾有人說，他的武功，比當今分執武林牛耳的少林、武當兩派掌門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蘇剛也附和道：「對了，江老弟，副總鏢頭說得一點也沒錯，我也認爲你的武功比那些狗堂主還要高明。」

江平道：「小弟也許能夠敵住風雲幫其中一名堂主，但是令人擔心的是，對方若眞的不罷休，出動堂主級高手前來劫鏢的話，定會帶同不少人手，我們得要想個辦法應付。」

馬岳其實亦已想到這一點，只不過他對於這一趟鏢已失卻信心，只希望對方沒有人手在附近，不能於數日內找到高手前來。

若然風雲幫眞的再來，他只有一個辦法，便是戰至一兵一卒。在他心目中，始終認爲雙方實力相距太遠，想甚麼辦法也是白費心機。

這時，江平既然提出這一點，馬岳當然不能說出想甚麼辦法也是徒然這類大殺士氣的話，便着各人盡量發表意見，想想有何良策。

不過，馬岳的確並沒有錯，在這情況之下，能有甚麼可想？商討了近兩個時辰，他們也未能想出一個具體辦法來，或應該說是未能想出一個有效的辦法來。

無可奈何地，他們只得暫定一個應付風雲幫再度來犯時的對策。

＊ ＊ ＊

風雲幫果然不肯就此罷休，於翌日清晨便大舉來犯，除了曾出現過一次的副堂主朱培外，還有該幫六名堂主之一的雷青山以及一大批人手。

馬岳等人雖已有心理準備，但看見對方以超出昨天一倍的實力來犯，心裏不禁沉重非常。

江平連忙在馬岳身邊低聲道：「馬兄，請立即下令。」

馬岳點點頭，立即把手一揚，發出昨晚所議定的暗號，只見威武鏢局的趟子手們立即把各鏢車圍成一個圓圈，跟着便紛紛躍進圓圈中心，以鏢車作爲掩護，以蘇剛爲首的四名鏢師則在圈子外守護着。

馬岳與江平並肩子站着，冷冷地注視緩步走向他們的風雲幫高手。

身爲風雲幫外三堂堂主之一的雷青山，年紀約五十餘，身材瘦削，臉容清癯，雙目精光四射，太陽穴高高凸起，一看便知內功修爲頗高。

他身後的朱培悄聲道：「堂主，這小子便是插手管閒事的龍捲風。」

雷青山點點頭，在馬岳及江平兩人身前十餘步處停下來，冷冷道：「姓龍的，你可知道與風雲幫作對，會有什麼後果嗎？」

江平朗聲長笑，道：「本少爺天不怕，地不怕，怎會怕一些只會幹劫鏢勾當的小毛賊？」

雷青山冷哼了一聲，道：「小子，果然有種，只可惜膽量難以改變你的命運，讓老夫告訴你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吧！」

江平道：「你打算單獨和本少爺決鬥，還是蜂湧而上，混戰一番？」

雷青山仰天狂笑，道：「小子，這

是劫鏢，你以爲是黃山論劍嗎？」

誰知道他的話還沒有說畢，江平已拔出鋼刀閃電撲前，向着他當胸便劈。

雷青山倉猝間來不及拔劍出鞘，匆忙中只得向旁挪移數步，口中怒喝：「小子卑鄙……」

不過江平的對象却不是他，並不趁此機會繼續進逼，一刀把雷青山逼得向旁閃避後，便撲向他身後的風雲幫徒衆，掄刀便劈，左手更把預先準備好的硬木小枝，以漫天風雨手法射出。

風雲幫的徒衆想不到江平竟會用上偷襲這一着，在猝不及防之下，被他傷了不少名。

雷青山大怒，拔出長劍便撲向恣意屠殺他手下的江平。

江平的目的只是儘量把風雲幫的人手削弱，如今目的已達，便從人叢中殺出，回到馬岳身側，並不與雷青山正面作戰。

雷青山大怒，道：「姓龍的，想不到你這些自命白道中人也會如此卑鄙，出手偷襲！」

江平大笑，道：「雷青山，你弄錯了，本少爺何曾告訴你我是白道中人了？另外，你剛才不是說過這是劫鏢，不是黃山論劍嗎？所以，無論本少爺用的是甚麼手段，也是光明正大，卑鄙的，只是你們這些以人數取勝的狗賊。」

雷青山氣得說不出話來！

江平續道：「雷青山，坦白告訴你吧，本少爺的手段並非止於剛才的偷襲哩！」

雷青山怒喝道：「小子，老夫看你還有何手段，弟兄們……」

江平狂笑，道：「雷青山，虧你是個一堂之主，竟仍未能察覺本少爺的手段，你難道不知道這世間上有無形之毒這一名詞嗎？」

雷青山大吃一驚，道：「小子，你竟敢下毒？」邊說邊暗中檢查。

各風雲幫徒衆聞言，亦急忙運功檢查是否中了江平所說的無形之毒。

如此一來却中了江平的計，只見他趁此機會，又是一把削尖了的小樹枝往人羣中發射過去。

內功達到爐火純青之高手，便是摘葉飛花，也可傷人，江平雖未能達到如斯境界，但內功修爲也是不俗，加上小樹枝本身質地堅硬，殺傷力比諸飛刀，飛鏢之類的暗器，實不遑多讓，因此又給他傷了數人。

雷青山見狀，登時老羞成怒，不由分說便下令進攻。

江平不敢怠慢，連忙揮刀接下雷青山，而馬岳則迎向風雲幫的副堂主朱培。

至於風雲幫那些沒有被江平以詭計擊倒的十餘名徒衆，則由蘇剛等四名鏢師應付。

蘇剛四人，身手只是普通，如何能夠應付那麼多人？

原來躲在鏢車後的趟子手們，雖沒有跑出來殺敵，却紛紛以各種暗器向風雲幫中人招呼，協助蘇剛四名鏢師一臂之力。

這些趟子手們，武功低微，即使下場參戰，作用也是不大，這時反而起了騷擾作用，使蘇剛等人雖然以寡敵衆，一時之間也可勉強支撐，不致落敗。

與雷青山惡鬥着的江平知道情況對他們極度不利，唯一希望是在他的身上，只有他迅速把雷青山擊倒才能把劣勢消除，遂使出渾身解數向對手猛攻，一面不停地施放暗器。

只可惜江平武功雖高，雷青山身爲風雲幫一堂之主，身手也是不凡，要想在一兩百招之內把他擊倒，談何容易。

雷青山久走江湖，經驗老到，一看形勢便知道己方穩佔上風，只要自己的手下們把馬岳及蘇剛等威武鏢局中人擊倒，江平武功再高明，也難以扭轉局勢，遂與江平遊鬥起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即使江平在招式中露出甚麼破綻，也不理會。

如此這樣地纏鬥了差不多一頓飯時間，躲在鏢車後的趟子手們暗器已然用罄，只得紛紛撲出，加入戰圈。

風雲幫方面，雖然適才被江平兩番使詐傷了十多人，在人數方面與威武鏢局差不多，但是平均武功却遠超威武鏢局中人，因此，只片刻後，已有數名趟子手被傷，倒地呻吟。

馬岳不禁大爲心焦，出手登時變得雜亂無章，他的武功本來已是不及朱培，在方寸大失之下更是險象頻生，掛彩數處。

江平的鎭定功夫雖不錯，但在此情況之下也顯得有點兒焦急，刀法開始有點紊亂，幸好對手雷青山但求穩守，不願冒險，否則他早已被敵人傷着。

驀地，遠處傳來一蒼勁聲音：「馬兄，別慌張，我們來了！」

馬岳聽了，精神爲之一振，大喜嚷道：「局主來了，弟兄們，振作一點！」

雷青山聽見威武鏢局局主已趕到增援，吃了一驚，連忙別個頭一看，只見來路上正有四男一女策騎飛奔而來，爲首者正是威武鏢局局主兼總鏢頭梁秉堅。

雷青山衡量形勢，知道威武鏢局增添這五名生力軍後，以他現時的人手，能完成任務之機會微乎其微，說不定還會把自己的性命賠上，急忙下令撤退。

江平的武功雖比雷青山略勝半籌，却不能成功地攔截他逃走，只能眼巴巴的目送風雲幫一干人離去。

馬岳收劍入鞘，與高采烈的迎着梁秉堅道：「局主，你爲何會趕來增援我們的？」

梁秉堅道：「你們出發後兩天，我便接獲消息，說風雲幫打算劫鏢。這消息雖然有點兒不合情理，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便趕來一看，想不到竟然是事實。馬兄，局裏的弟兄沒有甚麼意外吧？」隨即，他便看見於上一役遇害的六名鏢局中人之屍體以及適才被傷的數名趟子手，臉色爲之一沉。

馬岳嘆氣道：「局主，說來實在慚愧得很，要不是這位江兄弟及時趕到，我們很可能於昨晚便全軍覆沒了。如今只損失了馮標及五名趟子手，可說不幸中之大幸。蘇老弟，那幾名弟兄的情況如何了？」

蘇剛揚聲回答道：「副總鏢頭，他們傷得很重，不過沒有性命之虞。」

梁秉堅搖頭嘆息不已，跟着向站在馬岳身側的江平拱手道：「承蒙閣下仗義援手，威武鏢局上下，沒齒難忘。」

江平連忙還禮，道：「局主不必客氣，此乃在下之份內事，何須言謝！」

馬岳隨即把江平有意加入威武鏢局之事向梁秉堅提出。

梁秉堅大喜道：「歡迎，歡迎。只是，江老弟，這太屈就你了！」

江平感歎萬分的道：「局主千萬不要這樣說，蒙局主答應收留，在下實在感激不淺。」

梁秉堅道：「江老弟，今後大家都是一家人般，都不要說客套的話了。來，來，來，讓我替你們介紹，這是小兒承業，小女筱珊，這兩位則是本局的鏢師劉雲及周光。」

「小弟江平，今後請各位多多指教。」江平連忙一一見過施禮。

梁秉堅道：「馬兄，照說風雲幫是不可能對我們這支鏢產生興趣的，你可知道箇中眞正原因嗎？」

馬岳搖頭道：「小弟也不知道，昨日黃昏，風雲幫的朱培帶着十多個人攔路，亮出風雲幫的名號，勒令小弟留下貨物，其他的便甚麼也沒有透露。」

梁秉堅道：「這倒奇怪極了，堂堂一個風雲幫，竟會出動一個堂主及一個副堂主來劫一支價值只有數萬兩的小鏢，說出來也沒有人會相信。」

馬岳道：「局主，難道本局在甚麼地方開罪了風雲幫？」

梁秉堅道：「馬兄，你也不是不知道的了，幹我們保鏢這一行業的，依靠的是各方面朋友賞臉，混一口飯吃，怎會開罪綠林中人？尤其是叱咤江湖的風雲幫。要知道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啊！」

馬岳道：「既然不是爲了這個，他們爲何會找我們的麻煩？區區數萬兩，風雲幫怎會放在眼內？」

梁秉堅道：「我也是這麼想，當中定有一些不爲人知的秘密。不過，目前來說，還是先把貨物安全運抵合肥再作打算。幸好還只有數天路程，憑我們現在的人手，若果風雲幫不是大舉動員，應足夠應付。」

馬岳道：「局主，請不用擔心，風雲幫雖然勢力浩大，却是分散於各地。今趟他們估計錯誤，只派出雷青山及朱培率領少量人手前來劫鏢，如今行動失敗，定難於短短三數天內抽調更多人手再來進犯。」

威武鏢局少局主、梁秉堅的兒子梁承業道：「馬大叔，也許風雲幫早已部署了不少人手，只不過尚未露臉罷了！」

馬岳道：「賢侄，當然有這可能，只是機會不大。要知道本局在保鏢行業中，名氣雖然並不太低，但在武林各派眼中，却是不值一哂，風雲幫出動了一個外堂的人手，可說對我們抬舉非常的了。坦白說吧，光是雷青山，本局便沒有人能敵得住，他們何須出動那麼多人？」

事實上，馬岳分析得一點兒也沒有錯，以風雲幫這次所出動的人手，即使梁秉堅等人在，若沒有江平，威武鏢局還不是只有全軍覆沒之份兒？

換言之，風雲幫並不是低估了威武鏢局的實力，而是想不到半途會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給一個藉藉無名的江平破壞了好事。

梁承業却是半信半疑，道：「馬大叔，雷青山的武功眞是這麼厲害？但以小侄剛才所見，他却是普通得很啊！」

梁秉堅道：「承業，你剛才只不過是匆匆一睹，怎能看出雷青山武功高明之處？別說雷青山，便是他的副手朱培，爲父也不敢輕易言勝。」

這時候，受了傷的數名趟子手經過一番治療及休息後，傷勢已停止惡化，梁秉堅遂吩咐繼續趕路，至於受傷的人手，則臨時用樹枝造成擔架床抬着帶走。

一路上，梁秉堅都是與江平並騎閒談。

「江兄弟，以你的年紀，能有如此武功，的確是難得。」

「局主過譽了，我那套刀法實在難登大雅之堂。」

「老弟，請恕我多口問一句，你和華山派可有甚麼關係嗎？」

江平登時心中一震，隨即道：「局主，我不是華山派的門下。局主何以有此一問？」

梁秉堅道：「華山派門下用的是劍，你用的是刀，自然不會是華山門下。只是不知怎的，我剛才看見你的刀法時，有一種似是陌生，却又眼熟的感覺，好像和華山派的劍法有點關係似的，所以才冒昧相詢。」

江平不禁對梁秉堅的銳利目光大爲佩服，道：「局主，實不相瞞，我初習武功時，華山派掌門何丹心前輩曾予我不少指導及啓發，因此我的刀法在某種程度上，帶着華山派武功的影子。」

「原來如此。是了，老弟，你既然和何丹心稔熟，應該認識他的大弟子，當年有遊龍劍客之稱的上官浩然了，對嗎？」

江平臉色微變，道：「不錯，我是認識遊龍劍客，不過只有數面之緣，並不相熟。」

「那麼，你可知道上官浩然被逐出師門及被官府通緝之眞相嗎？」

「局主，很抱歉，多年來我都爲了生活而在江湖中遊蕩，已很久沒有見過何前輩，也沒有遇見上官浩然，所以對該事件所知也只限於道聽途說得來，並不知眞情如何。」

「眞是可惜，如此一個有爲青年，竟會弄致如斯田地。」

「局主認識上官浩然嗎？」

「不，我和遊龍劍客緣慳一面，不過我的一位摯友對他認識頗深，而且大爲欣賞。」

「噢，是嗎？」

「一點也不錯，他更認爲以上官浩然的爲人，絕對不會如此胡塗，當中定有別情，很可能是上官浩然被人利用，甚至陷害了。」

「噢，是嗎？」江平再度漫不經心的回答道。

很明顯地，江平對遊龍劍客上官浩然這話題極不感興趣，梁秉堅久走江湖，當然能夠從江平冷淡反應看出來，遂把話題更改。

「老弟，你對今次風雲幫劫鏢之事有何看法？」

「我也認爲這當中大有文章。局主，請問託運這支鏢的是老主顧，還是陌生客？」

「託運這支鏢的，乃是濟南城的如意齋古玩店，他們經常都有貨物交由本局押運，從來沒出過甚麼亂子。」

「收貨的是誰？是不是他們在合肥的分店？」

「不，收貨的，乃是合肥一戶富有人家，戶主姓徐，愛好收藏古玩字畫，日前經過濟南時，於如意齋搜購了一大批，着他們送往合肥他的家，並願意支付一切費用。」

「局主，貴局可曾檢查過貨物才押運？」

「當然檢查過了，事實上，它們是在鏢局中封箱的。那些貨物我也曾親自檢查過，的確是一些普通的字畫及古玩。」

「普通的字畫及古玩？」

「當然了，數大鏢車的貨物才價值那數萬兩銀子，自然是一些普通貨色，若是名家眞跡或稀世之寶，一件也不止這數。」

「如此說來，這支鏢的確沒有吸引風雲幫之處，爲何他們會勞師動衆的來劫鏢？另外，我還有一點不大明白，既然收貨者只是一戶普通富有人家，風雲幫大可等待貨物運抵合肥那姓徐的家才動手，這豈不是比劫鏢還容易得手？而且這樣一來，根本便沒有人知道會是他們風雲幫所爲。」

「老弟說得對，這箇中令人費解之處實在太多了。很可能風雲幫眞的是針對本局而來，把貨物運抵合肥後，我定要徹底調查這事，否則本局難以接其他生意。」

* * *

也許是因爲難以於短時間內抽調人手關係，風雲幫再也沒有前來劫鏢，因此，威武鏢局得以順利把貨物運抵目的地。

不過，在合肥時，江平的其中一個疑團得到了答案。

他發覺那姓徐的富戶並不是普通富戶，不但家中聘有多名武功高明的護院武師，而且那負責簽收回條的總管，從眼神及太陽穴判斷，乃是個內功修爲極高之輩。

難怪風雲幫選擇中途劫鏢而不等待貨物運抵目的地才動手了，因爲劫鏢比行劫徐家容易很多。

這卻引起江平另一疑團。

富有人家聘有護院武師，本是極爲尋常之事，但通常來說，這類願意充當護院武師的江湖人，武功都輕鬆得很，而且他們的作用都是爲了對付普通鼠竊之輩，聘用武師的人數並不會太多。

這徐家絕對不簡單。

於是，江平向梁秉堅提出他的疑點。

梁秉堅道：「老弟，江湖中有不少綠林大盜於積聚大筆財富後收手，隱姓埋名，跑到沒有人認識他的地方當其一方富豪，但又恐怕昔年仇家找上門來，所以仍把當年的手下留在身邊，以防萬一；而這類人，爲了掩飾本來身份，通常都會附庸風雅以及做一些善事，我看這姓徐的極有可能是這一類人。」

「不錯，局主所說的確大有可能，只是，風雲幫大反常態的跑來劫鏢後，一切便不能以常理來測度。無可否認，風雲幫此舉有可能是因爲本局不知在何處開罪了他們，特地劫鏢出氣，但亦有可能他們所針對的對象乃是貨主——這姓徐的。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風雲幫絕對不會看上這區區數萬兩的貨，因此，我認爲不可放過每一條可堪調查的線索，以求把事情弄個水落石出。」

「老弟，你認爲應該留在合肥調查嗎？」梁秉堅沉吟道。

「是的，但爲了避免不必要麻煩，我們只能暗中調查。」

「既然這樣，我便把這任務交付於你吧！老弟，你需要多少人手留在這裏，協助你調查這事？」

「只我一個人便行了。這趟鏢本局有死傷，在貨物送抵目的地後，本局的人理應匆匆趕回濟南處理後事，實在沒有留在這裏之理由。但我則不同，因爲除了本局的人外，沒有人知道我已加入威武鏢局，即使給人發現我

仍在合肥，也沒有關係。」

「這危險得很啊，怎能讓你單身涉險？」梁秉堅略皺眉頭道。

「放心吧，局主，我只是打聽消息，又不是和他們拚命，勢色不對時，我大可一走了之。老實說，我別的本領沒有，對如何脫身逃走則頗有心得。」

江平一點也沒有說謊，這數年來，他都是活在逃命中，要不是脫身技倆高明，早已被鐵無情擒着多時。

梁秉堅的女兒筱珊却道：「爹，女兒有一建議。」

梁秉堅道：「筱珊，妳想到甚麼好辦法嗎？不妨說來聽聽。」

梁筱珊道：「適才前往徐家時，大哥和我都沒有去，而我倆亦甚少在外間走動，江湖中，認識我們的人可說少之又少，因此可由我們兄妹兩人留在合肥，替江鏢頭做個照應。即使有甚麼人認出我們的身份，也只會認爲我倆少不更事，在這裏遊玩。」

江平連忙道：「二小姐，這裏由我單獨調查便行了，妳和少局主還是隨大隊回濟南吧，留在這裏，只會使我分心。」

梁秉堅道：「江老弟，承業和筱珊兩人武功雖然不是很高明，只要不是遇上好像雷青山那一級的高手，尚有自保能力。不如讓他們留下吧，有甚麼事發生時，也可以有個照應和通風報訊的人。」

江平聽見梁秉堅如此說，心中雖然不大願意梁承業兄妹留下，也不便堅持己見，遂默默點頭。

論年紀，江平只是比梁承業及梁筱珊年長三五年，但是論江湖經驗及人生經歷，他強得多了，而最重要的，乃是他也曾經歷過梁承業及梁筱珊這時的階段——不知天高地厚，亦即是最容易闖禍的階段。

不過，他知道若堅決反對梁承業兄妹二人留下來助他一臂之力，將會令兩人對他產生極壞之印象。

江平沒打算刻意討好任何人，但也不希望開罪任何人，他知道若然梁承業兄妹對他反感，日後他便難以在威武鏢局立足。

若在五年前，江平自不把區區一個鏢頭職位放在眼內；但在目前，他却非常需要這份工作，或應該說，他非常需要一個棲身之所。

梁秉堅率領鏢局中人離開後，江平便對梁承業兄妹道：「少局主，二小姐，爲避免惹人注意，我們最好不要走在一起。你們扮作到來這裏遊玩，甚麼事也不要做，我則暗中調查。若發現甚麼線索時，我再通知兩位，屆時才決定採取下一步行動。」

梁承業兄妹也無異議，江平遂與兩人定下聯絡辦法後，便分道揚鑣。

* * *

江平在合肥的調查對象，當然便是那帶着數分神秘感的徐家。

入黑後，他便換上緊身黑色夜行衣，悄悄摸到徐家大宅，翻牆而進。

宅內警衛森嚴，帶着兵器的護院武師，兩人一組的不停地巡邏着。

江平蛇行鼠伏地避開警衛，在前進莊院屋頂上躲起身形，正盤算着如何入手之際，却發覺一個人神色匆匆的從外而回，走進其中一個仍亮着燈的房間。

江平毫不考慮，小心翼翼的閃身跑到該房間外，找了個隱蔽角落躲起，靜心聆聽房內之對話。

只聽見室內一蒼勁聲音道：「孫軍，可查出些甚麼來嗎？」

「回稟莊主，威武鏢局這趟鏢確曾出過意外，被風雲幫兩度企圖劫鏢。」

「孫軍，你有沒有弄錯，劫鏢的人眞的是風雲幫？」蒼勁聲音大表詫異。

「莊主，屬下一點也沒有弄錯，劫鏢的確是風雲幫，由他們其中一名外堂堂主雷青山所率領，另外還有副堂主朱培及三十多人。」

「不會吧？若是雷青山親自出動，威武鏢局怎能保着這支鏢？以威武鏢局的人手，根本沒有一人是雷青山百招之敵。」

「回稟莊主，聽說風雲幫差點兒便可以得手的了，誰知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來，被一個名叫江平的青年破壞了好事。這姓江的青年身手不凡，竟能與雷青山戰個平手，後來梁秉堅帶着人手趕到，把雷青山嚇走。」

「一個名叫江平的青年？這名字可陌生得很啊，他有多大年紀？是甚麼模樣？」

「聽說約廿五六歲，樣貌頗英俊，只是衣着寒傖得很，下頷長着短髭。」

「噢，原來是他。莊主，這姓江的於下午時曾陪着梁秉堅及馬岳等人把鏢送來本莊，當時我已從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絕對不是一個普通鏢師的了，果然一點也沒錯。」第三個人的聲音道。在屋外竊聽的江平，一聽便知這聲音是屬於徐家那內功修爲極高的總管柴斌。

「風雲幫的雷青山武功雖不屬於頂尖級，也堪稱一流高手，能和他戰個平手，絕對不可能是個無名之輩，爲何從來沒有聽說過江湖中有江平這一號人物的？柴總管，依你看，這姓江的像是初出道的雛兒嗎？」莊主徐志達道。

「莊主，這姓江的在本莊時一句話也沒有說過，所以很難下判斷，不過，從他冷靜的神情看，似是在江湖上行走了一段日子。」總管柴斌回答道。

「如此說來，江平這名字極有可能是假的，因爲以他連綠林中人劫鏢的事也要插手的德性，絕對不是那種挾技自珍，自鳴清高，不管閑事的人。他的性格，加上他的身手，會令他的名號傳播得很快，不可能無人認識。因此，我可以肯定，江平這名字是假的。」徐志達道。

「莊主說得對，這江平的身份確有可疑之處，我定會在短時間內，把他的眞正身份查出來。」柴斌道。

「不必了，柴總管，我把這一點提出來，主要是告訴你們多點在觀察方面下功夫，有很多時，一些細微的事會提供我們不少重大的資料，若能善用你的眼睛和腦袋，做甚麼事都能事半而功倍。江平這人的武功，既然只能達到風雲幫一個堂主的水準，對我們來說，根本毫無威脅可言，何須花時間來調查他的身份？」徐志達道。

「但是，這江平現仍留在合肥，沒有隨威武鏢局的人回濟南啊，萬一他眞的是有爲而來，而且背後還有着某種勢力撐腰的話，很可能對我們的大計有所影响。」

「柴總管，別杞人憂天了，今時今日，能使我們有所忌憚的勢力，除了朝廷鷹犬外，便只有風雲幫。若他是侍衛營派來的人，我們應早已接獲線報，若他是風雲幫的人，亦不會和雷青山作對。既然他不是這兩方面的人，我們何須理會？依我看，他極有可能只是因緣巧合碰上這宗事件，却因某種關係必須隱去本身眞正身份。我們現在待辦的事那麼多，何必浪費時間和人手在他身上哩！」

「莊主，爲何風雲幫的人會跑來劫鏢的？難道他們亦知道這秘密？」

「極有可能，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到還有甚麼更合理的解釋。坦白說吧，這些東西，即使是普通山賊，也提不起興趣，何況是風雲幫！」

「但是知道這秘密的，只有我們數人，風雲幫又何從得知？」

「這一點我也是不明白。不過，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先把那兩幅字畫找到。孫軍，你肯定已把濟南如意齋所有本朝人所寫的字畫都買下來了嗎？」

久未發言的孫軍連忙回答道：「是的，莊主，屬下還依照你的吩咐，另外購置了數件普通古玩，以免引起他人懷疑。」

「這可奇怪了，我和柴總管已把整批字畫詳細檢查了數遍，也未能找出甚麼來。莫非給別人買去了？」

「莊主，應該不會。據如意齋的店夥說，這個月來也沒有賣出過任何本朝人寫的字畫，而那批字畫被賣進如意齋，充其量只有半個月光景，應該沒有被賣掉。」

「哼，這只不過是如意齋的店夥說的，怎可十足相信。」

「但是他沒有欺騙我們之必要啊，莊主！」孫軍道。

「我不是說他在說謊，而是認爲他有可能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如意齋的東主對其中數幅字畫極爲喜愛，留下來私藏，沒有拿出來賣；亦有可能整批字畫仍在他們的貨倉裏，正等候名家過目來釐定售出價。換言之，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次買回來的字畫有多少幅，甚至有沒有尹老兒的收藏品在內。不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兩幅關係重大的字畫不在其中。」徐志達道。

「莊主，屬下也曾向如意齋的人探取口風，但他們堅定不肯透露曾購進尹老兒的藏品，說這是他們的商業秘密。」

「我早已料到這一點的了，所以才會吩咐你把他們所有現代人所畫的畫買下來，要知道如意齋做生意的手法有點不乾淨，有很多貨品根本便是賊贓，他們又怎會輕易向外人透露店中所賣的貨品之來源。」

「莊主，現在我們該怎辦？」柴斌道。

「柴總管，你可有甚麼建議嗎？」

「我建議派出人手跑一趟濟南，乾脆把如意齋店裏所有的字畫搶回來，不管是那一朝代的人所寫的也不放過。這樣一來，若然尹老兒所收藏的字畫眞的給賣進如意齋，也會全落在我們手中。」

「唔，也好，就這樣辦吧，不過，我認爲他們東主的家也不可放過，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意齋的東主，大有可能把部份他自己喜愛的字畫，留在家裏欣賞。另外，風雲幫這次動手劫鏢，根本不把本莊放在眼內，我們定要給風雲幫一點教訓，順道調查他們是如何知曉這秘密的。柴總管，明天清早，你便調派人手辦理這兩件事吧。」

「知道了，莊主。」

「暫時沒有其他事了，你倆退下吧。」

在屋頂上偸聽的江平，非常滿意此行收穫，但也暗暗吃驚，心想：「這徐志達究竟是何方神聖，口氣竟然這麼大，要『教訓』勢力遍佈大江南北的風雲幫，還有，他口中的尹老兒又是誰？這尹老兒所收藏的字畫，蘊藏着些甚麼秘密？」

江平雖然是滿腹疑團，但他來這裏的主要目的，乃是調查爲何威武鏢局所保的這支鏢會引起風雲幫的興趣，如今可說目的已達，遂也不再逗留，悄悄離開徐家。

可是，也不知道是他有所收穫後得意忘形，比較大意，或是由於功力所限，竟未能察覺身後有人跟踪着。

離開位於市郊的徐家莊後，江平並沒有回城裏與梁承業及梁筱珊兄妹聯絡，只是逕往城隍廟跑。

江平並不是約了甚麼人在城隍廟相唔，而是在他這五年逃亡生涯中，因爲盤川短缺關係，難以負擔客棧住宿費用，只能在一些破廟，甚至在野外露宿；梁秉堅離開合肥時，雖曾給予江平一筆款項，但他因習慣節儉，並不找客棧投宿，而他這時，便正是打算回到城隍廟渡過餘下的晚上，待天亮後，再找梁承業兄妹報告於徐家莊聽來的消息。

回到城隍廟後，江平正要更衣就

寢，不速之客便出現。

江平凝視着眼前那年約六旬，臉白無鬚的清癯老者道：「老丈，請問你……」

「看來你定是那好管閑事的江平了，對嗎？」清癯老者微笑道。

一聽那蒼勁聲音，江平便知道眼前人正是徐家莊的神秘莊主徐志達，不禁心中一凜，道：「不錯，在下正是江平，請問老丈高姓？」

「不用裝傻了，剛才你曾在我家偸聽我說話，這麼快便認不出我的語聲了嗎？」徐志達道。

江平登時爲之語塞，尷尬萬分的道：「不錯，江某的確曾夜探貴莊。」

「既然貨已運到本莊，你們威武鏢局與本莊已無任何關係，你夤夜到本莊窺探，有何企圖？」

「徐莊主，請你見諒。江某夜探貴莊，只是希望知道風雲幫爲何對這支鏢有興趣，並無惡意。」

「江平，如今你知道原因了吧？」

「雖然仍沒有十足清楚箇中原因，但最低限度，亦知道風雲幫是眞的爲了貨物而劫鏢，並非衝着敝局而來，江某也可以回去向局主交差了。」

「江平，你太天眞了，你以爲我會讓你回濟南嗎？」徐志達臉不改容，仍微笑着道。

「徐莊主，你要殺江某？」

「當然了，你知道那麼多秘密，我怎可讓你留在世上，剛才在莊裏時，我不揭露你的行藏，寧可多走一段路跟踪你來此，只不過是要看看你還有沒有其他同黨以及避免你逃脫罷了，拔出你的刀吧，讓我看看你憑甚麼本領，敢夜探徐家莊。」

從徐志達精湛的眼神以及不久之前他於徐家莊裏說話的語氣，江平知道自己絕對不是他的對手，只是形勢比人强，在這情況之下，除了動手一途之外，他那有選擇之餘地？

「嗆」的一聲，江平拔出他的鋼刀，道：「既然如此，江某奉陪，請亮兵器吧！」

徐志達大笑：「對付你這小輩，便須動用兵器？進招吧！」

江平不慌不忙，並不急着進招，反而後退數步，反手把藏在神枱下的包袱拿出來，丟在地上。

「怎麼，你還打算活着離開這裏？別做夢了，你逃不掉的！」

「徐莊主，江某單身寡人，倘若不幸死在你手下，找一個替江某燒冥鏹的人也沒有，只得做點準備，多帶數件衣服在身，以免在陰間沒衣服替換。」

「既然這樣，你應該馱在身上才是啊，扔在地上幹甚麼？難道你的包袱有脚，懂得追隨你走去陰曹地府嗎？」

「噢，是啊，不是你提起，我倒忘記了這點，請你等一等。」

江平也不客氣，把手中鋼刀往地上一插，拾起包袱馱在背後，心裏一邊盤算着脫身的辦法。

他略一打量廟裏的環境，不禁大皺眉頭，因爲他發覺自己根本無路可逃，唯一的去路——大門已被徐志達把守着。

他唯一的機會，是把對手逼離門口，不過，若然他有如此能力，又何須逃跑？

跟着，他微微抬頭一看屋頂，登時有了主意。

「江平，不用浪費時間了，你沒有可能逃脫的。」徐志達笑道。

「誰說的，江某只要把你放倒便成了！」

「你有這能耐嗎？」

江平也不答話，欺身上前便劈出一刀。

「咦，果然不錯，勁度、方位都把握得非常有分寸，難怪能夠擊退風雲幫的人。」徐志達看準來勢，向側橫跨半步，左掌微張，似掌似爪，抓向江平刀鋒，右掌則預留後着，於腰間蓄勢待發。

江平看見對方根本漠視自己手中刀，以血肉之軀與刀鋒硬拚，登時心生警惕，不敢貪功，趕忙撤招變式，刀勢中途更改方向，反挑徐志達咽喉。

徐志達大喝一聲：「來得好。」側頭避開刀鋒，一個箭步欺身上前，當胸一掌劈向江平。

貼身纏鬥，手持刀劍之類的兵器可說比徒手還要吃虧，江平急忙抽身後退，與徐志達保持一定之距離。

徐志達並不繼續緊逼，只施展凌厲掌法，劈出强勁掌風威脅着江平，身形則仍然留在廟門數尺之處，不讓他有逃走之機會。

十多個照面後，徐志達似是看清楚江平之虛實，不再守着廟門，撲前向江平大加壓力，一邊笑道：「江平，你這套刀法雖然亂了一點，而且凌厲之處亦略嫌不足，不過倒也不錯，你是那一個門派的？」

「徐莊主，你擔心把我殺死後，我的師門會找上你嗎？放心吧，有甚麼殺着，可隨意使出來，讓江某一開眼界。江某無門無派，絕對沒有人替江某報仇。」

「你是說，你自己無師自通，創出這套刀法來的？」

「可以這麼說。」

「江平，你年輕有爲，這樣死掉未免可惜，這樣吧，我給你一條生路走，放下你的刀，隨我回徐家莊，效忠於我，如何？」徐志達說話間，手底絲毫沒有放鬆，仍然一掌緊接一掌的緊逼江平。

「你們徐家莊是幹甚麼的？」江平揮刀把迎面攻來的一掌擊退，問道。

「暫時我不能告訴你，不過日後你自會知道。」

「爲甚麼暫時不能說？你若不先說出徐家莊是幹甚麼的，我怎能決定加

盟與否？」

「江平，你根本毋須知道，因爲這是你的唯一活命途徑，除了效忠於我之外，你只有死路一條。」

「不，你若不說出來，我不考慮，這是我的原則，即使賠上一條生命，我也不會改變我的原則。徐莊主，你有何顧忌啊？我若答應加盟，日後一定會知道徐家莊是個甚麼性質的地方，現在先行知道，自然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我不答應加盟，正如你所說，我難以活離此間，你們徐家莊的秘密也不會洩露出去。所以，你把徐家莊的秘密說出來，也沒有多大關係。」

「不，絕對不可以。套用你的說法，這是原則問題。江平，時間無多，不出三十招，你將死在我掌下，若不儘快作出決定，你將永遠沒有機會。」

「徐莊主，不用多費唇舌了，你若不說出徐家莊是幹甚麼的，我絕對不會考慮你的建議。」

「既然如此，納命來吧！」

徐志達的武功，可說是江平出道以來，除了鐵無情之外，所見最高明的一個。

徐志達適才說，於三十招之內便可把江平斃於掌下，這話一點也沒有誇大，甚至可以說保守非常，因爲以江平現時的處境，能否繼續支持十招八招也是疑問。

只聽見悶哼一聲，江平胸口已被徐志達强勁的掌風掠中，蹬、蹬、蹬的連退數步，張嘴噴出一大口鮮血。

幸好他只是被對方掌風掠中，倘若是被結結實實的擊中，以徐志達深厚的內功，江平不當場被震斃才怪，饒是如此，他這時的傷勢也不輕。

江平猛吸一口眞氣，平復體內翻騰着的血氣，跟着從腰帶下掏出兩顆黑黝黝的藥丸，放到嘴邊。

「江平，大羅仙丹也不能救回你的性命，放下你的刀吧。跟隨着我，保証你能……」

他的話還未說畢，便看見江平把那兩顆黑黝黝的「藥丸」向着他射過來。

兩顆黑色彈丸射過來的速度雖然快，但以徐志達的身手，本可輕易接下，但他爲人謹慎，在沒弄清楚彈丸是甚麼東西之前，不敢以手去接，以免江平弄鬼。

徐志達不慌不忙，迎着兩顆電射而來的黑色彈丸虛空拍出一掌，意圖以掌風把它們反射回去。

誰知道那兩顆彈丸眞的是內有乾坤，因被徐志達的掌風觸及而爆炸起來，徐志達吃了一驚，急忙向後退了數步。

「轟隆」兩響輕微爆炸聲後，那兩顆古怪彈丸竟射出一股濃煙來，充斥着整間城隍廟。

徐志達江湖經驗豐富，一看便知道是扶桑忍者所慣用的脫身技倆，猛喝一聲，雙掌不停發出强勁掌風，把眼前濃煙擊散，更藉此防範江平趁機偷襲。

不過江平却沒有乘機偷襲，只是借濃煙掩護逃走，只見他一個縱身躍上神枱，跟着猛吸一口眞氣，以脚尖借力在神枱一點，身形向上急竄數丈，左掌運勁一揮，擊向屋頂瓦片……

以江平的內功及輕功修爲，抽身向上空躍三五丈並運功劈碎屋頂本是輕而易舉之事，只是他現時身上受傷不輕，功力大打折扣，不得不以神枱借力，以免擊破屋頂後，一口眞氣難以支持下去，未能穿過屋頂逃遁，功虧一簣。

徐志達雖然視野受濃煙所蒙蔽，一聽屋頂瓦片嘩啦嘩啦的被打破的聲音，便知道江平意欲如何，連忙吸一口眞氣，撲上屋頂。

他的身形剛上昇到半途，便看見屋頂果然穿了一個大洞，不禁暗罵一聲，穿洞而出。

可是，那裏還有江平的影子？

「媽的，這小子溜得眞快！」徐志達罵了一聲，便從屋頂躍下，循來路匆匆趕回徐家莊。

廟裏，煙幕早已散掉，受傷不輕的江平竟盤膝坐在神枱前，運功療傷。

原來他剛才揮掌擊穿屋頂後，並沒有趁機溜掉，只是躲在橫樑上，因爲他知道以他這時身受重傷，輕功大打折扣，定會被隨後竄上屋頂的徐志達發覺行踪追上，所以寧可行此險着。果然，徐志達在一時不察之下，竟眞的以爲江平已溜得無影無踪。

徐志達遠去後，江平才悄悄地從屋頂横樑躍下。他本打算立即趕去通知梁承業兄妹從速離開合肥，但想到徐志達適才曾表示跟踪他來這裏的其中一個原因，乃是看看他還有甚麼同黨，亦即是說，徐志達並不知道梁承業兄妹尚在合肥，所以他倆目前應沒有甚麼危險，遂決定先把自己的內傷略爲療治，再作打算，因爲徐志達那一掌，雖不是正面擊中，也使他受傷不輕，極需治理。

兩派覬覦　畫中乾坤

經過一夜的調息後，江平的傷勢已大爲好轉，遂帶上行囊，於天色還沒大亮時便匆匆進城找梁承業兄妹。

剛來到梁氏兄妹所住的客棧外，江平便聽見裏面有兵器交加之聲，連忙越牆而進，一看究竟。

只見客棧天井中，梁承業、梁筱珊兄妹二人背靠背的，以兩口長劍力拒五個使用不同兵器的蒙面人之圍攻。

使江平略爲詫異的是，梁家兄妹的武功竟出乎意料地高明得很，或應該說比江平所能想像的高强得多。

坦白說，單打獨鬥，江平實在沒有把握勝過他們兩人任何一個。

這可奇怪極了，威武鏢局局主兼總鏢頭梁秉堅在江湖上，雖不算不見經傳，也只不過是二三流人物，武功平凡輕鬆，所以威武鏢局的業務一向都沒有多大發展。

可是，這時的梁家兄妹之表現，絕對不是梁秉堅所能調教出來，因爲他自己也不能達到這一個階段。

莫非梁家兄妹另有師承？

不過，江平這時已無暇細想箇中原因。

因爲他必須立即上前協助梁家兄妹把五個蒙面人解決。

這並不是說梁承業及梁筱珊兩人處境危殆，相反，兩人雖然以寡敵衆，却是游刃有餘，佔着上風，只是未能於短時間內把對手解決。

只是，江平知道這五個蒙面人極有可能是徐家莊的人，而徐家莊距離這裏不遠，若這五個蒙面人遲遲未能回去覆命，定會派遣更多的高手前來增援，屆時便麻煩多了。

於是，江平拔出鋼刀撲下，嚷道：「少局主，速戰速決，不可戀戰。」

颯，颯、颯的連劈三刀，加入戰圈。

「江鏢頭，你來得正好，可知道這些人是那一路的？」梁承業嚷道。

「我不知道，先把他們解決，再作打算吧！否則他們的援兵趕來時便麻煩。」

「你說得對！」梁承業連忙加强攻勢。

在江平沒有加進戰圈之前，梁承業及梁筱珊兩人已是佔着上風，如今更多了一個武功不凡的生力軍，那五個蒙面人之處境實不問可知！

其中一個蒙面人見狀，連忙發出暗號，招呼同伴撤退。

梁承業兄妹也不追殺，只目送他們離去。

「少局主，二小姐，請立即收拾行囊，我們得儘快離開這裏。」江平道。

「江鏢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少局主，稍後我才和你詳細說吧，若他們糾衆再來，那便難以脫身了。」

「好吧，請你稍候，我們先回房收拾東西。」

半個時辰後，江平、梁承業、梁筱珊三人已遠離合肥，策馬向着濟南方向急奔。

「江鏢頭，聽你所說，剛才到客棧襲擊我們的，應該是徐家莊的人了！」梁承業聽畢江平說出宵來所遇之後道。

「應該是了，他們可曾表露身份以及爲何襲擊你們？」江平道。

「沒有，他們比你早一頓飯時間來到，把我們引出天井後，劈頭便問你在那裏，當我回答不知道，並詢問他們的身份時，他們一言不發便出手向我們攻擊。」

「替你們惹來這些麻煩，我實在非常抱歉。」江平道。

「江鏢頭，你何須自咎啊？事實上，這一切都是本局惹起的，怎能怪你。」梁筱珊道。

「對了，應該說是本局替你惹來麻煩哩！噢，現在大家都是自己人了，還說這些話幹甚麼？江鏢頭，你認爲那徐志達所說的字畫，可能隱藏着些甚麼秘密？」梁承業道。

「這個我便無從得知了，不過，既然徐家莊及風雲幫都這麼着緊，那秘密定關係着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江平道。

「大哥，會不會是兩幅價值連城的字畫？」梁筱珊道。

「筱珊，本朝人仕所寫的字畫，根本沒有那一幅是有價值的，我可以肯定，貴重的只是它們所隱藏的秘密。」梁承業道。

「莫非關係着些甚麼武功絕學或寶藏？」梁筱珊道。

「極有可能。回到濟南後，我們得調查一下，尤其是那徐志達所說的尹老兒之身份。」梁承業道。

「少局主，有這必要嗎？我們既然已証實風雲幫並非針對本局而來，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江鏢頭，本局爲了這支鏢，犧牲了六條性命，若不把事情眞相查個水落石出，如何能夠甘心？」梁承業道。

「少局主，我們若繼續調查下去，很可能會處身於風雲幫及徐家莊兩大勢力之間，實在危險非常。」

「放心吧，江鏢頭，我們只是暗中調查，又不是正面和他們衝突，怎會有危險。」梁承業不以爲然的道。

梁承業既然這樣說，江平也不便堅決反對，事實上，他自己也是好奇心極重，只是擔心威武鏢局會因此而招來橫禍，要知道單是風雲幫已非威武這區區一間小鏢局所能抗衡，如今再多了神秘莫測的徐家莊，插手其中，定會惹來無限煩惱。

三人一路馬不停蹄，日夜兼程的趕回濟南，一來避免徐家莊的追殺，二來希望能趕在他們的前頭，往如意齋調查那兩幅字畫，到底隱藏些甚麼秘密。

在路上，他們並沒有遇上徐家莊的追殺，也沒有碰上風雲幫的人，反而趕上了比他們早一天離開合肥的梁秉堅一行人。

「江老弟，你們這麼快便離開合肥了？可查出些甚麼來嗎？」梁秉堅見他們這麼快便追上大隊，大訝問道。

江平遂把探聽得來的消息以及被徐志達和五名蒙面神秘人襲擊之事詳細說出。

「江老弟，依你所說，這徐家莊的確不簡單，老弟，可否把那徐志達的樣貌詳細一點描述出來？」

江平遂把徐志達之樣貌詳細說出。

「這徐志達究竟是何方神聖？」聽了江平之描繪後，梁秉堅喃喃道。

「管他是誰，爹，我們回去後，首先找一找如意齋的符老闆，查問一下那兩幅字畫之秘密以及尹老兒是何方神聖，豈不是更爲實際？以孩兒看，那兩幅字畫十居其九是甚麼藏寶圖之類，否則風雲幫也不會看在眼內。」梁承業道。

「胡說，無論那兩幅字畫有些甚麼秘密，也和我們無關，如今既已證明風雲幫是眞的對貨物有興趣而不是衝着本局而來，我們怎可以自招煩惱。」

「但是，爹，本局爲此損失了六個人啊，若不……」

「住嘴，我們有多大能耐，堪與風雲幫及神秘莫測的徐家莊作對？你難道要更多的人爲此送掉生命嗎？今後不可再提這事！」梁秉堅叱道。

梁承業登時噤若寒蟬。

數天後，威武鏢局一行人便回到濟南，江平被安頓在鏢局裏居住。

晚上，江平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可是，他始終不能入睡。

他並不是爲了自己前路茫茫而擔心，而是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終於，他換上夜行衣，帶上鋼刀，悄悄溜出鏢局。

來到距離威武鏢局不遠的如意齋門外，江平從懷裏拿出一塊黑布，把臉幪上，以免被人看見時連累了威武鏢局。

驀地，他發覺如意齋閣樓裏，似有黑影晃動的樣子，連忙飛身躍上隣屋瓦面，躲起身形，暗中觀察。

片刻後，另有兩條黑影來到，直撲如意齋閣樓，屋裏瞬即響起兩聲叱喝，隨即見一條纖小人影穿窗而出，手中似是拿着數卷字畫，適才內進的兩條黑影則手持長劍在後窮追不捨。

江平心中一動，連忙不動聲息的跟了上去。

三條黑影，一前兩後的往外急奔，均是黑巾幪面，看不見廬山面目，唯一可以辨認的乃是走在前頭的黑影是一名女子。

來到城外不遠，幪面女子已被另外兩人追及，拔劍回身與之廝殺起來。

江平一看幪面女子的劍法略數，便認出她乃是梁筱珊，眉頭一皺，便拔出鋼刀上前，協助她一臂之力。

可是，那兩名持劍幪面人的武功高強非常，纏鬥了數十個回合之後，江平與幪面女子便處於劣勢，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江平看見形勢不對，便悄聲對幪面女子道：「二小姐，靠緊着我！」

幪面女子默默點頭。

江平故技重施，左手一揚，便打出兩顆煙幕彈，分襲兩名幪面劍客。

兩名幪面人各自揮動長劍，意欲震飛襲來之煙幕彈，在夜色之下，他們根本便看不清楚江平施發的是甚麼東西，還道是飛蝗石、鐵丸之類的普通暗器。

只聽見兩響輕微爆炸聲後，場中便充斥着一陣濃密灰煙，伸手不見五指。

江平早有準備，連忙一把拉着身側的幪面女子，撲向路旁的一座小叢林，不辨方向，亡命急奔。

「他們逃進樹林了，快追！」兩人身後響起其中一個幪面大漢的叱喝聲。

「孫兄，林裏黑暗，如何能找他們？而且，我們很容易受到暗算的啊！」另外一人猶豫道。

「老六，找不着也要找，你剛才難道沒看見那妞兒手上拿着一些字畫嗎？若她手上的東西正是我們要找的，被她逃脫了便麻煩。」姓孫的幪面人道。

「不會這麼巧吧！」

「誰敢說？別在這裏磨蹭了，快點追吧！」兩人跟着便小心翼翼的追進樹林裏。

江平停止奔跑，拉了幪面女子在一棵大樹後伏下。

「江鏢頭，幸虧你及時趕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幪面女子在江平身側悄聲道，正是梁筱珊的聲音。

「二小姐，別張聲，以免暴露行藏！」江平連忙道。

片刻後，江平便看見兩名幪面人已追踪而至，他們以長劍護胸，小心翼翼的搜索着江平兩人之踪影。

江平不動聲息的，當兩人走近時把手一揚，打出一枚早已扣在手裏，平時絕不輕易使用的暗器——子母追魂彈。

走在前頭的幪面人聽見暗器破空之聲，大吃一驚，急嚷：「暗器，快閃！」他早已上過一次當，因此再也不敢以劍來砸，只是向一旁急閃。

另外一個幪面人的反應也是敏捷得很，輕易避過暗器的襲擊。

可是，他們再次上當了，因爲江平所發射的子母追魂彈，絕對不是一枚普通暗器。

只見它越過兩個幪面人後，便自動爆炸起來，射出無數牛毛小針。

走在後面的幪面人不虞有此，而且距離太近，那能閃避，背上登時中了十多針，悶哼了一聲，軟軟地倒下。

「老六，你怎麼樣了？」另外一人距離較遠，且有老六的身軀替他擋了大部份的牛毛小針，所以沒有傷着。

江平拉了梁筱珊從暗處現身，冷笑道：「姓孫的，他再也不能回答你的了！」

姓孫的幪面人怒道：「卑鄙，暗箭傷人！」

江平道：「彼此，彼此，難道你們兩個大漢聯手夾攻一個女子，便是光明正大嗎？」

幪面人怒道：「小子，報上你的名來！」從江平的嗓子，他聽出江平年紀很輕，只是他在這之前沒有見過江平，也沒有和他動過手，所以未能認出他來。

江平冷笑道：「你這人眞是蠢得可憐，我若可以告訴你我的名字，又怎會以黑巾幪面，姓孫的，恐怕你要做一個胡塗鬼了！」

姓孫的幪面人適才已領教過江平及梁筱珊的武功，知道若以一敵二，絕對不是兩人之對手，當下也不理會同伴之死活，轉身便跑。

江平也不追殺，從懷裏掏出火摺子晃亮，走到躺在地上的幪面人身側蹲下，扯掉他臉上黑巾，現出一張陌生的臉孔。

「江鏢頭，這人死掉了沒有？」梁筱珊也走上前道。

江平搖搖頭，道：「不，針上只淬了痲葯，他很快便會醒過來的，所以我才急於把姓孫的嚇跑。」邊說邊點了那人數個要穴。

「你打算如何處置這人？」梁筱珊問道。

「當然是套取口供了，若能從他口中得知字畫隱藏些甚麼秘密，便可省掉我們一番功夫！」

「他會說嗎？」

「放心吧，沒有人能夠在我的分筋錯骨、萬蟻鑽心的手法之下保持緘默的。老六，我知道你現在是清醒的，識相一點，自動把字畫中的秘密說出來吧！否則你將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老六怒道：「我甚麼也不知道，你有種的便殺死我吧！」

江平道：「我和你近日無怨，往日無仇，爲何要殺你？我要知道的是字畫中的秘密，只要你老老實實的說出來，我便放你走！」

老六道：「我甚麼也不知道！」

江平道：「老六，別口硬了，莫非你眞的要一嚐我的分筋錯骨、萬蟻鑽心手法的滋味？」

老六目露駭色，急道：「不，不，我眞的甚麼也不知道。」

江平也不打話，揚手便要施展他所說的甚麼分筋錯骨、萬蟻鑽心手法。

老六急道：「不要，我說，我說！」很明顯地，他是怕得要命，事實上他這性格，早已於進林時表露無遺。

江平把手放下，道：「快說，字畫裏隱藏着甚麼秘密？」

老六道：「我只知道字畫中暗藏着一張藏寶地圖。」

「是甚麼性質的寶藏？」江平問道。

「這個我便不知道了。」

「藏在那一幅書畫中？」

「我也不知道詳細情形，只知道地圖一分爲二，分別藏在兩個本朝名氣普通的書畫家的作品中。」

「是誰的作品？」

「我不知道。」

「是誰告訴你們藏有地圖的字畫是在如意齋的？」

「我只是奉命前往如意齋把所有字畫都偸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你奉誰的命來？」

老六臉露駭色，惶恐地道：「不，我不能回答你這問題。」

「哼，事實上，你不答我也知道了，你是合肥徐家莊的人，對嗎？」

老六驚道：「你爲甚麼會知道的？」

「快說，你們徐家莊是個甚麼地方？爲何會招納那麼多高手？徐志達又是甚麼人？」江平連接問道。

驀地，他發覺老六眼中現出一絲閃光，心念一動，便拉了蹲在他身側的梁筱珊向旁翻滾，隨即便聽見老六的一聲慘叫。

江平急忙從地上躍起，轉身一看，只見老六咽喉間鮮血汩汩流出，適才逃掉的姓孫幪面人則手持長劍，匆匆往林外跑。

江平大怒，喝道：「姓孫的，那裏跑！」拿着鋼刀便追，梁筱珊也急忙追了上去。

可是，姓孫的幪面人之輕功比兩人實在高明得多，片刻後已跑得無影無踪。

「江鏢頭，別找這厮了，還是先回去看看這三幅從如意齋偸來的字畫，有沒有甚麼秘密吧！」梁筱珊道。

江平點點頭，道：「二小姐，妳這趟往如意齋偸字畫，局主可知道嗎？」

梁筱珊道：「爹當然不知道，若他知道的話，打死我也有可能。江鏢頭，回去後，你千萬不要和爹提及這事啊！」

江平大訝，道：「二小姐，你不打算把今晚的事告訴局主嗎？」

「當然不能讓他知道，爹最不喜歡的便是多管閒事，平日更不許大哥和我到處跑。要不是聽見風雲幫企圖劫鏢而鏢局再也沒有可用人手，他也不會讓我們隨行前往增援哩！」

「原來如此！好吧，我答應妳，絕不會向任何人說出半句有關今晚的事。」

兩人回到鏢局後便悄悄各自回房。

江平本想向梁筱珊提議先找一個地方看看到手的字畫，但見她只略爲提及一起研究有何秘密後，便沒有甚麼表示，只得作罷，因爲這些字畫畢竟是她冒生命危險取得的，而且事關寶藏，也不便提出來，以免梁筱珊誤會他有意分一杯羹。

可是，他剛更換衣服，正要上床就寢之際，窗外便響起梁筱珊的聲音：「江鏢頭，你睡了嗎？」

江平連忙把窗打開，梁筱珊閃身躍進，示意江平把窗關上，隨即把手上三幅字畫放在桌上，道：「江鏢頭，快來看看字畫中有何秘密！」

江平也不客氣，匆匆把窗關好，

便打開那三幅字畫。

三幅字畫均出自不見經傳人物之手，而且都是十多年前所寫，雖不算是塗鴉之作，却是難登大雅之堂。

江平打量了三幅字畫片刻，指着其中兩幅道：「二小姐，這兩幅有古怪。」

「江鏢頭，從何見得是這兩幅？」

「很簡單，因爲這兩幅作品的水準普通得很，留作自己欣賞勉强還可以，根本不値得費心機裝裱起來！坦白說，誰會花錢買這類作品？」

「怪不得他們隨便把這三幅字畫棄置在地上一個角落了。」

「妳是在地上拾來的？」

「是的，我正要繼續找其他的，那兩個狗賊便已來到。」

江平拿着該兩幅疑是有問題的字畫仔細地檢查一番，却是找不着甚麼來，餘下的一幅也是如此，甚麼秘密也找不着。

不得要領之下，江平道：「二小姐，夜已深，妳實在不便在此久留，還是先把這三幅字畫拿回去藏起來，有機會時，我們再研究箇中有沒有秘密。」

出乎意料之外，梁筱珊竟道：「江鏢頭，這三幅字畫還是由你保管吧，我先回去了！」

江平爲之一怔，道：「二小姐，這怎可以？雖然我們暫時未能找出秘密何在，但這三幅字畫中，眞的可能蘊藏極大秘密，如此寶貴的東西……」

梁筱珊道：「江鏢頭，放在你這兒和我那邊有何分別，難道你會把它們吞掉嗎？」

江平忙道：「二小姐，江某絕對不是這種人。」

梁筱珊道：「我也知道，所以我才會提議由你來保管，因爲我實在沒有足夠能力保管它們，而且，一旦給爹發現，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江平無可奈何，只得道：「好吧，我暫時替妳保管着它們吧。」

梁筱珊眨了眨她那對大眼睛，笑道：「江鏢頭，你說錯了，不是替我保管着它們，應該說替我們保管，因爲這三幅字畫是我們兩人同心協力爭取回來的，所以應由我們兩人共同擁有。」

江平急道：「二小姐，這怎可以？」

梁筱珊已打開窗，如一縷煙般溜掉。

* * *

這半個月來，馮如川的心情非常好，因爲半個月前的一宗生意，使他賺了數萬兩白花花的銀子，他實在做夢也想不到一批以賤價買進的字畫，竟於數天內便可以悉數賣光，而且能賣得如此高價錢。

不過，話得說回來，這得歸功於他眼光獨到，一眼便看出那瘟生對字畫古董一竅不通，悄悄通知店夥漫天開價。

每當想起當日那瘟生毫不還價便把整批字畫買下的情形，馮如川便打從心底裏笑出來。

這時，他正擁着愛妾共尋好夢，朦朧中，看見那瘟生又來到店裏，表示把如意齋裡所有的古玩都買下，任由他隨意開個價錢出來。

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隨口便說：「一百萬兩！」

「只是一百萬兩？不貴，不貴，成交！」

馮如川大爲後悔，急忙改口：「孫爺，是一百萬兩黃金，不是白銀！」

姓孫的瘟生竟突然反臉起來，拔出長劍抵着他的咽喉！

馮如川大吃一驚，急嚷：「不要，不要，有事可慢慢商量……」

跟着他便驚醒過來，原來這只不過是南柯一夢！

不過，夢中情景却有數分眞實！

因爲他眼前正有一個全身黑衣、黑巾幪面的神秘人，以一柄長劍抵着他的咽喉！

馮如川登時睡意全消，惶恐地道：「好漢，請手下留情，你要甚麼，可以隨便說出，只要我辦得到的……」

幪面人從懷裏拿出一塊腰牌揚了揚，道：「馮如川，不用害怕，我是京裏來的，並不是賊，來這裏查案，希望你能提供消息！」

「大人，小的一定合作，請你先把劍拿開一點。」

幪面人收劍入鞘，道：「起來穿衣吧！」

馮如川如獲大赦般匆匆從床上爬起，拿了衣服穿上，却發覺愛妾猶是一動不動，毫無氣息似的，登時心裏跳了一跳，道：「大人，小妾她……」

幪面人道：「放心吧，我不是辣手摧花之人，她只不過是穴道被制，明早便會自動醒過來的了。」

馮如川輕吁一口氣，道：「大人，請隨小的前往書房再談。」

幪面人搖搖頭，道：「不必了，就在這兒吧。」邊說邊在房間裏粧枱前的椅子坐下。

這房間本是馮如川愛妾所居住，只有化粧椅一張，現已被幪面人佔去，馮如川無可奈何，唯有肅手站在他身前，道：「大人，請問小的有何効勞之處？」

「大約半個月前，你曾委託威武鏢局押運一批貨物前往合肥交給一個姓徐的人，有這一回事嗎？」

「有，有！」馮如川不迭點頭。

「押運的是甚麼東西？」

「大人，那些只是一批普通字畫，另外還有三件古玩。」

「這些東西價値如何？很貴重嗎？」

「不，不，總値也不過是數萬兩紋銀！」

「不會吧？馮如川，你可要老實一

點，若我發覺你有半句謊話，不但你的如意齋得要關門大吉，你自己也要一嚐牢獄滋味。」幪面人寒聲道。

馮如川聽了，嚇得汗流浹背，急道：「大人，小的那敢在你面前撒謊？事實上，字畫古玩這類東西，根本沒有一定之價値，全視乎個人的喜愛而定……」

幪面人不耐煩地道：「說那麼多廢話幹甚麼！難道我不知道這道理嗎？到底這批東西，應該値多少錢？」

馮如川只得道：「大人，實不相瞞，那批字畫，敝號是以六仟兩白銀買回來的，至於那三件古玩，各値一仟兩左右！」

幪面人大爲詫異，道：「這豈不是說總値只是白銀九仟兩，怎可能？」

馮如川急道：「大人，小的句句屬實，並無虛言。」

幪面人道：「馮如川，你可知道這趟鏢，曾被歹徒企圖截劫嗎？」

馮如川道：「小的知道，聽說還有六個鏢局的人因此而死掉了！」

幪面人道：「馮如川，你聽說過風雲幫這個江湖幫會嗎？」

馮如川道：「小的聽過。」

幪面人道：「你認爲叱咤江湖的風雲幫，會看上你這批只値數仟兩的字畫古玩嗎？」

馮如川道：「應該不會。」

幪面人道：「這就是了，你還睜大眼睛撒謊，說這批貨物只値數仟兩！」

馮如川大吃一驚，急道：「大人，冤枉啊，小的雖然於購貨時略爲壓價，它們充其量只値萬兩銀左右。」

幪面人道：「會不會是你看走了眼，字畫當中混雜了一兩幅稀世之寶？」

馮如川肯定地道：「絕對不會，小的幹這行已數十年，對字畫及古玩之眞僞以及其價値，一看便知，若有眞正貴重之珍品，絕不可能逃過小的眼睛！」

幪面人道：「該批東西從何而來？」

馮如川臉有難色，期期艾艾的道：「大人，本行行規……」

幪面人冷冷道：「我不管你們有些甚麼行規，只知道若果你不合作，我便把你抓進牢裏，封掉你的產業，你考慮考慮吧！」

馮如川臉如死灰，嘆了一口氣道：「大人，那三件古玩，敝號購入已有一段時間……」

幪面人打斷他的話柄，道：「我對那三件古玩沒有興趣，你還是說出那批字畫的來歷吧！」

馮如川道：「大人，大約二十多天前，一個姓尹的老頭兒拿着兩幅字畫來到敝號求售，聲稱他家裏還有大批類似作品。小的看見他帶來的兩幅字畫雖不是甚麼名家作品，却也有一定之價値，遂請他悉數帶來，整批議價。不久之後，他果然把整批字畫帶來，足有近百幅之多，其中不乏略有名氣之輩的作品，小的於是出價三仟兩收購……」

幪面人大爲不悅，道：「這批字畫你可以用數萬兩的價錢賣出，却只以區區三仟兩來收購？馮如川，你可算得上是如假包換的奸商！」

馮如川不停呼冤，道：「大人，小的當時也不知道該批畫可以賣出這麼好的價錢，事實上，小的只預算賣出一萬兩左右，而且不知道須要存貨多久才能全部賣出，又怎會想到這麼快便有買家，不但整批買去，而且一文錢也不殺價？」

幪面人道：「廢話少說，其後怎麼樣？」

馮如川道：「那尹老兒大爲不滿，聲稱把字畫送給他的人曾表示這批字畫價値不菲，小的於是把價錢提高，終於以六仟兩成交。」

幪面人道：「那尹老兒可曾表示哪幾幅比較有價値嗎？」

馮如川搖頭道：「沒有，坦白說吧，大人，那批畫平均得很，最貴重的，充其量也是値兩百兩銀，有幾幅更是不値一文，小的出價六仟兩，已是非常合理的價錢。」

幪面人不悅地道：「哼，你還說合理？不過，我現在無暇追究這些。馮如川，你眞的已把整批畫賣給合肥徐家莊，並沒有留下一兩幅給自己欣賞嗎？」

馮如川道：「是的，一幅也不留。大人，眞正的收藏家絕對不會對這類作品產生興趣的，只有一些附庸風雅而又不願意出高價的暴發戶才會買這些……噢，慢着，尚有三幅仍在敝號閣樓貨倉，大人可要一看嗎？」

幪面人大喜，道：「尚有三幅沒有賣掉嗎？」

馮如川道：「是的，因爲其中一幅畫損壞了，需要修補，餘下的兩幅水準極差，若拿出來售賣，實有損敝號聲譽，所以小的隨手把他們棄置在閣樓裏。」

幪面人急道：「這好極了，立即帶我去一看。」

馮如川道：「大人，現在已是深夜了，不若……」

幪面人怒道：「別嚕嗦，我說現在便是現在！」

馮如川那敢多言，連忙帶着幪面人前往他的古玩店。可是，當抵達如意齋時，兩人便發覺負責在店裏看守的兩名店夥已被人制住穴道，躺在地上，而那三幅字畫則不翼而飛。

幪面人連忙替二人解穴，問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兩名店夥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馮如川，道：「馮老爺……」

馮如川忙道：「這位是京裏來的侍衛大人，你們快把遭遇說出來吧！」

其中一名店夥道：「當時我倆正在樓下閒談，驀地聽到閣樓有異响，似有小偷摸了進來，便跑來一看。果然

看見一條黑影鬼鬼祟祟的，我不動聲息，拿起木棍便要打他，誰知道那人身形一閃，我便不省人事了。」

另外一名店夥也是如此說。

幪面人道：「當時是甚麼時候？」

「大約是三更時分。」

幪面人爲之頓足不已，這時已是四更有多，往那裏找偷去字畫的人？不過，在他心目中，已大約推測到是那些人所作之好事。

「馮老闆，被偷去的字畫的上面寫着些甚麼，你還記得嗎？」在馮如川店夥面前，幪面人的語氣變得客氣一點，似是留給馮如川一點顏面。

「大人，三幅都是普通山水畫，上有題字，只是題的是甚麼，小的便記不起來了。」馮如川想了想後回答道。

「那姓尹的老頭兒是本地人嗎？你可曾向他查問該批字畫之來歷？」

「大人，他自稱是個郎中，住在城西十多里處的新田村；五年前，曾救過一個過路人的性命，那人其後把那批字畫送給他作爲報答他救命之恩。至於他有沒有撒謊，小的便不得而知了。」

幪面人突然想起一件事，問道：「近百卷字畫，足要兩大箱才可以放下，一個老頭兒怎可以從十多里外拿到這裏來？」

馮如川道：「噢，當時是有一個年輕人陪着他的，據他說是他的兒子。」

幪面人道：「馮老闆，暫時沒有其他事要問你的了，不過，你千萬不可向任何人透露我曾經找過你，否則你性命難保，知道嗎？」

馮如川急道：「小的知道，請大人放心，小的絕不會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幪面人點點頭，隨即施展輕功穿窗而出，刹那間便不見踪影。

翌日，濟南以西十多里處一條名叫新田的小村來了一個陌生人。

這人中等身材，年約五十歲，膚色黝黑，臉上木無表情，使人見了，有着一種難於接近的感覺。不過，這時若有久走江湖、目光銳利的武林高手在場，定會看出這人臉上戴着一副製作頗爲精巧的人皮面具，而且內功精湛。

一個武林高手跑到這小村落來幹甚麼？

原來他是到這裏找尋一個姓尹的老郎中！只可惜他來得實在太不巧了，村裏的人表示：尹老爹於半個月前上京去了。

原來尹老爹妻子早喪，膝下有兒子兩名，長子伯鳴於三年前高中進士，在京師充當一個小官，並於一個月前託人帶回來一封信。

尹老爹接信後，一向爲人樂觀的他竟變得終日愁眉不展，長嗟短歎，村裏的人遂追問發生甚麼意外。

原來尹老爹長子伯鳴在京因缺乏活動經費，鬱鬱不得志，幾經辛苦才能鑽通一條門路，有機會外派當官，但是需要一筆爲數頗鉅的款項孝敬有關人等。

尹老爹只是一個窮郎中，平生積蓄早於三年前悉數交付尹伯鳴上京之用，那來餘錢？

左鄰右里獲悉此事後，因彼此均是勞苦大衆，也愛莫能助。但數日後，尹老爹跑了一趟濟南府回來後，便喜孜孜的表示問題業已解決。

未幾，尹老爹便派遣了次子仲鳴上京。可是尹仲鳴起程後數天，便有一個陌生人前來找尹老爹，其後便不再見尹老爹露臉，尹家的門亦已鎖上。

村裏的人因當日前來找尹老爹的人衣着華麗，均認爲是尹伯鳴從京裏派來的，把尹老爹接往北京，只不知是爲了甚麼事情。

戴着人皮面具的神秘人獲知一切後，便向村民道謝離去。臨行前，還問清楚尹老爹居處所在。

這晚，一個黑衣幪面人悄悄地摸進尹老爹的家，大肆搜索一番後才離去。

＊　＊　＊

這晚，江平在他的房間裏，再度拿出梁筱珊交給他保管的三幅字畫來研究，看看能否找出一些端倪來。

可是，看來看去，甚麼也看不出來。

江平正在對着三幅畫發呆之際，窗外已响起梁筱珊的聲音：「江鏢頭，我可以進來嗎？」

江平連忙把梁筱珊迎進房裏。

「江鏢頭，怎麼樣了，可有任何頭緒嗎？」梁筱珊問道。

「說來慚愧，看了大半晚，甚麼頭緒也沒有。我唯一可以看出來的是其中一幅畫是華山雲台峯的景色。」

「難道寶藏是藏在該處？」

「大凡山水畫，題材都採自各名山大川，在沒有弄清楚這些畫是否眞的與寶藏有關時，我們實在不能憑此推斷寶藏在雲台峯。」

「江鏢頭，也許眞的是在華山雲台峯也說不定哩！反正爹去了京師，我們何不帶着這三幅畫，跑去華山實地視察一番，說不定有意外收穫哩！」

「二小姐，這怎麼可以？我現在是吃威武鏢局的飯，怎能隨意到處跑？」

「這一點絕對不成問題，我只要和馬大叔說一聲便行了，他非常疼愛我，一定會批准的。事實上，往日爹上京時，我和大哥也經常溜出去到處遊玩的。」

「二小姐，這怎麼一樣啊？妳若向他提出和我一起外出，即使副總鏢頭不反對，也會引起鏢局中人很多無謂之揣測，這便不好了！」江平道。

「怎會呢？蘇鏢頭也不是一樣經常和我們到處跑？」

「我始終認爲有點不妥，不如這樣吧，讓我想一想能否找到一個藉口向

副總鏢頭請假，當我離開後，妳才溜出來，我們找一個地方會合。」

「這樣也好，不過，你可要着緊一點，因爲爹大約個多月後便會回來，我們時間無多的了。」

「二小姐，局主經常都去京師的嗎？」

「是的，爹每年都會上京兩至三遍，每次約四五十天才回來。不過今次則有點奇怪，剛回來不久便又動身，以往都是相隔三四個月的。」

「局主在京師另有業務嗎？」

「除了威武鏢局外，爹那有甚麼其他業務？據爹說，他希望能在長辛店開設一個分局，所以頻頻上京爲開設分局之事奔波，但我們都不相信。」

「爲甚麼妳不相信？」

「我們的生意不多，聲望也不隆，實在沒有條件開設分局，何況長辛店中，多的是名氣極大的鏢局，區區一個威武鏢局的分局，那能立足？事實上，爹上京的眞正目的，鏢局裏每一個人都知道，不過大家都不揭穿他了吧！」

「他另有目的？」

「是的，他上京是爲了一個女人，一個他心愛的女人，這已是個公開的秘密了，爹還以爲我們不知道哩！」

「既然局主這麼喜愛那女人，爲何不把她接來濟南，而要如此奔波兩地呢？」

「理由很簡單，因爲那女人出身不好，乃是京師一個妓女，另外，爹曾在先母臨終時答應她不再續絃，以免後母虐待我們兄妹，所以爹不能接她來這裏。」

「原來如此，難怪局主要這麼辛苦……」

便在這時，外間突然人聲嘈雜，接着便是陣陣兵器交加的聲音。

江平連忙把放在桌上的三幅字畫妥善收藏起來，拿了鋼刀，與梁筱珊雙雙撲出房外一看究竟。

一個寄居在鏢局裏的鏢師張惶失色的跑過來，道：「江鏢頭，不好了，有大批幪面人殺了進來，現正在前院。」

「江鏢頭，你先去看看，我回房拿劍。」梁筱珊道。

江平不由分說，奔向前院。

只見廿多名手持不同兵器的幪面黑衣人，如狼似虎的撲殺着鏢局中人，個個武功奇高，出手狠辣。

鏢局裏，武功高明的根本便不多，只有梁承業、馬岳、蘇剛等還僅堪一戰。餘下的，身手只是普通，那堪二十多名高手圍攻。

江平嘆了一口氣，心知威武鏢局難逃一劫，但在這情況之下，他能有何作爲？無法可施之下，他只有掄刀衝上，加入戰圈。

鏢局中人片刻之間便有不少倒下，江平見勢色不對，急嚷道：「副總鏢頭，敵人太强，爲避免無謂犧牲，快點下令各自逃生吧！」

馬岳雖然有點固執，但也明瞭繼續頑抗，只會招致全軍盡墨！剛巧看見持劍趕來助陣的梁筱珊，便嚷道：「筱珊，不要過來，立即協助所有婦孺逃生！」

趕來助陣的梁筱珊聽了，略爲猶豫片刻，回身便跑。

可是，數名黑衣人看見梁筱珊現身後，便撲了上前，似乎他們的對象乃是梁筱珊。

江平見狀，連忙全力劈出數刀，把對手逼退數步，回身跑去支援梁筱珊。

「不要讓這兩個娃兒溜掉。」其中一名幪面人大嚷。

江平一看這出聲的幪面人家數，便知是前數天晚間所遇見那一個姓孫的，不由分說，便從懷裏掏出兩顆子母追魂彈，揚手便打。

事實上，江平這時已從姓孫的幪面人口音，聽出他正是不久之前於合肥徐家莊裏，和莊主徐志達及總管柴斌密談的孫軍。

孫軍曾目睹子母追魂彈之厲害，急忙閃避，更立即回身舞起一片劍幕，把子母追魂彈爆破後射出來的牛毛小針擋飛。

不過，另外三名黑衣人則閃避不及，被無數小針打中後背，軟軟倒下。

江平與梁筱珊趁此機會撲向後院，通知悉縮在房間裏的人立即逃生。

孫軍已率領另外數名黑衣人追至，江平嚷道：「二小姐，快點協助各人逃生，讓我來擋住他們。」左手一揚，便打出兩枚煙幕彈射向孫軍等人，登時嚇得他們向兩旁急竄。

江平隨即又是兩枚子母追魂彈出手，射進煙幕中，一聲悶哼之下，又是另一名黑衣人倒下。

爲了替梁筱珊等人爭取多些時間逃走，江平並沒有趁這機會溜掉，他仍留在原處，收刀入鞘，却暗中把抵達濟南時購備的柳葉飛刀扣了數柄在手裏。

他懷中尙有煙幕彈及子母追魂彈，但是所餘數量不多，必須善加運用。

片刻後，煙霧漸漸散去，江平立即向霧中依稀能看見的人影射出手中的柳葉飛刀，登時把其中兩名身手略差，未能及時警覺的黑衣人射倒。

孫軍大怒，喝道：「臭小子，找死！」掄劍撲上，可是立即便看見一枚黑黝黝的小彈丸電射而至，也不知是煙幕彈還是子母追魂彈，連忙止住身形，左掌劈出一股勁風，右手舞起劍幕，護着身前。

不過這次甚麼也沒有，不見煙幕，也不見牛毛小針，那枚彈丸只是乖乖的被震飛，原來只是一枚普通得很的鐵丸。

這時，已有多名黑衣人趕到增援

，看來前院方面威武鏢局中人已凶多吉少了，若然他們仍沒有逃走的話。

江平不假思索，揚手便是兩枚煙幕彈射向孫軍以及趕來的黑衣人羣，跟着便藉着煙霧之掩護，悄悄躍上屋脊，居高臨下射出兩枚子母追魂彈及數柄柳葉飛刀。

他不停的更換藏身位置，射出不同的暗器，使孫軍等人難越雷池半步，更傷了數人。

終於，他懷裏各式各樣的暗器已用得七七八八，不過這時他知道梁筱珊以及宅裏婦孺應已逃出很遠，遂打出三枚煙幕彈後，悄悄從屋脊躍下，飛奔回自己的房間，取回藏起來的三幅字畫以及自己的行囊。

前院方面的打鬥聲早已停下來，江平無暇前往一看戰果如何，匆匆逃走，找尋梁筱珊。目前，他最關心的還是局中婦孺的安全。

甫出鏢局，江平便看見一羣捕快及官兵與七八名黑衣幪面人在廝殺着，只可惜那些捕快及官兵人數雖多，却是只懂魚肉鄉民、欺凌百姓的酒囊飯桶，遇上武林高手時，那能起些甚麼作用，只片刻間，便被那些黑衣人打得潰不成軍。

驀地，江平看見遠處圍觀的人叢中，混雜着一個鏢局裏的厨子，連忙不動聲息的繞到人羣中。

「趙大叔，其餘的人如何了，都安全嗎？」江平一把抓着那厨子趙五問道。

「噢，原來是江鏢頭，你沒有事，那眞好了。我們隨着二小姐逃走的都很安全，現已紛紛躲起來了，至於其他的人如何，那便不知道了，不過聽說有不少人逃脫了。」

「二小姐呢，可知道她現在那裏？」

「她現在城外的觀音廟等你，是她叫我留在這裏通知你的。」

「謝謝你，趙大叔，不要留在這裏了，那些官兵們絕對不是賊人的對手，你還是找個地方躲起來，待賊人離開後才回來吧！」江平說畢便悄悄溜掉，向城外觀音廟急奔。

＊　＊　＊

觀音廟外，梁筱珊心焦得如熱鍋上的螞蟻，來回踱着，看見江平無恙來到，大喜地迎向他直撲。

「二小姐，妳沒事吧？」

「我沒事，局裏情況如何了？」

「我也不知道，不過當我離開時，前院方面已沒有打鬥聲，局外則有一些官兵和捕快與賊人廝殺着。」

「那麼，我們得趕回去助他們一臂之力了！」梁筱珊道。

「沒有用的，敵人太强，回去也只是送死，說不定這時那些官兵和捕快都已望風而遁。」

「唉，大哥和馬大叔他們不知如何了，但願他們能及時逃脫。」

「賊人的目標只是妳和我，若他們逃跑的話，徐家莊的人應不會追殺他們的。」

「賊人是徐家莊的？」

「是的，其中一個便是孫軍，是那天晚上逃掉的那一個武功甚高的幪面人。他們今晚來襲的目的，不消說便是找我們奪取那三幅字畫。」江平道。

「當晚我們都是幪着臉，姓孫的又怎會知道是我們幹的？」

「當晚我們拷問那個名叫老六的幪面人時，姓孫的一定沒有溜掉，躲在暗處，所以其後能夠在老六說出秘密時撲出來殺他滅口。很可能他便是當晚從我們的稱呼中，推測到我們的身份。」

「唉，如此說來，這大禍是由我而起的了，錯非我……」

「二小姐，一切都是上天註定的，何須自咎呢？我們還是想一想今後如何吧。」

「今後如何？」

「是的，他們找不着那三幅畫，絕對不會就此罷休，一定會到處找尋我們的下落，即使他們今晚撤走，也會日夜暗中監視鏢局，等候我們回去，所以我們絕對不能露臉。」

「我們豈不是再也不能回鏢局？這如何是好？」

「唯今之計，我們只有找一個地方躲起來，儘快找出畫中之秘密，若然那三幅畫眞的是甚麼秘密也沒有，便把它們交給徐家莊，以解鏢局之危。」

「不，徐家莊殺害我們那麼多人，我與他們誓不兩立，即使那三幅畫沒有任何秘密，我也不會交給他們。」

「二小姐，徐家莊人多勢衆，高手如雲，我們如何能夠和他們對抗？」

「不能也要拚個死活的了，否則威武鏢局今後如何能夠立足江湖。」

「我們稍後才說這點吧，目前，得先找個地方躲起來。這觀音廟可以借宿嗎？」

「本來是可以的，但現在已是深宵，若敲門求宿，實在有點兒那個，附近有所荒廢了的破廟，不若到該處暫宿一宵，明天再作打算吧！」

江平點點頭，與梁筱珊雙雙施展輕功，只片刻後，便來到一所破廟。

兩人略作打掃，找來了一些枯枝，生起一個火來。

江平隨即拿出一柄柳葉飛刀，把三幅畫的畫軸拆掉。

「江鏢頭，爲何你拆去畫軸了？」

「便利收藏嘛，連同畫軸一起携帶，實在礙眼非常，咦，這一枝爲何會特別輕的？」江平善用暗器，對重量特別敏感，立即發覺六枝畫軸中，其中一枝重量較輕，連忙仔細檢查。

「也許木質不同吧！」

「不，這一枝是空心的。」江平大喜地嚷道。

梁筱珊這時亦發覺畫軸中間有一接口，若不細心，絕難察覺，連忙道：「江鏢頭，快點打開來一看。」



江平與梁筱珊二人在破廟中拆視三幅山水畫。

不用梁筱珊吩咐，江平已運勁一拔。

畫軸裏竟然藏着一張字條！

兩人急忙打開字條一看，只見其上寫着：「雲台深處，道觀之中，敵國財富，秘笈兵書；三份寶藏，反清之用，道觀名稱，另一畫中。」

兩人大喜，連忙拿起餘下五枝畫軸，詳加檢查，却不能找出甚麼來。

「看來道觀名稱暗藏在畫裏，說不定在題字之中。」江平道。

「一定是了，江鏢頭，藏着字條的畫軸是那一幅畫的？」

江平指着其中一幅畫工甚劣的畫道：「是這幅的。」

梁筱珊立即把注意力放在餘下的兩幅畫上，只見其中一幅的題字字跡，與字條的字跡一模一樣，大喜道：「江鏢頭，是這一幅了！」

江平也留意到了，只見該畫題上了宋朝王安石的一首詩：「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鷄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浮雲觀！一定是浮雲觀。不少道觀都是用甚麼雲來命名的，江鏢頭，你可知道雲台峯裏，有沒有一間浮雲觀嗎？」梁筱珊嚷道。

「雲台峯裏大小道觀有數十間之多，我也不知道有沒有一間叫作浮雲觀的。」

「這還不簡單，我們跑一趟雲台峯便知道了。」

「對，我們明早便起程。二小姐，請妳先睡吧，讓我來守夜便成。」江平邊說邊把手中字條放進火裏焚掉。

「你也睡吧，剛才你力拒追兵，一定很累的了。」

「不必，我習慣了，數天不眠也沒有問題，只須閉目養神便可以。」

「好吧！是了，江鏢頭，我們之間的稱呼可要改一改，否則很容易被別人認出身份，惹來廂煩。」

「妳說得對，那麼從現在開始，我便稱呼妳做梁姑娘吧！」

「那豈不是差不多？這樣吧，我們扮作兄妹上路，我叫你大哥，你叫我妹子，這樣定不會惹人懷疑。」

「二小姐，這怎可以啊？」

「爲什麼不可以？」

「妳是局主的女兒，而我是……」

「這個時候，你還惦記着你我的身份？江大哥，坦白說吧！我一直都沒有把你當作鏢局的僱員，你難道不知道嗎？」

「二小姐……」

「不，妹子！珊妹也可以。」

「好吧！那我便稱呼妳做妹子吧！」

「這才是嘛，事實上，你跑到威武鏢局來當一個鏢頭，實在太委屈你的才能，有很多知名鏢局的總鏢頭，武功還遠不及你哩！」

江平苦笑道：「二……妹子，我這人心無大志，但求兩餐一宿，便心滿

意足。」

梁筱珊道：「大哥，你不必欺騙我了。從你經常落落寡歡，無可奈何之神情，我知道你定有難言之隱，逼不得已才會甘心當一個鏢頭的。甚至江平這名字，亦有可能不是眞的，我說得對嗎？」

江平心中一震，道：「妹子，是誰告訴妳的？」

梁筱珊道：「沒有人告訴我，是我自已觀察得來的。不過，你可以放心，我絕對不會向任何人說出這秘密。」

「謝謝妳，妹子。」

「不必謝我，你曾兩次救我的命，我還沒有眞正向你致謝哩。」

「這是我應該的，何須言謝？時間已不早，妳還是略作休息吧！」

梁筱珊點點頭，便在火旁不遠處躺下，片刻便已入睡。

江平隨即在行囊中拿出一張薄被，蓋在她身上，自己也盤膝坐下，閉目養神。

窺破畫意　尋觀覓寶

踏遍整個雲台峯，江平及梁筱珊二人也未能找到一間名叫浮雲的道觀。

江平呆呆的凝視着另一山峯，心中不禁一陣唏噓，在那山峯裏，他曾快快活活，無牽無掛的渡過十多個寒暑，如今，他卻不可以……

「江大哥，你呆在那裏幹甚麼？野兎和山鷄都烤好了，還不快點過來吃？」身後不遠處，梁筱珊大嚷道。

經過多日來的單獨相處，兩人之間的感情增進了不少，事實上，江平更感覺到梁筱珊對他的態度已愈來愈親暱，甚至可以說已感覺到小妮子的一縷情絲，漸漸放到他身上來。

爲此，他煩惱萬分。

照說梁筱珊貌美如花，武功比江平也是不遑多讓，有如此美女垂青，應是萬幸才對，爲何他還要爲此而煩惱？

理由很簡單，因爲江平沒有膽量入情關，他有感自己乃是一個朝廷通緝犯，若接受了這份感情，只會害了梁筱珊。

因此，當他發覺梁筱珊開始愛上他的時候，立即心生警惕，處處與她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梁筱珊撕了半邊烤得香噴噴的山鷄，遞給江平道：「江大哥，快嚐嚐，看我的手藝能否及得上你的水準！」

江平接過山鷄，道：「何用細嘗？一看便知這山鷄烤得極有水準，比我還要高明得多了！」

「眞的嗎？那麼你可要多吃一點了。」

江平事實上也有點兒餓了，也不客氣，大嚼起來。

「江大哥，我們差不多踏遍整個雲台峯了，還沒有找到那什麼浮雲觀，會不會那秘密並不是在那首詩上？」

「畫上除了那首詩外，便沒有其他足以暗示道觀名稱的地方，若然秘密眞的不在詩中，那便大傷腦筋了。不過，我們暫時仍未會絕望，據我所知，峯頂上，應還有三數間道觀我們還沒有到，也許其中有一間便是浮雲觀也說不定。」

「江大哥，你似乎對這裏的環境頗爲熟悉，以前你曾到過這雲台峯遊玩嗎？」

「是的，我曾來過這裏數次，但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所以記不起有沒有浮雲觀這地方。」江平心中一陣絞痛道。

「江大哥，可否坦白告訴我，你是否就是當年的遊龍劍客上官浩然？」梁筱珊突然冒出一句使江平大爲震驚的話來。

江平聽了梁筱珊的話，心頭不由一震，十分焦急地問道：「妹子，你是怎麼知道的，這到底是誰告訴你我是上官浩然的？」

梁筱珊搖頭道：「沒有任何人，這只不過是我推測出來的。當我懷疑你另有苦衷，隱姓埋名，甘心當上一個武林高手不恥幹的鏢師後，我便日夕推敲你的眞正身份。幸好，江湖中能有你這般身手的人並不太多，再加上當日首次見着你時，爹曾提及你的刀法家數帶有華山派劍法的影子，很容易地便使我聯想到你極有可能便是華山派掌門人首徒上官浩然。另外，當進入華山範圍後，這兩天來你都是心神恍惚，眼神中經常流露着無限痛苦，更使我認爲自己的推測沒錯。」

江平長嘆一聲，道：「一點也沒錯，我正是華山棄徒、被官府通緝的上官浩然。」

梁筱珊道：「江大哥，可否告訴我，你爲何會弄到今日如斯田地？」

江平道：「妳難道不知道嗎？」

梁筱珊道：「那只不過是道聽途說得來，怎能作準？而且爹曾說這箇中定有別情，不會像傳聞那般簡單。」

「好吧，既然妳想知道，那我便說出經過給妳聽。不過，當妳聽過後，千萬不要向任何人說出來。」

「謝謝你，江大哥，我向你保証，無論你說些甚麼，我也不會向任何人提及半個字。」

江平放下還沒有吃完的烤鷄，遙望遠山，徐徐道：「八年前，我胸懷大志，雄心萬丈的離開師門，闖蕩江湖，希望能夠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來。」

「江大哥，你所說的轟轟烈烈之大事，是指揚名立萬、開宗創派，還是別的？」

「不，虛名富貴，對我來說毫不重要，我當時的目標，乃是把滿人趕出關外，還我大明河山。」

「江大哥，你有此宏志，實在令我敬佩萬分。」

江平苦笑一下，續道：「經過三年的闖蕩，我在江湖中已略有名氣，更由於我行跡飄忽，以及經常伸手管不平事，遂贏得遊龍劍客美號。在這期間，我也認識了不少反清復明之士，只可惜他們當中，有大部份人處事略嫌偏激，個別更算得上不擇手段，令我大爲失望，與他們逐漸疏遠起來，因爲我覺得反清大業若依這些人來幹，只會誤事。但我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仍然暗中找尋眞正有爲、能擔當反清重任之士。後來終於給我結識了一個非常能幹、深謀遠慮的女子，在各方面都令我欽佩得很。」

「眞的有這樣的一個奇女子嗎？她是誰？」梁筱珊大感興趣的問。不過，很明顯地，她的語氣中帶着數分妒意。

妒是女子的天性，即使當中不涉及任何男女之情，當聽聞另一女子比自己更漂亮或更能幹時，都會不高興，何況梁筱珊對江平已產生了一種感情。

「她的名字叫做李無雙，乃是京師一個名女子。」

「原來便是她！那麼，傳聞中你爲了她爭風吃醋，把一個京官的兒子殺死那回事是眞的了？」梁筱珊的妒意愈來愈盛。

「只對了一半，不錯，我的確是爲了她而殺死了王侍郎的兒子王學維，但却不是爲了爭風吃醋。」

「那麼是爲了甚麼？」

「李無雙表面上是個名女人，週旋於各達官貴人中，暗裏却是一個反清組織派在京師的聯絡人。那王學維不知從那裏獲知此消息，竟藉此要脅李無雙，企圖一親芳澤。李無雙爲了大業，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何況區區清白？但是她知道即使向王學維獻身，亦於事無補，只會永遠受他威脅，甚至這厮在一償所願之後，便把她揭發，於是便向我求助。」

「因此你便把王學維殺掉？」

「是的，爲了替李無雙掩飾身份，我把王學維殺掉，更造成好像爭風吃醋的樣子。爲此，家師把我逐出師門，官府亦懸紅通緝我歸案！」

「你殺了一個大官的兒子，官府通緝你是必然的了。但是，你師父應該諒解你的苦心啊，爲何還要把你逐出師門呢？難道你沒有向令師解釋清楚嗎？」

「家師是了解我的苦心的，只是，他除了這樣做之外，別無他法，因爲他要向武林及官府交代，而我殺死王學維之眞正原因是不能公開的，事實上，整個華山派，亦只有家師一人知道箇中原因。」

「原來如此。江大哥，你可算犧牲重大了，不但英名盡毀，還要日夕逃避鷹犬之追殺。」

「是的，我的確算得上是犧牲重大，最可恨的是，這是無謂犧牲。」

「爲甚麼？」

「當日我殺死王學維後，便匆匆逃離京師，跑回華山向家師稟告一切，立即被家師罵了一頓，說我太傻。」

「不會吧，令師怎會如此不明大義？」

「不，他認爲李無雙的身份既然能被王學維知曉，很可能別人也知道，殺死一個王學維不能眞正掩護李無雙，只是白白把自己淌進這場渾水，無辜地犧牲了自己的英名與前程。家師說得一點也沒錯，其後我偷偷潛回京師，發覺李無雙於事發後數天，亦已離開了。」

「眞可惜，若你們能早點想到這一點，便不用殺死王學維，只要李無雙早數日離開京師便行了。」

「我實在懷疑，當時未能想到這一點的只有我自己一個人。」

「你的意思是李無雙早已想到了？既然這樣，她爲何還要你殺死王學維？」

「她的目的很明顯，便是藉此把我逼得走投無路，加入他們的組織。因爲在事發前，她曾多番游說我加入她的行列，但由於我對大部份反清義士的作風不大同意，所以一直都拖延着，沒有立即答應下來。一年後，李無雙找着我，舊事重提，被我一口拒絕了。」

「爲甚麼？因爲你不恥她所爲，使你無謂犧牲嗎？」

「不，這是我的懷疑，沒有眞實証據。我只是覺得反清之事根本沒有可爲，所以才拒絕了！」

「反清之事沒可爲？江大哥，你爲何有這說法？」

「在我該年的逃亡生涯中，接觸的都不是反清之輩、江湖中人，而是中、下層的普羅大衆。他們心目中，根本不理會誰當皇帝，滿人也好，藏人也好，只要能令他們豐衣足食，便是好皇帝。其中有不少年紀稍長，曾經歷大明時代的人，更對大明的皇帝破口大駡哩，反清大業，若沒有普羅大衆的支持，何能成事？妳應能看見的了，現時國泰民安，天下間除了一小撮死硬派外，大部份百姓對這滿清皇帝都嘖嘖稱讚，而南明那幾個皇帝却是那麼不長進。妳說罷，如何能反清復明？」

「江大哥，你這話倒說得極對，南明那幾個皇帝，的確是使人失望。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錯非如此，憑韃子這少數民族，又何能席捲天下？」

「妹子，現在妳已知悉一切，希望妳能替我保守秘密，否則華山派很可能招惹很多不必要的痳煩。」

「請你放心吧，江大哥，我絕對不會把這秘密說給任何人聽的，即使我爹也不會。謝謝你，江大哥。」

「爲何謝我？」

「因爲你對我如此信任。江大哥，今後你有何打算？難道你甘心永遠以

江平這身份渡過一生?」

「唉，我若能以江平這身份渡過餘生，已是心滿意足了，怕的是不久之後，鐵無情便已追踪而至，屆時我便要用上另外一個名字，繼續逃亡。」

「江大哥，那鐵無情眞的這麼厲害嗎?」

「他是我平生所見武功最高的人，即使妳我聯手，也難以在他手下走過五十招。」

「如此說來，他豈不是堪稱天下第一高手?」梁筱珊瞠目道。

「也可以這樣說。」

「他有如此身手，竟會甘心當一個鷹犬，實在不可思議。」

「不，嚴格來說，他並不是朝廷中人，因爲他是自由身，並不隸屬任何一個衙門，他只是依靠追捕兇犯，領取懸紅過活的江湖人。亦可以說，他是一個獵人，只不過他捕獵的對象，與普通獵人有所不同罷了。」

「江大哥，若我們能夠找到字條上所說的秘笈，學得蓋世武功，屆時你便可以毋須害怕那鐵無情了!」

「妹子，別說我們能否找着秘笈了，即使給我們僥倖找到，又怎知秘笈上的是甚麼武功，也許只是一些普通練功心法呢?上乘武功，絕對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練成的，這百數十年來，也不知曾經出現過多少所謂蓋世武功秘笈了，還不是騙人的玩意。」

「也許這一趟是眞的哩!」

「但願如此了。妹子，妳吃飽了沒有?」

「我吃飽了!」

「那麼我們便繼續上山吧，希望峯頂那幾間道觀中，有一間是我們要找的浮雲觀!」

* * *

北京城裏的一間小屋中，兩個容貌相似，像是一對兄弟模樣的年輕人正開懷痛飲，在慶祝着甚麼似的。

較爲年長的那個，約有廿八、九歲，把杯中酒一口喝光，笑道：「二弟，如今爲兄獲外派肥缺，很快便可以接你和爹與我一起過些舒適生活的了，屆時爹不但可以安享晚年，你也可以成家立室，不用孤伶伶的。」

年紀較輕的那個大喜道：「謝謝你，大哥，小弟敬你一杯。」邊說邊替兄長添酒。

那兄長道：「大家是兄弟，何必言謝?事實上，當年爲了我上京，把家裏的積蓄都用盡了，令你不能成親，我一直都爲此耿耿於懷哩!」

二弟道：「大哥言重了，你的前程要緊嘛，小弟遲數年成親，有何關係?」

驀地，兄弟倆發覺屋裏不知何時竟來了一個不速之客，那兄長立即喝道：「你是誰?爲何擅自闖進來?」

來人年約五旬，普通身材，只是那臉色冷得可怕，木無表情，加上精光四射的眼神，使人不寒而慄。

只見他徐徐從懷裏掏出一個腰牌揚了一揚，道：「在下乃侍衛營的，請問閣下是否尹伯鳴尹大人。」

這兄弟倆正是濟南城西尹郎中的兩個兒子尹伯鳴、尹仲鳴。

侍衛營中人，見官高一級，尹伯鳴現時仍是一個小京官，那敢開罪，連忙一揖道：「這位大人，下官正是尹伯鳴，未知大人有何見教?」

「尹大人，請問令尊是否來了京師?」

「大人，家父仍在家裏，沒有來京。」

「尹大人，一個月前，令尊曾把一批字畫變賣，獲銀九仟兩，交付令弟帶來京師給你作爲活動疏通之用，可有這麼一回事?」

「大人，這……這……」尹伯鳴登時惶恐萬分，不知應該如何作答。

「尹大人，你如何疏通、賄賂上級之事，我沒有興趣知道，亦不會追究。只是，那一批字畫極有可能是賊贓，與多年前的一件懸案有關，如何會落在你們手上?」

「大人，下官等實在不知道那是賊贓，請大人明察。」尹伯鳴連連作揖道。

「我也知道你不知情，否則早已派人把你們抓到侍衛營嚴加拷問了，不過，你可要老老實實的說出來，那批字畫是如何落在你們尹家的，如有半句謊言，定會治你勾結賊黨之罪。」

尹仲鳴搶着道：「大人，這事除家父外，只有小人最爲清楚，可否由小人代家兄作答?」

「只要是眞話，由誰作答也沒關係。」

「事情是這樣的，五年前的某日，小人隨家父到山裏採藥，於山道上看見有十多人倒卧血泊中。家父因是郎中關係，於吃驚之餘，立即與小人檢查有沒有還可救活的人，只可惜芸芸十多人中，只有一個沒有斷氣，家父遂立即替他止血療傷，並由小人揹他回家治理。那人甦醒後，第一句話便問：『字畫在那裏?』家父才省起現場中有兩個大箱，定是那人口中所說的字畫，看見他如此緊張字畫的下落，遂命小人立即取回來。」

「你們見獵心起，便把那人殺死，把字畫據爲己有嗎?」

「不，這是冤枉啊，家父與小人根本便沒有打開箱子，更把那人的傷勢悉心治理好。那人康復後，卻不把字畫帶走，只留下一筆銀兩作酬，託家父保管，並說於半年內，將有一個名叫李無雙的人前來領取。可是整整過了五年，不但李無雙沒有前來，那人也從此不見。個多月前，家兄託人送信回家，懇求家父代籌數仟兩銀急用，家父無法可施之下，只得把字畫暫時變賣應急，日後若有人追討時，再想辦法賠償。大人，經過便是這樣的了，請大人明察。」

「唔，暫時我相信你的話，被你們救回的那個人姓甚名誰?」

「他自稱姓陸，名字則沒說出來。」

那侍衛登時目光一亮，因爲李無雙這名字以及『陸』這個姓氏，使他聯想起五年前的一宗事件以及一項傳聞，這時他心裏已清楚字畫裏可能蘊藏着些甚麼秘密。

「尹大人，既然你這樣合作，我也就此算了，不過，你得緊記一點，千萬不要把這件事向任何人提及，否則不但烏紗不保，甚至牽連全家性命，你明白嗎?」

「下官明白，謝謝大人開恩，大恩大德，下官日後定當圖報。」

那侍衛並不答話，轉身便揚長離去，留下一額冷汗的尹家兄弟在發怔。

* * *

江平與梁筱珊滿臉失望之色，從一間名叫青松的道觀走出來，雖然山上還有兩間道觀沒有到，兩人知道即使繼續下去，也是白走冤枉路，因爲適才那青松觀的觀主表示，他在雲台峯潛修了數年，也沒有聽說過浮雲觀這名稱。

不過，既然老遠跑到這裏來，兩人也不在乎多走那一段路，而且梁筱珊也想從峯頂鳥瞰山下的景色，不枉白走一場。

果然，那餘下兩間道觀的名字，與浮雲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不過，在峯頂不遠處，兩人却發覺另有一座荒廢已久，倒塌了一半的破爛道觀，只是牌匾也不見了，不知是甚麼名字。

江平及梁筱珊兩人身上所携帶的銀兩可說是少得可憐，不便向附近道觀借宿，遂於峯頂遊覽一番景色後，回到破觀棲身，暫渡一宵。

兩人找到了一個沒有倒塌的角落，略作清掃，並生起一個火來。

「江大哥，這破觀會否便是我們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浮雲觀呢?」梁筱珊妙想天開的道。

「妹子，妳眞的希望得來全不費功夫嗎?別做白日夢了，妳忘記了青松觀觀主曾表示他在雲台峯居住了數十年，也沒有聽說過浮雲觀這名字嗎?」

「也許他年紀老邁，一時之間忘記了呢，要知道這道觀看樣子已倒塌多年，忘記了實不足爲奇。」

「既然妳不心息，那麼妳便到處找一找，看看能否找到這道觀的牌匾吧，我可要休息片刻，沒空奉陪。」

「哼，懶得要命。你不來，我自己來，若給我找着了，寶藏沒你的份兒。」

「我才不稀罕，妳慢慢找罷。不過，我可得要提醒妳，荒廢了的古廟道觀，鬼怪特別多，屆時妳可別嚇破了膽。」

梁筱珊早已拿着一把火，溜到內間找牌匾或其他足以說出道觀名字的東西，邊嚷道：「我才不怕呢，鬼怪見着我，也要退避……」話猶未說畢，她已尖叫起來。

江平嚇了一跳，急忙拿着鋼刀往內間撲去，只見梁筱珊臉色變青，雙腿不停顫抖，指着一堆業已倒塌下來的磚瓦，說不出話來。

「妹子，發生了甚麼事?」

「耗……耗子。」幾經辛苦，梁筱珊才勉强擠出兩個字來。

江平不禁失笑，道：「我還道是甚麼，原來是耗子，妳不是說甚麼鬼怪也不怕的嗎?」

「你還取笑我，耗子和鬼怪怎麼一樣啊!」梁筱珊驚魂甫定，便大發嬌嗲道。

「耗子已跑掉，沒事了。我看妳還是不要到處亂跑了，否則惹着那些餓得要命的耗子們，把妳整個也吃掉。」

「不，江大哥，我要你替我把那些耗子殺光，否則我這晚也不用睡了。」

「妹子，妳不是說笑吧?」

「江大哥，求求你，最低限度也要把剛才那隻找出來殺掉吧。」梁筱珊差點兒便要哭起來。

「好吧，妳先到外間去吧，耗子怕火，不會跑來吃妳的。」江平從梁筱珊手中接過火把，拔刀出鞘，撥開敗瓦廢磚，找尋那耗子的踪影。

梁筱珊天不怕，地不怕，但見着耗子便雙腿發軟，心裏發毛，那敢逗留，急忙跑到外間火堆旁坐下。

不久之後，便聽見江平在內間大嚷：「妹子，快進來，我找着了。」

「不，我不進來，你把牠殺死後扔掉吧!」梁筱珊答道。

「快點兒進來吧，我找到的不是耗子，而是妳所說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道觀。」

梁筱珊聽了，高興得嚷了起來：「眞的嗎?」再也記不起耗子那回事，連奔帶跑的走進內間。

只見江平蹲在適才那堆廢瓦前，拿着一小塊倒塌下來的牆壁細看着，梁筱珊連忙跑過去，湊頭一看，道：「江大哥，有何發現?」

江平把手中那塊碎壁遞給梁筱珊，道：「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妳看見嗎?這其上寫着飛來觀三字，似是一些文人騷客在牆上所題，換言之，這道觀極有可能叫作飛來觀。」

「但是我們找的是浮雲……噢，對了，那首詩一開始便是飛來山上千尋塔，詩名登飛來峯，而這裏則是飛來觀，一定是在這裏了，江大哥，一定是這裏了。」

「不錯，很可能便是這裏。但是，藏在那裏呢?而且道觀已倒塌了一半，會否被別人捷足先登取去了呢?」

「江大哥，爲甚麼你儘是說掃興話的?樂觀一點，好嗎?」

「妹子，希望愈高，失望愈大。當每件事都從最壞處看，而最壞的情形

眞的發生時，失望便不會很大，因爲妳已有了準備，倘若壞的不來，好的來了，妳便會更爲高興，通常來說，意外收穫比預期收穫的樂趣來得更强、更深刻。」

「這豈不是說做人要悲觀才是？」

「不，應該是說不要對任何事存有太多的幻想，應實事求是，考慮每一個可能性。夜已深，我們還是先休息，明早才開始尋找那所謂三寶吧。」

梁筱珊自無異議，乖乖地跑回外殿火堆旁躺下來。

這一晚，她竟然久久未能入睡。

莫非她仍然被那耗子嚇着，擔心甫闔上眼睛，耗子羣便會跑出來把她吃掉？

當然不是，這時的她，早已把曾經遇見耗子那回事忘記得一乾二淨。

她現時只不過是興奮過度。

雖然江平曾多次勸她不要對任何事抱着過大的期望與幻想，她仍然禁不住心中的喜悅，憧憬着獲得三寶之後，與江平練成絕世武功，攜手傲遊江湖之情形。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沉沉入睡，只是在熟睡中，仍不時看見她嘴角泛着幸福與滿足之微笑。

梁筱珊醒來時，差不多已是日上三竿，看見江平正在身前不遠處瞧着自己，臉上帶着古怪的笑容，不禁大發嬌嗲道：「江大哥，爲甚麼不早點喚醒我啊？」

「我見妳昨晚輾轉反側，遲遲未能入睡，所以讓妳多睡片刻罷了。怎麼，眞的被那小耗子嚇得不能入睡嗎？」

「不，我只是想着……」梁筱珊隨着臉上一紅，不再說下去。

「不必解釋了，快點洗過臉，吃早點吧！」江平微笑道。

梁筱珊這才留意到地上已準備了一盆清水和數款早點，大訝道：「江大哥，你從那兒弄來的？」

「附近有的是道觀，連這麼簡單的事也不能辦，如何跑江湖？」

梁筱珊連忙起來整理被鋪，匆匆洗過臉，與江平共進早餐。

「江大哥，我們如何着手找尋那三寶？」

「首先，我們得要清理倒塌下來的牆壁敗瓦，看看有沒有地窖之類的暗室。這裏距離市集頗遠，購物不方便，應有貯藏糧食的地方。」

「爲甚麼不先找一找啊？也許入口並不是被敗瓦所掩蓋哩！」

「在妳還沒睡醒時，我早已找過了，快點動手吧！」

「這裏那麼多破壁敗瓦，我們沒有工具，如何清理？難道要一件一件的搬到觀外嗎？這豈不是要跑上千多遍？」

「不必，妳只要跑出觀外，看着我扔出來的瓦片落點不對便成，何須一件一件的搬？」

「噢，是啊，爲何我會這麼蠢，這樣簡單的方法也未能想到？不過，爲甚麼要我在觀外看着瓦片的落點對不對，難道你恐怕誤傷途人嗎？」

「當然不是，遠遠看見有瓦片從觀內扔出仍然跑過來的人，被傷着了是活該。我只是恐怕觀裏藏着不少耗子，清理時驚動了牠們，到處亂竄，把妳嚇着罷了。」

梁筱珊嚇得伸了伸舌頭，急忙溜出觀外。

不足半個時辰，整個道觀已清理妥當。可是，兩人找了良久，也未能找到寶物收藏之處。

梁筱珊沮喪萬分的坐在地上，頹然道：「難道這間並非是我們要找的道觀？」

「不，剛才我已問過附近道觀的人了，這一間的確名叫飛來觀，因爲觀後有一塊大石，形狀極似天柱峯的飛來石，只是略小，所以以此命名。」

梁筱珊突發奇想，道：「難道寶物藏在石下？」

江平心中一動，道：「也有可能，妹子，我們前往看看。」

觀後十多丈外，果然有一塊與天柱峯飛來石形狀極爲相似的大石，聳立在一個小山丘上，好像一個丁字般。

「妹子，這大石雖說比天柱峯的飛來石小得多，重量恐怕最低限度也有二千斤，讓我們試一試能否把它移動吧！」

「江大哥，憑我們二人之力，把它推下來應該不是問題，但若要把它放回原處，則難說了。」

「我們把它移開才說吧！」

兩人上前並肩的各把雙掌放在石上，猛喝一聲之下，運盡全力猛地一推，那重愈二千斤的巨石，竟被他們推得略一移動。

「妹子，繼續努力。」

「江大哥，眞看不出這塊石竟如此重。」

「妳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江平、梁筱珊二人足足弄了差不多一頓飯功夫，才把那塊大石推倒。

只可惜，石下甚麼也沒有，兩人白費了一番氣力，只好頹然坐下，略事休息。

梁筱珊更是失望萬分的道：「江大哥，你說得不錯，千萬別對任何事存有太多幻想，否則失望會更大。一切都是騙人的，那有甚麼寶藏，耗子倒有一隻。」

江平道：「妹子，妳爲何又突然變得這般消極了？也許道觀之中眞的藏有寶物，只不過我們暫時未能找着罷了。」

驀地，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來，道：「那些耗子，通常來說，耗子都是羣居的，絕不會只有一隻，但適才清理道觀時，竟然一隻也沒有見着，牠們到底躲在那兒？」

梁筱珊道：「耗子當然是躲在耗子洞裏嘛，你不是認爲寶物是藏在耗子洞裏吧？」

江平道：「奇怪的是找遍了整個道觀，連一個耗子洞也見不着，所以，我們一定是忽略了甚麼地方。妹子，那字條不是說寶物是藏在『道觀之中』的嗎？根本我們便不該動這大石之主意，還是回道觀裏細心再搜索一番吧！」

「是啊，字條上分明說出寶藏是在道觀之中，我們還要跑到觀外找，眞是自找苦吃，白費氣力。」

兩人回到道觀時，却看見數隻耗子在外殿中吃着他們吃剩的早點，梁筱珊嚇得張口便要尖叫，江平連忙把她的嘴巴掩着，悄聲道：「噤聲，不要把牠們嚇跑了，待牠們吃飽後，便會帶我們到牠們的洞去。」

梁筱珊順勢倒在江平懷中，道：「江大哥，你眞的要找那些耗子洞嗎？」

江平道：「不，我只是想知道，我們究竟忽略了那一處地方。」邊說邊稍把身軀挪移。

梁筱珊道：「既然如此，我們根本毋須等待牠們吃飽，乾脆把牠們嚇跑便成，這些耗子受驚時，定會跑回洞裏。」

江平搖頭道：「耗子行動敏捷，受驚時跑得更快，若竄回內殿，我們追進去時，牠們已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梁筱珊道：「即使牠們吃飽了，也不一定慢吞吞的走啊。」

江平道：「我先到內殿等候着，妳則在這兒監視。那麼，牠們無論行動如何快捷，也無所遁形。」

梁筱珊一怔道：「江大哥，你要把我留在這裏，單獨面對這些恐怖小東西？」

江平笑道：「我眞不明白，面對徐家莊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高手，妳毫無懼色，却對這些小東西害怕得要死。」

梁筱珊輕扭小蠻腰，不依地道：「這是女孩子的天性嘛，我有一個朋友，她甚至見着蟑螂也嚇得雙腿發痲，不能動彈哩！」

江平搖頭道：「眞是沒有用，若然敵人知道了，根本不必使用武器對付妳們，只消放出一羣耗子、蟑螂，妳們便毫無反抗之力，乖乖的任由擺佈。」

梁筱珊道：「那怎麼能夠混爲一談的？性命攸關時，誰也能提起勇氣來的啊！」

江平道：「那麼，妳現在得要想像眼前有强大敵人，必須提起勇氣來，因爲耗子們已差不多把剩餘的早點吃光，我再不跑進內殿的話，便不能找到牠們洞穴所在。」

梁筱珊只得點頭，江平遂不動聲息的繞過耗子羣，走進內殿。

進入內殿後，江平便找尋一個足以躲起身形之處，以免耗子發覺殿裏有人時，不敢進來。

整個內殿，唯一可以藏身之處便是那比眞人還要大上一倍的神像後面，江平毫不思索，縱身躍上神龕，在泥塑的神像後躲起來。

誰知道如此一來，竟給他得到意外收穫。

神像背後，竟然被人以金剛指力刻上王安石登飛來峯那首詩，末端更題上井底之蛙四字。

江平大喜如狂，嚷道：「井底之蛙，寶物藏在井底，天井裏那口井！」

梁筱珊在外聽見他的叫嚷，立即跑進來，問道：「江大哥，你有了發現嗎？甚麼那口井了？」

江平道：「妹子，如我所料不差的話，寶物應是藏在天井那口井裏。」不由分說，便拉着梁筱珊往天井跑。

井邊，拿來打水的繩和桶已不知所踪，梁筱珊探頭一看，道：「江大哥，這井足有七八丈深哩，如何能夠下去？」

江平道：「井底仍然有水，下去並不是個問題，只是下去後如何跑出來，則大傷腦筋了。」

「有了，這兒既然是吃井水，附近的道觀應也是，他們一定有繩子的，我們可以向他們借一條回來啊。」

一言驚醒夢中人，江平立即跑到附近的道觀，借了一條長繩回來。

「妹子，我先下井看看，希望井裏的東西沒有被人拿掉吧。」江平說畢，猛吸一口眞氣便跳進井裏。

只聽見噗通一聲，江平便掉進井水中，水並不太深，只是齊胸。他隨即發覺水底有一個兩尺丁方的鐵箱，遂大喜地嚷道：「妹子，這兒有一個鐵箱，快把繩子垂下來。」

梁筱珊連忙把繩垂進井裏。

片刻後，她已把鐵箱扯上地面，跟着再把下半身濕透的江平拉了上來。

「謝謝妳，妹子。」

「爲甚麼要謝我？」

「謝謝妳沒有棄我而去。」

「江大哥，我是這樣的人嗎？難道你對我這樣沒信心？」

「妹子，我若對妳沒信心的話，便不會貿然下井了。我只是覺得，世間上妳這類不爲寶物所動起獨佔之心的人實在太少了，否則武林中定會少却很多糾紛。」

「謝謝你的稱讚。我這樣做，純粹因爲我認爲一切都是上天註定的，而且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若以不正當手段霸佔，定難有善終。」

「妳說得對，讓我們看看箱裏有甚麼東西吧。」江平說畢，便拔出鋼刀，把鐵箱的鎖砸掉，小心翼翼的揭起箱蓋。

箱蓋甫揭起，便現出耀眼的光芒。

鐵箱之中，滿載着龍眼大小的珍珠，若論市價，每顆均值數千兩紋銀

以上。

除了珍珠外，箱裏還有一個小小的油布包裹，江平連忙打開來一看。

那字條並沒有騙人，包裹裏果然有一冊武穆兵法及一冊名爲遊龍眞經的武功秘笈。

梁筱珊高興得摟着江平，嚷道：「江大哥，這太好了，今後你也不用害怕那鐵無情的追殺了。」

「妹子，這些東西是妳冒生命之險得來的，而且威武鏢局爲了它，損失了多條人命，我怎能……」

「不，能取到寶藏，你的功勞最大，所以受之無愧。鏢局雖然爲它損失了多條生命，只要撥出珠寶給死難者家屬作爲撫恤之用，以及於學成絕頂武功後替他們報仇雪恨便成。」梁筱珊急道。

「妹子，這怎……」

「江大哥，不要婆婆媽媽了，若你堅決不接受，即是不敢擔當替死難者報仇的責任，把它推到我頭上來。」

「怎麼會呢？妳可以把它們帶回鏢局，由局主與少局主一起和妳修練這遊龍眞經上的武功啊！」

「怎可以這樣，爹和大哥在這方面所出的力不及你萬分之一，怎可以奪你應得？而且，在沒有練成神功之前，把它們帶回鏢局的話，難保被徐家莊及風雲幫的人搶去，那時更爲麻煩。你若再推辭，我便乾脆把秘笈撕掉，以免爲禍武林。」

「好吧，既然如此，我們便找個地方，一起修練這遊龍眞經所記載的武功吧。」

「這才是嘛，事實上，蒼天早已安排你是這眞經的主人了，你怎能違反天意？」

「蒼天何曾安排我是這眞經的主人了？」

「這秘笈名遊龍眞經，你的本來名號叫遊龍劍客，難道你認爲這是巧合嗎？」

這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巧合，自然沒有人能有眞正答案，不過，江平及梁筱珊兩人則從遊龍眞經中獲悉，寫下這秘笈的乃是大明時代的一個皇子，因不滿朝政腐敗，宦官專政，離宮出走，遁跡深山，因緣巧合之下，獲一世外奇人收爲徒兒，易名遊龍子，臨終前寫下武功心得，留給有緣人。

江平、梁筱珊把鐵箱放回井裏，只帶着遊龍眞經及少量珍珠在身，便匆匆離開道觀，覓地潛修眞經上的武功。

* * *

白馬蒼狗，日月如梭，轉眼間便過了一年。江平與梁筱珊再度出現於江湖，正在回濟南威武鏢局途中。

遊龍眞經所載的武功心法玄妙高深，江平、梁筱珊二人天資聰穎，再加上基礎深厚，於靜心修練一年後，藝業猛進，再非昔日吳下阿蒙。

「江大哥，現時你的武功已精進數倍，爲何仍不恢復遊龍劍客上官浩然的身份呢？」梁筱珊天眞地問道。

「妹子，無論我武功精進到那一個境界，也難恢復上官浩然的身份，因爲我始終都是一個朝廷欽犯，若大模大樣的以上官浩然這名字出現，只會惹來無限煩惱。另外，我現時的武功雖說比一年前高明得多，但和鐵無情比較，仍有一段距離，又怎敢以本來身份招搖？」江平搖頭道。

「江大哥，你不是說笑吧，以你目前的武功，仍不是鐵無情之敵手？」梁筱珊不敢置信地道。

「我絕對不是說笑，以我目前的修爲，若與鐵無情交手，充其量只可以支撐兩三百招。在一年前，我連二十招也接不下。」

「你曾和他交過手嗎？」

「是的，我曾和他兩度交手，很僥倖地被我借助子母追魂彈和煙幕彈逃脫，若再碰上他，便不會那麼幸運，因爲他極有可能已有應對之策。」

「江大哥，這兩種暗器如此神奇，是華山派的嗎？」

「當然不是，華山派用的只是一些如飛蝗石、銀鏢之類的普通暗器，門下弟子一概嚴禁使用子母追魂彈及煙幕彈這些旁門左道東西。事實上，自從我被逐出門牆後，所有華山派武功已不准使用，所以我才棄劍用刀。至於追魂彈及煙幕彈這兩種暗器，是我的一個扶桑朋友所贈。」

「你竟有扶桑朋友？是如何認識的？」

「是我於數年前逃亡至福建沿海一帶時認識的，他本是扶桑的一名武士，因企圖行刺某幕府大臣失敗，故流亡到這裏來。大家因同病相憐的關係，頓成莫逆。」

「那麼，他現在怎麼樣了，仍留在福建嗎？」

「我也不知道，自從鐵無情追踪而至，我匆匆逃離福建後，再也沒有見過他了，但願他能重返家園。要知道一個人終年離鄉別井，流亡異地那種痛苦，實非局外人所能了解得到的。」江平唏噓萬分的道。

「江大哥，你的家鄉在那裏？」

「我原籍河南南陽，自幼父母雙亡，行乞渡日，被家師遇上，喜我聰明伶俐，帶回華山撫養成人，唉，我欠家師的實在太多了。」江平長嘆一聲道。

「江大哥，何必長嗟短嘆呢？終有一天，你定能吐氣揚眉，出人頭地的。」

「坦白說吧，我並沒有甚麼奢望，只希望有一天能夠重列華山門牆，替師門做一番事業，以報家師養育之恩。」

「我極有信心，你這願望定能實現的。」

「但願如此了。」

數日後，他們便回到濟南。

可是，眼前景象却使兩人呆住了，威武鏢局竟已變成一片廢墟，被火所焚。

良久後，梁筱珊才能抑制心中悲痛，與江平到附近找尋昔日的鏢局夥伴。

一個名叫周昌的舊日趟子手見着兩人時，大喜道：「二小姐，江鏢頭，你們沒有遇害嗎？眞是好極了。」

「周昌，爲甚麼鏢局會變成這個樣子的？是否當日那批幪面狗賊所爲？」梁筱珊問道。

「不是他們還有誰？當晚二小姐和江鏢頭掩護局中婦孺離開後，我們勉强支撐了片刻，馬副總鏢頭便下令各自突圍逃生，那些狗賊也不攔截，讓我們逃走。及其後，六扇門的人及官兵便趕到，可是也敗走了。賊人在鏢局裏逗留至翌日才撤退，臨走時放火把鏢局焚掉。」周昌怒道。

「其他的人怎麼樣了？馬大叔和我大哥能逃脫嗎？」

「是少局主率領我們突圍的，他無恙，但副總鏢頭則遇害了。大部份其他的人都能夠逃脫，只犧牲了十二個趟子手和陸鏢師。」

「我大哥現在那裏？」

「少局主隨局主離開濟南上京去了。局主於事發後半個月趕回來，問清楚經過後，不知從那裏找來了一大筆銀兩，作爲死難者撫恤金和我們的遣散費，隨即與少局主離開了。臨行前交代我們若二小姐安全回轉時，便通知妳前往北京找他，他在長辛店的飛馬鏢局等妳。」周昌道。

梁筱珊隨即從懷裏拿出一疊以部份珍珠變賣得來，本作爲撫恤死難者家屬之用的銀票交給周昌，道：「你把這些銀兩分給各人吧，死難者家屬有雙份。」

「二小姐，昔日局主已給了我們一筆銀兩的了，這些欵項，妳還是留爲己用吧。」周昌忙道。

「不要推辭了，這是你們應得的，事實上這區區小數，如何能彌補你們的損失？」

「既然如此，我便代表大家謝謝妳了。」

離開周昌的家後，梁筱珊咬牙切齒的道：「徐志達，你派人毀我家園，殺我鏢局中人，我若不把徐家莊夷爲平地，誓不爲人。」

江平對徐家莊之所作所爲亦大爲不滿，道：「爲了區區藏寶，竟不惜殺人放火，他們也的確太過份了！妹子，我們現在便往合肥找姓徐的算帳，好嗎？」

「我們現在便去合肥？不如先到北京和爹及大哥會合，一起行動吧！」

「徐家莊人多勢衆，我們只能暗中行事，多局主和少局主兩人，也沒有多大裨助，反而有礙行動，何必使他們涉身冒險呢？」

「你說得對，我們這便前往合肥，把姓徐的狗賊以及有關人等殺掉，替各無辜者報仇！」

* * *

合肥徐家莊，對於江平來說，這趟已是第二次夜探了。

不過今趟與上趟的分別極大。

一年之前，江平夜探徐家莊的目的，乃是希望在這裏找到線索，爲何堂堂風雲幫會勞師動衆，打一批價值不高的字畫的主意。

如今，一切有關那批字畫的秘密，江平比任何人都清楚，自然不是爲此而來。

他來這裏之目的只有一個，便是殺死徐志達以及有關人等，替當日於威武鏢局中被無辜殺掉的馬岳及其他人報仇雪恨。

雖然江平的武功已非昔日所能比擬，但他爲人謹慎，絲毫沒有大意，仍小心翼翼地帶領着梁筱珊摸到內院重地，而且兩人均是黑巾幪面。

他的兵器，亦已別有用心地換上一柄長劍。

只是，今次在徐家莊內所見，却使舊地重臨的江平大爲詫異。

徐家莊本來的人手少掉了一大半，換上了灰色衣着的風雲幫中人。

江平並不是從衣着認出他們乃是風雲幫中人，而是昔日曾率衆企圖劫鏢的風雲幫堂主雷青山及副堂主朱培也在其中。

爲何會如此的？難道風雲幫已被徐家莊併吞掉，或是徐家莊被風雲幫吞掉？

徐家莊莊主徐志達並不在，只有總管柴斌正在與雷青山閒談着，兩人之間融洽非常，從他們之語氣及態度，似乎身份相等，並無尊卑之分。

江平向身旁之梁筱珊微一點頭，打出一個殺進去的手勢，梁筱珊連忙頷首作答。

江平隨即深深吸了一口氣，如大鵬般破窗進入柴斌及雷青山所在房間，梁筱珊亦連忙跟進。

「你們是誰？」柴斌、雷青山二人不約而同齊聲喝問。

「姓柴的，大爺複姓上官，綽號四海遊龍，徐家莊多行不義，本大爺特地到來消滅你們！」江平冷冷道。

「原來只是個無名小卒，不過口氣倒不小！」柴斌狂笑道。

江平招呼梁筱珊一聲，道：「妹子，雷青山交給妳了，速戰速決！」邊說邊拔出長劍，撲向柴斌。

梁筱珊亦嬌喝一聲，長劍出鞘，找上了雷青山。

柴斌、雷青山一看眼前這對自稱姓上官的兄妹拔劍的手法，便知是個勁敵，那敢怠慢，立即拔劍招架。

一年前，當江平陪同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把貨物交付徐家莊時，一眼便看出這姓柴的總管身手不凡。這時交手，證實當日果然沒有看錯，雖比

諸莊主徐志達稍有不及，但比江平會數度遇見的孫軍高得多了。若在一年前遇上，江平實在沒有信心接下一百招。

但是，今天的江平，自修習遊龍眞經上的絕學後，藝業倍進，情況自然大大不同。

只見他一連出手三招絕學「遊龍戲鳳」、「龍遊四海」、「龍飛鳳舞」，頓即把柴斌的詭異劍勢封死，佔盡上風。

十招過後，柴斌已被逼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大嚷道：「姓上官的，你們是李無雙派來的嗎？有話好說。」

江平冷冷道：「以你們的所作所爲，還有甚麼好說的？」對柴斌所提出之問題，不予承認，也不予否認，手底更毫不放鬆，着着緊逼對手。

柴斌急道：「當年陸飛鴻之事，只是一場誤會，何必爲此傷了大家和氣？」

江平嘿了一聲，道：「你還有臉說這是誤會。」手中長劍閃電般刺向對手前胸。

柴斌說出陸飛鴻這名字，使江平想起了五年前的一件武林懸案，遂打蛇隨棍上，希望能從柴斌口中獲悉多一點有關這件事之消息。

柴斌一邊閃開江平當胸刺來的一劍，一邊忽道：「此乃千眞萬確，當時我們實在不知道陸飛鴻已經和你們聯絡上，所以才向他下手，以免寶物落在敵人手上。」

爲何柴斌會誤會江平乃是李無雙的手下呢？原來江平報出名號時，使柴斌聯想起一個人來，那便是五年前爲李無雙爭風吃醋而殺死朝廷命官兒子的遊龍劍客上官浩然。

對局外人來說，上官浩然殺人是爲了爭風吃醋，但柴斌並非全是局外人，對內情略知一二，只是不知道上官浩然沒有加入李無雙的組織罷了。

江平所報的名號，雖與上官浩然的遊龍劍客略有出入，但江湖中姓上官的知名高手並不太多，而且上官浩然乃官府通緝犯，把名號略爲更改實在無可厚非，甚至可說是理所當然之事。

雖然上官浩然乃是年輕一輩中數一數二的高手，但在柴斌這老一輩高手眼中，却是不值一哂，所以江平自報名號時，他根本不放在眼內。可是，當他發覺江平的武功比他想像中高明得多時，已後悔莫及，急急說出當年之事，希望能夠和平解決。

他又那裏知道眼前這幪面人，雖然眞的是他想像中的上官浩然，却始終與李無雙的組織拉不上任何關係，來這裏的目的，只是找徐家莊算帳，替威武鏢局而不是替陸飛鴻報仇。

江平棄刀用劍，並亮出四海遊龍這名號，本希望藉徐家莊的人口中傳到鐵無情那裏，誤導他把注意力放在一個名叫四海遊龍上官甚麼的用劍高手上，而他自己則繼續用刀，以江平的身份出現在江湖中。當然，他亦會間歇地以四海遊龍身份出現，使鐵無情誤會下去。

誰知道這麼一來，竟使他有意外收穫。

「柴斌，我不接納你這解釋。徐志達在那裏？」

「莊主不在。這樣吧，可否暫時停手，另約時間地點，讓徐莊主與李無雙面談，當面解決這事？」

「我才不上你的當，只消我把這裏剷平，何愁徐志達不露臉。」江平哼了一聲道。

柴斌大急，正要繼續勸說江平，已聽見雷青山發出一聲慘叫。

雷青山的武功，一年前也只是與江平及梁筱珊在伯仲之間，這時自然遠非敵手，三十招一過，已是險象頻生，終於被梁筱珊一劍刺倒。

徐家莊裏的人，早已聞聲趕到，可是聽見柴斌不停與敵人說話，似是在解釋着些甚麼，遂不敢貿然一湧而上。

不過，柴斌也是因爲不想與李無雙方面的關係弄至無可挽救之地步，雖看見援兵趕到，也不敢下令圍攻江平及梁筱珊兩人，希望能憑三寸不爛之舌，化干戈爲玉帛。

可是，雷青山之死告訴他已沒可能和平解決，若再如此下去，他自己的性命也要賠上，遂大喝道：「你們還不動手，呆在那兒幹甚麼？」

事實上，一羣灰衣大漢已不待吩咐，紛紛掄起兵器撲向梁筱珊，柴斌出言後，餘下隸屬於徐家莊本莊的黑衣大漢亦殺了進來。

只可惜，房裏可堪活動的空間並不太多，人多反而誤事，不但不能發揮羣毆之威力，更因處處顧忌誤傷自己人而被對手所乘。因此，片刻間，已有多人傷在江平及梁筱珊劍下。

不過，徐家莊裏的人手實在太多了，倒下了一個，便有另外一個補上，可說殺之不盡。

江平眉頭一皺，一邊以凌厲劍法緊逼柴斌，一邊發射柳葉飛刀，襲向徐家莊及風雲幫的人手。

這麼多人擠在如此狹窄的房間裏斷殺，要躲避暗器的襲擊，身手稍差、反應較慢也難以辦到。

事實上，江平亦根本不用瞄準，因爲即使錯失第一個目標，飛刀也會朝着另外一人射去，只要他不是向着梁筱珊發射便成。

照說在這情形之下，江平若施放子母追魂彈，殺傷力會更大，敵人根本無從閃避，但他爲何不採用呢？難道他的子母追魂彈早已於威武鏢局遇襲時用光了？

當然不是，他和梁筱珊的懷裏可說存貨充足，因爲他們訂製了不少，只要有製造藍圖或樣本，甚麼東西不能補充？問題只在有沒有銀兩罷了。

這時的江平和梁筱珊，有的是價值不菲的珍珠，再也不是一年前連向道觀借宿也得考慮有沒有足夠香油錢的窮光蛋，錢對於他們來說，怎會是個問題。

江平之所以不肯施放子母追魂彈，純粹是恐怕梁筱珊受到波及罷了。

徐家莊及風雲幫的黨徒一個一個的倒下，江平懷裏的柳葉飛刀也一柄一柄的減少。

只是，敵人不斷的補充，而江平的飛刀則有限度，很快便所餘無幾。

江平大嚷道：「妹子，殺夠了沒有？」

梁筱珊嬌笑地答道：「差不多了。」

江平道：「那麼妳先走吧，我來掩護妳！」

梁筱珊道：「那麼你呢？」

江平道：「妳在屋外等我吧，我隨後便會到的了。」說來便來，說走便走，簡直視敵人如無物。

事實上，房間裏的人，除了總管柴斌仍抱着半絲希望，打算藉着人手衆多之利，把江平及梁筱珊兩人擒下或撲殺外，其他的都巴不得這兩個煞星早點離去。他們實在太擔心下一個倒下的將會是自己，要不是會規森嚴，臨陣退縮者死，在目睹江平及梁筱珊之神勇，連現時莊裏武功最高的總管也奈之不何後，早已紛紛溜之大吉，逃命去了。

因此，當梁筱珊掄劍向屋外衝時，那些阻擋着她的黨徒只是虛張聲勢的，並不會全力攔截，甚至更借勢讓出一條路來。

梁筱珊輕易地衝出屋外，只是屋外仍然有着大批敵人擋着去路，不過屋外的黨徒，比諸房裏的更是色厲內荏。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若然他們是眞正勇敢之輩，早已一馬當先，衝進房間裏去了。

梁筱珊一聲嬌叱，仗劍便殺進人羣中。

片刻後，屋裏傳出數響輕微爆破聲，不消說，定是江平在施放煙幕彈或子母追魂彈了。

隨即便見江平從窗口跳出，揚聲道：「妹子，不要貪殺了，我們走吧！」

梁筱珊道：「大哥，柴斌那斷如何了？可解決了嗎？」

江平笑道：「解決了一半，我廢掉他一條右臂，以作懲誡。」

兩人隨即揚長離開徐家莊，那些黨徒早已膽戰心驚，那敢攔截。

離開徐家莊後，江平與梁筱珊趕回客棧，結算房租後便乘夜離開合肥。

他們這樣做，當然是爲了避開徐家莊的人，因爲合肥雖然不是一個小地方，但以徐家莊及風雲幫的勢力及人手，要在這裏找尋一對男女外來人，實在不難。若給他們發覺行踪，察覺到來他們莊裏搗亂殺人的四海遊龍兄妹，原來便是前威武鏢局的鏢頭江平及二小姐梁筱珊的時候，那便麻煩多了，更白費江平一番心血。

「江大哥，你剛才報出的名號實在帥極了，比你本來的遊龍劍客還要好聽、貼切，我看你不如今後便改稱四海遊龍吧！」

「妹子，不要挖苦我了，我現在仍是亡命天涯，處處逃避鐵無情的追緝，好像一頭喪家犬般，與一條遨遊四海的神龍相距何止千里，改稱亡命毛蟲倒差不多。」

「江大哥，何必妄自菲薄呢，在我的心目中，天下間沒有一個人能與你比擬，你若沒資格稱爲神龍，那些自稱甚麼龍的人，都得要把名號撤消。」

「甚麼名號對我來說都不重要，我只希望有一天，能夠堂堂正正的以上官浩然這名字，回到南陽定居下來，不用今天江平，明天胡平的四處逃亡，天涯浪迹，那便於願已足。」

「江大哥，你認爲以我倆現時的武功，若聯手與鐵無情一戰，能有取勝機會嗎？」

「我們若聯手的話，應可勝過鐵無情。」

「這好極了，我們現在便去找這傢伙，把他殺掉，那麼你便不用到處逃亡了。」梁筱珊大喜道。

「妹子，妳想得太天眞了，我們聯手對付鐵無情，雖然稍勝，却不能把他殺掉。」

「爲甚麼？」

「因爲他有一雙腿，而且武功及輕功比我們任何一人都强很多，當他發覺勢色不對時，定會逃走，不會死戰到底，屆時我們既沒能力攔截，也沒法追殺。這樣一來，不但我仍要繼續逃亡，連累妳也成爲鐵無情追緝的對象，那便大大不美。」

「我才不怕哩！鐵無情既然不是我倆聯手之敵，何須害怕他？」

「妹子，若妳有這想法，便大錯特錯了，要知道朝廷鷹犬及捕手中，能人不少；當鐵無情發覺不能奈何我們時，定會找其他高手協助，我們還不是一樣難以應付？而且，我們也沒有可能永遠走在一起。」

「爲甚麼？莫非你不願和我在一起？」

「我怎會不願意呢？只是，妳應該明白我的處境，我實在不想連累妳，天涯亡命的生活，箇中苦處，若非親身經歷，實難以明瞭。」

「不，這不是你連累我，是我甘心情願的，即使有甚麼苦，我也樂於接受。」

「妹子，聽我說吧，妳有一個美好的家，也有光明的前景，何必爲了我這個通緝犯而把一切毀掉？」江平長嘆一聲道。

「江大哥，你不必多說了，我志已

決，誰也不能令我改變主意。不過，你若眞的要攆我走，那也容易得很，只要你說一句不喜歡我，我立即掉頭便走，今後也不會纏着你。」梁筱珊咬着下唇道。

江平當然也知道只要狠心說出那句話，以梁筱珊的性格，絕對不會向他糾纏，但如此一來，梁筱珊的自尊便會被打擊得破碎無遺，她能否承受這打擊，實屬疑問，萬一她想不開時，做出一些傻事來，他這一生都會受到良心責備。

另外，江平亦不願意掩着良心說話，因爲他根本便非常喜歡梁筱珊。這一年來，他處處逃避，盡量與梁筱珊保持着一段距離，以免陷入情網，難以自拔，但愛情要來臨時，怎麼逃避也逃避不了，經過一年的共同生活，他對梁筱珊已孕育出一種超越普通朋友的情感。

於是，他搖搖頭道：「妹子，不要傻，我怎會不喜歡妳呢？只是，我實在不忍心妳爲了我而受這麼大的苦。」

梁筱珊大喜道：「江大哥，只要你眞的喜歡我便行了，無論怎麼苦，我也可以逆來順受，何況有你在我身旁，與我同甘共苦呢！」

江平道：「妹子，謝謝妳。」

梁筱珊道：「我們之間，何須提謝謝這兩個字？江大哥，我們現在何去何從？」

江平道：「這次大鬧徐家莊，雖然未能殺死徐志達及孫軍這兩名元兇，但也頗有收穫，可暫時收手，日後再找徐志達及孫軍算賬，目前，我認爲妳應該先前往北京找局主，以免他掛念妳的安危。」

梁筱珊點點頭，道：「你說得對，那我們現在便北上吧！」

江平道：「不，是妳單獨進京，我只能陪妳走一段路。」

梁筱珊大爲詫異，急問：「爲甚麼？」

江平道：「因爲北京附近，鷹犬衆多，通緝我的賞格到處都是，我若露臉，極容易被別人認出來，惹來不必要的麻煩。」

梁筱珊道：「怎麼會呢，賞格上所畫的樣貌，往往都與眞人有極大的出入，你何須杞人憂天啊！」

江平搖頭道：「不，事實上，局主一眼便已把我認出來，只不過沒有道破，只是出言試探罷了。」

梁筱珊道：「爹只是從你的刀法家數看出你和華山派淵源頗深罷了，何曾認出你是上官浩然啊！」

江平道：「坦白說，我的刀法早已擺脫華山劍法的影子，局主光從寥寥數招中便能看出我與華山派有關係，實屬沒有可能之事，所以我當時也是奇怪得很，懷疑自己這數年來潛修的刀法的功夫白費了，後來，當妳告訴我局主經常上京時，我才恍然大悟，知道他定是從賞格上的畫像把我認出來，另外，當年我曾在京逗留過一段不短的時間，期間因與李無雙交往關係，經常留連於風月場所，認識我的人實在不少，包括侍衛、暗探以及到來尋歡作樂的鏢師。一旦給人認出來，不但妳和我都處境不妙，更會牽連局主，我怎能冒這個險？」

梁筱珊道：「江大哥，你曾親眼見過賞格上你自己的畫像嗎？」

江平道：「沒有，事發後，我便匆匆離京，當時賞格還沒有懸出，其後我再也沒有回過北京了。」

梁筱珊道：「那麼，你又怎知道到處都是有緝捕你的賞格？」

江平道：「這是其後遇見李無雙時，從她口中得知的。」

梁筱珊道：「如此說來，賞格上的畫像，與你的樣貌定是非常酷似了，否則爹怎能一眼便把你認出來。」

江平道：「應該是這樣了。」

梁筱珊道：「既然如此，你也眞的不適宜上京。這樣吧，我們一起北上，抵達石家莊時才分手，由我單獨往長辛店找爹，你則留在石家莊，待我見過爹後再來找你，好嗎？」

江平道：「好，便這樣吧！」

梁筱珊道：「但你可要答應我不會趁此機會溜掉的啊，若你溜掉的話，我將會恨你一生一世。」

江平道：「我不會溜掉的，即使我被逼離開，也會留下暗記通知妳我的行踪。」

梁筱珊這才滿意，道：「你可提醒我了，江大哥，我們得要設計一套簡單實用、只有我倆才明白的通訊暗號，以備不時之需。」

「當然，妹子，妳比我聰明得多，這任務還是由妳來擔當吧！」

「貧嘴，我何時比你聰明了？爲何不乾脆說你自己懶！」

「妳說得不錯，我的確很懶，甚至吃飯也不願自己動手，巴不得由妳先行嚼碎再一口一口的餵我。」

「你休想，你以爲我是李無雙嗎？」梁筱珊登時臉上一紅，啐了江平一口笑罵道。

深宵到訪　冰釋前嫌

望着梁筱珊漸漸遠去的背影，江平的心情可說是沉重萬分。

他實在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他和梁筱珊之間的一段感情。

坦白說，梁筱珊美貌如花，文武雙全，得此嬌妻，實在是三生修來的福氣。

但是，他配有如此十全十美的嬌妻嗎？

雖然，在各方面來說，他比梁筱珊毫不稍遜，甚至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他卻是個通緝犯，一個絕不能落地生根、過着幸福生活的天涯亡命客。

梁筱珊跟着他，只會捱苦，只會

好像他一樣日夕逃亡，過着一些不知何處是家的非人生活，還要每一刻都擔心着鐵無情追踪而至。

這樣的生涯，那有甚麼幸福可言？

他能躭誤一個如此美好的少女之終生幸福嗎？當然不能。

但是，他亦知道，若斷然揮慧劍，斬情絲的話，後果可能更不堪設想。

江平不禁仰天長嘆一聲，慨嘆着造物弄人！

良久，他才折回客棧，結算房租離開。

梁筱珊臨行前曾多方叮囑他，一定要在石家莊等候她回來的，爲何他甫在梁筱珊身形消失，便離開客棧他往呢？

難道江平眞的趁此機會溜掉，一走了之？

當然不是，江平那敢一走了之？他只不過是搬到山間裡的一間破廟棲身罷了。

他不是吝嗇區區客棧房租，只是不願意暴露行踪，畢竟石家莊距離北京並不太遠，若長時間逗留在城裏，給別人認出身份的機會實在非常之大。

不過，他實在沒想到，雖然只是與梁筱珊在石家莊裏逗留了短短一天，他的身份便已被人認出。

另外，他的心也實在被太多的煩惱困擾着，連自己一切行動均已落在別人監視之下，也未能察覺出來。

這一晚，明月高懸。

每個月的這一晚，江平心中的感觸特別強烈。

他想到很多很多，過去、未來、家鄉……

月是故鄉圓，南陽的月亮是否比這兒的圓，江平不敢肯定，因爲闊別家鄉二十年，家鄉的月亮有多大，有多圓，他已毫無印象。

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亡父遺留下來的小屋，雖然破爛不堪，却比他所投宿過的客棧來得舒適。

那小屋現在怎樣了？仍在嗎？有沒有給別人霸佔了？

劉員外的管家劉老爹仍健在嗎？他是否好像往日般，每晚都拿着一大桶府中吃剩的飯菜分派給小叫化們，仍舊以木棍趕走那些到來搶吃的壯年乞丐？

他實在有點懷疑劉老爹能否活到現在，因爲很多人都認爲好人命不長，而劉老爹却是難得一見的好人。

驀地，江平眉頭一皺，迅速回轉身來。

月色之下，靜靜地站着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雖然身穿粗衣麻布，臉上脂粉不施，却絲毫沒有掩蓋她的嬌艷。

她正是五年前傾倒衆生，令京師權貴爭相拜倒石榴裙下的名妓李無雙。

江平凝視着這曾改變他一生命運的女子，冷冷道：「原來是妳。」

李無雙道：「不錯，正是賤妾，想不到能在這裏遇見公子，眞是巧極。」

江平道：「李姑娘，妳不是告訴在下這是一個巧遇吧？」

李無雙道：「當然不是，只不過這數日來，賤妾正到處打聽公子的行踪，想不到公子却這麼巧來到石家莊罷了。」

江平道：「李姑娘，妳若是爲了舊事而來找在下，那大可不必提出來了。」

李無雙道：「上官公子，賤妾雖然愚昧，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難以勸服公子回心轉意，共襄大事，所以這數年來，也不敢再度騷擾公子。」

江平道：「謝謝妳，那麼妳這趟找在下，又是爲了甚麼？」

「上官公子，聽說不久之前你曾大鬧合肥徐家莊，可有這麼一回事？」

「妳的消息可說靈通得很呢！不錯，那宗事的確乃在下所爲。」

「公子快人快語，賤妾佩服萬分，只是賤妾有一點不明白之處，尚須請教。」

「請隨便！」

「公子爲何聲稱乃賤妾所派遣？」

「姑娘，在下不知道這是誰告訴妳的，也不願意追究。不過，在下可以清楚地告訴妳，上官浩然頂天立地，敢作敢爲，這次行動，甫開始便亮出本身現時所採用的名號，沒有提及姑娘芳名及任何組織。事實上，五年前那宗事，已使在下終生抱憾，在下又怎敢把自己與姑娘再扯上任何關係？」

「公子眞的沒有表示乃賤妾所差遣？」

「姑娘既然不相信，爲何垂詢？」

李無雙幽聲長嘆，道：「公子眞的這麼痛恨賤妾？」

「在下不敢痛恨任何人，一切均是咎由自取，誰敎在下當年天眞無知，輕易相信別人所言？」

「公子言下之意，似乎是認爲當年賤妾刻意陷害公子了，是嗎？」

「是與非，姑娘自知，在下不願追究，亦不願再提。」

「難怪公子始終不答應賤妾所請了，原來公子對賤妾有這深刻成見。不錯，當時來說，賤妾的確另有人手可用，毋須勞煩公子出手，只是賤妾另有私心，更仰慕公子才華，希望能藉此拉攏公子共襄大業。當時賤妾亦已向公子痛陳利害，唯一沒有說明的只是除公子之外，還另有人選罷了。換言之，這事件之中，肯定會有一個人受害，只不過賤妾因存有私心關係，選中了公子。公子若眞的要怪責賤妾，賤妾無話可說，但希望公子能夠明白，這不是刻意陷害。」

「李姑娘，請不必解釋了，妳應該

知道欲蓋彌彰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上官公子，賤妾只是據實說出眞情，並無刻意替自己解脫過失。」

「既然如此，且讓在下問妳一句。」

「請公子隨便發問。」

「當日爲何要殺死王學維？」

「因爲王學維不知從何得悉賤妾眞正身份，藉此要脅，爲保存辛苦建下之基地及聯系網，所以必須把他殺死。」

「一片胡言，王學維根本不必死。」

「上官公子，難道你認爲賤妾捨不得把賤軀獻出來，以保存基業？若這樣做能夠解決問題，賤妾早已毫不考慮，即使賠上性命也在所不惜，何況區區清白！」

「在下不是這個意思，根本上妳亦毋須受他要脅。」

「請恕賤妾愚昧，不明公子所指。」

「在下意思明顯得很，只要姑娘離開京師，甚麼問題也可迎刃而解。」

「原來公子是指這個辦法。上官公子，你應該了解到，賤妾一旦離開，多年的心血便會蕩然無存。」

「既然如此，你爲何在事發後數天，便離開京師？妳既然早已有離開京師的打算，爲何仍要我殺死王學維？我的犧牲，是如此的沒有價值，換了是妳，有何想法？」

「上官公子，你誤會了，當年賤妾並沒有離開京師的打算，只不過另有重要之事情發生，必須賤妾親自前往處理，權衡輕重之下，我不得已才暫時離京。」

「哼，眞的這麼巧？還有甚麼事比你們在京師的基業還來得重要？」

「上官公子，原來你耿耿於懷的是爲了這個，公子，你還記得五年前，與你殺死王學維之同時，江南曾發生一宗滅門慘案嗎？」

「妳指的是否金陵陸飛鴻一家數十口被殺那一宗？」

「對了，實不相瞞，陸飛鴻乃是敝會於金陵的負責人。」

「李姑娘，妳不是要告訴在下是爲了調查陸飛鴻一家爲何被殺而棄京師基業於不顧，親自前往金陵吧？」

「當然不是了，若是爲了這個，敝會豈不遭受雙重損失？事情是這樣的，韃子攻陷京師時，一名闖王的手下從宮中偷偷運出一批寶物，意圖安享餘生，誰知被一蓋世奇人截了下來，藏在華山某處，留作他日反清復明之用。只可惜該奇人有生之年，也找不着機會，遂把藏寶之秘密收藏於兩幅畫中，臨終前把該兩幅畫交付華山雲台峯飛來觀住持，託他轉交反清義士，飛來觀觀主遂離開道觀，跑到江湖來，經多年尋找後，把畫交予陸飛鴻。陸飛鴻因花了數月時間也未能找到畫中秘密，便把該兩幅畫混雜在其他字畫之中，着管家陸雲與數名好手帶來京師給賤妾。誰知道陸雲等人離開後的第三日，陸家便遭受神秘人襲擊，活口全無，賤妾獲悉此消息後，恐怕神秘人會趕上陸雲，攔途截劫該兩幅畫，遂立即率領人手南下接應，誰知道乃是遲了一步，於濟南附近發現陸飛鴻手下的屍體，陸雲則不知所踪。於是，賤妾不得不放棄京師之基業，繼續在江湖中追查該兩幅畫之下落。」

「李姑娘，妳可知道那一批是些甚麼性質的寶物嗎？」江平的語氣開始溫和起來，再也不是先前那般冷冰冰的。不消說，他已接受了李無雙的解釋。

「據說是一冊兵書、一冊武學秘笈以及一箱珍寶。珍寶及兵書乃是當年該名闖王手下於宮中所盜，武學秘笈則是那位蓋世奇人遊龍子所留下，名爲遊龍眞經。」

「姑娘，妳可知那兩幅字畫之下落嗎？」

「如果賤妾所料不差，應是落在合肥徐家莊手中。」

「既然如此，妳爲何不向徐家莊索取？」

「那批字畫乃是他們以眞金白銀從一間名叫如意齋的古玩店買回去的，賤妾憑甚麼向他們索取？」

「那麼，妳可知道當年陸家滅門慘案乃是徐家莊所爲？」

「這一點，賤妾亦早已查出來了。只是，爲了顧全大局，敝會決定暫時不予追究。所以，當賤妾獲悉公子借用賤妾名義大鬧徐家莊後，才會這般緊張，急欲找尋公子一問究竟。」

「原來如此，如今妳可以理直氣壯的反駁他們誣告了，因爲由始至終，在下都沒有提及過受任何人主使，更沒有說出過李無雙這三個字。」

江平對寶物之事再也不提，更不說出藏寶已被他和梁筱珊所得。

他既然已知道寶物應屬李無雙所有，理應歸還才對啊，難道他是見寶心喜之人嗎？

當然不是，若然李無雙只是一個普通武林人，江平定會毫不考慮的把寶物歸還。

只是，李無雙却是反清復明的死硬派。

他恐怕李無雙獲得寶物之助後，會不顧一切地有所行動。

他了解到反清大業目前仍不是時機，魯莽起事只會招致失敗，使剛獲喘息的老百姓再度受苦。

所以，他一定要觀察一段時期，以決定是否應該把寶物交還李無雙。

另外，藏寶是梁筱珊冒極大危險爭取回來的，如何處置，亦必須徵求她的同意。

所以，江平對此隻字不提。

「上官公子，可否告訴賤妾你爲何會找上徐家莊嗎？」

「理由很簡單，因爲徐家莊於一年前無故襲擊威武鏢局，不但殺死十多人，更把鏢局付之一炬。在下素來喜歡管閑事，對此看不過眼！」

「你與威武鏢局有淵源嗎？」

「很抱歉，在下無可奉告。」

「上官公子，賤妾有一不情之請，尙希公子答允。」

「請說來聽聽。」

「那便是請公子高抬貴手，不要再向徐家莊尋仇。」

「爲甚麼？」

「因爲徐家莊也是個反清組織，公子這樣做，只會使反清力量大爲削弱。敝會之不向徐家莊採取行動，也是基於這個原因。」

「很抱歉，若是這個原因，在下不能答應。」

「爲甚麼？莫非公子不贊成反清大業？」

「我的意思是若由徐家莊這種不擇手段的組織來反清，那麼不反也罷。即使他們成功，也不值得可喜可賀。若由這類草菅人命的敗類主理朝政，百姓怎會有好日子過？我寧可由韃子來當皇帝了，最低限度，玄燁這皇帝亦懂得慈悲爲懷，愛民若子。」

「上官公子……」

「不必說了，徐志達的狗命，在下是絕不會放過的。」

「既然如此，賤妾也無話可說。不過，賤妾始終希望公子能考慮賤妾之建議，加入敝會，携手共襄大業。賤妾可以保証公子，敝會絕對不是徐家莊那類胡作妄爲的組織。」

「反清大業，急也不急在一時，讓在下多點觀察貴會之所作所爲，才給姑娘一個明確答覆吧。」

「上官公子，你是認眞考慮，還是在敷衍賤妾？」

「在下何須敷衍姑娘？」

「那眞是好極了。但是，公子在外圍，如何能夠知道敝會做些甚麼事？」

「在下自有辦法。」

「上官公子，這總是不大好的，若再來一次誤會，敝會豈不是寃枉？不若這樣吧，公子暫時以客卿身份參予敝會之行動，若敝會眞的有令公子不滿之處，公子可以隨時退出。」李無雙建議道。

「不，在下還有很多事待辦，暫時不能答應妳這建議。」

「公子眞的要追殺徐志達？」

「不錯。縱使在下放過他，徐家莊及風雲幫也不會與在下罷休。先下手爲强，倒不如由在下來採取主動了！」

「既然如此，賤妾便等候公子佳音吧。公子若有決定時，請到石家莊明泰客棧以洪六合這名字登記投宿，賤妾便會立即到來與公子會面的了。」

「好吧，在下有決定時，定會再來石家莊。噢，是了，姑娘可知道徐家莊與風雲幫是如何走在一起的？」

「這事突然得很，毫無任何跡象地，風雲幫其中一個外堂的人手便進駐徐家莊，而徐志達則不知跑到那裏，一切事務均由總管柴斌出面主理。賤妾也是納罕得很，正在調查箇中眞相。」

「謝謝妳，夜已深，姑娘請回吧！」

「公子，賤妾告辭，希望能很快與公子重聚。」李無雙向江平福了一福，便飄然離去，那身法比諸江平現時修爲，實不遑多讓。

江平心中的惆悵更增添了數分，事實上，當年他之所以答應殺死王學維，純粹是爲了這個使他傾慕的女人。

* * *

看見愛女無恙回來的前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不但沒有預期的歡悅，反而沉下臉來，道：「筱珊，這一年來，妳跑到那裏去了？」

不過，梁筱珊對嚴父這種語氣早已見怪不怪，皆因梁秉堅對兩名子女管教甚嚴，稍有不對便責罵，重者更體罰一番，反而對外人及鏢局部屬非常客氣。

梁筱珊遂把早已編妥的一個故事徐徐說出：「爹，當日你上京後，便有大批武功高强的神秘人夜襲鏢局，馬大叔和大哥率領各人在前院拚命抵抗，眼看難以抵擋，便命女兒保護家中婦孺離開，女兒在江鏢頭極力掩護之下，順利把局中婦孺撤離鏢局，送到平安之地方。當女兒折回鏢局時，局中各人已不知去向，却有少數官兵及捕快與敵人糾纏，因見官兵們也非賊人之敵，女兒遂不敢停留，悄悄溜走。」

「溜走後，妳便躲起來，而且一躲便是整整一年嗎？」梁秉堅的語氣仍是不大妥。

「不是的，翌日女兒也曾回家一看情況，誰知道鏢局已變成廢墟。當時女兒整個人都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幸好遇上江鏢頭，便與江鏢頭匆匆離開濟南，打算到北京找爹。途中，被兩個神秘人追殺，該兩名賊人的武功厲害得很，江鏢頭和女兒都不是敵手。眼看凶多吉少之際，突然跑來了一個仙風道骨的道長，把賊人打跑了。那道長其後更說江鏢頭和女兒資質上乘，要傳授我們一些絕頂武功，問我們願否隨他回山學習。」

「於是你們便隨他回山了嗎？」

「江鏢頭本是不願意的，但女兒見機不可失，便一口答應。江鏢頭不想女兒一個單身女子隨一個陌生人跑到深山，遂也答應了。那道長果然把我們帶到華山雲台峯，傳授了不少上乘武功給我們，却不允收我們爲徒。直至我們藝業略有成就，他才允許我們離山。」

梁秉堅臉上神情這才變得開朗，和顏道：「珊兒，那道長叫甚麼名字？」

「他叫浮雲道長。」

「浮雲道長？武林中並沒有這一號人物啊！」

「當然了，因為他甚少踏足江湖，江湖中認識他的可說絕無僅有。」

為甚麼梁筱珊不把眞相說出，而要編一番謊話欺騙父親呢？理由有二。

其一，若她把眞相說出，父親定會怪責她胡作妄為，擅自跑到如意齋偷畫，而且字畫到手後，也不告訴他，更替威武鏢局招來如此大禍。

其二，她始終認為寶物是她和江平兩人千辛萬苦得到的，理應由他們二人共享。若把事實說出來，父親可能着她拿出來。

所以，梁筱珊乾脆不把眞相說出。

「珊兒，江鏢頭現在那裏？為甚麼他不陪妳來京？」

「江鏢頭現在石家莊，他說有點瑣事要辦，未克前來。」

梁秉堅暗忖道：「見他的大頭鬼，江平何來瑣事要辦，他是不敢來才眞！」

不過，他並沒有把心中話說出，只微笑道：「珊兒，妳有這機緣，為父也替妳高興，可否把妳學來的武功，施展一遍給為父一開眼界？」

「當然可以！」梁筱珊隨即拔出長劍，便在房間裏演了一遍從遊龍眞經學回來的劍法。

梁秉堅瞧得目瞪口呆，事實上，那套劍法也的確神奇高明，堪稱當世絕學。

「珊兒，妳這套劍法果然高明，可以轉授給別人嗎？」

「暫時來說不可以。浮雲道長說，定要女兒在四十歲後才可以把從他那裏學來的武功傳授他人。」

「眞是可惜。否則妳也可以傳授給妳大哥，讓他也可以分沾妳一點福緣。」

「這沒問題，女兒可以跑一趟華山求浮雲道長的啊！他對女兒疼愛得很，定會同意的。」梁筱珊道。

鬼話連篇，她是希望跑去石家莊找江平才是眞的。

「這事稍後再說吧。妳也很累的了，我這便着人替妳安排房間休息，暫時不要到處跑，稍後我將有重要事交由妳去辦。」

梁筱珊唯唯應諾。

* * *

梁秉堅替女兒安排好房間後，隨即更衣外出。

不多久後，他便來到北京城裏的一所豪華大宅。一個妖媚女子把他迎進內間。

梁筱珊果然推測不錯，她父親在京師裏眞的有一個情婦。

可是梁秉堅與那名妖艷女子却非情話綿綿，也非閑話家常。

「你這個時候親自跑來找我，可有甚麼特別事嗎？」

「副統領，已有上官浩然這小子的消息了。」梁秉堅恭敬地回答道。

那妖媚女子的身份，竟然是個副統領！她是那一些人的副統領？娘子副統領嗎？

「這好極了，他現在那兒？」

「他現在石家莊。」

「石家莊這麼大，可有詳確地址？」

「沒有，消息來源只是說他現在石家莊。」

「你打算親自立這大功，還是由其他人去辦？」

「這小子武功精進了很多，卑職恐怕不是他的對手，而且在目前來說，卑職身份也不宜公開，所以還是請副統領另派人手辦理。」

「既然如此，我便調派營裏的人手，前往石家莊緝拿這小子吧。」

「副統領，妳不打算通知鐵無情嗎？」

「上官浩然既然已踏足京師一帶，若再通知鐵無情前往拿人，豈不是說侍衛營無能？」妖媚女子登時不悅。

「對，對，卑職胡塗。」

「還有其他事嗎？」

「沒有了，卑職告退。」

梁秉堅竟然是侍衛營的人。

* * *

這數天來，李無雙可說是喜上眉梢。

因為上官浩然不但接納她的解釋，使兩人間存在多年的誤會得以冰釋，更答應考慮加盟她所屬組織，携手共襄大業。

在五年多前，當李無雙第一次遇見上官浩然時，她一眼便看出上官浩然並非池中之物，他日成就無可限量。

因此，她暗下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把他爭取到手，一為自己，二為組織。

只可惜當時的他，對大部份所謂反清義士的所作所為有所不滿，所以始終對加盟她的組織有着戒心。

幸好，李無雙看出上官浩然對自己傾慕非常，這一點足以利用。

不過她也知道上官浩然並非那種能被美色迷惑之輩，向他獻身不一定能使他改變心意，甚至可能弄巧反拙。

於是，李無雙便利用上官浩然替她殺死王學維。

這樣一來，上官浩然便會走投無路。然後，她便可以用感恩圖報之藉口，以身相許，再找尋機會勸說他，成功機會便會大大增加。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隨即便發生了陸飛鴻滿門被殺，藏寶圖不知所踪，逼使李無雙離開京師，只得暫時放棄對上官浩然的計劃。

再遇上上官浩然時，已是一年之後。

然而，這一趟重聚，却是那麼的不愉快，上官浩然只是冷冷地告訴她，沒有興趣參加她的組織，更表示今後也不希望見她的面，便頭也不回的離去。

今次相逢，上官浩然雖然也沒有答應加盟，但很明顯地，他的態度已不是那麼決絕，沒有轉寰餘地。

李無雙正在沉思該如何影响上官浩然早點加入她的行列之際，她的一名手下跑了進來，向她報告一個緊急消息。

「舵主，大批侍衛營的鷹犬來了這裏，查問上官浩然的下落。」

「人數有多少？由誰率領？」李無雙一怔，急急問道。

「共有二十多人，由大檔頭沈秋生率領。」

「鐵無情在不在其中？」

「沒看見鐵無情的踪影。」

「這好極了，立即召集人手，我們給上官公子增援。」

「舵主，我們毋須這樣做啊，鷹犬們目前只是在城中找尋着，尚沒有找到上官浩然的下落，我們只要派人通知他暫避便成了，毋須與鷹犬發生衝突，引起朝廷之注意。」

「不，若然我們就此通知上官公子離開石家莊暫避，便會失去一個拉攏他入會的機會，倘若我們把他從鷹犬手中救出，他對本會的觀感定會大大改善，雖不致感恩圖報，立即加盟本會，也會認眞考慮我的建議。」

「但是如此一來，朝廷鷹犬定不會輕易放過我們，說不定我們這裏的基地也得被逼放棄。」

「放心吧！京師方面，我已做妥一切功夫，很快便可以重回京師活動的了，放棄這裏，只不過是遲與早的問題，為了爭取上官浩然，任何代價我也在所不惜。」

「舵主，請問我們是否先準備人手，待鷹犬們找着上官浩然下落，有所行動時才趕去增援？」

「這些侍衛營都是飯桶，也不知何時才能找到上官公子，我們怎能讓大批人手長期等待，浪費時間？當人手齊集後，便立即前往上官公子所藏身的破廟附近埋伏，跟着再找人不着痕迹地通知侍衛營中人上官公子之下落，待上官公子身陷險境時，我們才現身營救。」

「舵主高見，屬下這便立即召集人手！」

* * *

這數天來，江平日夕苦練着遊龍眞經上的武功，他知道唯一可以使自己不用擔憂鐵無情追捕的辦法，乃是令自己的武學修為超越鐵無情，這是最實際的辦法，否則無論如何藏匿逃亡，也會有被他找着的一天，而且，那日夜擔憂被鐵無情找到的心理負擔，也實在難以忍受。

遊龍眞經所載的武功心法只有三種，那就是內功、輕功及劍法，每篇均是曠世絕學。

不過，上乘武功絕非一朝一夕所能練成，江平雖然天聰過人，但由於修練時間尚短關係，共分為八個階段的遊龍神功，目前只能達到第五個階段的境界。

亦由於內功未臻化境的緣故，遊龍劍法及遊龍身法神妙之處，江平及梁筱珊自然未能十足發揮出來，饒是如此，兩人現時的修為，已足以擠身武林一級高手之行列。

江平當然不會因此而滿足，他雖然沒有成為天下第一高手的雄心，但為了超越鐵無情，他一定要努力不懈的把遊龍神功練成。

這時，他剛好練過劍法，在廟裏盤膝調息，準備繼續修練遊龍神功，却發覺廟外來了不速之客，而且為數不少。

江平連忙站起，寒聲道：「是誰？」

語聲方落，已有二十多名分持不同兵器的大漢衝進廟裏，團團把江平圍在中央。

其中一個年約四十餘歲的大漢道：「上官浩然，今次你插翼難飛了，乖乖的棄械投降吧！省得大爺動手。」

江平曾在京師逗留過一段頗長的時間，自然對眼前這大漢並不陌生，揚聲大笑道：「沈秋生，你以為憑你們這羣只懂魚肉老百姓的飯桶，便能奈何本少爺嗎？別做夢了。」

對方雖然人多，却沒有眞正的高手在場，所以江平絲毫沒有恐慌之色，目前來說，天下間能使他有所忌憚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鐵無情。

「上官浩然，你眞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讓大爺看你有多大能耐，可以在大爺手裏逃脫。弟兄們，上！格殺勿論。」

廿多名大漢紛紛舞動兵器，一湧而上。

不過，由於空間有限關係，廿餘人同時向江平動手，根本是沒有可能的事，因此，眞正與江平交手的只有六七人，餘下的則在外圍吶喊助威。

侍衛營中人，身手只是普通，雖然人多，江平却是不難應付，不過，若要把他們悉數放倒，揚長離去的話，則是毫無可能的事。

神奇無比的遊龍劍法，發揮出無比威力，廿多名侍衛營的鷹犬，包括大檔頭沈秋生在內，根本沒有一個能接近江平，更有不少貪功而冒險的，被傷在江平刀下。

只可惜江平的遊龍神功沒有練至爐火純青境界，內力不能循環不息的用之無盡，在劇鬥百多個照面之後，已有力不從心的感覺。

江平知道若如此繼續下去，只會把自己活活累死，於是立即探手入懷，打算故技重施，發射他賴以防身的暗器組合——煙幕彈、子母追魂彈加

上柳葉飛刀。

事實上，江平若不是希望藉此機會，一試遊龍劍法於實際搏鬥時所能發出的威力以及藉此來練劍，他早已施放煙幕彈及子母追魂彈，趁混亂中溜掉，絕頂高手如鐵無情也會對此束手無策，何況這羣侍衞營的酒囊飯袋？

可是，江平的暗器還不曾施放，便有十多名幪面人衝了進來，不由分說便殺向侍衞營中人。

江平目光銳利，一眼便認出其中一名手持軟劍、身材纖小的幪面人乃是數天前重遇的李無雙，不禁眉頭一皺。

他實在極爲不願意領受李無雙援手之情，只是，他這時已無選擇餘地，除非他在這個時間溜掉。

但是他能夠嗎？當然不能！若然別人勞師動衆的跑來幫忙，而當事人的他却趁機溜掉，不給別人怪責才怪。

江平只有暗中輕嘆一聲，把暗器重新放入懷裏。在這混戰的場合中，他那些威力强大的暗器可說無用武之地，因爲誤傷李無雙手下的機會實在非常大。

不過，事實上，來了援手之後，江平根本毋須使用那些暗器，因爲不但李無雙的身手比他不遑多讓，她帶來的人手也是武功不俗，比諸侍衞營中人高明得多。

不足一頓飯時間，侍衞營中人已被打得落花流水，望風而逃，雖不至全軍覆沒，但也留下十多具屍體。

「李姑娘，妳實在不該插手的，這樣一來，鷹犬們定會出動大批兵馬到來搜捕你們，你們在這裏之活動定會大受影响。」

「上官公子，即使賤妾因此而被逼撤離石家莊，也在所不惜，賤妾怎能眼巴巴的讓這些鷹犬傷害公子？此地不宜久留，公子若仍有要事必須在石家莊逗留，可隨賤妾到敝會此間分舵暫避。」

「姑娘好意，在下心領了，事實上，在下並沒有留在此間之必要，各位還是先回吧！援手之恩，在下日後定當圖報。」

「公子客氣了，六年前公子爲敝會所做之事，敝會還沒有報答公子哩！」

驀地，江平及李無雙均不約而同地眉頭一皺，因爲兩人同時發覺廟外似是來了不少武功不差的江湖人物，連忙跑到外間一看。

廟外，竟然結集了近四十人，其中一人，正是徐家莊莊主徐志達。

「李無雙，果然是妳這賤人所搗的鬼！虧妳日前還有臉否認派這小子到本莊搗亂。」徐志達冷哼了一聲道。

李無雙知道在這情況之下，即使如何解釋也無濟於事，遂道：「徐莊主，六年前你率衆殺死本會陸飛鴻舵主一家數十口，本會爲了顧全大局，避免漁人得利，才不予追究，你何來資格向賤妾興問罪之師？」

徐志達狂笑道：「李無雙，當日你們天地會不向本莊追究，是你們愚昧，如今，即使你們打算追究，也沒有能力了。知機的便把寶物交出來，否則我對妳不客氣！」

李無雙一怔，暗忖道：「那批混雜着藏寶秘密的字畫不是被他從如意齋買了回去嗎？他還向我索取甚麼寶物？唔，定是他未能找出箇中秘密，誤以爲陸飛鴻另外派人把字畫送到我手上來了，我得將錯就錯，以免他回去把那些字畫拿出來詳加研究，眞的把箇中秘密找到。」

「徐志達，那批寶物本是本會之物，你憑甚麼向本會索取？」李無雙遂道。

「李無雙，妳實在太天眞了！妳以爲這世間上眞的有公理這回事嗎？讓我提醒妳吧，强權便是公理！妳若不乖乖地把寶物交出來，便只有死路一條。」

「好，說得好，强權便是公理，你讓我看清楚你的眞面目，有你這種人在，難怪老百姓都不支持反清義師，寧可被外人統治了。」李無雙寒聲道。

「李無雙，廢話少說，寶物何在，快點說出來。」

「徐志達，別以爲你和風雲幫扯上關係，便可以目中無人，在我的眼中，你還差得遠哩，有甚麼本領便儘管使出來吧。」

站在徐志達身旁的一名六旬老者道：「徐兄，何必和這丫頭瞎扯？乾脆把她擒下來吧！憑我們的手段，還愁她不和盤說出來嗎？」

徐志達點點頭，道：「段兄說得對，這丫頭便交給你對付吧！那小子兩番跑到本莊撒野，我若不親自把他剝皮拆骨，實難洩心中之憤！」

江平、李無雙聽了，登時爲之愕然，這毫不起眼的老者，竟然是叱咤江湖的風雲幫幫主段風雲。

段風雲把手一揮，他身後十多名灰衣大漢便立即撲向李無雙的手下，而徐家莊的黑衣大漢們亦在徐志達一聲號令之下同時出手。

江平、李無雙兩人連忙分別迎向徐志達、段風雲，在衆寡懸殊之下，若能擒賊先擒王，先把對手頭領撲殺，形勢自會大大不同。

江平也不是首次和徐志達交手的了，一年前，他被徐志達攻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不過，今天的江平根本不可與當年的他同日而語，他用的再也不是脫胎自華山劍法的自創刀法，而是一代奇人遊龍子的絕學「遊龍劍法」！而且，自從修習「遊龍眞功」後，江平的內功修爲，進展何只一日千里！

只十餘招後，徐志達便已發覺情況不妙，他實在想不到只是一年不見，眼前這曾被自己打得險象頻生，最

後藉旁門左道的煙幕彈才能狠狽逃脫的青年的武功竟精進如斯，簡直判若兩人。

對手凌厲神奇的劍法，一招緊接一招的進逼着，徐志達開始感覺到招架吃力，窮於應付，愈戰愈是心驚。

而在另一邊，身爲一幫之主的段風雲，對着看似弱不禁風的李無雙，也是絲毫佔不着半點好處，反被她的一柄軟劍攻得手忙脚亂。

只可惜，江平及李無雙兩人雖然佔盡上風，對手却非等閑之輩，若要在一時三刻之內取勝，却是絕無可能之事。

然而，形勢已不容許他倆慢慢致勝，因爲李無雙所帶來的手下，雖然個個身手不俗，但徐家莊及風雲幫中也是不乏好手，而且人數衆多，佔着二與一之比。因此，在勉强支撑一炷香時間後，李無雙手下，已有數人被傷。

江平眼看勢色不對，急道：「李姑娘，敵人太多，不宜戀戰，快下令貴屬撤退吧！」

李無雙並非瞎子，自然看出形勢比人弱，連忙下令撤退。

江平立即劈出一招遊龍劍法中的絕活「龍遊四海」，把徐志達逼退數步後，便回身撲向混戰中諸人，協助李無雙的手下撤退。

徐志達自然不會眼巴巴的讓他如此，隨即仗劍重新撲向江平，却見江平左手一揚，便有兩顆黑黝黝的物體電射而至，從屬下孫軍口中，他早已知悉江平之暗器內藏法寶，並非煙幕彈那般簡單，那敢大意，連忙劈出一掌，以掌風震飛兩顆小彈，另外舞出一片劍幕，以防小彈射出歹毒無比的牛毛小針。

倉猝間，他又那裏想到在這情況之下，江平怎可以發射子母追魂彈，難道他不怕誤傷自己人嗎？

當徐志達發覺那兩顆只不過是普通鐵彈丸時，已被江平爭取了不少時間，傷了數名徐家莊及風雲幫的徒衆。

徐志達大怒，喝道：「臭小子，竟敢使詐。」却忘記了只是他自己心虛。

江平毫不理會，施展神妙無比的遊龍身法在人羣中穿插着，一柄長劍盡向徐家莊及風雲幫中人招呼，頓即幫助了不少李無雙的手下擺脫對手的糾纏。

這時，李無雙亦已擺脫段風雲，跑到江平身側，與他雙雙攜手掩護手下撤退。

李無雙手下，均非弱者，在江平及李無雙兩人掩護之下，片刻間已悉數脫困，不再混雜在人叢之中。

江平再也無所忌憚，揚手便是兩枚子母追魂彈射向對方陣中，邊揚聲道：「姑娘，速退。」

李無雙也知江平定有用意，不假思索便向後急退。

只聽見波、波兩聲，數名敵人身軀一震，軟軟倒下。

跟着，江平再度打出兩枚子母追魂彈，頓即把那羣徐家莊及風雲幫徒衆嚇得向兩旁急竄，饒是如此，仍有數名身手較差的徒衆被淬上霸道痲藥的牛毛小針打個正着。

江平也不戀戰，匆忙招呼李無雙撤退。

徐志達及段風雲知道即使趕上去，也不能奈何江平等人，只得眼巴巴的目送對方離開。

「上官公子，你的暗器可實用得很哩！」擺脫了敵人後，李無雙停了下來，扯下面巾道。

「旁門左道，實在令姑娘見笑了。」

「公子何須妄自菲薄？只要用諸正途，那有正門、旁門之分？賤妾當了這麼多年妓女，從來也沒有爲此而自慚形穢。」

「姑娘爲了崇高理想而犧牲自己，乃值得欽佩之事，當然不用爲此而自卑。」

「上官公子，這眞的是你心中話嗎？」

「當然了，由始至終，在下都沒有把姑娘視作風塵女子。」

「上官公子，當日與你一起的美艷少女，可以告訴賤妾她是誰嗎？」

「妳指的是否與在下日前同到石家莊那少女？」

「對了，正是她。」

「她乃是前威武鏢局局主梁秉堅的女兒梁筱珊。」

李無雙登時臉色微變道：「上官公子，你與這位梁姑娘可有甚麼特殊關係嗎？這事關係重大，希望公子能據實回答賤妾。」

江平看見李無雙臉色凝重，也知定有原委，便道：「在下和梁姑娘並無任何特殊關係，只不過於一年前，在下曾棲身威武鏢局一段非常短的時間，充當一名鏢頭罷了。」

「威武鏢局神秘被毀已有一年，你怎會仍與她走在一起的？」

「當日威武鏢局正是被徐家莊的人所毀，在下當時與梁姑娘僥倖逃脫，打算前往京師找尋梁局主報告，於途中遇上一名武林奇人浮雲子，獲他垂青，帶了我倆到他潛修之處，傳授武功，直至近日才離山。」

「原來如此，難怪你們不久之前找上徐家莊尋仇了。」

「李姑娘，可有甚麼不妥嗎？」

「梁姑娘有沒有不妥，賤妾無從得知，但梁秉堅這人則大有問題。」

「梁局主有問題？姑娘不是說笑吧？」

「當然不是，上官公子，你可知道梁秉堅年中，都會前往京師數次嗎？」

「這個在下也知道，據他女兒說，他是前往京師探望他的情婦。」

「梁秉堅那有資格有這樣的一個情

婦？他見的女人名叫艷紅，表面上是京師名妓，暗裏則與賤妾一樣，另有身份。」

「她是甚麼身份？」

「她是韃子侍衛營副統領。」

「侍衛營副統領不是那烏蘭亮嗎？怎會是個女子？」

「侍衛營副統領共有兩人，一明一暗，烏蘭亮是明的，主管京畿一帶治安，這艷紅則是暗的，原名那拉敏紅，統率天下暗探。她雖然是個妓女，但接待的全是達官顯貴，區區一個小鏢局局主，根本沒有資格成爲入幕之賓，再加上梁秉堅這人深藏不露，眞實武功比江湖中人所知的高明很多，賤妾懷疑他也是侍衛營暗探，而且身份不低，只是苦無證據罷了，所以，公子日後若與梁秉堅繼續交往，必須多些提防，說不定這趟侍衛營中人前來緝捕公子，乃是梁秉堅所搗的鬼。」

江平聽了，爲之心中一動，忖道：「說不定眞的是梁秉堅搗的鬼！當日從合肥回濟南後，不出數天他便上京了，照說鏢局裏發生了大事，損失了數名兄弟，他怎有心情前往找情婦？而且妹子曾表示他只是從北京回來不久哩！不消說，他定是向那拉敏紅報告我的消息。但是，若只是報告我的行藏，何須他親自老遠跑到京師去哩？一隻信鴿便行了，另外，妹子及鏢局中人知否他是侍衛營暗探呢？唔，我得跑一趟長辛店查個明白。」

心意既定，江平便向李無雙告辭：「李姑娘，爲避免麻煩，在下也得離開這裏了，後會有期。」

李無雙急道：「上官公子，有關賤妾之建議……」

江平道：「放心吧，在下定會審愼考慮姑娘之建議的，再見！」說畢便向李無雙略一拱手爲禮，飄然離去。

＊　＊　＊

長辛店距離石家莊並不太遠，不消兩天，江平便來到這充斥着大小鏢局的小鎭。

爲避免給經常到京城玩樂的鏢師認出身份，江平在鎭外逗留至天黑才悄悄進鎭。

梁秉堅所棲身的飛虎鏢局規模頗大，江平並不費太多功夫便已找着，他找了一個隱蔽之處把隨身包袱藏起，拿出一個幪面頭罩戴上，掩去本身臉目，摸進鏢局。

他對此行並沒有存着甚麼期望，若能找着些甚麼足以證明梁秉堅乃是侍衛營暗探，那自然最好，若然甚麼收穫也沒有，他便會找梁筱珊見上一面，提出她爹可能是朝廷鷹犬的疑點。

找遍了整間鏢局，江平也看不見梁秉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的房間在那裏，遂悄悄地來到梁筱珊房外，在窗上輕敲兩下，悄聲道：「妹子，我可以進來嗎？」

房裏的梁筱珊正因爲父親嚴禁她外出，難以溜去石家莊找江平而苦悶萬分，這時聽見江平的聲音，自是喜出望外，急忙把窗打開。

江平閃身進房，把窗掩上後便道：「妹子，妳爹呢？」

「爹進城去了。江大哥，你爲甚麼會跑來長辛店的，莫非你有要事找爹嗎？他應該很快便回來的了，每次進城，他都是當晚便回來的，從沒有在城裏留宿。」

「他經常都進城嗎？」

「自從我來了後，這數日來，他每天都進城一趟。江大哥，很抱歉，我仍沒有想到外出的藉口，害你苦等了。」

「妹子，別說這些話，我反正沒有甚麼特別事要辦，等多久也沒有問題。只是，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必須告訴妳，所以特地跑來。」

「噢，原來你是跑來找我的，有甚麼消息如此重要？」邊說邊拉了江平在床上坐下來。

「妹子，妳可知道妳爹的眞正身份嗎？」

梁筱珊一愕，搖頭道：「我爹除了是個鏢局局主兼總鏢頭外，還有甚麼身份？事實上，他如今連這身份也沒有了，只是暫時寄人籬下。不過，他今早會表示，重建威武鏢局之事已有眉目，我們很可能在日內便動程回濟南。江大哥，你認爲爹有其他身份？」

「妹子，我說出來時，妳千萬要鎭定。」

「江大哥，你可不要嚇唬我啊！」

「妹子，妳爹極有可能是朝廷暗探。」

梁筱珊聽了，登時爲之一呆，良久方道：「不，這是不可能的，江大哥，一定是你弄錯了。」

「目前來說，我還沒有任何證據，只是，這可能性的確非常大。」江平隨即把從李無雙那裏所聽來的疑點提出來，不過並沒有透露是李無雙所說。

但是，梁筱珊却追問道：「江大哥，你是聽誰說的？」

江平無奈，只得把重遇李無雙以及被侍衛營中人圍捕，得李無雙施予援手之事說出。

「江大哥，你怎可輕信李無雙的話啊，當年她害你還不夠嗎？依我看，她定是妒忌我們，故意撒謊中傷我爹，令你疏遠我。」

「但是，侍衛營中人又怎會這麼快便知道我的下落呢？」

「不錯，我的確曾向爹提及你現在石家莊，但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已搬離客棧，跑到山中的破廟棲身，侍衛營中人又怎會知道？江大哥，如我推測不錯的話，大有可能便是李無雙那賤人告的密，因爲只有她才知道你的確實行踪。」

「她爲何要如此做啊？」

「還用說，這是拉攏你的手段啊，更可以離間我們，一石二鳥。江大哥

，你想一想吧，李無雙消息如此靈通，你甫抵達石家莊，她便能夠把你找着，又怎會不知道侍衛營鷹犬的行動？照說她大可派人通知你暫避的啊，何須等待鷹犬動手後，才率領人手前往援救？她這樣做，用意實在明顯得很，旨在給你一個恩惠，好讓你感恩圖報，參加她的組織。」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梁筱珊這番話登時提醒了江平。

「妹子，幸虧妳提醒了我，差點兒我又上了這女人的當了！」

「江大哥，今後可不要聽信李無雙的話了，否則你將會萬劫不復。」梁筱珊邊說，邊把嬌軀偎倚在江平懷中。

江平活了這麼多年，與女人這麼近還是首次，登時不知所措，心裏卜卜跳着。

不過，他知道若然把梁筱珊推開的話，定會大傷對方自尊，唯有輕輕摟着她的腰肢，默默地享受着那份溫馨。

也不知過了多久，房外傳來一陣輕微腳步聲，江平連忙站起來。

「珊兒，妳睡着了嗎？」門外响起梁秉堅的聲音。

梁筱珊連忙示意江平躲在被窩裏，邊應道：「爹，女兒正要就寢，可有甚麼事嗎？」

「珊兒，我們明早便動程回濟南的了，妳還是收拾好一切才睡吧。」

「女兒知道了。」

腳步聲隨即遠去。

江平從被窩鑽出來，悄聲道：「妹子，我也得走了。」

「江大哥，你不若先回濟南，待我回去後，再悄悄溜出來找你，好嗎？」

「這也好，我該在那裏等你？」

「城西有一間非常清靜的小客棧，名叫福來居，便在該處吧，好不好？」

「好的，我先走了。」江平說畢，便推窗而出，匆匆離去。

可惜他沒有再找尋梁秉堅房間所在，否則定可獲知梁秉堅的眞正身份。

梁秉堅通知過一雙兒女收拾東西後，便着人找了飛虎鏢局的局主熊飛到他的房間。

「梁兄，副統領有新指示嗎？」熊飛原來也是侍衛營中人。

「是的，明早我便得回濟南了。」

「是否重建威武鏢局？」

「當然了。不過除此之外，小弟還另有一項任務。」

「是甚麼任務？」

「便是前往合肥把徐家莊剷掉。」

「爲甚麼？因爲他們毀了威武鏢局嗎？」

「當然了，此仇不報，小弟這口氣如何能吞下？」

「梁兄，你甚麼證據也沒有，副統領爲何會相信你的話，認爲徐家莊是叛黨？」

「小弟也不知道，也許副統領特別對小弟信任吧。」梁秉堅聳聳肩道。

「梁兄，徐家莊已和風雲幫扯上關係，憑你所率領的人手，似乎並不足夠對付他們啊！」

「副統領已另外臨時撥出兩組弟兄給小弟，徐家莊裏除了他們本身實力之外，便只有風雲幫一個外堂的人手，並不難對付。小弟唯一擔心的是，屆時未能一網打盡。」

「算了吧，既能把徐家莊毀掉，也可出一口氣了，你還不滿意？是了，這半年來，徐志達這廝甚少在徐家莊，上官浩然那小子擒着了嗎？」

「別說了，沈秋生那飯桶，不但不能擒獲上官浩然，更損折了一半人手，鎩羽而回。如今那小子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這小子竟然這般厲害？」

「不，據沈秋生回報，當時突然出現了數十名身手不凡的幪面人，出手援救上官浩然。」

朝廷鷹犬，每當任務失敗，通常都會把對方實力誇大，以掩飾自己無能，推卸責任，所以沈秋生把李無雙十多名手下說成數十人，實不足爲怪。

「數十名身手不凡的幪面人，他們是誰？」熊飛大訝道。

「據副統領推測，極有可能是叛黨。」

「上官浩然是叛黨中人？」

「不，據小弟所知，他並非叛黨中人。只是自從他殺死王學維後，不少叛黨組織都希望能夠爭取他入會，但均不能如願。也許今趟那批人是希望藉投他的恩惠打動他吧。」

「哼，王學維這小子恃着他老子有數個臭錢，在京師肆無忌憚，目中無人，也不知和營裏的弟兄結下多少仇怨，可說死有餘辜。最可恨的是死掉了還得連累我們，勞碌奔波了六年，也捱罵了六年。小弟眞不明白統領大人爲何這般緊張，一定要把上官浩然追捕歸案。隻眼開，隻眼閉，不了了之豈不是更好？」

「熊兄，你也該知道統領大人和王侍郎私交甚篤，怎會就此罷休。」

「去他媽的私交，誰也知道王侍郎沒有眞正知交的了，說他經常孝敬統領大人倒差不多，這廝官兒小小，油水多多，上司不受他受，統統跑進他口袋裏，兒子被人殺掉，眞是報應。」

「聽說他暗中自己掏腰包，懸紅十萬両緝捕上官浩然，熊兄，可有這回事嗎？」

「這當然是眞的，要不鐵無情爲何鍥而不捨的誓要把上官浩然緝獲？」

「據小弟所知，鐵無情誓要緝獲上官浩然却不是全爲了懸紅。」

「不是爲了懸紅，爲甚麼？鐵無情這人人如其名，無情可言，眼裏只有錢，你不是說他與王侍郎也私交甚篤吧？」

「鐵無情這人何來朋友？不錯，當

初他追捕上官浩然的確是為了錢，但上官浩然只是他眾多獵物之一，不似現在那般看重，列為第一目標，只要有上官浩然的消息，不管有多遠，更不管自己當時做着些甚麼，也第一時間趕去。」

「這當然了，上官浩然的人頭值十萬兩紋銀啊！」

「小弟說過了，他並不是為錢！原因是上官浩然曾在他手底下逃脫數次，使他大為丟臉，鐵無情自然老羞成怒，誓要把上官浩然擒殺。小弟可以肯定，即使上官浩然的通緝令撤消了，一文錢花紅也沒有，鐵無情也不會罷手！」

「梁兄，令千金似乎對上官浩然的感情還不錯呢，你可要小心處理，別為這誤了前程。」

「這當然了，事實上，小弟早已通知鐵無情前往濟南追殺那小子。」

「上官浩然現在濟南？你怎會如此肯定？你剛才不是說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嗎？」

「這還不簡單，因為小女明天便會回濟南嘛！這小子風流成性，否則也不會為李無雙殺人了，在沒有把小女弄上手之前，他定不會罷休的，你可知道他為何在石家莊嗎？」

「小弟怎會知道？」

「如小弟推測沒錯，他定是等候小女前往相聚。所以，小弟肯定他會跑到濟南與小女相見。」

「梁兄果然高見。」

「熊兄，這一年來，實在太打擾你了，日後小弟定當回報。」

「大家兄弟，理應互相照顧的嘛，梁兄何必如此見外？」

＊　＊　＊

數天後，梁筱珊便隨同父兄回到濟南。

梁秉堅帶着兄妹二人筆直的來到距離威武鏢局舊址不遠的一所大宅，在門上輕敲。

「爹，這是甚麼地方？」梁筱珊大異道。

「珊兒，這當然便是我們的家了，重建鏢局，最快也得數個月時間，難道我們棲身客棧嗎？所以為父早已託人準備一切，他日鏢局重建，我們也不在鏢局居住的了，以免歷史重演。」

一個下人已前來把三人迎進，只見屋裏不但設備豪華，而且奴僕眾多，儼如大戶人家。

梁筱珊不禁懷疑父親何來這麼多銀兩，要知道他們家中財產早已於一年前付諸一炬，即使父親另有餘錢，在補償過鏢局死難者遺屬及遣散費後，也該所餘無幾的了。

如今他不但有能力重建鏢局，更能添置如此大屋，實在令梁承業兄妹奇怪不已。

只是，在積威之下，他倆那敢提出來詢問，只有悶在心裏。

略為安頓後，梁秉堅便召來兄妹兩人，道：「為父必須出門一趟，找尋人選替補副總鏢頭之位置，大約十天左右便會回來，你倆可不要到處跑，招惹不必要的痲煩。」

兄妹兩人自然唯唯應諾。

可是，梁秉堅甫離去的這一晚，梁筱珊便悄悄從家裏溜出來。

以她現在的身手，梁承業及屋裏的下人自然難以察覺。

只可惜強中還有強中手，梁筱珊竟未能發覺身後有一個人如鬼魅般跟踪着。

把這人形容為鬼魅，實在一點也沒有誇張，因為這人的輕功身法，簡直便如一縷煙般，無聲無息。

梁筱珊一口氣跑到城西的福來居小客棧，依照江平所留下的暗記找着他的房間，從窗口一躍而進。

「江大哥！」甫看見江平，她便一頭撲進他的懷裏，在他身前，梁筱珊早已忘記了男女授受不親及少女矜持這兩回事。

「妹子，妳這麼快便回來了？」

「當然，我恐怕你等得不耐煩嘛。」梁筱珊緊緊的摟着愛郎道。

當日在長辛店時，梁筱珊只不過是以背部偎倚在江平懷裏，已使江平心如撞鹿，如今更是面對面的摟抱着，少女的氣息，再加上那發育成熟的胴體，登時使平生從沒接近過女色的江平心跳加速，血脈賁脹，起了一種自然的變化。

緊貼在他身上的梁筱珊自然也感覺到了，却絲毫沒有離開愛郎懷抱之意，更變本加厲的蠕動着，火上加油。

梁筱珊並非淫蕩之輩，為何有此表現？

說穿了實在很簡單，因為她知道自己有一個情敵——一個本身是妓女的李無雙，萬一她不惜犧牲色相，捷足先登，把江平搶了過去，豈不要糟！

因此，當江平告訴她重遇李無雙後，她便暗下決定，找機會先把身體奉獻，以縛着愛郎之心。

「江大哥，親親我……」

江平血氣方剛，那堪如斯挑逗，俯下頭來便狂吻着梁筱珊，一雙手也本能地有所動作，直闖梁筱珊胸前雙峯。

雖然仍然隔着一層衣服，但也使江平獲得空前感受，不過，很快地，這種感受已不能滿足他，他笨拙的替梁筱珊解除束縛。

終於，兩人赤條條的倒在床上，忘情歡娛，却不知道屋外正有一人做着壁上觀。

這人年約四十，目光如電，臉容冰冷，雙眉緊鎖，正盤膝坐在江平所住房間對開屋頂瓦背上，膝上平放着一柄連鞘鋼刀。

沒有人知道他現在想着的是甚麼。

更沒有人知道他坐在這裏幹甚麼。

良久後，房間裏的風波已平靜下來。

再過了一段時間，屋頂上的神秘人站了起來，找了一個隱蔽處躲起身形。

片刻後，衣着整齊的梁筱珊從窗躍出，直撲屋頂，隨即消失不見，很明顯地，她的步履帶着一種不自然的感覺。

大約一炷香時間後，神秘人再度出現在瓦背上，冷冷道：「上官浩然，鐵某已等了很久，還不出來？」

房裏的江平還沒有入睡，正在回味着剛才那種溫馨感受，聞言大吃一驚，匆匆穿衣。

鐵無情竟然追踪而至！

江平拔出長劍，把隨身包袱背上，越窗而出，往城外逃去。

「好小子，鐵某看你能逃到那裏去？」鐵無情輕笑一聲，立即追了上去。

兩人的輕功修為實在有一段距離，不消一盞茶時分，鐵無情便已趕上江平。

江平無奈，只得反身應戰。

可惜的是，雖然經過年多的苦練，江平的修為仍遠遠不及鐵無情。在內力充沛時，憑藉神妙的遊龍劍法，他還能勉强對鐵無情有些威脅，兩百招一過，便捉襟見肘，岌岌可危。

眼看勢色不對，江平連忙掏出兩枚煙幕彈，運勁射向對手。

只可惜，鐵無情早已有應對之法，把手一抬，便接了過去，那手法確實高明得令人讚嘆，兩枚煙幕彈根本沒機會爆炸。

跟着，江平所發出的兩枚子母追魂彈也遭到同一命運，跑進了鐵無情的懷裏。

「上官小子，你還有甚麼法寶，儘管使出來吧。」

「他的法寶便是我，鐵無情，休要得意。」一條纖小黑影從遠處急奔而來。

來人雖是黑巾幪面，但江平一看身形，便認出是李無雙。

「妳是誰？鐵某乃是追捕殺人欽犯，妳可不要多管閑事。」

李無雙却不理會他，只對江平道：「上官公子，讓我們把這無情之人宰了吧。」

李無雙的武功，比諸江平並不稍遜，兩人聯手，天下間有誰能敵？

鐵無情雖然堪稱天下第一高手，也是不能！只百餘招後，便被兩人攻得透不過氣來。

鐵無情無可奈何，冷哼了一聲，道：「小子，算你命大。」虛晃一招，便轉身逸去。

「李姑娘，謝謝妳了。妳為何會來這裏的？」

「賤妾聽手下報告，說梁秉堅一家已南下濟南，臨行前，梁秉堅會偷偷會晤鐵無情，其後鐵無情亦離開京師南下。賤妾接獲消息時，他們已動身兩天，只得兼程趕來。」

「李姑娘，梁秉堅眞的會與鐵無情會面？」

「賤妾騙你幹甚麼？梁秉堅的行動一直都在我們監視之下，如今他正率領大批鷹犬前往圍剿徐家莊，可惜却是白走一趟了，因為徐家莊已是人去樓空。上官公子，你若不信，可隨賤妾往合肥一看梁秉堅是否清廷暗探。」

「不必了，在下相信妳的話。」

「公子現在有何打算？」

「我有何打算？我能有甚麼打算？」

「公子不若隨賤妾回石家莊吧。」

「不，請妳給在下多一點時間，冷靜地想一想。」

「好吧，鐵無情可能仍在附近，公子還是及早離開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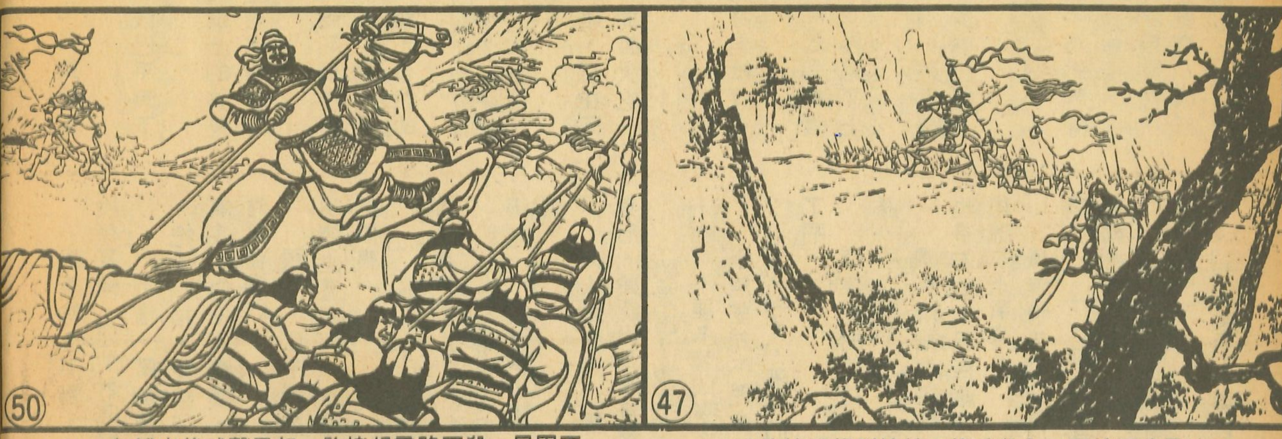
江平長嘆一聲，黯然離去。

本故事至此暫告一段落，原名上官浩然的江平今後有何遭遇？他與梁筱珊及李無雙之關係如何解決？留意「天涯亡命客」另一集之發展。（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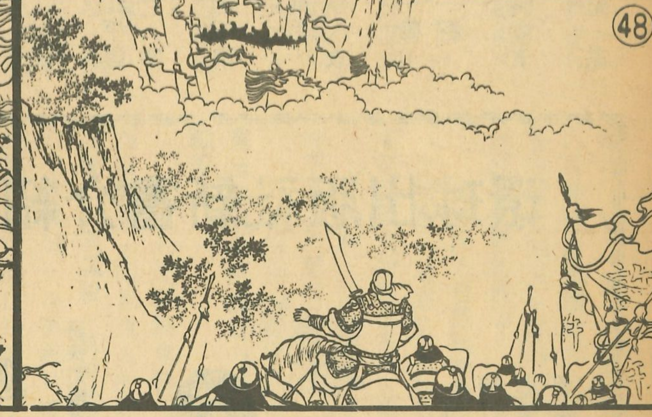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十九

火燒新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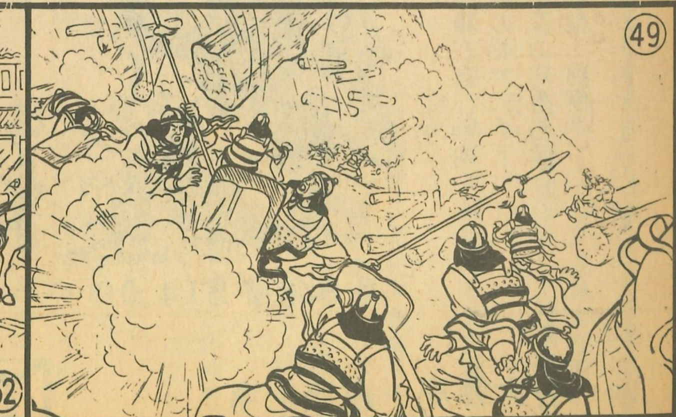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47 許褚又趕到坡前，提兵殺入。至林下追尋時，却不見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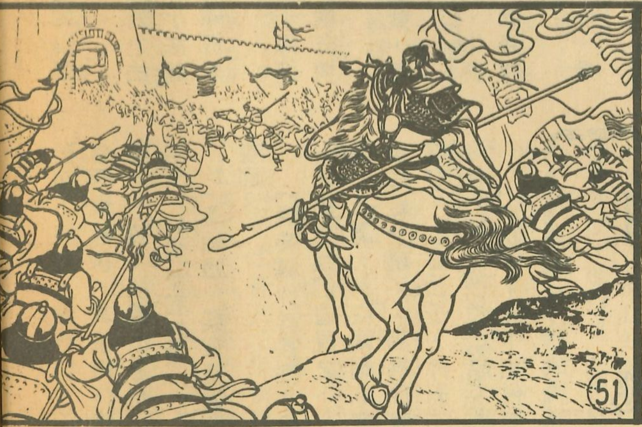


48 天色已近黃昏。許褚正待前進，忽聽得山上大吹大擂，抬頭一望，只見山頂上張着兩把傘蓋，左劉備，右孔明，兩人對坐着在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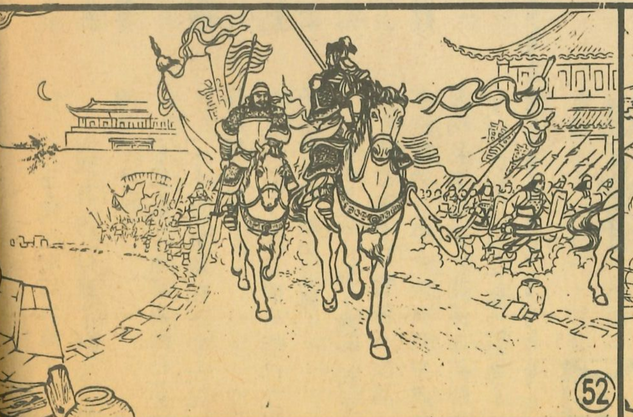


49 許褚十分惱怒，引軍尋路上山。山上擂木炮石打了下來，不能前進。

50 忽然山後喊聲又起。許褚想尋路廝殺，只因天色已晚，又不知敵人在哪裡。正在徬徨，曹仁領兵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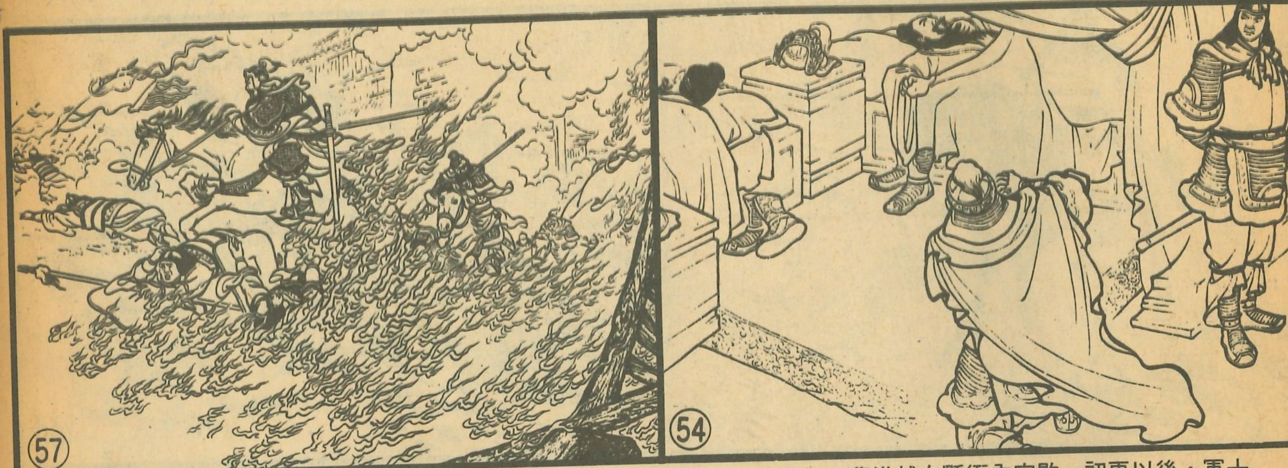
51 曹仁一見，便令且先奪了新野城安頓人馬，再作打算。兵士到了城下，只見四門大開，城上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曹仁便令兵士衝進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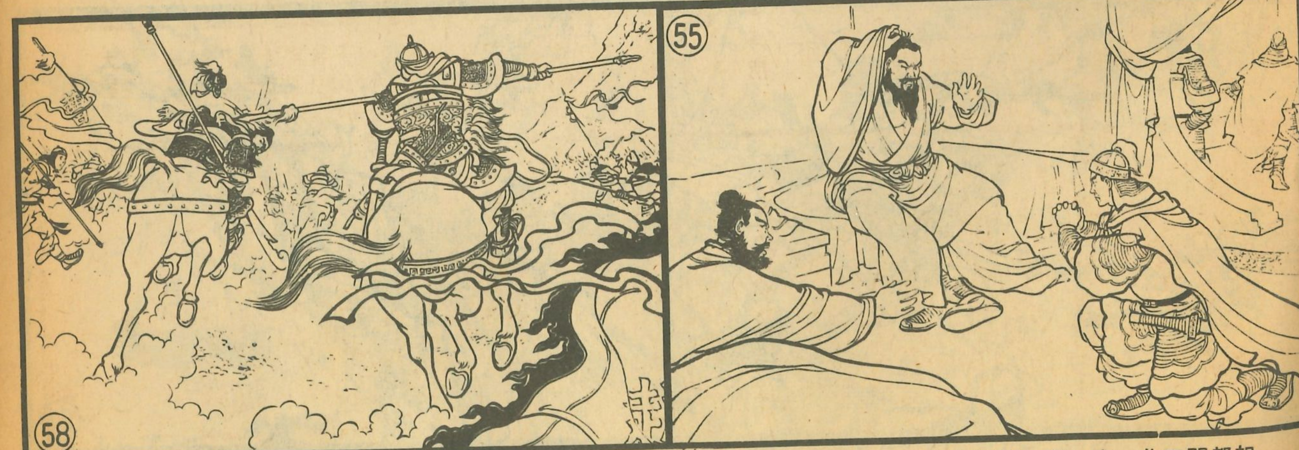
52 曹兵突入城中，並無阻擋，城中也不見一人，竟是一座空城。曹洪得意洋洋的對曹仁說：「劉備勢孤，諸葛亮計窮，所以帶着百姓逃跑了。我們暫且安歇一夜，明早進兵。」



53 曹兵連日趕路，又累又餓，紛紛搶入民房造飯。



54 曹仁、曹洪就在縣衙內安歇。初更以後，軍士來報城中失火。曹仁却不在意，說：「這一定是軍士造飯不小心，偶然失火，不可自相驚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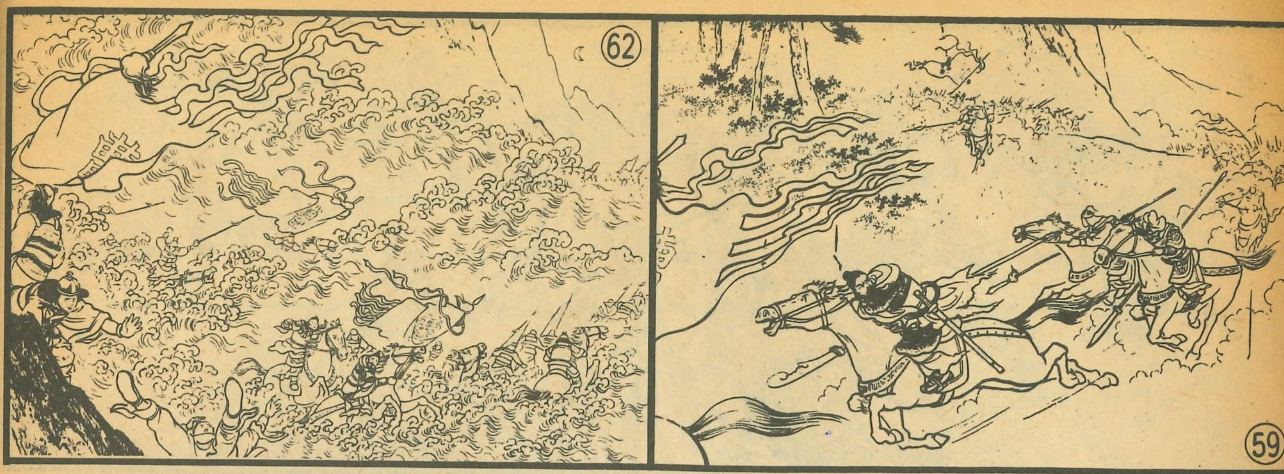


55 正說間，接連幾次飛報：西、南、北三門都起火了。

56 曹仁急同衆將上馬出衙。只見滿城是火，上下通紅。原來趙雲領了軍師計策，令西、南、北三門伏軍，將火箭射入城內，引着硫黃焰硝，火勢便發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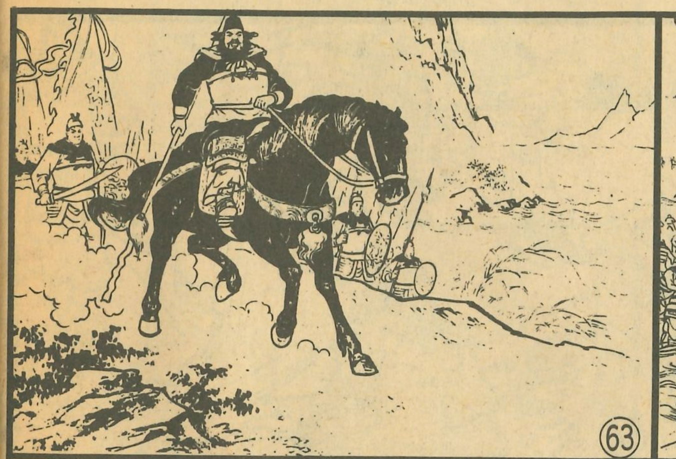
57 曹仁引衆將突烟冒火，尋路奔走。聽說東門無火，急急向東門逃奔。曹兵自相踐踏，死傷的很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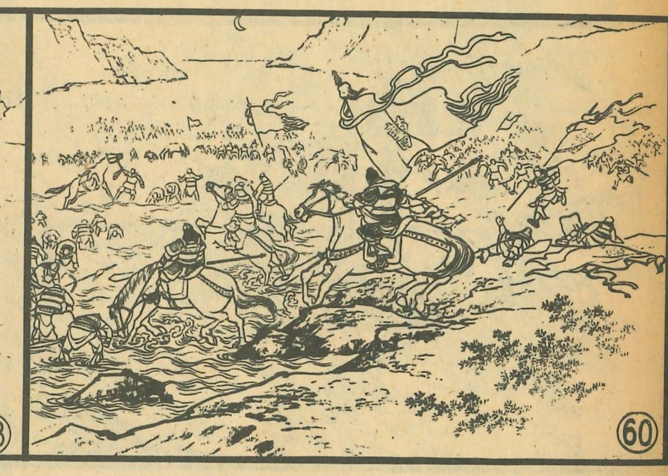
58 曹仁等逃出東門，正奔走間，忽然背後一聲喊起，趙雲引軍趕來混戰。曹兵各逃性命，誰也不肯廝殺。



59　一路上，又被糜芳截殺，劉封衝擊，打得落花流水，潰不成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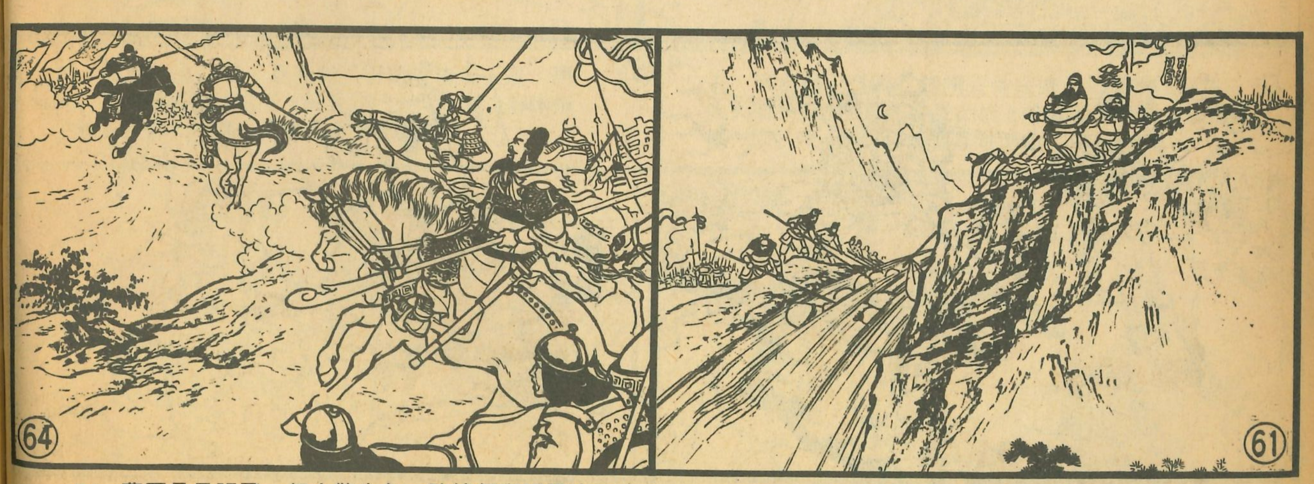
62　曹兵在黑暗中驚慌失措，人馬被淹死的很多。曹仁慌忙引衆將向下流逃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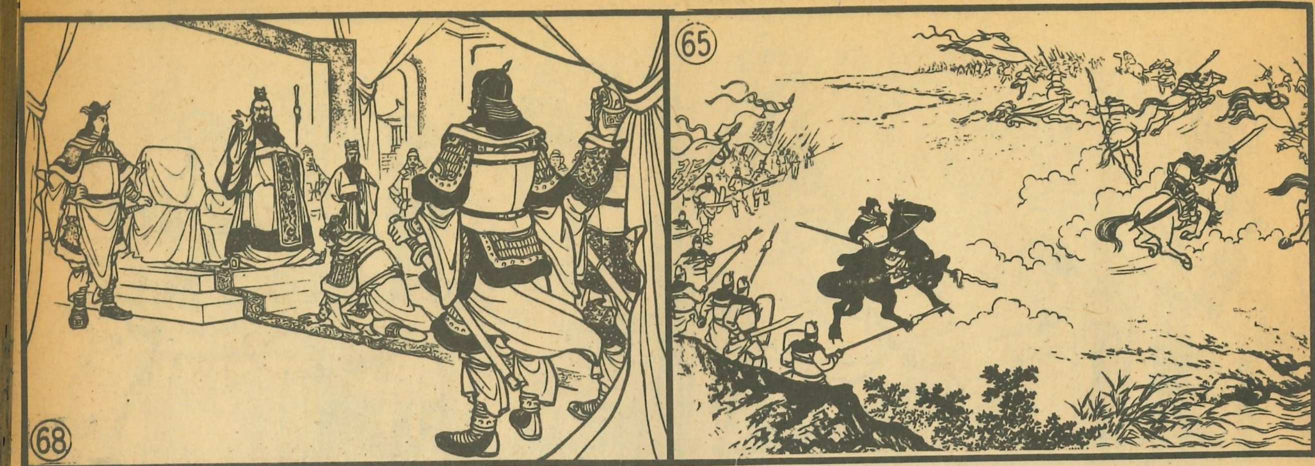
60　四更時分，曹軍人困馬乏，軍士大半焦頭爛額。奔到白河邊上，幸喜河水不深，人馬都下河去喝水，一時馬嘶人喧，鬧成一片。

63　敗軍行到博陵渡口，忽聽得喊聲大起，一軍攔路。一員大將手提長矛，縱馬向前，大叫道：「曹賊快來納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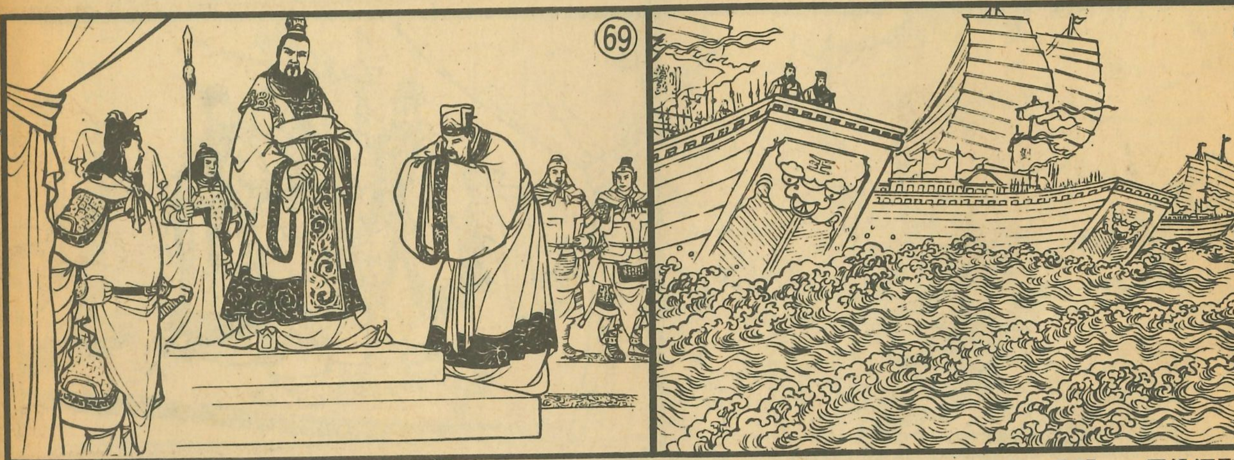
61　再說關羽領了孔明計策，命兵士在白河上流，用布袋盛着泥沙，阻住河水。這時，忽聽得下流頭人喧馬嘶，急令軍士起上布袋，一時水勢滔滔，直向下流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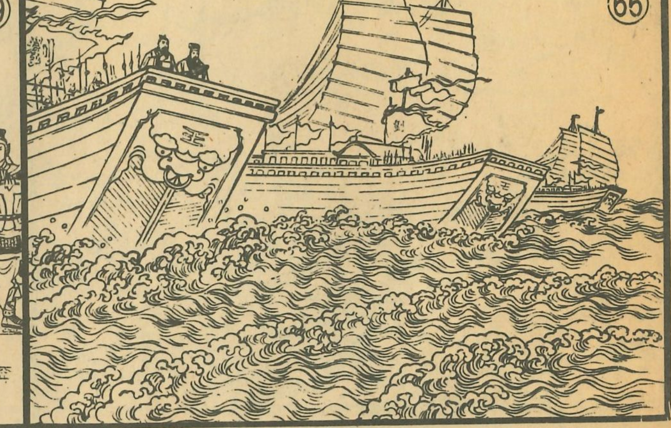
64　曹軍見是張飛，都大驚失色。許褚便與張飛交鋒。



65　許褚不敢久戰，奪路走脫。曹軍四散奔逃。

68　曹操大怒道：「諸葛村夫，竟敢這樣猖狂！」便催動三軍，來到新野下寨。傳令軍士一面搜山，一面填塞白河。令大軍分作八路，漫山遍野，一齊去攻樊城。





66　張飛却不追趕，接着劉備、孔明，一同沿河到上流。劉封、糜芳已安排好船隻等候，就一齊渡河望樊城駛去。

69　劉曄勸道：「丞相初次南下，必須先收買人心。現在劉備帶着新野百姓到樊城去，可先派人去招降。他來降更好，不降，也可見我愛民之心。」曹操聽了他的話，問派誰去樊城說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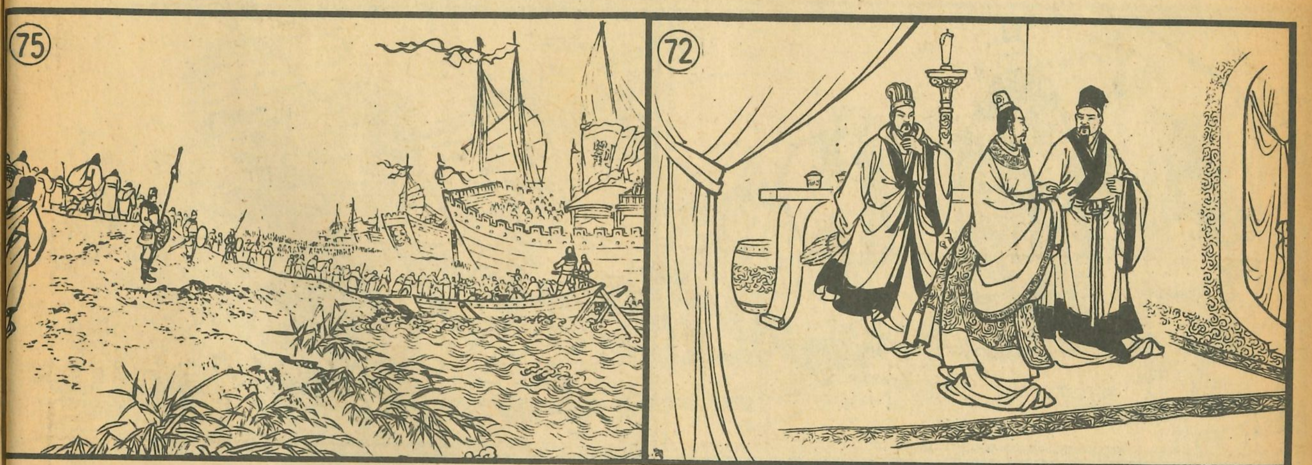
67　曹仁收拾殘軍，在新野駐紮，派曹洪去見曹操，報告失敗的經過。

70　劉曄就推薦徐庶。曹操便把徐庶找來，吩咐道：「我現在要踏平樊城，但爲了老百姓，特請你去招降劉備，他如來降，可以免罪封官；如果執迷不悟，將來軍民一律不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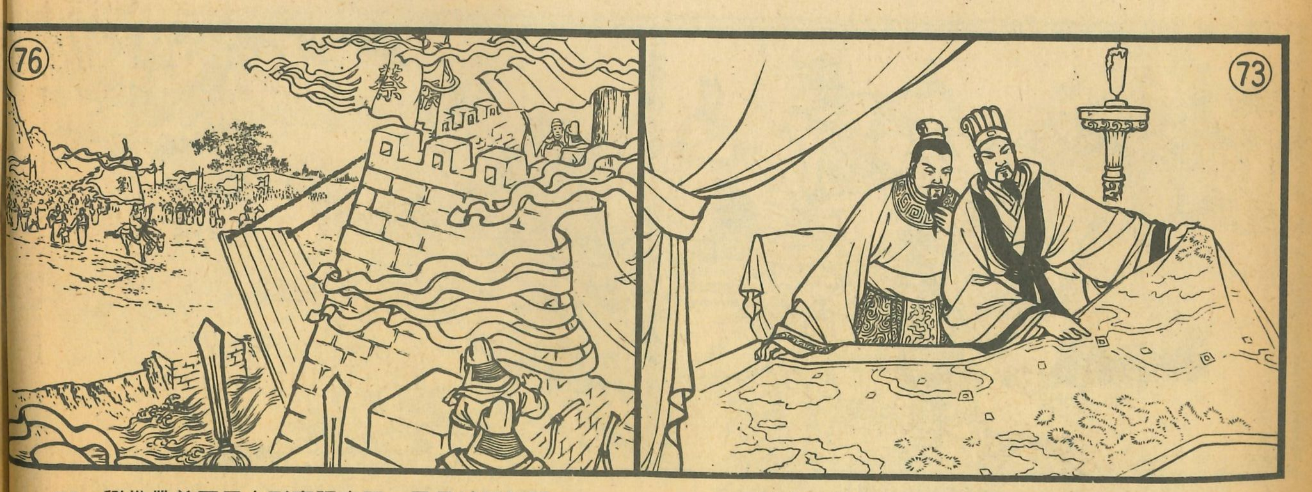
71 徐庶不能推辭，只得來到樊城，見了劉備、孔明，便直截了當地說道：「曹操派我來招降，在於收買民心，但曹兵勢大，樊城恐守不住，應該速作準備。」

74 孔明忙令關羽在江邊整頓船隻；一面叫孫乾、簡雍把撤離樊城的意思，告訴全城百姓，去留聽他們自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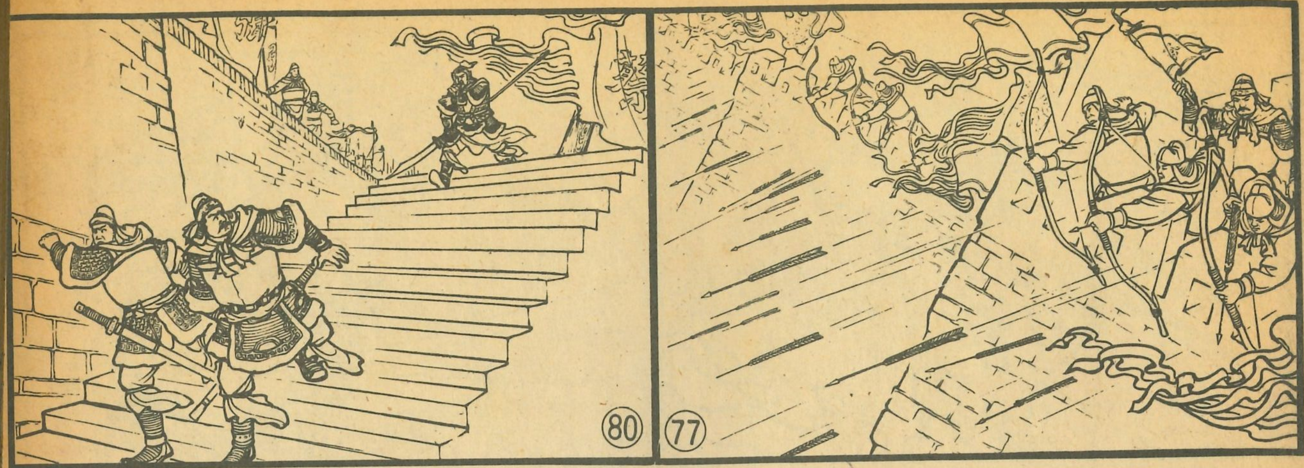
72 劉備想留住徐庶，徐庶傷感地說：「奉命而來，不回去恐惹人恥笑。」

75 全縣百姓都願意跟劉備過江。當天，十幾萬百姓，扶老攜幼，拖男帶女，紛紛渡江。人心慌亂，兩岸哭聲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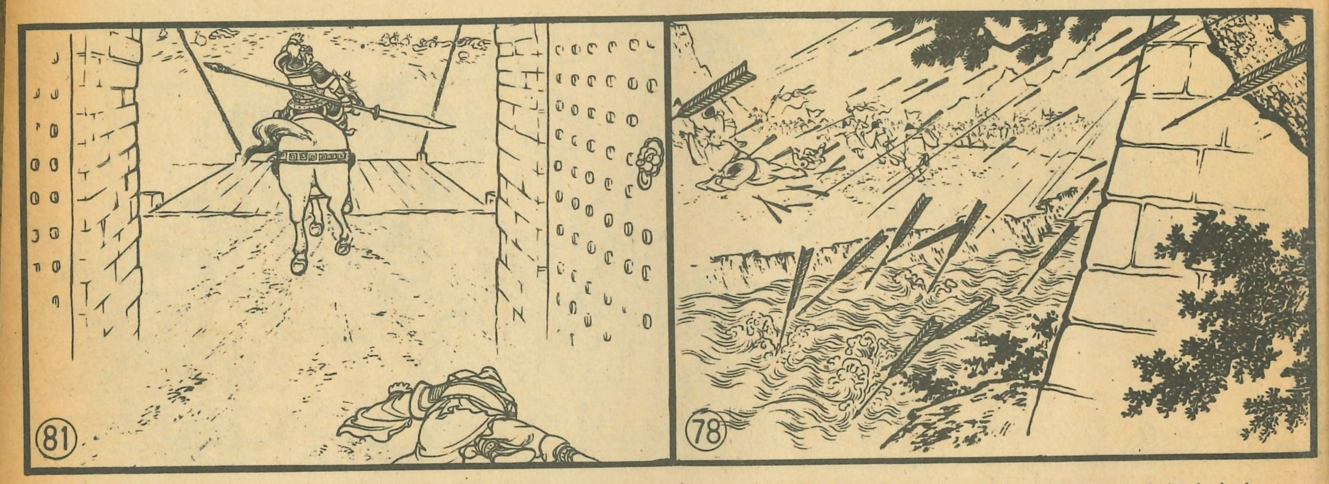
73 劉備不敢強留，送走徐庶，知道曹操立即就要進兵，忙與孔明商議拒敵之策。孔明建議放棄樊城，渡過襄江，暫去襄陽安身。

76 劉備帶着軍民來到襄陽東門，只見城門緊閉，城上遍插旌旗，壕邊密佈鹿角。劉備勒住馬頭，向城上大叫着說：「劉琮賢侄，我只想救百姓，沒有別的意圖，快些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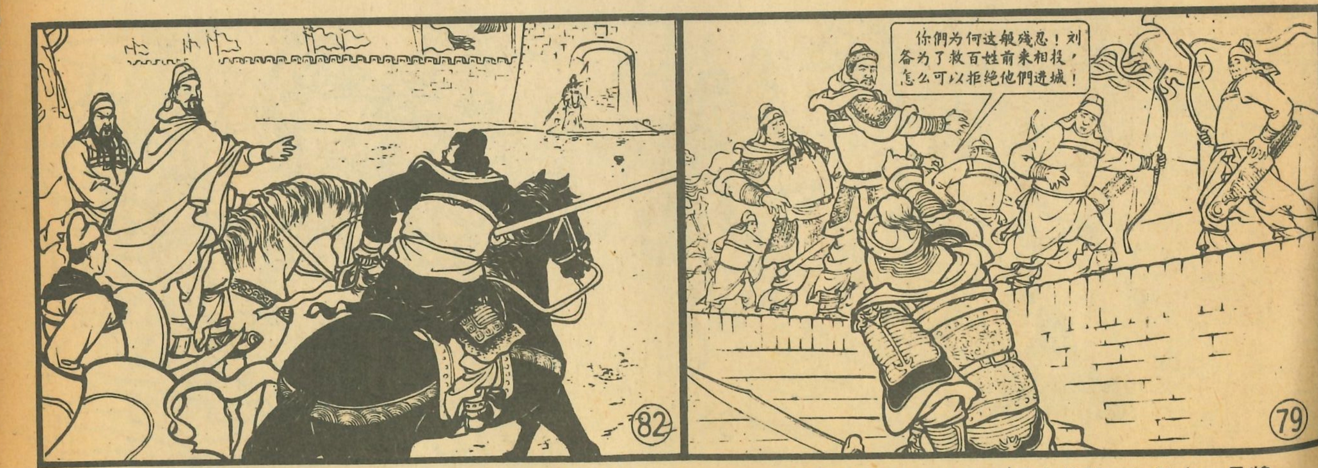
77 劉琮已經降了曹操，只是躲着不出來。蔡瑁、張允來到城上，也不答話，指揮軍士，向下放射亂箭。

80 蔡瑁、張允見是劉表手下的名將魏延。兩人不敢和他相爭，慌忙逃下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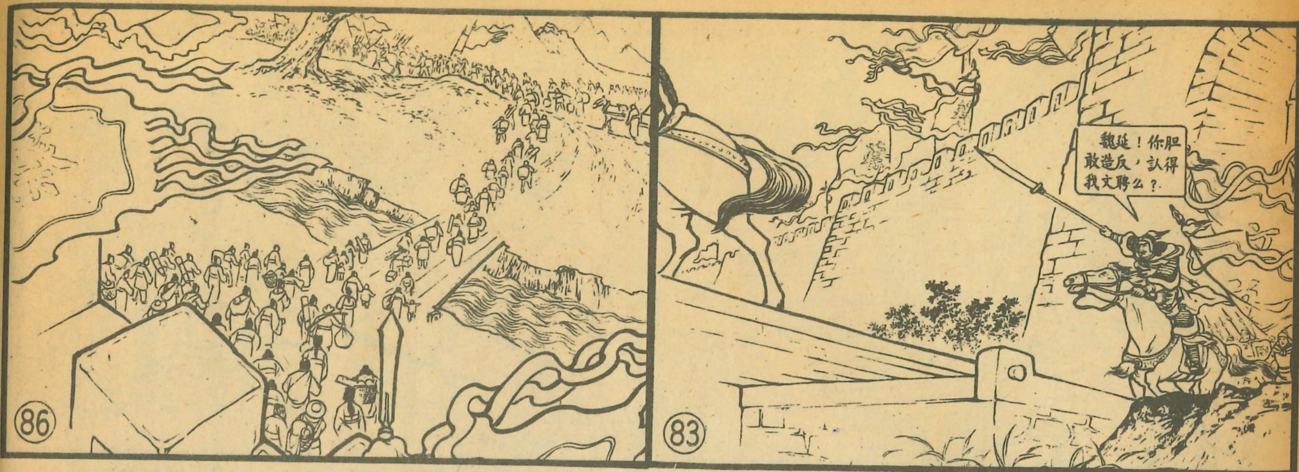
78 這些逃難的百姓，指望渡得襄江，有個安身之所。不料城門緊閉，城上射下亂箭來，霎那間秩序大亂，哭聲震天。

81 魏延揮舞大刀，一連殺死幾個守門將士，一面喝令部下兵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一面大喊：「劉皇叔快領兵進城，共殺賣國奸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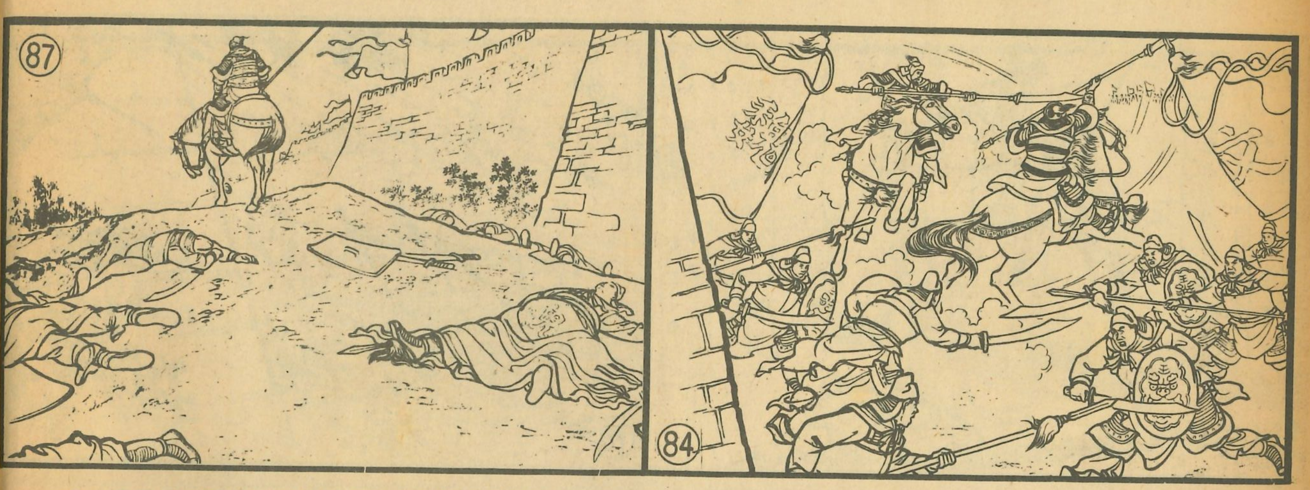
79 蔡瑁、張允正在指揮兵士放箭，忽然有一員將領，身長八尺，面如重棗，掄刀衝上城樓，大罵蔡瑁、張允。

82 張飛早已等得不耐煩，見城門大開，便放馬進城去。劉備恐怕傷害城裡百姓，連忙攔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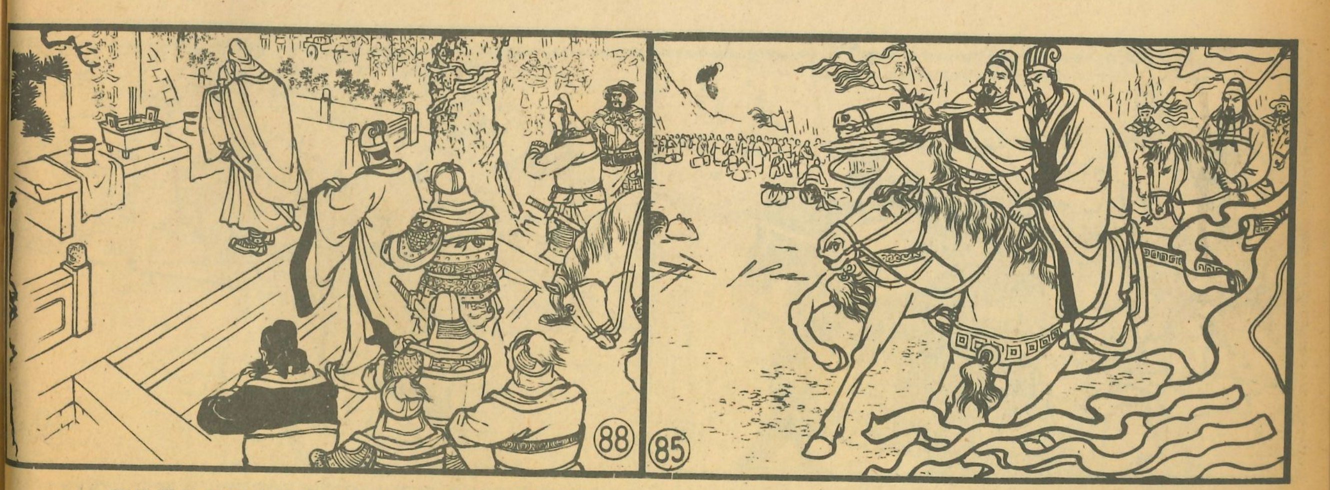
83　這時，魏延只管招呼劉備軍民進城，不防城裏一員將領飛衝了過來，直取魏延。

86　劉備帶着百姓，離開襄陽向江陵進發。襄陽城裡許多百姓，見城裡大亂，便逃出城來，跟着劉備隊伍一同前往江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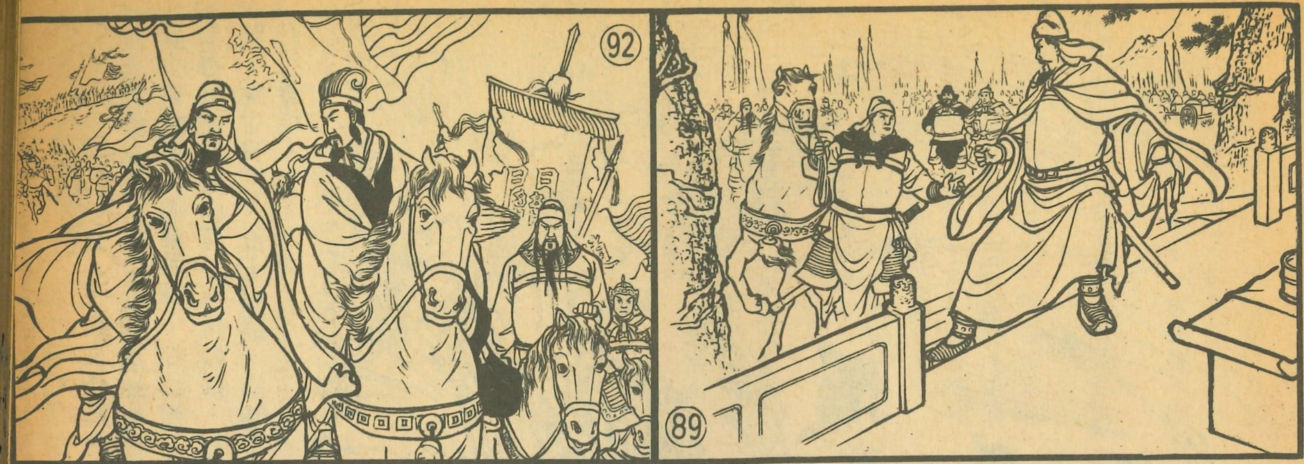
84　魏延大怒，掄刀拍馬，趕來與文聘交戰。兩下軍士在城邊混殺，喊聲大震。

87　這邊，魏延與文聘殺了多時，手下兵卒都傷亡了。魏延撥馬而逃，却尋不見劉備，便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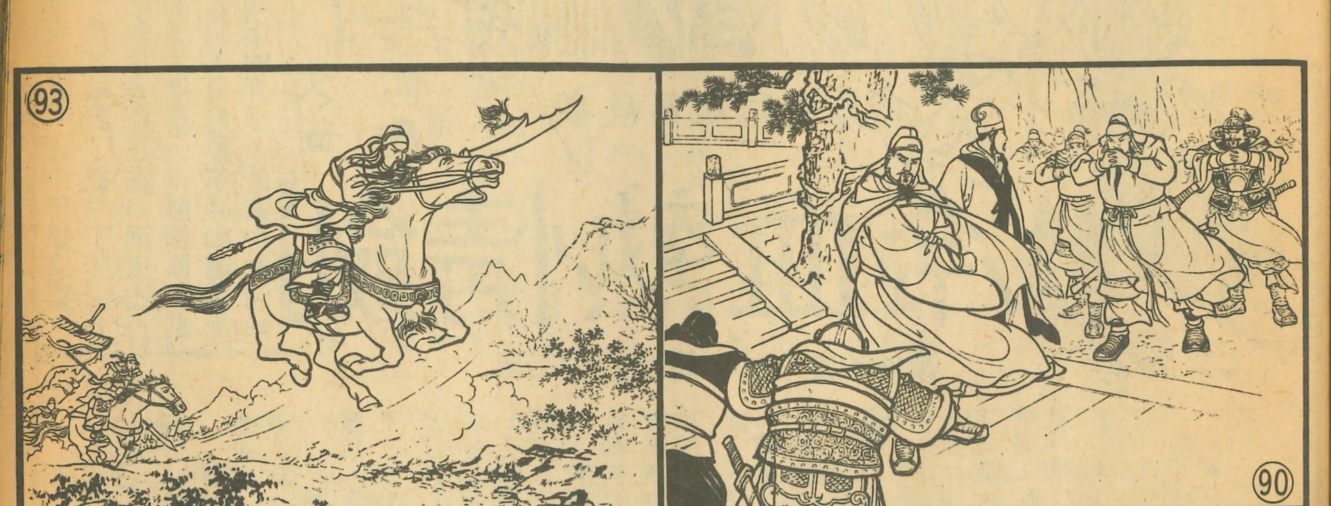
85　劉備嘆息道：「我原爲保護百姓而來，不想反使百姓多一重劫難，我決計不進襄陽城了。」孔明說：「江陵是荊州要地，不如離開這裡，先去江陵安身。」劉備說：「正合我意。」

88　劉備帶着軍民十餘萬，大小車數千輛，還有很多挑擔子背東西的。在路上，經過劉表的墳墓，劉備率領衆將到墓前拜祭。他想到劉表死後，荊襄的局面弄得如此糟糕，感到非常悲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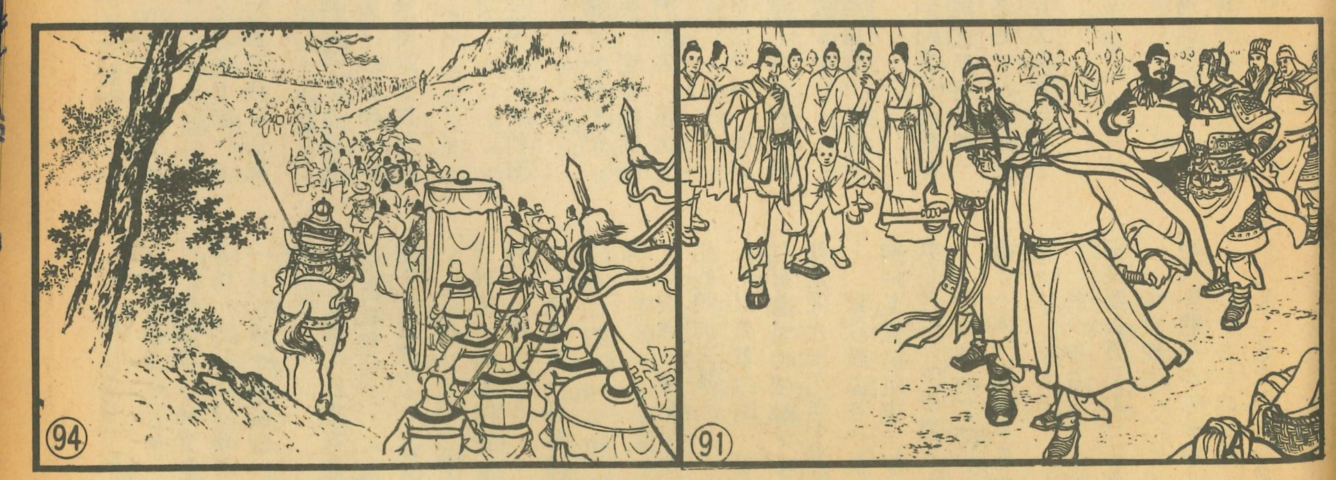
89　這時，忽有探馬報說，曹操大軍已屯樊城，現正準備船隻，即日就要渡江趕來。劉備吃了一驚。

92　劉備仍然帶着百姓緩行。孔明見情況緊急，勸他派關羽去江夏，要求劉琦從速發兵乘船在江陵會合，共抗曹軍。



90　衆將認爲江陵形勢險要，勸劉備趕快前去佔領，以利和曹操作戰。他們又認爲：現在帶着百姓行軍，行動緩慢，不能迅速趕到江陵，而且，如果曹兵追來，很難抵擋，都勸劉備暫且拋開百姓先行。

93　劉備依從了，當即寫信令關羽帶領五百軍士，往江夏去求救。



91　劉備說：「幹大事情的都要照顧百姓的利益。現在大家願意跟着我，我怎麼能拋開他們不管。」在旁的人聽了，個個都很感動。

94　一面將隊伍重新部署，由張飛斷後；趙雲保護家屬老小；其餘將官照顧百姓，緩緩向江陵走去。

(本段完)

上文提要：

劉少奇携着藥方子赴延安探友，途中不斷遇襲，又被女子藍玫瑰跟踪，後來結識了獵戶丁開山，兩人結伴上路，藍玫瑰却通知他曾伏擊他的殺手冷血正在一酒家內，劉少奇趕至，遍尋不獲，却結識了黑龍神劍手孟達華，甫離酒家，劉少奇又被冷血偸襲，雖然無損，却被冷血狡脫，只好與丁開山繼續上路，途中又被一批人攔路，斯時丁開山表現出的身手，使劉少奇開始對他懷疑……



三期完短篇故事

冷血熱情劍

楊帆·文　可飛·圖

豪俠救友心切　應允服役三年

「我却知道你說的不是實話！」

「劉大哥，我說的都是千眞萬確……」丁開山道。

劉少奇却截口道：「是眞是假，日後自明，現在你是否打算和我分道揚鑣？」

丁開山不假思索地說道：「這是甚麼話，這一段路已經走了一大半，剩下三五十里地，我自然要陪大哥走到底了。」

「好，咱們朝前闖！」

丁開山豪氣干雲地道：「我走前面開道。」

根據劉少奇的想像，只要他們一抬動脚步，弓箭、弩矢一定會如同細雨般從四方八面朝他們射來，因此他拔劍在手，時作戒備。

誰料這一路上出奇的平靜，直到卯辰相交光景，他們進入黑池縣城時，也沒有遭到任何襲擊。

這可有點奇怪，難道對方是徒找空言，虛聲恫嚇？

進得縣城，丁開山向劉少奇深深一拜，道：「方才遇上那羣狐朋狗黨，才知道大哥是名揚關洛的大俠，小弟眞是三生有幸。來日定當專程前往洛陽拜候。」

劉少奇道：「老弟要和我分手了？」

丁開山道：「大哥還要趕路……」

劉少奇截口道：「我想在你外婆靈前上一炷香。」

丁開山連連搖頭道：「使不得，使不得……」

其實劉少奇是想證實一下對方的身份，因此，連連揮手道：「你我相交一場，這也是應該的。老弟前面帶路吧。」

丁開山勉爲其難的點點頭，道：「大哥執意如此，小弟也不便違拗，只是不要躭擱太久，趕路要緊。」

丁開山對黑池縣城的街道似是十分熟悉，帶領着劉少奇轉彎抹角，來到了一條後街。

遠遠有一副招魂幡在迎風招展，丁開山指了指，道：「那就是我外婆家。」

突然，橫巷中走出一個人來，攔住他們的去路。

又是藍玫瑰，看來似有倦容，但她那身月白褂褲，依然是點塵不染，就是像一件永遠不會骯髒的寶衣。

藍玫瑰站在小街上的姿態，很明顯地是攔路阻道，劉少奇和丁開山不禁雙雙的停下步來。

藍玫瑰瞧了劉少奇一眼，冷冷的道：「這一條路不是前往延安府的官道。」

劉少奇道：「丁老弟的外婆故世，劉某要去靈前上一炷香，聊表敬意。」

藍玫瑰道：「閣下想必聽說過三國時代卧龍吊孝的故事？」

劉少奇乍然變色，道：「藍姑娘言下之意，是指劉某不懷好意？」

藍玫瑰目注別處，緩緩的道：「當年卧龍聞聽周瑜物故，前往江東吊孝，明則籠絡東吳，暗則一探虛實，因爲他不相信周瑜眞的已死。」

丁開山道：「難道我的外婆是詐死！」

藍玫瑰沒有理會他，又自顧自地說：「卧龍親赴江東，又安然而返，那是因爲周瑜的確已死。若是周瑜詐死，安排了圈套，卧龍豈能全身而退？」

她的弦外之音，昭然若揭，使得劉少奇不禁側首望着丁開山，默然不語。

丁開山沉聲道：「姑娘這話說得好生稀奇，我和劉大哥素昧平生，因何安排陷阱害他？以劉大哥的劍法來說，又有誰能害得了他？」

藍玫瑰緩緩的轉過頭來，目注丁開山道：「芮城無山無獸，更無獵戶。」

丁開山道：「你去過芮城？」

藍玫瑰道：「別問我去過與否，但我知道你說的是假話。」

丁開山怒叱道：「姑娘用心太過險惡，我要你拿出憑據來。」

藍玫瑰旋身一轉，往遠處一指，道：「那邊有一幅招魂幡，堂屋內也有一副棺材，但是棺材內的躺不是你那死去的外婆。」

丁開山道：「那麼是誰？」

藍玫瑰道：「棺中躺着的是你父親——鐵傘金鈎丁百壽。」

這丁百壽三字宛若三聲焦雷，使劉少奇渾身一震，蹬蹬蹬的連退三步，面色發青。

丁開山神情也是微微一變，沉聲道：「好！好！好！你我同去揭棺一看。」

藍玫瑰道：「自然有人去看，姑娘我不會去。」

說罷回身就走。

揹在丁開山左肩的彎弓突然抖落，他的手法、步法、身法，都快得使人目不暇給。藍玫瑰剛一回頭，弓弦就套在她的頸上。

丁開山的手法快，藍玫瑰的手法也不慢，晶光閃現，柳葉雙刀業已出鞘，分自兩脅向後穿出，交叉着捌向丁開山的心窩。

眼前情勢，丁開山似乎只有一種選擇——鬆手撤身後退。

其結果却並非如此，只見他雙臂一旋，套在藍玫瑰頸上的弓弦繞成一圈，變成了絞索。接着雙腕猛下一沉，使藍玫瑰的頭頸後仰，剛好似弓背擋住了雙刀，叭地一聲，刀尖戳在硬實的弓背上。

這一招變化太大，也太駭人，想不到丁開山那張弓，除了射箭之外，還有如此妙用。

劉少奇眼見藍玫瑰的頸項被纏，立刻就要被丁開山的弓弦絞斷，自然是不能不管，颯的一聲，拔劍向弓弦砍去。

弓弦大都是生筋所作，絕難經受利劍一削，誰料劉少奇的長劍削過去，竟然嗡的一聲地被彈了回來。

而藍玫瑰已是暴眼突舌，快要被勒死了。

劉少奇暴叱一聲，道：「撒手！」同時橫劍掃向丁開山的頸項。

誰知丁開山竟然以弓柄來抵擋他的利劍，說也奇怪，弓是竹子作的，但是劉少奇手中的長劍却休想削動分毫。

叭！叭！叭！一連三劍，劉少奇都是無功而退，他想解救藍玫瑰的斷頭之危，却使她頸項上的弓弦勒得更緊。

突然，不遠處响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開山，退去一邊，將弓兒放鬆一點。」

聲落人現，是一個白髮白鬚的老頭兒，左手拿着一把黑色的油紙傘，右手拄一根金色拐杖，說它是拐杖，頂端却又彎彎地有個鈎。看來這老頭兒就是藍玫瑰所說的鐵傘金鈎丁百壽了。

的確是丁百壽其人，劉少奇是認得他的，不然，當藍玫瑰提到丁百壽的時候，他就不會神情大大地震了一下。

丁百壽緩緩的來到面前，冷冷的道：「十年前的劉少奇只不過是關洛一帶的一個三流鏢局中的武師，如今竟然成爲當今關洛大豪，眞是使人想不到。」

劉少奇沉靜而又冷漠的道：「不知在下有何得罪尊駕之處？」

丁百壽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你我是井河水，風馬牛，談不上得罪二字。」

劉少奇又道：「那麼，那位藍姑娘呢？」

「她？」丁百壽側首回顧，慢條斯理地道：「這女娃心懷叵測，所以要讓她吃點苦頭。」

劉少奇道：「藍天可不是好惹的人物。」

丁百壽先是一愣，接着縱聲狂笑起來。

在他狂笑中，只聽砰地一聲輕响，地上冒起一陣黑烟。

那陣烟越來越濃，站在劉少奇對面的丁百壽，逐漸被煙霧籠罩，在這同時，丁開山和藍玫瑰的影子也不見了。

劉少奇正感納悶，突聽有人在他耳邊說道：「丁百壽千方百計將尊駕引來此地，用心險惡，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劉少奇的腦海裡也似是昇起了一層烟霧。

眼前的局勢太過撲朔迷離，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他已無法分辨，就連自己是好是壞，也弄不清楚了。

烟霧雖然很濃，劉少奇却記得自己所站立的方位，盡快脫離現場也好

，趁機伏劍襲擊也好，他都應該立刻展開行動。

但他却一動也沒動，他在考慮兩件事：其一，那個投擲黑烟彈，教他快些脫離現場的人，動機究竟何在？其二，是否該撇下藍玫瑰，不去理會她的生死？

成爲一個武林大豪，不單是靠武功，還有許多的其他因素，這就是劉少奇所以能在關洛揚名的原因——愈是情況危急之際，他愈是鎮定。

在平時，他難免有犯錯誤，比如說，他竟然把丁開山看成一個心性坦率的漢子，但是在情況非常危急的時候，他絕不容許自己犯一星半點的錯。

那個聲音又道：「尊駕還猶豫甚麼？」

劉少奇冷冷的問道：「朋友是誰？」

那聲音更貼近了一些，道：「性命關頭，這可不是寒暄的時候，晨風不徐，烟霧傾刻就散，尊駕那時想脫身，怕也脫不成了。」

劉少奇道：「難道在下不管那藍姑娘生死？」

那人道：「爲人該先管自己的死活，在鐵傘金鈎面前，神劍飛行太保是不夠份量的。」

這話是實情，二十年前的江湖道上，不管黑白兩道的人物，無人不怕鐵傘金鈎丁百壽，因爲他是個性情乖張的人，沒有甚麼是非觀念，祇憑自己的喜惡行事，金鈎上的功力不談，單憑他那把傘中就暗藏了數十種惡毒的暗器，使人防不勝防，所以當劉少奇聽到鐵傘金鈎丁百壽的大名時，也不禁神色大變。

然而此刻給對方一激，又激起了劉少奇的豪氣來，他沉聲道：「朋友的好意在下心領，在下的佩劍不是擺飾的，練就一雙飛毛腿也不是用來逃命的。」

那人冷笑道：「尊駕此行的目的，是爲了去延安府給鑄劍名師唐碧川解毒治病的，負有活人性命的神聖使命，這時並非意氣用事的時候。」

這話教劉少奇怦然心動，暗中思索，此人所說頗有道理，於是改變語氣道：「多謝朋友指點迷津，在下絕對不會辜負朋友這番好意，不過，還要請朋友答應在下一件事。」

「何事？」

「請設法救藍玫瑰出險地。」

「我願盡力而爲。」

「朋友請告大名。」

那人猶豫了一下，道：「說出來恐有不便。」

劉少奇堅持道：「在下一定要請教朋友大名後，才願離開此是非之地。」

「我報了姓名後，尊駕是否立即就走？」

「轉身就走，絕不多作片刻停留。」

「好！大丈夫一言九鼎，」說到此處，那人突然語氣一沉，接道：「我就是兩度取你性命不成的襲擊者冷血。」

劉少奇心頭不禁一震，冷血曾兩度暗殺自己不成，用心險惡，千方百計置自己死地，此刻又爲何要暗中助自己出險？

這眞是一個不可解之謎。

劉少奇正感迷惑徬徨之際，突然聽得丁開山發出一聲慘呼，接着悽語的厲叫道：「爹，孩兒右臂被姓劉的長劍所傷，姓藍的那丫頭已經趁機逃脫，你老人家要小心！」

劉少奇驚喜交集，驚的是冷血劍法厲害，一擊得手，喜的是冷血雖然是個殺手，却能言出必行，果然踐約相救藍玫瑰出險。

想到這裡，覺得自己也應該實踐所言，連忙旋身向來路飛奔而去。

＊　＊　＊

這一路上的奔馳，劉少奇施展了全力，幸虧山徑古道，少有人跡，不然他如飛騰一般的脚程，一定會引起路人的側目。

按照原定的算計，劉少奇該在黑池城內小睡半日，事出意外方使他繼續趕路，到了巳午相交的光景，他已一口氣走出了百來里地，他畢竟是血肉之軀的凡人，現在不但感到腹中饑餓，更感到渾身無力。

於是，他停了下來。

當他去尋覓一塊青石坐了下來時，才發現自己又犯了一次錯誤——乾糧及食水袋都全部交給了丁開山。

西北地帶都是荒山野地，滿眼都是一遍紅土，別想找到野果子，更別想找到一處潔淨的山泉。

他走的是古道，也看不見一戶冒出炊烟的人家。

劉少奇坐在那塊青石上約莫一盞茶時光，又再動身，因他必須趁他體力尚未完全消耗之前找到飲食。

太陽很烈，晒得他有些發昏，他以手掌擋住强烈的陽光，四處張望，就近找到了一處崗巒。

若是平時，劉少奇祇消幾個提縱，就立即可以登上那座崗巒。然而此刻他寧願耗費半個時辰慢慢地走過去，因爲他要保持有限的體力。

他想，此刻若是冷血出現，自己恐怕擋不了他三招，一念及此，潛在的意識使他產生警覺，體力好像又充沛了起來。

登高一望，他看到了炊烟，那是一個小小的村落。

他去延安，應該走正北，那小小村落却在東南角上，爲了找尋飲食，他也只得繞了一個小圈子了。

有了指望，他的脚程又加快了許多。

那小村落的人家還不少，村頭上竟然還有一間野店。

酒幌在迎風招展，劉少奇突然又想起了晨間在黑池城內見到的那幅招魂幡，心頭突然一震，振作起精神，向那野店行去。

靜靜地沒有人聲。

踏進野店的籬笆，劉少奇最先見到的就是一口井，在這一瞬間，他才感覺到他的唇舌乾涸得快要裂開了。

他打了一桶井水，水質清澈冷冽，對着那桶井水吸一口氣都會令人覺得舒服，此刻，他已不急着將那桶井水灌到肚子裡去，他以雙手掏水，想先洗淨他那片汗污已極的面孔。

當他捲起袖管時，却又停了下來。

因爲他在水桶中看見了一張面孔，一張以黑巾幪面、只露雙眼的面孔。

那是冷血。

冷血就是站在他面前身側五步處，冷冷的望着他，沒有動，也沒有說話。

劉少奇直起了腰，但他並沒有回身，聲音沉靜地道：「你也來了？」

冷血沒有答話。

劉少奇又道：「在下願意告訴你一個秘密，只要你一拔劍，往後你的身價會變成一萬兩，在你當殺手的生涯中，雖然殺了不少人，却還沒殺過像我這樣在江湖上有成就的人。」

冷血仍然沒有說話，不過他却向前走了兩步，他站的位置極佳，若他想置劉少奇於死地，根本就不用甚麼招式，順着拔劍之勢，就可以削飛劉少奇的腦袋。但他雙手却仍是垂下不動，並沒有一點要拔劍動手的跡象。

劉少奇是用劍高手，自然明白自己的處境，但他却沉靜得出奇，冷冷道：「你還等甚麼？」

冷血低聲道：「也許我們要成爲一個短時間的朋友。」

這話有些令人摸不着邊際，劉少奇不禁緩緩的回轉身子，似乎想從對方眼睛的目光中找到答案，但他却失敗了。

冷血緩緩的拔出長劍，劍光映日生輝，使劉少奇目眩，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他既沒有逃避的打算，也沒有擺出備戰的姿勢，眞不知道他心中打的是甚麼主意，若說他甘心服輸，閉目受死，那似乎令人難以相信。

冷血低聲道：「拔出劍來！」

劉少奇道：「如果你肯讓我喝下那桶井水，我也許還能夠鼓起亡命一搏的勇氣，否則，我不願意浪費一些氣力。」

「尊駕最好還是忍着點！」

「爲甚麼？」

冷血又走近了一步，長劍緩緩的抬了起來，似乎是頃刻之間就要發招。然而，精於劍術的劉少奇却心裡有數，對方這種姿態是擺給人看的。

給誰看的呢？

冷血道：「尊駕久走江湖，經驗豐富，難道未發覺此地有些異樣？」

劉少奇深深的吸了口氣，道：「靜得出奇？」

「不見人跡，不聞鷄犬之聲，我倆現身已久，野店中却沒有人走出來招呼，這難道不是怪事嗎？」

「你以爲……」

冷血截口道：「我倆可能已經落下了陷阱之中了！」

「甚麼時候發覺情形不對的？」

「我一進村就感覺得到了。」

「你的意思是我倆併肩作戰？」

「不問可知，你拔劍吧！」

於是，劉少奇拔出了長劍，向平伸出，兩劍的劍尖剛好相觸，一般劍手都用這種招式來較量內力，然而，劉少奇却沒有使上一分勁。

冷血突然急促地道：「接着！」

只見他那搭着劍柄護手的大姆指一鬆，一枚白色的葯丸順着兩劍的劍糟滾了過來。

劉少奇抬起大姆指將那粒白色葯丸壓住，好奇地問道：「是甚麼靈丹妙葯？」

冷血道：「不是甚麼靈丹妙葯，只不過能暫時使閣下不感疲倦、饑渴。作殺手的人經常要潛伏等待出擊的機會，也經常陷入困境，所以這種葯丸是我們必備的。放心吞服，我只會用劍殺人，不會用別的方法，也不屑用別的方法，這是我的原則。」

話聲甫落，身子緩緩一轉，手中長劍也向劉少奇的下盤一撩。

那是一般劍法中極爲普通的高招，劉少奇順着解拆之勢，將那粒葯丸拋到右手，劍訣一領，葯丸已進入了口中。

雖然不是甚麼靈丹妙葯，却是功效神奇，入口清涼，津液倍生，只不過眨眼間，就感到精力充沛，再也不感到饑餓口渴了。

一招拆過，兩人又恢復面對面，劉少奇道：「這藥丸好似仙丹，現在該怎麼辦？」

冷血道：「任何人都喜歡坐山觀虎鬥，連你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們要狠狠的打。」

「打到何時？」

「有人說，殺手像野獸，我承認這句話，因爲野獸很少用頭腦，牠們用利牙利爪去捕捉食物，用嗅覺和聽覺保護自己。四週一遍寂靜，我却能以嗅覺和聽覺找到潛伏中的敵人，我們要在打鬥中像無意似地將他們一一除去，直到我們能安然脫險爲止。」

「那時，我們短暫的友情又消失了？」

「不錯，但是現在我們說這句話還似乎太早，因爲我們不知道是否能安然脫出此陷阱。」

「對方那麼厲害？」

「不錯。」

「是甚麼人呢？」

「尊駕最好能捉一個活口問問……」話到一半，冷血的長劍已然攔腰掃來，其勢洶洶，已不是在裝模作

樣地空擺架勢了。

來招猛，回招自然也是很猛，劉少奇自然也是亮出了眞才實學，一時兔起鶻落展開了一場龍虎生死大決鬥。

在籬笆進口的右側有一個草堆，冷血漸漸向那個方向移去，劉少奇也會意，也趁勢配合行動逼了過去。

兩人圍着那草堆追逐廝殺，冷血突然一劍刺空，劍身插入草堆。當他拔劍回來時，劉少奇却看到他的劍尖上沾着鮮血。

劉少奇也見樣學樣，當長劍刺進草堆穿過人體時他才感覺得出來，劍上的鮮血更是證明冷血的判斷是不錯的。

他倆圍着草堆轉了幾圈之後，料想那草堆中再也不會留有活口了。

在兩人身體一交錯的一瞬間，只聽得冷血低聲道：「進野店去！」

劉少奇自然會意，一晃虛招，騰身衝進野店。

店堂很小，一張長桌、兩條長櫈，再沒有別的陳設，自然也沒有見到一個人。

冷血的攻勢很猛，一進野店，人就冲天而起，當他長劍穿過屋頂的草篷時，劉少奇聽到一聲悽厲的慘叫。

冷血在落下時，手中長劍已然削去了窗口垂下的草簾，身子一橫，人已越窗而出。

劉少奇也跟着穿了出去。

外面是一片菜園，越過菜園，是一叢叢密茂的竹林，二人身法極快，只不過眨眼之間，就隱入了竹林之中。

冷血停下了脚步，凝神聽了一下，才回劍入鞘，吁了一口氣，道：「我平生最怕冷箭，躲在草堆中以及伏在屋頂上的都是弓弩手，若是沒有將他們解決，我絕不敢貿貿然走出村落。」

劉少奇道：「你的劍法非常之高明，但不知道你因何要做殺手。」

冷血瞪眼豎眉地道：「作殺手有甚麼不好？」

劉少奇淡淡一笑道：「那是各人的志氣，倒也無可厚非，你方才說，平生最怕冷箭，而你却喜歡偷襲殺人，以你的劍法……」

冷血截口道：「我不是劍客，是殺手，所以不喜歡明來明往、公然挑戰的手段。」

「難道殺手一定要在對方的背後攻其不備麼？」

「劍客搏的是名，殺手圖的是利，因此殺手必須用最省力、最穩妥的方法去殺人，即使作不到一擊而中，也可以全身而退。」

「你並非怕死之人。」

「全身而退並非怕死，而是要活着享用賺來的銀子，否則，拚死拚活那就毫無意義了。」

這是另一種人生觀，劉少奇不禁啞然失笑。

冷血揮揮手，道：「走吧！此刻我倆還不能道別，因爲還不能肯定咱們是否已經脫出了陷阱。」

「何時分手？」

「翻過前面那座山崗。」

「分手之前，在下想請教一個問題。」

「何事？」

「你爲何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因爲我是殺手。」

「殺手難道見不得人？」

冷血氣呼呼地道：「我偷偷摸摸地殺人，却喜歡大大方方地花銀子，我當然不希望在我歡樂時有人找上我來尋仇，再說，我總有一天要洗手收山，所以我不願讓任何人認識我的眞面目。」

劉少奇聳聳肩道：「可惜！」

「可惜甚麼？」

「你一定相貌堂堂，儀表非凡，不見一面，豈不可惜嗎？」

「有一天你會見到的。」

「何時？」

「當我的劍插在你的喉管裡，你要嚥氣的那一剎那間，別急，那一天會很快來到的。」冷血說完之後，回身向竹林外走去。

劉少奇的劍還抓在手中，如果他猝然發動攻擊，冷血也許難逃一死，但是劉少奇連這種念頭都沒有，只是回劍入鞘，跟在他的身後。

冷血道：「我知道你絕不會在我背後動劍，因爲你不是殺手，你要保持劍士的榮譽。」

劉少奇道：「我突然發覺，作殺手的人都是只求實際，爭取榮譽的劍士才是傻瓜。」

「我也覺得你是個傻瓜。」

「哦？」

「你放棄了可以殺我的機會，日後可要死在我的劍下。」

「我甘心情願。」

「嘿嘿！」冷血聳聳肩的笑起來。

「這是每一個傻瓜都喜歡講的傻話。」

「你在黑池因何要救我？」

「因爲我不願意你落在丁百壽的手中，你一旦落入他手，我就很難有機會殺死你了。」

「丁開山怎麼樣？」

「我砍傷了他的右臂。」

「藍玫瑰又如何呢？」

「自然是脫險了。」

「丁開山並非泛泛之輩，我連攻三劍，無功而退，你却一擊而中，在那陣烟霧中，如果你想暗算我，似乎是易如反掌的事，此刻你可以解下面巾，去享用你賺來的銀子，不必在這窮鄉僻壤中疲於奔命了。」

冷血楞了一楞，才聳聳肩頭，道：「這樣說來，我也是個傻瓜了，那時我怎會沒有想到哩！」

走出竹林是一片草原，山崗已經橫在面前，突然草叢中閃出五個人來，爲首的一個是身穿金袍的老者，後面跟着四個黑衣大漢，金袍老者手中却沒有兵器，那四個黑衣人却共同抬着一柄大斧。粗略估計，那柄大斧最少也有三百斤重。

走在前面的冷血停了下來，退後一步與劉少奇併排站立，低聲道：「你認識此人嗎？」

劉少奇道：「想必是『賽魯班』趙元霸。」

冷血點點頭道：「正是他，他那把斧頭足足有三百七十五斤重，但是動起手來時，別將那把斧頭看在眼裡，那祇是唬唬人而已，倒是該留意他袖管中暗藏的小型金斧，一把只重四兩却最會要人性命的。」

劉少奇咋舌道：「我還是頭一次聽說。」

「那是因爲知道這個秘密的人都在金斧之手喪生了，這就是作殺手的好處，經常有潛伏在暗中窺探別人秘密的機會，」吁了一口氣，冷血接着的道：「那老傢伙雙手揮舞斧頭之際，你不妨全力猛攻，當他一手運斧，騰出另一隻手出來的時候，你就要防着點了。」

「我會留意！」

這時金袍老者已經緩緩的走了過來，抬起手指着冷血道：「你是著名殺手冷血麼？」

冷血嘿嘿冷笑道：「想不到『賽魯班』趙老先生也認得區區在下，眞是榮幸得很。」

趙元霸道：「你在村子裡用狡計殺了老夫手下六名弓弩手，老夫不打算與你計較，你走吧！」

冷血轉面對劉少奇道：「聽見了沒有，趙老先生放咱們一馬，咱們快走吧！」

趙元霸突然沉叱道：「神劍飛行太保劉少奇要留下。」

劉少奇還來不及開口，冷血已搶着問道：「趙老先生，這是怎麼回事？」

趙元霸沉聲道：「放你走，對你已經客氣了，還嚕嗦甚麼？」

冷血道：「話可不是那麼說，有人花一萬兩銀子買這位劉兄的腦袋，我姓冷的已然收了五千兩，再拿另外一半，提着他的人頭去，趙老先生如此作，光棍不擋財路，可就不夠光棍了。」

趙元霸說：「祇要你打個轉身回來，姓劉的會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讓你割下腦袋……」

也許是一肚子不如意，使劉少奇勃然大怒，或者是想在冷血面前表現一下他的神劍，劉少奇向前跨出三步，手搭劍柄，沉聲道：「劉某早就風聞西北武林道上有一把染滿血腥的大斧，劉某人正好趁此機會領教 領教！」

「颼」地一聲，拔出長劍，亮出門戶。

冷血哈哈笑道：「趙老先生，這可是你自討沒趣，你們打吧！如果姓劉的有危險，我可要拔劍相助，作殺手的不怕觸犯聯手攻一的江湖大忌，在出招的時候，也是不打招呼的。」

趙元霸右手向後一伸，大吼道：「拿斧來！」

八隻手臂向上高舉，沉甸甸的大斧立即落到他的手上。

劉少奇所以搏得神劍之譽，就是他善於乘虛蹈隙，當那柄大斧還在空中之際，他就飛身前撲，一劍直刺對方的心窩。

趙元霸手上的斧頭雖然沉重，但他却施展得甚爲靈巧，只聽得噹地一響，已和劉少奇的長劍碰在一起，飛濺出萬點火星。

劉少奇是傾全力一擊，不及撤招改式，只覺得虎口一痲，人也不自覺地退後了三步。

劍貴輕靈，如此硬打硬接，劉少奇自然要吃虧。

因此，他心神一凝，身形閃躍在趙元霸的右側，掌握了最佳的攻擊位置，刷刷刷，一連攻出三劍——挑喉、斬腰、刖足，每一劍都是險招，而且氣勢磅礴，竟然將對方一連迫退了三步。

也正好將趙元霸逼到了冷血的面前。

冷血一直冷冷的站在那兒，雙手環抱胸前，沒有一絲參戰的跡象。但是，當趙元霸退到他的面前，脚步尚未站穩之際，他腰間長劍突然出鞘，以橫掃千軍之勢，向趙元霸腰部削去。

出招快，去勢猛，又是在趙元霸背後猝然發難，眼着趙元霸那龐大的身軀，就要在冷血利劍下中分爲兩段。

那四名黑衣大漢一直垂手站在旁邊觀戰，此刻却像飛龍般的一躍而起，四個人一字排開，以血肉之軀聯成一道屏風，護住了趙元霸的身體。

晶光閃處，血光迸現，那四名大漢的腹部立刻出現了一道裂口，腸肚全流了出來。

即使作殺手生涯的冷血，目睹這種壯烈護主的犧牲，心神也不禁爲之一震。

趙元霸一聲猛吼，身形倏轉，大斧劃一道半弧，向冷血的頸項間砍去。

一種本能的反抗，使得冷血揮劍格去。

然而，此刻站在趙元霸身後的劉少奇却看得非常清楚，原本趙元霸是雙手緊握斧柄的，目下斧柄却已交在左手，他的右手已然騰了出來。

劉少奇心頭大驚，連忙傳警，高聲叫道：「冷兄小心……」

他一語未落，那趙元霸的右臂已然揮動，劉少奇低吼一聲，長劍直穿趙元霸的右脅。

趙元霸右手中的金斧正好脫手飛去，大概是想閃避背後的亂劍，飛出

去的金斧方向略為偏差了。

雖然如此，那把金光閃閃的斧頭仍然是嵌進冷血的左肩上。

當冷血悶哼了一聲，腳下踉蹌，身體向後連退時，趙元霸的身子也向左邊晃了一晃，原來他的右脅處也挨了劉少奇一劍，那件金袍頓時成了半邊紅。

只不過在眨眼之間，趙元霸已接連幾個起落，遠去了二丈有餘，惡狠狠地吼道：「神劍飛行太保，老夫會記着你的賞賜，咱們後會有期！」

劉少奇無暇去理會他，躍到冷血面前，關切地問道：「冷兄，你的傷勢如何？」

冷血疾聲道：「別管我，快去追那老傢伙。」

劉少奇搖搖頭道：「窮寇莫追！算啦！」

冷血急得頓足，道：「那老傢伙不是好惹人物，你若不趁他有傷在身，將他徹底解決，日後必定遺禍無窮。」

劉少奇仍是搖搖頭道：「算了，他不仁，我却不能無義，沒有甚麼深仇大恨，又何苦呢？」

冷血冷笑道：「眞是可敬，却也愚昧可笑，咱們就在這裡分手吧！」

「冷兄，你傷勢在身……」

「不勞費心！這點傷勢我還不會放在心上，話說清楚，在黑池我幫了你一個小忙，方才你也幫了我，咱們倆相抵，誰也不欠誰！」冷血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

劉少奇也沒有堅持要留住對方，他心頭有數，像冷血那種雙重性格的殺手，是不會輕易接受別人的幫助，尤其是，那個人正是他要殺害的對象。

按照算計，今日上午劉少奇應該在黑池休息，午飯後才上路，明晨趕到韓城，然而一切算計由於意外的情況而起了變化。他決定趁那粒不虞饑渴的藥丸還有功效時繼續趕路，以便能在天黑前趕到韓城。

* * *

天際墨黑，怕已起更了。

那粒藥丸的功效亦已開始減退了，饑、渴、疲累又開始襲擊劉少奇，所幸韓城已在眼前，只剩下幾百步的路程了。

神行飛毛腿變成了石腿，怕有千斤重，好不容易進了韓城，劉少奇全身的力量也都用盡了，這個時候如果有襲擊者出現，他必然是凶多吉少。

韓城的市面比起黑池縣城可要熱鬧得多，一進南門，兩旁都是招商客館，劉少奇也懶得去看招牌，選了一間燈火輝煌的跨了進去。

劉少奇很清楚自己的狼狽相，為了不使店家看到吃驚，在跨進店門之前，他以袖管將滿面汗污擦拭了一會，但不擦還好，一擦反而變成了大花面，只是他自己看不到罷了！

他一進門，店家就迎了上來，低聲問道：「這位客官可是從洛陽來的劉大爺？」

店家的話大有刺激作用，使得劉少奇為之一振，沉聲問道：「你怎麼知道？」

那店家陪笑道：「是這樣的，酉正光景，來了一位漂亮姑娘，自稱姓藍的，她在南門邊所有客棧中都交代過了，囑小的們轉告，請劉大爺安心歇息，有甚麼事她自會打點……」

劉少奇截口道：「那位藍姑娘呢？」

那店家搖搖頭道：「不知去了何處，她還說，劉大爺明早上道之前候她一候，她要來和劉大爺商量一樁要緊的事兒。」

「她再也沒有說別的了？」

「沒有。」店家搖搖手，哈着腰道：「劉大爺請，藍姑娘早已算到劉大爺這會兒要來，所以小的已將吃的、喝的，以及淨手淨身的溫水都準備好了啦！」

劉少奇再也沒有甚麼好說，但他的心中却難免嘀咕了一句：藍玫瑰到底弄甚麼鬼？

洗面淨身之後，劉少奇飽餐了一頓，雖然仍有困倦之意，精神却振作了許多，他盤膝坐在榻上，暗暗思索藍玫瑰留下的話。

藍玫瑰顯然知道他疲困已極，需要安睡一會，所以教他安心歇息，有事她會打點，劉少奇信得過她，問題是——若眞有事，她能打點麼？

因此，劉少奇決定今晚絕不安歇，只以打坐調息的方法來恢復體力，這樣可以使他的視覺和聽覺保持清醒，遇有情況，亦可隨時應變。

他走下床來，將窗門關閉並檢查一遍，熄了燈，放下羅帳，然後盤膝坐在床榻最靠內的一個角落，開始運氣調息了。

劉少奇是練劍的，自然有很深厚的內功底子，只不過有些疲累，元氣並未受損，若是半個時辰沒有人來打擾他，就可以將體力完全恢復了。

結果，經過了一個時辰，也沒有發生甚麼情況。

此刻，他已體力充沛，疲累盡去，為了舒展四肢，他和衣躺了下來。

精力恢復，思潮也緊接着開始活動了。

冷血受人所托，要來殺他，這是一條綫路；藍玫瑰一路跟蹤，雖未表敵意，顯然也有其目的；丁百壽父子倆是另外一起；代表孟達華傳話的顯然又是另一路人馬，再加上「賽魯班」趙元霸，已經明顯的有五路人馬在跟踪他、攔截他，然而今夜因何如此安靜？

怪！劉少奇不禁皺起了眉頭，眞是藍玫瑰這小妮子在暗中打點麼？她憑甚麼？自然是憑着青龍寨的威名和她的柳葉雙刀，若是以一對一，也許還罩得住，如今却是以一敵四，而且

他們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她是絕對打點不了的。

想到這裡，劉少奇有了決定，為免是非，最好趁此天色未明之前走為上著，此行目的是為了去延安府給老朋友唐碧川解毒治病，是千萬躭擱不得的。

他放了一塊碎銀在桌上，交作飯房錢，然後輕輕的打開了房門。

廊下靜靜的，八角風燈也因油盡火熄，看天際，此刻約莫已是寅正，再過半個時辰，東方就要透出曙光了。

劉少奇將四週打量了一下，輕輕將房門帶上，正當他要彈身而起，打算越過屋脊離開這家旅店時，他突然停止了動作，屏息凝神地站在廊下，一動也沒有動。

原來他看見了一個人。

那個人坐在天井中一的個石鼓上，不細看，誰也不會發覺那兒有一個人。那人背對着劉少奇，穿一件黑色大衫，看頭髮的形式，似乎是個男的，右手擱在石桌上，黑色衣袖的前端，露出了一隻白晰的手。

那人坐得筆直，紋風不動，也沒有回過頭來看，似乎不覺得廊下站了一個人。

這人是納涼的麼？不可能，納涼不會一夜到天明，西北地帶，夜露甚重，那滋味可並不好受。

那麼，這傢伙坐在這兒幹甚麼呢？

劉少奇故意放重了腳步，從廊下走到天井，還故意咳了一聲，無非是想引起那人注意，但是對方依然沒有動。

在還沒有弄清楚情況之前，劉少奇自然不敢放心大膽穿屋越戶，萬一這傢伙在身後打出暗青子，人在半空中可不太好應付。

因此，他保持着適當的距離，像踱慢步似地繞到那人的面前，却想不到那人依然沒有動。

劉少奇定神一看，不禁吸了一口涼氣，原來這是個死人，一根細竹竿撐着死者的下頦，所以使屍身坐得筆直。

劉少奇走近細看，發現死者胸口左右各有一個刀口，血液早已凝固，他心頭有數，這傢伙是死在藍玫瑰的雙刀之下。

就在這個時候，屋頂上响起了一聲輕微的哨音，抬頭看，只見屋脊處匍匐着一個白色的影子，正向劉少奇招手。

那人正是藍玫瑰。

劉少奇絲毫未作猶豫，立刻彈身躍上屋頂。

他還沒有落脚，原先匍匐在屋脊處的藍玫瑰却又縱了出去。

劉少奇緊緊地跟在她的身後，不管他如何快，都無法趕上她，兩人始終保持着二十丈距離，他不禁暗暗佩服這小妮子這份絕佳的輕功。

直到出了南門，偏離官道，進入一座樹林中，走在前面的藍玫瑰才停下來。

劉少奇在她身邊停下，疾聲問道：「藍姑娘，天井中那具死屍是怎麼回事？」

藍玫瑰輕笑道：「你還得感謝那個傢伙。」

「哦！為甚麼要感謝他？」

「沒有他，你不可能安安靜靜地打坐調息。」

「在下實在不明白……」

藍玫瑰截口道：「當你剛進入房，尚在洗臉淨身時，那傢伙就在廊下探頭探腦，顯然不懷好意。我暗中觀察他許久，待確定他是放單，而沒有伙伴呼應時，我就放了他的血，然後將他安放在石鼓上，你猜怎麼着？以後又來了好幾個神秘人物，但是一見天井中直挺挺的坐了一個人，於是一個個的溜走了。」

劉少奇道：「原來如此，那應該感謝藍姑娘才是。」

藍玫瑰面色一正，緩緩道：「小事一件，不必言謝，我……我想請教幾件事情。」

「甚麼事情？」

「我可不是在你面前居功邀賞，只請你看在家父的薄面，無論如何要答應。」

劉少奇沉吟一陣道：「那要看甚麼事情。」

「首先，我想了解你的好友唐碧川中的是甚麼毒？何人下的？中毒後有甚麼症狀？」

「其次呢？」

「其次，我想知道解毒藥方是何人所開？你是否確信那帖藥能夠袪除唐碧川所中的毒性？」

劉少奇面色沉重地道：「藍姑娘所問，在下本可以作實回答，只是在下不了解姑娘的動機何在，所以……」

藍玫瑰顯得情急地截口道：「實不相瞞，家父目前也中毒在身。」

「哦，這是多久的事？」

「算起來已有二十日了。」

「是何種症狀？」

「能吃、能喝、能睡、能走，甚至還可以照常練功，和常人無異。只是在夜間子時和午間便腹痛如絞，渾身抽搐，遍體冷汗，痛苦不堪，約半個時辰後痛楚才逐漸消失，又和常人無異。」

「這症狀和唐碧川一樣，只是不知下毒之人是誰，也不知何時中毒的。」

「你怎知家父的症狀和唐碧川一樣？」

「唐碧川以飛鴿傳書向在下求援，信上寫得明明白白。」頓了一頓，劉少奇又接道：「據說他中的是毒性緩慢的『子午斷腸砂』，要經過七七四十九日的痛苦煎熬，才斷腸裂肚而死。」

「哦！」藍玫瑰情不自禁地驚呼起

來。

「據在下所知，唐碧川中毒後，曾接到一封未具名的信函，對他有所威脅，不知令尊的遭遇是否相同？」

藍玫瑰點點頭，道：「家父也接到那樣一封函信。」

「信上說些甚麼？」

「信上說，只要家父依他的話去做，他就送上解葯，爲家父袪毒。」

「那人要令尊作甚麼？」

藍玫瑰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吁了一口氣，道：「他要家父傾全力堵截，在七七四十九日之內，不許你走出洛陽一步。」

劉少奇楞了一楞，許久才喃喃道：「令尊因何未如此做？」

藍玫瑰吁了一口氣道：「青龍寨在江湖上薄有微名，如此做，必然會引起江湖上的質問，不管是道出隱情，或者將家父中毒的秘密加以隱瞞，青龍寨的威名都將毀於一旦，何況那人未必會守信送來解葯，因此家父將生死置於度外，相應不理。」

劉少奇肅然起敬，道：「令尊的作爲實令人欽佩，只可惜……」

藍玫瑰疾聲追問道：「可惜甚麼？」

劉少奇長長的嘆了一聲，道：「這話可得從頭說起……三年前，我去苗疆，無意間發現了一塊萬年寒鐵，那是鑄劍的好材料，於是我携回來交與鑄劍大師唐碧川鑑定，他一見那塊寒鐵，大喜過望，決心爲我鑄造一把追得上『干將』、『莫邪』的名劍，三年來他苦守洪爐，潛心鍛冶，原定今八月滿月之夜出爐，却想不到……」

「莫非他的中毒與那把劍有關係？」

「正是，那封神秘的信函上說，只要他在下個月十五取劍出爐時，將那把劍送到指定的地方，他身上的毒性就可以袪除。」

「唐碧川沒有答應？」

劉少奇點點頭，道：「是的，一來那劍是我托他鑄造的，他不能背信給予別人，再說，他是當代鑄劍名師，自然了解一件利器對後世的影响，下毒之人陰險毒辣，唐碧川是不肯將劍交給他的，於是以飛鴿傳書，教我立刻前去，等到寶劍出爐之時，馬上將劍取走。」

「這位鑄劍大師眞是可敬。」

「當年我在口外，曾認識了一個奇人，這人不會武功，却不畏天下百毒，並能解天下百毒，剛好他目下正在關洛一帶走動，我找上他求賜解葯，他一口答應，但他却提出一個苛刻的條件。」

「甚麼條件？」

「他要我得劍後，隨侍他三年，在這三年之中，我一切都要聽命於他。」

「他若要你去殺人呢？」

「我就去殺人。」

「不分好人壞人？也不問該殺不該殺？」

「當然。」

藍玫瑰尖聲叫了起來：「那樣做，豈不是辜負了唐碧川捨命護劍的苦心？」

「唉！」劉少奇長嘆了一聲：「我何嘗沒有想到，只是我不忍讓唐碧川因我而喪命。對了，那位奇人還交代了一件事，他說，目下江湖上，有好幾個人中了『子午斷腸砂』之毒，但是他交給我的藥方却只能給一個人使用。」

藍玫瑰氣呼呼地道：「行醫濟世活人，救的人越多，他的陰功越大，這位奇人恐怕是個歹毒邪惡之徒！」

劉少奇望着曙光漸露的天際，緩緩道：「我的原意，祇想救治唐碧川，其他一概不理，當我聽到令尊的遭遇和他可敬的想法後，因此我的決定也改變了。」

「怎麼樣改變？」

「藥方給姑娘速速帶回青龍寨，早日袪除令尊體內之毒。」

藍玫瑰疾聲道：「唐碧川豈不是要死？」

劉少奇語氣堅定地道：「就讓他死！」

藍玫瑰倒吸了一口長氣，咬咬牙道：「唐碧川早已視死如歸，可以說死得其所，但是你却要覆行諾言，隨侍那位怪人三年，萬一他要你去作那些傷天害理的事，唐碧川九泉之下如何能安？」

劉少奇搖搖頭道：「姑娘不必操心，我已有兩全之策。」

「甚麼兩全之策？」

「我要唐碧川在劍未出爐之際，將劍毀去，待他死後，我就在墓側常伴他的英靈，既未得劍，也就不必履行諾言去隨侍那位怪人了。」

藍玫瑰連連搖頭，道：「不妥，不妥！」

「因何不妥？」

「如此做，絕非家父所願，此其一也；其二，唐碧川是一名鑄劍名師，費盡三年心血，才鑄出一把名劍，爲這把名劍不惜犧牲性命，你若敎他將劍在爐中毀去，他絕對不會答應。」

劉少奇雙眉緊緊皺在一起，連連地搓着手，道：「那該怎麼辦呢？姑娘妳冰雪聰明，是否能指點迷津？」

藍玫瑰壓低了聲音道：「我這次跟踪你出洛陽，去西北，並不是想找解葯，說實話，家父連後事都已準備好了。」

劉少奇惘然問道：「那是爲了甚麼呢？」

藍玫瑰咬牙切齒地道：「我要找出下毒的人。」

劉少奇一連數聲道：「難！難！難！」

「的確很難，家父飲食一向有專人料理，而且中毒時，他老人家是待在青龍寨內，根本就不知何時中毒，這可是下毒之人手法詭異，行踪飄忽。」

藍玫瑰頓了一頓，復又接道：「不過，聽了你那番話，却使我靈機一動，請問，那位奇人的姓名如何稱謂？」

「他名叫易殘。」

「如何爲生？」

「賣葯看病。」

「這倒奇了，他爲甚麼不爲你配好解葯，却要給你一張藥方子呢？」

「據他說，途中風霜雨露，藥材難免受潮，可能失去功效，所以要我到達延安府後現買現煎，所謂藥方，並不是寫在紙上的一張藥方子，所需要的藥材以及煎熬方法，都已記在我的腦海中了。」

「原來如此！」沉吟了一下，藍玫瑰又接着盤問道：「易殘有多大年紀？」

「五十餘歲。」

「一向在口外？」

劉少奇沉吟了一陣，道：「據我所知，他還是第一次來關中。」

藍玫瑰沉聲道：「他一來關中，就出現了家父和唐碧川雙雙中毒之事，他既能解毒，也就能下毒，我看他大有嫌疑。」

劉少奇訝然道：「姑娘懷疑是易殘下的毒？」

藍玫瑰點點頭道：「大有可能，多年來，江湖上還沒有出現過擅長用毒的高手。」

「我認爲不是易殘下的毒。」

「何以見得？」

劉少奇反問道：「令尊是那一天發覺中毒的？」

藍玫瑰想了一想道：「二十天前，那是六月二十八日。」

「唐碧川也是在六月二十八日中毒，青龍寨位於邙山，唐碧川遠在延安，兩地相隔將近二千里，那易殘難道有分身術？」藍玫瑰一時也覺啞然無語，答不上話來。

但是，片刻之後，她就振振有辭地道：「也許易殘還有門徒。」

劉少奇緩緩的點點頭，道：「如此說來，未嘗沒有道理，但却不能以易殘擅長用毒就認定是他下毒，對唐碧川下毒者，其目的就是想得到那把劍，但易殘却是不會武功的。」

「焉知易殘不是僞裝的？高手每每都深藏不露。」

「姑娘似乎認定是他了！」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唐碧川和家父所中之毒是同一個人下的。」

「不錯。」

「在唐碧川身上下毒，是想藉此要脅得到那把劍，在家父身上下毒，是想要脅家父阻你去解救唐碧川，那麼，下毒應該有先後，也就是說，當那下毒者知你得到了解藥之方，才想到要脅家父出面阻你。但是他們兩人却在同一天中毒，這顯然是預先安排，對不對？」

劉少奇點點頭，默然無語，一時還想不到適當的理由去駁倒她的推斷。

藍玫瑰又接口道：「若是他怕你前去解救唐碧川，那人儘可以直截了當地在你身上下毒，所以說，在家父身上下毒是另有陰謀。」

「藍姑娘，不管妳如何假設，指認易殘是下毒之人，理由總是太薄弱些。」

「我還有强而有力的根據。」

「哦？」

「你去向易殘求援乞藥時，他滿口答應，而且告訴你，目下有好幾個人中了『子午斷腸砂』，並限定你只能救其中一個人，家父中毒之事，除了貼身心腹之外，本寨大部份人都還不知道，何況是外人？唐碧川中毒之事，除你之外，恐怕也沒有人知道，至於江湖還有甚麼人中了這種毒性，可說毫無所悉，那易殘是如何知道的？他是醫者，不是卜者，即使是卜者，也未必是眞能通曉過去未來呀！」藍玫瑰一口氣說出一連串道理。

「是呀！」劉少奇聽了也不由自主地加以附和。

「我突然又推翻我方才的假設，易殘可能眞的不會武功，他也並不想得到那把劍，我猜想，他是作成圈套，要你被他奴役三年。」

「他怎知我會守信？」

「誰不知你是一個守信不渝之人。」

（未完·二）

上文提要：金州府台大人丘冠中携着家眷，與府衙捕頭羅玉暨數十名護從，走馬上任洛陽，途中投宿一間野店時，竟被預早埋伏的「黑獄十三煞」中的九煞制服，賊頭子吳非吾本欲迫令丘冠中交出知府信印，救出囚在洛陽牢獄的其餘四煞，却因印信早已交割，於是由「千面人狐」白盼兒易容改扮丘冠中、「逍遙仙子」齊飛兒改扮丘夫人，携同丘冠中的兒子丘浩，出發前往洛陽府衙詐騙……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邪道小子

强遭惡煞擄走　稚子從此坎坷

白盼兒道：「我來了。」

她轉而對丘夫人道：「抱走你兒子有兩個目的，一是到洛陽府衙混充呀，誰不知丘大人有個小兒子呢，另外，當然是要你們安份別亂動，否則妳永遠也見不到那麼一個可愛的娃兒了，嘻……」

白盼兒一蹦兩丈遠，嘻嘻哈哈的出門去。

就在白盼兒剛出門，大門「砰」的一聲响，「血槍」萬子壯已把大門鎖上了。

不旋踵間，一陣馬蹄聲傳來，好不驚心動魄。

* * *

「千面人狐」白盼兒還眞有一套，她把齊飛兒改扮成丘夫人，當眞是維肖維妙，便丘浩也沒看出來，就那麼乖乖的在齊飛兒的肩頭上了馬，直往夜幕裡馳去。

白盼兒女扮男裝之外，她的口音也變了。

她簡直就是丘冠中了，尤其是那短短的一撮小鬍子貼上去，誰還會知道她是個女强盜？

* * *

野店中，丘冠中幾乎氣結，想起在金州府殺的那些盜匪，他覺得眞是殺對了，只可惜他未抓住「黑獄十三煞」，實屬遺憾。

被綑得最爲結實的羅玉，忿怒的對丘冠中道：「大人，且等逃離此地之後，卑職必抓着他十三個人，大人，你請把他十三個人賞給卑職吧！」

段氏兄弟齊聲道：「我兄弟等着宰他們！」

却不料丘冠中一聲嘆，道：「怕是不太容易了！」

他的意思很明顯，剛才雙方交手，丘大人看得眞又切，羅玉是有本事的，可是這些惡人中，沒有一個比他弱，想捉拿這批惡人，那得憑藉些甚麼。

羅玉當然也明白大人爲何在嘆氣，他試着掙脫綑在身上的繩子，只是那繩子綑得太緊，不掙扎還好，越掙扎越緊，於是，他不掙扎了。

「大人，惡人只能逞一時之快，絕難永久得意，且等我們脫困之後，卑職有一金蘭好友，名叫皇甫大山，二十歲時我們已是好友，當時他的武功就比卑職高，這些年他醉心武學，深居簡出，一心鑽研劍術，如果能把他請出來，這『黑獄十三煞』一個也別想逃脫。」

丘冠中道：「這捕拿十三煞之事，就由你全權處理，必要時候當場格殺！」

羅玉道：「屬下遵命！」

丘冠中道：「你的這位好友今在何處？」

羅玉道：「這兩年未曾見過面，只不過他的住處我曾去過幾次，十萬大山的老鷹峽。」

丘冠中道：「是個十分荒涼的地方。」

羅玉道：「也是靜心練武之地！」

丘冠中道：「這事就等我們脫困之後，立刻去辦。」

羅玉這一伙雖被綑在野店中沒人看守，可也無法掙脫繩索，那丘夫人擔心愛子丘浩性命，早已眼淚汪汪，嗚咽不已了。

* * *

九匹健馬奔馳如風，蹄聲似滚雷般，天剛黑下來，便遙遙看見那六朝古都的洛陽城了！

是的，「人魔」吳非吾九個人來了！

不，應該說是十個人，因爲「逍遙仙子」齊飛兒的懷中，還抱着個娃兒丘浩！

丘浩雙目緊閉，早已哭鬧得齊飛兒發火，直到快進洛陽城，她才出手點了丘浩的啞穴，又一掌拍在丘浩的玉枕穴上，就這麼，丘浩才安靜下來。

從西城門下，九匹馬緩下來，那「千面人狐」白盼兒可眞會造作，抬頭挺胸，目不斜視，街兩旁掛起的燈籠，一家挨着一家，直照得街上通明。

九匹馬在街上踩着灰磚地，發出「叩叩」聲，還眞引來一些行人側目！

繞過兩條大街，便見十字街口處一個大拱門，門前青石台階有九層，附近一排拴馬樁，兩盞大紗燈分兩邊掛，四個衙役兩邊站，從拱門望進去，先是個大廣場，場子三面是大瓦房，有幾個漢子還在院子裡晃。

右邊掛了個大牌子，上面刻着「洛陽府台衙門」。

* * *

吳非吾暗中低聲吩咐：「沉住氣，誰要是發慌，我就操他娘！」

他明白，再厲害的强盜看了衙門也會慌，吳非吾說出這句話，正表示他自己也有點不自然。

惡人也有興奮劑，開口一罵提精神，果然……

白盼兒當先下馬，那齊飛兒已抱着丘浩跟在她身邊，還眞像夫妻二人的模樣！

吳非吾摸摸下巴，毛草鬍子刮光了，他大步走到拱門口，雙手抱拳，道：「勞駕傳話，金州知府大人前來洛陽上任了！」

他此言一出，四個衙役齊施禮，立刻，就有兩個往裡面跑，另外二人迎上前，眞客氣，也恭敬的衝着白盼兒可就跪下了。

「洛陽三班衙役輪班李成敬、王在山恭迎大人！」

白盼兒一擺手，道：「起來吧！」

兩個衙役忙站起，那個王在山就要伸手去抱娃兒，齊飛兒搖頭拒絕了！

吳非吾打扮的是羅玉的樣子，這時候，他與另外打扮成捕快的六人簇擁着白盼兒與齊飛兒二人，直往衙門中走去。

便在這時候，只見正堂上匆匆忙忙的走出兩個官員來，爲首的五旬年紀，雙目烱烱，山羊鬍子綠袍服，足蹬一雙福字鞋，他邊走邊抱拳，笑呵呵的抖出個雙下巴，道：「眞快，估計着明午才到，怎的提前趕來了！」

這人的後面，又是一個老者，厚厚的眼鏡片後面，一對鬥雞眼直着瞧！

白盼兒上前一抱拳，道：「朝廷公事，豈能躭誤！」

那人笑了笑，道：「久聞丘大人政績清廉，今日一見，果不其然，快請堂上坐！」他回頭高聲又道：「把酒席擺在內堂，先爲丘大人接風。」

這位正是洛陽知府古來風，那位跟在他身邊的人，乃是府衙文案師爺！

此刻，師爺對吳非吾等七人道：「大人有賞，你們下面等着吃酒了！」

白盼兒便在這時開口了！

「古大人，現今獄中可有甚麼要犯？」

姓古的立刻一聲笑，道：「丘大人，你這一問，還問對了！」

「怎麼說？」

「獄中有四個大惡人，他們偷竊丁總兵的寶物被捉住了，問題出在他們逃走的時候，殺了幾個追捕他們的人，這就是死罪一條。」

「殺人償命！」白盼兒裝得還眞像！

說着，白盼兒又對古來風重重一抱拳，道：「爲何不立刻拉出去砍了，留在獄中，豈非不妥！」

古來風道：「本就要行刑，但突接內調文書，我想還是留待丘世兄到來再說，如此一來，丘世兄也可以趁此立威揚名，令那些雞鳴狗盜賊子龜縮！」他頓了一下，又道：「聽聞這四個惡盜還有不少同路人，都是作案纍纍的大魔頭，丘大人以後得多多防着呀！」

白盼兒立刻明白，原來這姓古的還眞擔心殺了獄中四人之後，另外九人會找上他，眞奸！

這就叫會當官，一個會當官的人再加上奸，江湖上就別想太平！

白盼兒立刻對正欲轉身離去的吳非吾道：「羅捕頭，馬上跟我去牢裡，看看那四個惡徒是甚麼樣的人物，哼！」

吳非吾變成了羅玉，還眞的無人注意這個冒牌捕頭！

這時候，吳非吾急忙應了一聲：「是，大人！」

一旁的古來風怔了一下，道：「丘大人何需此刻去見那四個男女，他們見人就罵，不如……」

白盼兒學着丘冠中的樣子，雙眉一揚，道：「我這位捕頭的江湖閱歷豐富，他也許能從他們的身上，看出那

四人是何來頭，這件事很重要，古大人，可否勞駕？」

古來風看看身邊的師爺，只見師爺向他點點頭！

於是，古來風一笑，道：「傳言丘大人不積壓刑案，公事第一優先，今夜才來，便展現出公而忘私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丘大人，這邊請！」

* * *

一行只有四個人，厲莫野幾人已往衙門口行去，像是去馬上取下行李似的。

那洛陽大牢在衙門側門內，三寸厚包鐵大木門，上面開了個半尺小方孔，從門外望進去，紅光宛似煉獄般令人直哆嗦，獄門外站着兩個獄卒，門裡面也是兩個人，再往裡面走，前一段關的是輕刑犯，那死囚牢則在最裡面！

進去大約五十丈深，有一道鐵欄柵，那把大鎖足有十六斤那麼重！

古來風與白盼兒併肩走在前面，後面跟着吳非吾與那位老師爺，兩個獄卒動作快，刹時間打開那把大鐵鎖。

突然……

「操你老奶奶，何時送老子們上刑場！」

「他媽的，老子們快要斷頭了，怎麼不拿酒給老子們喝個痛快！」

「喲，大人呐，老娘今年三十多，走在街上一枝花，上了床，我就是壓不死的潘金蓮，你若不相信，咱們這就馬上幹，來嘛！」

死囚牢中這幾聲叫，那白盼兒一回頭，對吳非吾一個暗號。

吳非吾立刻走近欄柵邊，大巴掌的就是一陣打，打得關在裡面的人直叫「操他娘」！

吳非吾直看着，沉聲道：「唔，知道了，這幾個死囚我知道，江湖上傳言的『黑獄十三煞』就是他們，這裡只有四個，還有九個呢？」

被囚的四人中，那個看上去粗鬍子怒漢粗聲叫道：「另外九個摟着你姐姐樂哈哈去了，哈……」

「哈……」

一陣大笑聲中，突見吳非吾雙臂狂揮，掌風起處，兩個獄卒倒一雙，同一時間，白盼兒更是劈出七掌，生生把古來風與那師爺掌斃在地上。

吳非吾已取出獄卒身上的鑰匙，匆匆打開牢柵上的大鐵鎖！

「快！」

「走！」

死囚牢裡放出四個惡人來，其中那個一頭亂髮女子，只一跳出牢門，雙手便捧着吳非吾的大圓臉，「嗯呀」的好一陣香又親！

這女人不是別人，江湖上的「神偷」巧兒就是她，在「黑獄十三煞」中，巧兒與吳非吾比一對眞正的夫妻還親熱，十多年來二人打得火熱，吳非吾怎能叫人把他的巧兒砍頭？他拚死也得來救她！

另外兩個也抱在一起了，「飛刀怪客」呂不悔抓住巧扮丘冠中的「千面人狐」白盼兒就是摟，多天未刮的大鬍子，蹭得白盼兒直發笑！

白盼兒指着倒地的古大人與師爺道：「快，剝下他二人的衣衫穿好了，還有這兩個獄卒的！」

她的話提醒另外幾個人，大伙齊動手，很快的把牢中四人重新打扮，匆匆忙忙的走出來了！

六個人只一走出大牢那兩扇大木門外，拔腿就往衙門口衝出去了！

眞是絕佳的配合，拴在馬樁上的馬早已解開了，六個人一到就上馬，呼喝一聲便往城外奔去了！

洛陽府台衙門會出這種亂子，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這事實在荒唐，但天下荒唐的事情本來就不少！

你若不相信，荒唐的事還在後頭呢！

* * *

「逍遙仙子」齊飛兒懷中抱着個娃兒！

當然，她冒充的是丘夫人，懷中的娃兒是丘浩！

「黑獄十三煞」一溜的拍馬衝出洛陽城，那已快二更天了，城外還眞的黑漆漆，只因爲這夜月不明。

齊飛兒尖聲叫起來：「喂，這個娃兒不要了，摔到荒郊餵野狼吧！」

吳非吾與「神偷」巧兒併馬奔，聞言一聲吼，道：「不可以。」

齊飛兒道：「爲甚麼不可以？」

吳非吾道：「妳是頭母猪呀！」

齊飛兒在馬上怒罵：「吳老大，你放的是甚麼臭屁！老娘可不是巧兒，被你吃得死脫，你最好把話明白，要不然，老娘手一鬆，這小娃兒就完蛋了！」

吳非言粗聲道：「有了這娃兒當人質，奶奶的，咱們當面去告訴那個專門殺咱們道上朋友的丘冠中，他若是派人追殺咱們任何人，他的兒子就得先死！」

與呂不悔併在一起的白盼兒立刻叫道：「對，對，老大說的我贊成，這個娃兒就由咱們抱走了！」

齊飛兒道：「誰養他？」

吳非吾道：「咱們大伙養呀！」

這時候，丘浩早已熟睡了，他怎麼會想到，他將會和十三個惡人攪混在一起過日子？

* * *

「黑獄十三煞」自逃出洛陽城以後，吳非吾高興得瘋狂大笑，幾乎就是樂透了！

一夜狂馳，直到第二天近午，他們又來到王老十的野店了，眞叫倒楣的，兩天來就沒有一個客人打此經過，野店中拴的人仍然東倒西歪！

丘冠中見這些惡人折回來，便知道洛陽府台衙門出事了，他怒視着吳非吾，叱道：「可惡！」

吳非吾仰面大笑，道：「對，對，十三煞嘛，當然是很可惡，這樣方才配合身份呀，哈……」

丘冠中怒道：「你們膽敢劫獄，把古大人怎麼樣了？」

吳非吾喝着酒，道：「放心，我等不會殺官的，誰願意給自己添麻煩！」

丘冠中道：「你們已經給你們自己引上絕路了！」

吳非吾哈哈一笑，道：「怎麼說？」

丘冠中道：「我必緝拿你們歸案！」

丘冠中的話甫落，兩把尖刀已到了他的脖子根，却被吳非吾喝住！

「厲莫野，收起你的刀，大人面前禮貌些！」

厲莫野尖刀未收，他厲吼如虎道：「老大，不如一刀一個，殺完了事，他娘的，誰耐煩和這狗官囉嗦！」

吳非吾道：「我說過咱們不殺官！」

厲莫野道：「可是這狗官不放過我們呀！」

吳非吾道：「咱們不在洛陽地面之內活動，遠走高飛，叫他找不到咱們，我說過，殺了朝廷命官，咱們就難過太平日子了！」

厲莫野收起尖刀哼一聲，悻悻然的又喝酒了！

「黑獄十三煞」又吃又拿，十三匹馬全由他十三個人騎上了！

吳非吾等各人上了馬後，他才漫不經心的轉到一棵大樹下面，抬頭一看，他不由得哈哈大笑了！

原來大樹上面還坐着兩個人！

王老十與他的老婆在上面——已是奄奄一息了！

* * *

吳非吾騰身上了大樹，茂密的枝葉中放下王老十夫妻二人，他一邊一個挾進野店內，眞可憐，王老十二人餓得直伸舌頭，那不是舌頭，是布！

吳非吾把王老十夫妻拋在地上，伸手掏出二人口中塞着的布，只見王老十直噎大氣，叫道：「水……水……」

王老十的老婆直翻白眼，敢情連話也說不出口來了！

一個人如果被綑在樹上兩天兩夜不吃不喝，還得受那寒風吹刮之苦，這個人就算不死，也會脫層皮！

吳非吾解開王老十夫妻二人身上的繩子，哈哈笑道：「店家要喝甚麼，你自己去弄吧，只不過我可得告訴你，兩個時辰之後才爲他們解繩子，否則，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王老十那裡站得起來，所幸鍋台就在他身邊，他雙手攀着，直起上半身，掀起鍋蓋，以手掏水就往口中灌！

就在這時候，「黑獄十三煞」已把身上僞裝的衣褲換下來了！

他們不能穿着官差的衣服上路！

「人魔」吳非吾走近丘冠中，坦然一笑道：「大人，累你受驚了！」

丘冠中也冷哼道：「惡人不能永遠逍遙法外，你們遲早都將會爲你們的所作所爲付出代價！」

吳非吾道：「眞有你的，現在刀把操在吳大爺手上，你還敢吹牛呀！」

丘冠中道：「正如你說過的，如果你們殺了朝廷命官，你們就休想過太平日子！」

不料吳非吾一摸尖下巴，哈哈笑了。

他的笑實在叫人猜不透，丘冠中的話有甚麼好笑？

他實在應該發火才是，然而吳非吾却笑得起勁。

一邊的羅玉火大了，他咬牙道：「可惡！」

吳非吾猛然收住笑，他戟指丘冠中，道：「丘大人，你也不想一想，殺了你，對我們有甚麼好處？」

丘冠中道：「今日不死，他日就叫你們死！」

吳非吾一瞪眼，但旋即又笑道：「殺了你，別的大官仍然會追殺我等，沒得倒給自身添些麻煩，再者……」

他回頭看看門外，差不多全妥當了，這才又對丘冠中道：「丘大人，我就老實對你說，你殺的那些人物，均是些小之又小的江湖小嘍囉而已，想抓我們，哈哈，就憑你手上的那些二流脚色？呸！」

他伸手抓住羅玉的頭髮，嘴角一撩，冷笑道：「姓羅的，如果要打架，老子一個讓你兩個。」他的聲音更高，又道：「你這個官太可憐了，兩袖清風沒有錢，你若刮了地方，我說姓丘的，你早沒命了，哼！」

吳非吾這話又是甚麼意思？

實在令人費解，難道他們「黑獄十三煞」也是俠盜之流人物？

但是，不論怎麼講，丘冠中心中已拿定主意，他非抓這十三人歸案不可！

* * *

「媽，我要我媽。」

丘浩醒來了，他看到屋內綑着的丘夫人，便立刻大叫起來，他還伸手去抓齊飛兒。

齊飛兒抱了他一天多，如果不是吳非吾，她早就把丘浩摔死在洛陽城外了。

她才不想把丘浩永遠抱在身邊，那多累！

* * *

丘浩這麼一喊叫，丘夫人立刻尖聲叫：「把我孩子還給我呀！」

吳非吾已往門口走了，但他又回頭朝着丘夫人一咧嘴，發出一聲笑。

那當然是不懷好意的笑。

丘冠中沉聲道：「姓吳的，你等等！」

吳非吾站住不走了。

那野店主人王老十，正以水餵他老伴喝得「呱呱」响。

吳非吾道：「丘大人，你有甚麼指教？」

丘冠中道：「我問你，你們是不是已把人劫出洛陽大牢了？」

「不錯，很順利。」

「既然得手，爲何還不把我們的孩子放下來？」

吳非吾哈哈一笑，道：「放下來？」

「難道還不放過我的孩子？」

丘夫人也叫道：「求你們，放掉我的孩子吧，孩子有甚麼對不起你們的呀？」

吳非吾笑笑道：「哈，我們又不會把你們的孩子煮掉吃，你們叫甚麼？」

丘冠中怒道：「那就放下孩子！」

此時，門外又是一聲叫：「我要我媽，放下我……」

「叭叭叭……」

外面的孩子不叫了，顯然是被人打昏了。

丘浩又被齊飛兒三掌拍昏在她懷中了。

丘夫人立刻大叫道：「還我孩子呀！」

那羅玉忿怒的一晃雙肩，却被繩子勒得面紅脖子粗，他厲吼：「放了孩子，你們這些畜牲！」

「啪！」

吳非吾一脚踢在羅玉的脊樑上，罵道：「奶奶的，此刻輪到你張口罵人的？老子廢了你。」

羅玉挨了一脚，幾乎要岔氣，就算他不怕死，怕也罵不出口了。

吳非吾大踏步走近丘冠中，道：「那娃兒是個好娃兒，丘大人，我看嘛……」

丘冠中道：「你想怎樣？」

吳非吾道：「我想代你養，如何？」

丘冠中大怒，吼道：「放屁，你先把你自己調教成爲好人吧，我的兒子用不到你養！」

吳非吾道：「我養又怎麼了？」

丘冠中叱道：「想要我兒當强盜不是？可惡！」

吳非吾面色一沉，道：「甚麼叫可惡？我看你才可惡，你不也殺人？」

「本大人專殺你們這些惡人！」

「去你的，甚麼叫惡人？甚麼又叫好人？我就以爲我們才是大大的好人啊。」

丘冠中怒道：「所以你們一錯再錯，不知回頭！」

吳非吾鼻子一抽，道：「少廢話，你的兒子我養定了！」

丘冠中怒急，吼道：「你怎麼養？」

吳非吾道：「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帶中庸這些呀，他奶奶的都是不好的，老掉牙的迂腐，我要敎他魔爪十八殺，那才眞正管用，哈……」

丘夫人可急了，她流着淚，還頭碰地的道：「我求你，我求你放了我兒子呀……」

丘冠中也道：「若帶走我的兒子，我丘冠中必派人追殺你們，至死方休！」

吳非吾哈哈笑道：「放了你，也一樣會派人追殺我等，丘大人，你就省省力氣，準備往洛陽府走馬上任吧，哈……」

他笑着走出野店門外，不料……

吳非吾突然又轉進店內，一把揪住王老十，面色一變似厲鬼，道：「記住我剛才對你說的話嗎？」

「記……住了……」

「我對你說些甚麼話？」

「你……叫我……兩個時辰之後才放他們……」

吳非吾哈哈笑了。

他伸手拍拍王老十那扁塌的臉皮，又拉拉王老十的灰鬍子，笑道：「你不是老糊塗，你死不了啦。」

野店外面傳來白盼兒的叫聲：「老大，別再磨蹭了，快走啦。」

「鬼叫天」石大海的聲音似鬼叫，道：「吳老大，別他娘的婆婆媽媽，上馬了。」

「來了，來了，娘的，事情不安排妥當就走，你們眞是半個腦袋不管事，我要是像你們一樣，咱們早就他娘的消失在這可愛的江湖上了。」

齊飛兒大聲叫：「老大，咱們往那裡躲起來？」

「往南，當然往南方，奶奶的，越遠越好。」

「對，南方最妙，秦淮河上女人浪，一夜風流永難忘，我贊成去南方。」

這聲音是「太行山君」尚不邪叫出來的，粗啞氣足，就似打悶雷一般。

「拐子」李老三哈哈笑道：「獄中這幾天悶得發慌，他娘的，我們往南方快活去，哈……」

便在這時候，野店內傳來哭叫聲，吳非吾剛走出大門外，丘夫人已尖聲叫：「把我兒子留下來呀，嗚……」

丘夫人哭了，却也無可奈何。

於是，野店外面傳來一陣鐵蹄聲，刹時間消失在山的另一面了。

* * *

王老十喘着大氣跟到門外面，他遙見這十三惡人轉過一道山脚，便急匆匆的折回屋子裡。

一柄切菜刀握在手，王老十立刻爲丘冠中這批人綑在身上的繩子切斷。

王老十不等兩個時辰後才解人，他老人家便動手了。

他把丘冠中的繩子先抖開，又去扶持丘夫人，喘氣高聲的道：「這些天殺的惡人，眞不是東西，大人吶，你是青天大老爺，到任以後就抓人吶。」

丘冠中咬牙道：「我饒不了他們！」

丘夫人已哭得站不直身子了。

那捕頭羅玉忿怒的站起來，道：「大人，屬下這就去搬請我那好友皇甫大山。」

丘冠中道：「不急，且等接任之後，再仔細打算。」

這時候，「鬼刀」段子才與段子寶兄弟二人，正痛苦的撐着上身坐在椅子上。

他二人算是盡了忠，也拚了命，身上的刀傷還眞不輕，痛得二人齜牙咧嘴直哼哼。

段子寶道：「哥，回去把刀磨利，等着痛砍這幾個可惡的惡人吶！」

段子才咧着嘴，道：「兄弟，這正是我心裡想的呀！」

這時候，十二名護從差役也好了，他們每人被棒子打翻，現在也不痛了。

十二人幫着爲丘大人推拿着，又替羅玉、段氏兄弟二人裹傷，一切辦完，王老十夫妻二人下的麵也端上桌來了，快兩天未進食，丘大人特別吩咐每個人吃兩大碗。

丘夫人吃了半碗就吃不下了，她的兒子丘浩被十三惡人抱走了，當然吃不下了。

* * *

大伙圍桌吃着麵，丘冠中問羅玉，道：「羅兄，委任狀還好由你藏在身邊，否則被這些惡人搜去，洛陽府衙本官不但不能去，而且已經有罪了。」

羅玉忙自懷中的內衣袋，把一個紅封套牛皮袋子取出來，他向丘大人遞過去，道：「大人，委任狀在此，只不過屬下奇怪，他們沒有這東西，又怎麼進得了府台衙門？」

丘冠中道：「我以爲他們尚未進入府衙大堂，便製造機會劫獄了。」

羅玉咬牙道：「這羣畜牲！」

* * *

丘冠中失子心痛，丘夫人淚眼汪汪，這一行吃飽了肚子，便上路了。

來時一共騎馬十七匹，此刻尚有四匹馬拴在外面，總算丘大人不用走路了。

當然，那種浩浩蕩蕩進洛陽的場面沒有了。

* * *

丘冠中一行進入洛陽城時是很沮喪的，原本是一場喜的，這是昇遷差事，從小小的金州，調來六朝古都的洛陽，雖說仍是知府，可此知府又比彼知府大上何止一級！

原來都是騎馬的，如今只有四匹馬迂迂的往前行，那些原本應在前面開道的十二名護從差役，此刻只能跟在馬屁股後面垂着頭了。

單看這種樣子，洛陽大街上的人就知道出了事了。

* * *

就在丘冠中一行快要接近洛陽府台衙門的時候，就見衙門口站了不少衙役在守着，其中還有十幾個軍士擧着槍和矛，看上去如臨大敵。

現在，丘冠中一行到了，只是沒有人上來迎接他們。

羅玉把丘冠中夫妻二人扶下馬，便率人往衙門走來。

「幹甚麼的？」

羅玉火大了，他眞想出手揍人。

那個吼叫的，一看便知是一位捕頭，洛陽府衙的捕頭當然威風，只不知他老兄前夜去那兒了。

* * *

這位捕頭身材高大，濃眉虎目，大鼻子就如同有人在他的臉蛋上放了一顆大蒜一般。

他手握腰上掛的刀把，半橫着身子擋在大門下。

羅玉道：「請通報，新任知府丘大人到。」

那人不賣帳，他伸手道：「拿來。」

羅玉當然知道他要甚麼，一笑，自懷中取出丘大人的委任狀遞過去。

那人看了幾眼，道：「這是你們的嗎？」

丘冠中火大了，他一聲吼：「放肆！」

那人猛抬頭，但見丘冠中雙目含威，還眞的楞了一下，他對丘冠中道：「前夜出了事，我們不得不多加小心，大人，請你包涵，我這就進去上稟。」

他立刻擧着委任狀，往大堂那面奔去了。

不旋踵間，從裡面走出一批人來，爲首的兩個人，正是洛陽總兵丁化龍與知府古來風。

二人的身後又是兩個人，一個是知府衙門師爺，這時候，師爺的臉也煞白了，有些氣急敗壞的樣子，另一個是武官，一手還按着刀把子。

古來風走到丘冠中面前，先是左看看，右瞧瞧，再看看哭紅雙目的丘夫人，不由伸出雙臂，道：「不錯，正是從金州來的丘大人，快請進內堂坐。」

丘冠中向丁總兵施禮，道：「丁大人。」

那丁化龍直嘆氣，三個人便又折回內堂去了。

* * *

丘冠中謝絕了古大人爲他準備的交接大禮。

兒子被惡人擄去，他怎麼會高興起來？

古來風在知道丘大人中途遇上的事以後，他便也不堅持擧行大禮交接，由丁總兵見證，當堂把印信交割了事。

古來風雖然被惡人劫獄救去四個惡人，丁總兵也會對他好一陣抱怨，只不過丁總兵的寶貝「貴妃溫玉尿盆」未失，藏寶仍在，便也不再多加責難了。

難過的當然是丘冠中，兒子被惡人擄走，如果不盡快找回來，他怎麼

向夫人交代？

於是，第二天，他就把羅玉派出去了。

羅玉是要去找他的好友「摘星聖手」皇甫大山，如果皇甫大山肯出山，羅玉相信，一定可以捉到「黑獄十三煞」歸案。

「鬼刀」段子才與段子寶兄弟二人，果然每天磨他們的刀，光景就準備宰人了。

只不過，他們忽略了一件事。

「黑獄十三煞」這些梟霸住在甚麼地方？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

因爲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的人早就死了，他們是不會把住的地方讓任何人知道的。

當然，當他們離開王老十的野店的時候，幾個人大談往南方遠逸，那更是胡說八道。

如果羅玉與丘冠中相信他們說的話，那才眞的上大當，吳非吾根本就不打算往南方去。

他甚至就在洛陽附近，「黑獄十三煞」如果看準一件寶物，是不會輕易放棄的。

* * *

熊耳大山最高峯，人稱老龍嶺。

官家的地誌上，清清楚楚的記載着「老龍嶺高千丈，半山以上不能上，瘴氣重，猛獸多，斷崖峭壁難下脚。」

山下方圓五十里，只有一條小山道，而老龍嶺的半山腰就有個老龍洞，洞深幾許沒人知，只不過洞內十丈之內，却堆了許多死人屍骨。

誰見了這些屍骨不害怕呀？那洞口正偏西北，過山風壓過來，洞口就會發出「嗚嗚」聲，宛似鬼怪啾啾，厲魔咻咻，別說是少人去，猛獸也不往那兒走。

山洞的名字本來很順耳——老龍洞，龍住的山洞，多吉祥的名字，可怪的是砍柴打獵的人在那兒死了幾個之後，就不再有人敢去了，於是……

於是，人們把老龍洞說成是「黑獄洞」了。

現在——

山溝裡奔來一彪騎馬的，爲首的敢情正是「人魔」吳非吾，他的後面，緊跟着神偷巧兒。

這眞是一對相配的男女，只聽馬上的吳非吾笑呵呵的對巧兒道：「這些天，妳的日子不好過吧？」

巧兒抿抿俏嘴，道：「這幾天，我的日子很好過。」

吳非吾眼一瞪，道：「妳……」

巧兒嬌笑道：「你不在我身邊，我在牢裡更痛快，哈……眞的很輕鬆。」

吳非吾咬牙，對身後「飛刀怪客」呂不悔一瞪眼，就差沒開口大罵。

呂不悔在馬上看見了，他不但不火，還發出一聲笑。

吳非吾這才罵道：「操你娘，聽說你們四個被捉進大牢，我的心，就好像被人以刀子戳一樣，設計想法子把你們救出來，娘的屁，原來你們在獄中快活，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她是我的女人啊！」

呂不悔不怒，反而仰天哈哈大笑。

吳非吾氣得吹鬍子瞪眼睛，不料「千面人狐」白盼兒柳眉倒豎的罵上了：「呂不悔，老娘那一點不配你，你們敢在獄中插花呀，看我怎麼修理你！」

呂不悔不笑了，他回頭對白盼兒道：「騷娘們，妳吃的是那門子醋，妳怎麼不問問拐子李老三，還有屠大年。」

屠大年已經哈哈狂笑了。

他不加證實，只是笑，李老三也跟着笑了。

吳非吾聳肩哈哈笑道：「亂來也好，沒亂來也罷，老子沒看見，妳就是好的，哈……」

「叭！」

巧兒一掌打在吳非吾的左臂上，叱道：「去你的，我說的痛快，是沒有你來騷擾我，我好清靜的睡足了覺，你眞把我當成水性楊花了！」

她這麼一說，前面的七個人都笑了。

* * *

呂不悔回過手去拉白盼兒，笑呵呵的道：「老大，我的小白可眞叫我想死了，娘的，半夜醒來摸一把，仔細一看，原來是巧兒，我就想哭，要是小白該多好，就算是死在洛陽的刑場也甘心啊。」

白盼兒笑得眞好看，她暗中在呂不悔的大腿上擰一把，笑罵道：「去你的，事情被你們四個辦砸了，再下手就難了。」

呂不悔大聲在馬上道：「放心吧，總兵府的機關已摸清了，再也不會上當啦。」

吳非吾第一個笑開懷了。

* * *

深入山峯三里高，迎面有個大水潭，有一道斷崖在左面，只見爲首的吳非吾，高舉右臂猛一揮，十三匹健馬立刻停在水潭邊，十三個人翻身下了馬，立刻忙着解鞍子。

「逍遙仙子」齊飛兒的懷中還抱着個小娃兒——丘浩仍然昏睡着，不知道自己已經來到黑獄魔洞了。

「老大，這個娃兒怎麼辦？」

吳非吾想了一下，道：「這娃兒嘛……」

齊飛兒道：「如今咱們已經平安回來了，還弄個小子在身邊幹甚麼，吃飽撐了不是？」

她就想舉起丘浩往水潭扔了。

「等等。」白盼兒開口了。

吳非吾道：「白狐，妳有意見？」

白盼兒上前接過丘浩，她在丘浩的面上看了又看，細皮白肉小臉蛋，眉清目秀挺鼻子，圓嘟嘟的福氣樣，最令人順眼的，還是丘浩眉心的一顆小小紅痣。

白盼兒道：「才不過四五歲，扔進潭裡淹死多可惜呀，留下來有甚麼關係？」

吳非吾尚未作決定，齊飛兒已冷冷道：「想要孩子不是？那就自己生一個呀，替別人養，多沒意思！」

白盼兒道：「齊飛兒，我和妳一樣，都不是生娃兒的人，抱個玩玩還差不多。」

兩個正鬥嘴，「神偷」巧兒過來了。

巧兒也仔細看看丘浩，一笑道：「長得眞可愛，難怪呀，他娘哭得死去活來，換了我，我也一樣捨不得。」

於是，幾個大男人也圍上來了。

吳非吾一看，自己也難作主，便放下肩上扛的馬鞍子，就在水潭邊大聲道：「坐坐坐坐，咱們來討論，如何處置這個娃兒！」

「酒肉和尚」悟空開腔了，道：「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咱們雖是黑道惡人，可並未幹過惡心買賣吧？我以爲，這個娃兒留活的。」

吳非吾道：「和尚，你的理由是甚麼？」

悟空道：「有了這娃兒，他爹多少還得顧忌些甚麼，再說，他爹是清官呀。」

他此言一出，另外七八個人都點頭。

原來這「黑獄十三煞」行事也有準則，他們是——忠臣孝子不欺，清官貧人不取。

這就難怪他們在王老十的野店中綑住丘冠中一伙時，未有下手殺死任何一人，包括王老十夫妻二人在內。

只不過眼前是個問題，因爲丘浩乃丘冠中的兒子，他們自然是不能下手殺，更何況，丘浩只有五歲大。

吳非吾高聲道：「和尚的話有道理，不過，咱們養個仇人的娃兒在身邊，我以爲不大好，你們想一想還有甚麼好方法沒有？」

他此言一出，大半的人在敲腦袋。

齊飛兒突然道：「有了。」

吳非吾道：「有甚麼？」

齊飛兒道：「把他抱到小鎭上，寫個條子，說他乃是洛陽知府丘冠中的兒子，自然會有人把他抱去洛陽，咱們大伙也就輕鬆沒事了，怎麼樣？」

吳非吾道：「這時候，官差一定已出動了，誰去送？」

他此言一出，沒有一個人肯答應送，包括齊飛兒在內。

這時候，恁誰也不想再去找麻煩。

吳非吾雙手一攤，道：「都不去？」

齊飛兒道：「算了，還是扔進潭裡乾淨。」

悟空道：「我反對。」

齊飛兒道：「和尚，你抱去養吧，但是和尚養孩子，像話嗎？」

悟空直搖手，道：「不，不。」

吳非吾想了一下，提高聲音道：「我們來個表決，少數聽從多數的，先表決怎麼處置這娃兒。」

他看看大伙直瞪眼，便舉起雙臂道：「叫這娃兒活的人過來，站在我右邊，不贊成的，站左面。」說着，他把雙臂左右分開。

每個人的動作不怎麼快，慢吞吞的，只不過一個接一個的，都站到吳非吾的右邊去了。

最後一個是齊飛兒，她見大伙都站到吳非吾的右面，就算她反對，也只有她一個人。

於是，她也站到吳非吾的右面了。

「哈……」吳非吾笑了。

他環視各人一眼，道：「怎麼說，你們不叫這個娃兒死了？」

「廢話，已經表決過了，還問甚麼？」巧兒瞪了齊飛兒一眼，憤怒帶笑的樣子，令吳非吾全身一哆嗦。

這二人幾日未在一起熱乎了，吳非吾當然心癢癢而又皮肉酥。

他呵呵一聲笑，道：「好，餘下來的問題，是要如何安排這娃兒。」

說着，他伸手在娃兒的臉上逗了幾下。

也許丘浩挨了齊飛兒的一掌太重了，到現在還是昏迷不醒，若論時辰，他也餓壞了。

白盼兒上前接過丘浩，看了看，又笑了笑，道：「我要是能生出這樣好看的娃兒，不枉女人一場了。」

「拐子」李老三嘿嘿笑，道：「想生這麼好看的娃兒呀，那也得有個好模子，白狐呀，妳有嗎？」

白盼兒柳眉倒豎要罵人，她身邊的「護花使者」、也是「飛刀怪客」的呂不悔火大了。

呂不悔戟指李老三吼罵：「他媽的，你想打架不是？」

李老三面皮一緊，道：「娘的，兩打一呀？算了，我不當二百五，去，去，去！」

吳非吾道：「快，怎麼決定，大家拿主意，完了之後，咱們進寶庫去睡個十幾天。」

這眞是個大難題，「黑獄十三煞」被這個問題弄得沒了主意，一時間，沒有一個人開口。

吳非吾一想，楞在這兒不是辦法，他開口了。

「我出個主意，怎麼樣？」

「你有主意了？」大伙異口同聲問。

「我的主意也許不太好，但比大伙沒主意要好，我明白，你們這些腦袋裡都是豆腐渣，只知道殺……」

巧兒叱道：「快說呀，廢話一堆有甚麼用？」

吳非吾一摟巧兒，哈哈笑道：「親愛的，妳實在太幸運了，哈……」

巧兒那十分誘人的纖纖十指，冲

着吳非吾的臉上抓了幾下，媚笑道：「我還幸運呀？每次……」她不說下去了，因爲她說不出口，便改口道：「我怎麼幸運？」

吳非吾道：「因爲我是個有頭腦的人吶，一個女人跟着一個有頭腦的男人，這個女人就會吃香喝辣，一生有享不盡的福了，哈……」

巧兒道：「你有頭腦，我也不會被囚在大牢裡，差一點便被砍頭了。」

吳非吾道：「怪只怪你們事先不和我打商量，可事後我設計把你們救出來了，不是嗎？」

「逍遙仙子」齊飛兒已不耐煩的尖聲道：「喂，老大，狗屁倒灶的事，等你們進了洞，上了床，抱在一起的時候再去打爛沙鍋『問』到底吧，快說出你的餿主意！」

悟空也點頭：「對，說出來，大伙琢磨琢磨。」

吳非吾道：「我的主意很簡單，在未有好主意之前，咱們大伙輪流養，輪流帶，一個月輪一回，你們看怎麼樣啊，嗯？」

他說完，便一個個的用疑問眼光瞪着瞧。

果然，大伙只瞪眼，就沒有一個有主見的。

吳非吾一拍手，道：「得，咱們就是這麼辦了。」

齊飛兒道：「怎麼辦？從那一個開始呀？」

吳非吾道：「就由妳吧。」

「爲甚麼？」

「妳是女人呀，女人帶孩子是天性，妳帶，我們看，我們學，等到輪到我們時，就方便多了，哈……」

齊飛兒猛搖頭，道：「我不幹。」

吳非吾道：「爲甚麼？」

齊飛兒道：「我也未帶過娃兒呀，老實說，我還眞怕帶娃兒，我會把這娃兒弄死的。」

吳非吾嘆口氣，道：「眞他娘的大難題，如果這娃兒是個寶，我就不用操心了，你們一定爭着抱。」

他又看看別的人，大伙仍然不開口。

於是，吳非吾立刻又出個餿主意，他在地上撿石頭。

他一共撿了十三塊小石頭，然後用尖刀，在那些石頭上劃了記號，其中只有一個石頭上面沒有記號。

然後，他把石頭放進袋裡，搖了搖又晃了晃，笑道：「來吧，抽籤，誰拿到上面沒有劃記號的，誰就先抱養這小子。」

齊飛兒點頭，道：「誰又是第二個抱養的？」

吳非吾道：「眞是豬，再抽籤呀，當然還是用原來那塊沒劃記號的，以序抽完，誰也沒話好說。」

於是，大伙都同意了。

大伙既然同意，當然都關心起來了，看看是誰先領養丘浩。

十三個人把丘浩放在地上不管了。

丘浩便在這時叫出聲：「啊……媽……」

這一聲叫還眞可憐，就好像一個餓壞了的娃兒，半夜裡坐直身子，要吃奶似的雙手亂抓。

「黑獄十三煞」沒有人管他叫，只低頭圍在一起，看着吳非吾的小布袋。

吳非吾把布袋用力搖了搖，又伸手進去混了幾次，這才高高一舉，道：「拿，拿拿拿……」

齊飛兒先伸手去拿，她取出來一看，不由笑呵呵的對着大伙道：「這顆石頭上劃有刀印，老娘沒事了。」

她很得意的回頭對哭叫着的丘浩道：「小子，別哭了，等會你就知道誰抱養你了。」

丘浩已經五歲了，他當然聽得懂齊飛兒的話。

他雙手撐地，要站起來，只可惜他挺了一下，便又倒在地上了。

丘浩已經兩天未吃東西了。

便在這時候，「神偷」巧兒也笑呵呵的道：「沒我的事，沒我的事了，嘻……」

她好像吃了一顆歡喜糖似的，可樂了。

然後，「千面人狐」白盼兒也學着石頭叫道：「我也沒摸到，哈……」

白盼兒沒摸到，最高興的，當然是剛從囚牢逃出來的「飛刀怪客」呂不悔了。

呂不悔衝上去，抱緊白盼兒就是一陣香，他嘿嘿的笑道：「太好了，要不，我們睡在一起，有個娃兒多惱火，叫人幹那事也不痛快。」

「神偷」巧兒早就被吳非吾用牙咬着她的耳朵，直樂得哈……

這二人是老相好，幾日分離，早就慾火難捺了，巧兒耳朵被咬，她的手，暗中在吳非吾的下面捏一把，捏得吳非吾幾乎跳起來。

吳非吾連忙又叫道：「來來來，第四次了，摸。」

三個女人未摸到，剩下的，就看幾個大男人了。

頭一個就是「飛刀怪客」呂不悔，他急於要和他的相好白盼兒進洞了。

只見他伸手進袋中摸了摸，又換了換，然後拿起又放下，放下再拿起。

然後，又把手停在袋子裡，半天不動顫。

吳非吾已沉聲道：「呂不悔，你是不是想把每一顆石頭也摸一摸呀，我告訴你，你摸不出來的。」

呂不悔還眞的動了心眼，想在袋子裡摸。

他一顆石頭一顆石頭的摸，只不過都像沒有刻劃，又都像有刻劃。

「快呀，呂不悔！」

是的，丘浩在一邊哭歪了嘴，滿

面淚水往地上流，這時候，如果丘冠中夫妻在，一定是肝腸寸斷。

惡人就是惡人，沒有一個過來哄一哄丘浩的。

齊飛兒自鞍袋中取了一塊肘子肉，張嘴啃着吃，她就沒有撕一塊給丘浩吃。

＊　＊　＊

終於，呂不悔的手抓着顆小石頭，退出口袋了。

「看！」呂不悔叫着。

「哈……」大伙笑着。

大伙爲甚麼發笑？因爲呂不悔的石頭光溜溜，上面就是沒刻劃。

吳非吾接過石頭笑一笑，道：「呂不悔，第一個月由你領養這娃兒了，哈……再來，再來！」

吳非吾爲甚麼叫大伙再來？因爲呂不悔只代爲領養頭一個月，第二個月就得換個人了。

於是，石頭全部又投入袋中了。

吳非吾又是一陣搖晃，然後又對大伙道：「你們看着，我先拿。」

他伸手往袋中取了一顆刻有劃的石頭，笑道：「該誰了？」

呂不悔已走到丘浩身邊，他那巨靈掌，一把將丘浩倒提起來，牛蛋眼一翻，嚇得丘浩不敢哭了。

呂不悔伸手就是兩巴掌，啪啦的打在丘浩的屁股上，他齜牙咧嘴的道：「奶奶的，倒成了呂大爺的拖油瓶了，我不揍你才怪！」

「啪！」又是一巴掌，打得丘浩「哇啦」一聲叫。

正在主持抽石頭的吳非吾已叱道：「呂不悔，你幹甚麼？」

呂不悔道：「抽籤已經沒有我的份了，我現在正是『陰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

吳非吾叱道：「放屁，你最好有風度一點，輸不起呀！」

呂不悔嘆口氣，道：「好好，你是老大，多年來不都是聽你的嗎？」

吳非吾道：「所以你才活到今天。」

呂不悔乾乾一笑，立刻從鞍袋中取出個滷蛋，塞在丘浩手中，道：「吃！」

吳非吾厲聲道：「你打算把他噎死不是？」

呂不悔道：「那怎麼辦？」

吳非吾道：「弄些水給他喝，再撕點肉讓他自己咬。」

呂不悔道：「這簡單，我天天就這麼侍候他。」

＊　＊　＊

第二輪抽籤的結果，由「閻王」厲莫野中標。

厲莫野不惱，反而笑起來了。光景就好像他中了獎似的好高興。

「太行山君」尚不邪就向厲莫野道：「你喜歡帶孩子？」

厲莫野道：「這小子已經五歲大了，會吃又會跑，養在身邊當小廝，倒倒夜壺暖暖被，搔搔癢來搥搥腿，多自在呀！」

他此言一出，吳非吾又吼罵了：「放屁，虐待兒童不是？須知有了他，我們才會平安的，你把娃兒折磨死，我就饒不了你！」

厲莫野道：「你錯了，老大，咱們一生江湖行，忍過飢也挨過凍，風刮日晒的走過來，憑持的是甚麼？還不就是他娘的訓練出來的！這娃兒從小跟着咱們混，咱們自然得嚴格調教，難道還叫我去爲他請個老媽子呀？」

吳非吾瞪眼了，他沉聲道：「也好，只不過我可得提醒你一聲，你要是把娃兒弄死，你也要死。」

厲莫野大嘆一口氣，不開口了。

於是，第三個中標的也有了。

「拐子」李老三直跳脚，他是第三個養丘浩。

「酒肉和尚」悟空抽了個第四，他沒有叫，還哈哈大笑。

第五個輪到「神偷」巧兒，巧兒相當滿意，至少最近她不用帶丘浩在身邊。

第六個是「千面人狐」白盼兒，呂不悔算算日子，半年之內，他與白盼兒就得有兩個月帶領丘浩，如果不是吳非吾有交代，她早就摔死丘浩了。

第七個中標的才是吳非吾，他當然樂意帶養丘浩，因爲他心中想得精，也許不出三個月，丘浩就會還給丘冠中了，如果姓丘的不太逼着抓他們的話。

丘冠中會不急着抓他們？

如果丘冠中不發怒，那就不是金州來的丘閻王了。

＊　＊　＊

第八名中標的是「邪刀」風雲，風雲今年四十整，臉蛋還算不惡，只不過說起話來就歪嘴，門牙一個斷一半，還帶着那麼一點大舌頭味道。

在十三個惡人中，風雲是個不太多話的人，有人說他是長山八島的人，他也不加否認，甚麼地方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今扮的是惡人。

風雲與「鬼叫天」石大海、「海裡蹦」屠大年三人，一年之間倒有七個月住在船上，就如同另外三人——「太行山君」尚不邪、「逍遙仙子」齊飛兒、「過山虎」萬子壯一樣，他們三人喜歡住在斷崖上。

老龍嶺半峯處有個「西山斷崖」，齊飛兒、尚不邪與萬子壯三人就住在斷崖的一個半大不小的石洞裡。

＊　＊　＊

第九個中標的便是「過山虎」萬子壯，「逍遙仙子」齊飛兒中到第十個，她笑得嘴巴也咧開來。

也眞巧，第十一個正是齊飛兒的相好「太行山君」尚不邪。

如此一來，丘浩就得住在西山斷崖一連三個月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江虹、艾芙見谷雲飛老英雄憂心忡忡，原來是想清理門戶，又怕敵不過侄兒谷朋，艾芙二人扮作谷老徒孫，巧妙地打走谷朋，救了谷老。轉回梧桐居，見吳桐君大宴來蓉城的武林同道，二人暗裡窺視，首先淮海一劍盛讚二女和郡主的惡鬥戰績，艾芙正想知道傳音人是誰，可惜淮海一劍也看不出，谷雲飛一到，又讚二女相救之恩，二女趁機溜走……

一代天嬌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金錢板歌頌豪傑　青羊宮尋找恩人

不料她伸手一拉，却拉了個空。

江虹竟不知去向！這小淘氣去了那裡，正望間，一隻小籃兒伸到她面前來，是那賣唱的姑娘來討錢，艾芙適才把身上的散碎銀子，全給了那賣藝的，好不尷尬，其實，她忘啦，她現刻可不是天仙鳳凰，而是個野小子，那姑娘不過是繞着圈遞來，豈會期望從這麼個野小子討得出錢來的，不料籃兒已從艾芙面前遞過，有人叫道：「等一等。」

是江虹的聲音，可不是江虹，從艾芙身邊伸出手來，把一包沉甸甸的銀子往那籃兒裡放，那姑娘做夢也想不到這麼個野小子，會給這麼重的一包銀子，也許亦是虛弱得沒力氣吧，那籃兒驀可裡一沉，翻了，可憐只討得的幾個銅錢，滾落地上，發出一些聲響，滾得不見了。

江虹鑽了出來，說：「別拾啦，這包銀子給你，拿去吧。」

驀聽有人大叫一聲：「好小子……」

大夥兒扭頭一看，只見一個衣着華麗的人張着嘴、瞪着眼，却再說不出話，也不能動彈了。

艾芙一見，可都明白了，這包銀子準是江虹從那人身上偷來的，發現了，這麼張口嚷，却被人即時點了穴道。

便連江虹也是一怔，但那圍觀的人却只道是在讚這野小子，其實誰不都在讚嘆，少說也有數十兩銀子，却全給那賣唱的。

那包銀子跌在地上，也從袋裡滾落出來，雪花花的一地，江虹幫忙那姑娘拾了起來，說：「拿去吧，休再拋頭露面，快回去。」

艾芙忙眼觀四面，奇怪，竟看不出是甚麼人點了那華衣人的穴道。

那兩個姑娘歡天喜地，多謝連聲走了，四外的人也散了，只賸下她們兩人和那個不動彈的、仍然張着嘴、瞪着眼的華衣人。

艾芙面色一沉，說：「趁早兒認了，你偷了這人的銀子？那包銀子就是從人身上偷來的？」

江虹哼了一聲，眉兒一挑，道：「一點兒也不錯，誰教他也雙眼兒色迷迷的，一瞧就知道他不安好心，在打那兩個姑娘的主意，瞧他這賊眉賊眼，我這是替他積陰德，甚麼偷不偷的。」

艾芙忍不住樂了，心想，江虹從小生長在中原棧中，日常見的多是江湖中人，這般事兒，必是聽得多了，於是，近朱者赤，有樣學樣，眞虧她精靈，想得到，懲了壞人，幫了好人。這人可是賊眉賊眼，他的錢必也是不義之財。

但又是誰點了他的穴道呢？

江虹搖頭，說：「不，等兩個姑娘遠遠的走了，否則他追上去，又把銀子奪回來。」

艾芙說：「但是……」

江虹眼珠一抹，說：「我有主意。」

走過去，一脚把那人踢倒，拉開嗓門兒就嚷，說：「不好啦，這人發羊癲瘋。」

可不是口中吐白沫，眼中無神，四肢痙攣，眞像羊癲瘋症狀。

江虹一拉艾芙，說：「一個對時，他起不得身，說不得話，你不替他解開穴道，他的穴道也自解了。」

兩人趁人衆紛紛圍攏來瞧，忙溜了開去，艾芙忍不住問道：「你這是甚麼功夫？那裡學來的？好哇！你連下三濫的邪門功夫也學會了。」

江虹正色道：「甚麼邪不邪，邪門功夫用之正，不是邪亦正了，若是名門正派的功夫用於傷天害理，豈不是比邪門更可怕、更害得人多，枉你還是南郭先生的門徒，連這個道理也不懂。」

艾芙心說：這個小妹子還眞得另眼相看，道：「我是問你，是那兒學來的！」

江虹嘻嘻笑道：「你拜我爲師，我也教你，我可是眞叩了個頭換來的。你知道啦，中原棧來來去去的，甚麼人沒有，進入那雅座的，那是普通夥計，祇不久在江湖上行走，或多或少都有點獨門功夫，否則也不能在江湖上闖出萬兒來，閒來無事，少不免說些闖蕩江湖的事跡，尤其是不着痕迹地懲惡除奸，我聽了，眞羨慕得了不得，捉空兒，背着金叔叔，非要他們教我不罷休，我一個頭兒叩下去，就不怕他們不教，再說，可也不算淘氣，是不是，叩頭啦，我教你。」

艾芙呸了一聲：「邪門外道我才不學啦，算你今兒說得有理，且饒你這遭兒，你瞧，那邊廂，好像又有人賣唱，咱們瞧瞧去。」

前些日，被冒假的火鳳凰殺官劫庫一鬧，江湖人誰敢出來討生活，不禁也怕了，今兒可無異禁令大開。艾芙好生後悔，不該把那袋金錠銀兒留在店中，把心一橫，賊霍爾那來的金銀，還不是民脂民膏，搜刮得來，還之於民，豈不應該。那宋匡雖然說不該假冒她的名兒，却把劫得的庫銀，救濟了多少在水深火熱中的窮困，其實可敬，便江虹使用了邪門外道的功夫，亦該讚不該被責了。

江虹豈有不喜歡熱鬧的，好啊！當先跑了過去，一頭鑽入人堆。

原來是打金錢板的，一個頭戴破毡帽的小老兒，嘿，中氣倒十足，嗓門好不高亢，唱道：「一不說前唐和後漢，二不說，匡胤爺黃袍加身坐金鑾，三不說，那孫二娘她開黑店，四不說，武松打虎上梁山。」

艾芙恰好也擠了進來，聽得那句：匡胤爺黃袍加身坐金鑾。心中一動，想道：「別看他是個賣唱的小老兒，竟也是個有心人，好在今日韃子都龜縮了起來，否則被聽了去，怕不性命難保。」

却是那孫二娘在十字坡前開黑店，武松景陽崗打猛虎，數百年後有個施耐庵，壺酒換傳聞，記錄編撰成書，是爲水滸，乃是後朝之事了，但那梁山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單八位英雄好漢，在梁山泊中高懸「替天行道」杏黃旗，傳說早已流傳民間，膾炙人口，但艾芙才入江湖走動，却是聞所未聞，聽來可眞新鮮，便停定了脚步。

隨聽那小老兒繼續唱道：「那武松，稱得上一條好漢，景陽崗打猛虎，把名留傳，英雄功，彪炳業，而今久遠，數英雄，却還看今天，我北關，連大漠，自古由來征戰地；我男兒，赴國難，歲歲金河復玉關，見只見，三春白雪歸青塚，單于獵火又照狼山，見那漢家煙塵起東北，橫行男兒伐鼓下榆關，燕山胡騎啾啾悲，胡兒眼淚雙雙落，驀又見，校尉羽書傳瀚海，逶迤胡旗又出陰山，刁斗冷傳風沙暗，無定河邊骨未寒，年年戰骨埋荒外，始得葡萄漢家還。嘆我朝，靖康恥，猶未雪，樂偏安，把杭州、作汴州。西湖歌舞酒正酣……」

艾芙吃了一驚，這可好，說到我朝了，這小老兒好大的膽子，慌忙四下瞧，還好，那聽唱的越聚越多，倒也沒見有可疑的鷹犬，但也得小心才是，艾芙這麼一分神，竟未聽到那小老兒又繼續唱了些甚麼，再要聽時，却聽到身邊的江虹格了一聲，小妹子爲何在忍笑？

可了不得，小老兒唱到她頭上來了。

「……誰說是，無寶地，鳳凰不落，那火鳳凰，從天降，來了西川，幾疑是，嫦娥女，下了月殿，宛若那美仙姬，降落塵寰……」

艾芙倏地一伸手，堵住了江虹的嘴，不容她笑出聲來，好小子，敢情這小小子在作怪！

是何爲那個僮兒，躲在那小老兒身後，可不是咧着嘴兒樂，恰睨着她在笑，若不是那兩句仙姬下塵寰，嫦娥來月殿，心下不疑，只怕發現不出他來，皆因那僮兒衣着已不光鮮，而且襤褸。

艾芙却假裝沒有看見，假裝聽去，雖說她要擒這僮兒，自是能手到擒來，但這人羣太多了，小小子可溜滑得很，若被他鑽入了人叢中倒不易手到擒來。得找個機會才行，悄悄地，毫不着痕迹，向那小老兒身邊挪移過去。

一步，又半步、又半步，可就不由她不聽下去了，聽那小老兒繼續唱道：「芙容城，民倒懸，水深火熱，火鳳凰更似那觀世音，救苦救難，劫庫銀，消災黎，萬民感戴，殺……」

艾芙便敢聽下去，可也不能容那小老兒再唱下去了，嘿！好小子！

霍地一掠，那圍觀聽唱的人，登時發起喊來，空中飛人，如何不驚世駭俗。

但她一掌把小老兒推開，却也怕傷了他，勁兒小了，小老兒一聲啊呀，跟蹌蹌撞出去，就這麼慢得一慢，那還有那僮兒踪影。

只聽江虹叫道：「在那裡了！」

在那裡了，敢情那僮兒端的溜滑之極，已鑽出人叢，在數丈之外了，正往西奔跑。

今兒非揪住他不可，一定要揪住他，為甚麼，她明白，那江虹亦明白，他是何為的僮兒，何為可即是霍爾，那該死的賊霍爾。賊霍爾為甚麼偏又是啞婆婆的親生子呢？老天爺，為甚麼恁地作弄人。

追！但，且慢，大街之上，行人衆多，鐵蹄下的芙蓉城居民久已成了驚弓之鳥，休得引起驚惶，哼！艾芙對江虹一使眼色，且讓這賊小子跑，看他能跑得出多遠去，能支持多久。

兩個姑娘不過如同街頭漫步，但一步跨出，只是那麼輕描淡寫，那僮兒可就得跑出兩步了，跑啊跑，好小子，竟跑出了冷靜偏僻的街道，到了人烟稀少之地，似被絆了一下，登時跌倒在地。

「跑啊！」江虹說：「好小子，你跑上天，也追你到凌霄殿。」

「滾起來！」艾芙踢了他一脚，那自是輕而又輕。

那僮兒張大了嘴兒，直喘大氣，好小子，眼兒裡，竟無絲毫懼色，若然他有些兒懼怕之色，也許艾芙倒沒那麼惱，哮喘着氣，還直笑。

當眞可惱！他幫同何為騙她在前，今兒更編成唱詞兒來戲弄她，江虹却橫身一攔，道：「我來問他。小小子，滾起來。」

好哇，他非但不怕，毫無懼色，竟還理直氣壯，說：「若還是小小子跌倒了，自是爬不起來的，要不，勞駕天仙鳳凰你拉我一把兒。」

江虹可樂了，可眞是個小頑童，道：「好吧！是好漢子，算你是好漢子，滾起來。」

那僮兒一躍而起，瞪圓了眼兒，道：「好漢子，只會跳起來，請請。」

說着，轉身要走，艾芙喝道：「站住了。」她是有話要問的，可又一時間，也許是因為當着江虹的面吧，可又開不出口來，喝道：「你敢走！」

却僮兒瞪眼道：「為甚麼不敢，我得回去把唱詞兒改一改。你們以多為勝，以大欺小，算是那門子好漢。」

「好哇！」艾芙氣道：「你可是不打自招了，果然是你編的唱詞兒戲弄我。」

那僮兒道：「誰招認是我編的唱詞了，那是我爺爺編的，憑我也能編得出來麼，你說戲弄，那可眞寃枉了我爺爺，是我爺爺說道：這般英雄事跡，當眞曠世無儔，古今無雙，豈可不傳之後世，說那觀世音救苦救難，又誰見了，却是這火鳳凰，慈悲心懷，救苦難，萬家生佛，才是活觀音，萬民感戴，更應萬古流芳，好哇，你不知好歹，倒反說戲弄你。」

當眞，那詞兒裡只有讚揚，沒半句戲弄之詞，雖說不盡不實，却又不能怨怪人家，說得艾芙一時無言啞口。

江虹道：「我來替你問他，喂！趁早兒老老實實說了，是不是那賊霍爾，叫你扮成這模樣兒，前來跟踪我們，若有半句虛言，小心你的小命兒。」

那僮兒竟又叫起屈來，道：「這可又寃枉死我啦。那日有個相公找上門來，自稱姓何，說要雇一僮兒，說是西來留學，需要人嚮導為伴，給我爺爺銀兩，替我更換了衣衫，後來被我發現，敢情他是霍爾王子喬裝扮，告訴爺爺，我爺爺登時大怒，說韃子害得我們國破家亡，仇深似海，立即命我脫下衣衫，要還他銀兩，却又作怪，那相公，我是說，那霍爾王子却再沒找上門來，那衣物銀兩，今仍存放家中，不信時，我帶你們回去瞧瞧。這可好，我爺爺來啦，你們問來，我可沒半句虛言。」

就是那唱金錢板的小老兒追了來，敢情就是他爺爺。也是跑得上氣不接下氣，氣極敗壞，叫道：「你兩個野小子，待要把我孫兒怎的？」

那小小子嘻嘻笑，色舞眉飛，道：「爺爺，你先緩過氣來，我再告訴你，否則會嚇壞你。」

那小老兒見孫兒沒事，其實早放心了，道：「憑這兩個野小子，嚇壞我，爺爺的膽兒可是鐵打的。」

小小子說：「好吧，但你可得站穩了，她就是下月殿的嫦娥，降塵寰的仙姬火鳳凰、艾姑娘，這位可也大大有名，人稱江上虹的江姑娘。」

若還別人說時，小老兒那會相信，但他孫兒可是見過多次，深知底細的，睜大了眼睛向兩人望，那眼睛可就越睜越大了，兩個姑娘麗質天生，任她們如何改裝扮，也經不起仔細瞧的，已看出是喬裝扮，便信了十足，頓把個小老兒興奮得手足無措。

艾芙一翻掌，只那麼遙空一托，小老兒就拜不下去了，道：「老人家休得多禮，豈不折煞了我們。」

詢問之下，才知那小小子果無半句虛言，原來這小老兒是打從開封府，逃兵荒，流落到西川來的，說來端的可悲，飽讀書，謀生無能，況又在異鄉，不得已把史說傳聞，編些驚世唱詞兒來，祖孫兩人賣唱糊口，因那唱詞兒典雅，人也多知其飽學，故爾也多得周濟，那霍爾王子改名何為，扮作漢家郎，自也要找個漢家僮兒，便尋了去。

小老兒怒形於色，道：「若還知他是霍爾王子時，便刀擱在脖子上，也是不答應的。」

艾芙好生失望，若那僮兒是霍爾支使來的，倒可查問出些甚麼來，而今，可是甚麼也問不出。

江虹道：「恁地說時，今兒你豈不白唱，沒人打賞，咱們倒誤了你，姐姐，我有個主意，咱們不也要找個地頭熟的嚮導。」

艾芙心中一動，她正要去青羊宮，可不是需要一個地頭熟的帶路的僮兒，道：「好，老人家，不知你可願意。」

那小老兒高興還來不及，豈有不願意的，道：「可是我祖孫的造化了。」

艾芙說：「咱們要去青羊宮走走，帶路啦。」

小小子道：「爺爺，我先回家啦。」

轉頭就跑，艾芙與江虹同是一怔，小小子這番的跑法大是不同，只見兩肩一縮，看來不快，却去似一縷青烟，艾芙道：「追！」

當先追了下去，初時江虹倒還跟得上，但是越追越落後，看看落後了十數丈，艾芙已追到一條小溪邊，溪那面一列參天古柏，柏後隱現墻垣，隱約可見垣內的殿堂和亭閣，忙吸一口眞氣，也一伏身飛掠過溪，那小子恰也過了溪，哼！好小子，且看你瞞得幾時。

那小小子飛掠過溪，正回頭去望。

倒是遠遠看見江虹的身影，來得近了，却不見了艾芙，果然精靈，知道人家已過溪了，但回望時，只見那參天古柏，篩落下縷縷陽光，幻出千萬道縷縷游移的光霞，蟬鳴聲聲，更增幽深岑寂。

小小子直搔頭，若是人家躲在樹上，古柏篩日影，不用抬頭也能發現的，但樹後可又藏不住人，皆因那是一條通道，古柏成單行排列，一眼可看出老遠，那是一條行人通道，顯然久已少行人，雜草叢生，却還未能高得可以藏人。

小小子說：「喂！到啦，這就是青羊宮，我知你已過溪，出來啦。」

無人應聲，試看向前走，心想：是了，她身形小巧，除了樹後，別無藏處，那知他霍地竄過去，奇怪，一連搜尋兩棵樹後，也不見人，甚至連遠處也不見一個人影。

叫道：「不出來，我可要嚷啦，火……嗳喲！」

驀覺右腿一軟，站立不穩，跟着另一條也被甚麼絆了一下，登時仆倒在地，同時被一隻脚踏在背上，休想站得起來。

那江虹恰也飛躍過江來，叫道：「姐姐，可又被他寃枉了，好小子！」

艾芙一脚踏在他背上，其實壓根兒就沒藏躲，不過緊貼在他身後，如影隨形，便陽光也照不出她的影兒來，正是她的拿手功夫，移形幻影。

艾芙說：「趁早兒說了，你這功夫是誰教的。」

心想問：可是霍爾教的，却問不出口，那江虹又道：「姐姐，今兒你該信了，那日在望江樓，只那麼前後脚功夫，竟失去了他們的踪跡，我說他們全有一身工夫，你却不信。」

艾芙脚下一加勁，再又喝道：「說！」

那小小子拉開嗓門兒，叫嚷：「你們不講理，放我起來，我那會什麼功夫呀！」

不錯，他要是眞會功夫，就會知道該怎麼解脫的，只有艾芙自己知道，其實脚下並沒眞用勁。

江虹走過來，在他肉厚的大腿上，踢了一脚，道：「再嚷，宰了你。」

「宰了我，我也不會功夫呀！」小小子要哭。

艾芙把脚一鬆，復又一勾，那小小子翻身坐了起來，像是眞不會功夫，道：「我是問你脚下功夫，你若沒練過，怎會跑得這麼快？」

八成兒是賊霍爾，但對這僮兒來說，他可是何為呀！她好恨，可又多希望人家提到他這名兒。

但她失望了，僮兒說的，竟不是何為。

「敢情你們說的是這個呀！那是個病相公教我的。」

「甚麼相公？你再說一遍？」

「病相公呀！」僮兒說：「經常一病就是多日，起不得床的相公，能起得床了，也有氣無力，肌瘦面黃。」

不是何為？僮兒說得認眞，不像假，但疑心才去，好奇之心却又起了。

江虹道：「你說，他怎麼教你？」

僮兒道：「他不是起不得床嗎？爺爺說：病在異鄉怪可憐的，吩咐我有空就去望望，要買點兒甚麼，替他跑跑腿兒。

「大約在半個月前了，有一天，我看他在地上畫呀畫的，我問他畫甚麼呀？他就說了，你日常替我跑腿，我沒什麼給你的，就教你個跑得快的法兒，練得熟了，不僅跑得快，而且跑遠些，也不會倦。

「我就說，那敢情好，要是遇到壞人欺負我，就像……就像你們欺負我一樣，我就跑，快快地跑了。」

江虹道：「好小子，你罵我們是壞人。」

那僮兒噘嘴說：「但是不講理，不也和壞人差不了許多。」

艾芙道：「讓他說下去，他在地上畫甚麼？」

僮兒說：「畫圈兒，和脚印一般大小的圈兒，說：我每天只要踏着圈兒跑幾遍，跑到快了脚步不出圈兒，那就成了，這不是頂好玩兒嗎，我就跑呀跑，跑得熟了，地上的圈兒被抹掉了，當眞，我跑起來就快了，一口氣跑個一兩里地也不倦了。」

「當眞這麼神奇，我不信。」江虹說。

艾芙道：「要我們相信你沒說假話，帶我們去瞧瞧，在那裡？」

僮兒伸手一指：「喏，不就在這青羊宮後面，那面不是有一片竹林嗎？就在那後面，本是以前宮裡一個火工道人住的，後來青羊宮沒了香火，那火工道人耐不了貧窮，走了，屋子丟空了，那病相公就討來落脚。」

「走！」艾芙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說：「帶我們去，走！」

僮兒前，兩個野小子隨後，繞過那青羊宮墻，只見好一片竹林，午後曠野，風也逾勁了，幽篁起伏，宛若綠波無際，耳畔若鳴天籟，那叢叢修竹濃密得成了天然圍墻，但那小小子自有地方鑽入。

江虹道：「小小子，你溜滑刁鑽，休想逃走。」

那裡面亦復幽篁叢叢，錯雜叢生，一入其中，便宛若置身八陣圖中，只要慢得一步，就會失去前人的踪跡，那小小子可不是時時停下來等她們，而且那竹叢間，地上落葉堆積，有時竟厚達尺許，落脚非小心不可，而且不由人不吊膽提心。

那小小子噘嘴道：「我爲什麼要逃，我又沒犯着你們，我才不怕你們哩！別瞧你們一個天仙鳳凰，一個江上飛虹，我眞要逃，你們也奈何我不得，連我的影兒也瞄不着，不信，咱們試試。」

江虹還是孩兒心性，先前被小小子拋後老遠，可仍有點不服氣，非得給他顏色瞧瞧不可。

她道：「好，小小子，你不打聽打聽，俺是誰？」

「山東道一十四家總掌門，」艾芙也樂了，說：「若是輸在人家一個小小子手中，瞧你這臉兒往什麼地方放，別鬧啦。」

江虹說：「不行，跑啦，小小子，遲一步，我就擰你一下子，可別嚷。」

小小子說：「有本事，你追來。」

艾芙可盯着小小子脚下瞧，要明白那病相公教他的是什麼步下功夫，那知看來毫無奇異之處，只那麼斜身溜閃，就不見了人。

那竹林中，濃密處蔽日遮天，白天亦陰暗，何況實在太濃密了，有時只能容一人鑽過，起伏如波，偶有一綫日影投下，也是晃動遊移，乍暗還明，竹聲如濤，時又如流泉，如細語嘈嘈，他在前，脚下踏落葉，該會有聲的，亦辨不出來了。

可不是江虹還辨聲，那知只那麼一側耳，辨不出，倒頓失那小小子踪跡。

艾芙也吃了一驚，她可沒大意，怎生也只繞穿鑽行，不過才繞得兩三叢修竹，便已把小小子踪跡失了！

江虹還不服氣，但任她如何竄繞，頭髮散落披滿肩，衣衫更被斷枝扯破了好幾處，小小子就是連影兒也沒瞄着一點，倒被那竹叢中篩落下來的縷縷乍暗還明的陽光，騙了無數次。

艾芙道：「罷了，再追，再尋找，你就快衣不蔽體了，豈不醜死人。」

江虹直喘氣，低頭一看，她一低頭，散髮已經從肩頭洒落似傾洩而下，再看衣裳，可不是破了無數處，破衣片片飛。

登時氣極大怒，跺着脚，叫道：「滾出來，我要抓住你，非擰你個半死不可。」

艾芙直樂，道：「他怕你擰他半死，可就更躲着不出來了，別忘了，是你叫人家跑，你自要追他的。」

隨叫道：「小小子，出來啦，我不許她擰你，別怕。」

怎麼沒聲，難道眞溜了，又叫了兩聲，仍沒動靜，艾芙埋怨道：「都怨你，要和他鬧着玩兒，這可好，咱們去那兒找他去。」

「遠在天邊，不就在眼前啦。」

驀見竹叢下的落葉堆中，鑽出那小小子來，敢情就在跟前。

那小小子可眞是鬼靈精，似乎早算準江虹不饒他，最方便的自是一脚踢出，一鑽出，未長身，已在地上一滾，滾到艾芙身側，也立即逃到艾芙身後。

那江虹見衣衫破得不成樣兒，氣極了，一脚跟出，力也用得大了些兒，何況知道小小子不會武功，絕逃不了的，那知一脚空，重心一失！竟撞入竹叢中，頭兒身兒，倒被竹兒夾住了，待她急怒氣極，掙脫出來，那衣衫又破了更多處，只聽嘩啦一聲響，一大幅衣衫更被撕落下來。

小小子叫道：「天仙鳳凰呀！救苦救難。」

艾芙一把抓住撲過來的江虹，道：「當眞你不怕醜！」

她是說江虹的衣衫破得已幾乎半裸了，好在今日她們扮小子，不過是把衣衫套在外面，內裡仍有一套那小家碧玉的衫褲，艾芙慌忙脫下，替江虹披上。

那小小子怯生生躲得遠遠的，倒也沒逃走，艾芙道：「你過來，別怕。」

小小子說：「她要擰我呢，說要擰我半死的。」

艾芙柔聲道：「她是和你說着玩兒，走。」

江虹倒也不敢再鬧了，再要把衫兒撕破，可就見不得人了，一面也忙着把衣裳穿好，把散落下來的髮兒再挽在頭上。恨道：「待會出了林子，再和你算這筆帳兒。」

小小子說：「我不帶路，你休想出得這竹林，出得去，也得轉上半日，我可早逃得遠遠的去了。」

艾芙道：「休得再胡鬧了，那病相公在那裡？」

「遠在天邊！」

艾芙道：「你再胡鬧！」

小小子漲紅了臉，說：「我沒胡鬧呀，可不是就近在眼前，喏！那邊竹林中，不是有塊空地麼，那是先前火工道人鬮出來種菜的，而今空下了，日久倒成了個場子，病相公的茅屋就在那兩叢竹下。」

果然，從竹叢縫隙中有茅屋，若不是小小子指點，幾乎看不出來，皆因茅屋頂上也堆滿了落葉，泥墻也同枯黃的落葉相差無幾，只有門戶尚可辨識。

艾芙道：「你是說，那病相公就在裡面。」

小小子道：「如何不是，今早爺爺還命我送了碗麵去，我家就在那林邊，正是宮中廢棄了的泥屋，爺爺說，那相公看來病得很重，怪可憐的，倒想請個大夫來替他瞧瞧，可是咱們沒錢。」

「你可知他患了什麼病？」

小小子搔搔頭，說：「那病相公說，不是平常藥物治得好的，你看，他的門開在那裡。」

艾芙道：「那又如何？」

小小子道：「門開着，那就是說，我可以進去，否則不准的，甚至在門外瞧一下也不准，他常幾日幾夜不開門，我好害怕，怕他死在裡面了。」

江虹道：「姊姊，那可也信他不過，怎知這壞小子是不是騙人，便眞有個病相公在裡面，咱們也不能證實。」

艾芙道：「那容易，小兄弟，你不是說他在地上畫圈兒，叫你練跑嗎？你先別出聲，帶我們過去瞧瞧。」

「好，你們跟我來，爺爺說，咱們雖然窮，可是不打謊語的。」

那小小子說話聲音低，而且離着老遠，遠離那茅屋，仍放輕了脚步，那風倒把坭地上的落葉掃得乾凈了。指着地上道：「你們瞧，我日日跑，本來畫的圈兒，倒踏出脚印來了。」

可不是地上有或深或淺的脚印，江虹看不明白，艾芙却大吃一驚！

「咦！不，這像是太乙九宮圖，但又……」

忽聽耳邊有聲如蠅，說：「是太乙九宮，姑娘，你可知河圖洛書麼，這是九宮中，暗藏河圖變化，姑娘休得見笑，我不過初有領悟，尚未能了悟其中奧秘。」

艾芙興奮得大叫一聲：「是他！」

「啊呀！原來是他！」

江虹道：「姐姐，你說誰呀！」

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聲音，正是兩番助她，連破耶律郡主劍陣和箭陣的傳音，這不也正是傳音。

顧不得理會兩人，飛身搶到那茅屋門口，躬身道：「兩番蒙前輩相助，正苦無從致謝，可否容我晋見。」

只聽那人聲音微弱，可不是傳音了，顯是適才傳音，耗了功力，道：「姑娘快休如此稱呼，請進，我是誰，你進來便知了。」

艾芙那還遲疑，只不過一間茅屋，一榻之外，只有一張破桌，連凳也沒有，一眼便可看清了，只不過屋中暗，由明處而入，一時看不清楚，只能見到床上有人躺着。

那人的聲音仍很微弱，道：「慚愧，竟不能請姑娘落坐。」

「原來是……啊呀！你！」

萬萬料不到，她看清了，竟是宋匡。

不！是文丞相之子、文公子！

是宋匡，不過，而今，她心目中可是文丞之子、文公子了。

艾芙搶到床前，道：「別出聲，不，快告訴我，你敢是受了傷，若是病，端的又是甚麼病，爲何又是平常藥物不能治的。」

他爲何不答？爲何不出聲？難道，眞是他適才傳音重病之下又耗了眞氣！病又加重了！

艾芙好生惶急，這工夫，江虹在前，那小小子隨後也進了來。

江虹也咦了一聲，叫道：「原來是你！」

那宋匡望着兩人，苦笑道：「姑娘，我這……也不是甚麼病，亦未受傷，不過是……受了些兒毒，毒性發作，一時未能尋到解藥罷了。」

「中了毒！毒性發作，啊！」

艾芙腦子裡快如電閃般，閃過那日在聖燈寺中醒來後的情形，不錯，他，這文公子說過，她是中了鬼影手的毒粉昏迷，那劇毒不是普通藥物可能解的，盡了那老禪師和他一日夜之力，始能解除，她竟昏迷在那禪床上一日夜才能醒轉，可知其毒之劇。

啊呀！莫非……想一想，她昏迷之初，知覺尚未盡失時，知道有人在她倒下之前，抱起她來，不用說，知道她中了劇毒，不用說，必會先作急救，沒有藥物，她又如何急救？

她沒有臉紅，沒有一些感到臉上發熱，一個練武功的人都會明白的，必是曾想把她初中未深的毒……吮出來。

是的，那毒端的厲害，並不即時發作，故爾……故爾……他也中了毒，他必然自行運行眞氣化解，但僅可保住性命，顯而是……那日，必是助她那六十四兵騎的箭陣，耗用眞力過度，再也不能抗毒，毒又加深了。

「你！你是怎麼啦？」江虹說。

「你！」艾芙慚愧又難過，更無限自疚，說：「你爲我療毒，更因助我破那箭陣，毒更加深了？」

宋匡苦笑道：「我，沒用，姑娘，生死有命，姑娘不用替我難過。」

「甚麼！」江虹說：「那日傳音的，就是他？喂！」轉向宋匡，說：「敢情是你鬼鬼祟祟，塞了袋的豆兒在我手裡，爲何你不正大光明啦！」

艾芙喝道：「休得對文公子無禮，那麼，你承認啦，那日破劍陣，傳音

的也是你了，既然救我的是你，你也在那左近，快說，什麼藥物才能解這劇毒？」

宋匡搖了搖頭，把閉上的眼睛又睜開來，有氣無力地說道：「藥是有的，只是難尋，可惜那老禪師不知我亦中了毒，變生不測，他已不知去向了，否則以他那無相禪功，爲我解毒，倒也不難。」

艾芙急道：「你說，既有藥可解，就沒有找不到的，快告訴我。」

江虹已聽得明白了，知道這宋匡之所以病倒，原來是中毒，中毒是因救艾芙而起，那日艾芙失踪了兩日，亦已知道大概，忙道：「姐姐，不如先把他送進城去，請個大夫來替他瞧瞧。」

宋匡道：「那萬萬不可……」

艾芙點了點頭，說得是，萬萬不可，殺官劫庫，他是正主兒，說是和霍爾王子約法三章，但那是另一回事，可不能與三聖一元大會混爲一談，再說，從他的武功，也許人家早已知道他是巴鼻道人的徒兒，文丞相之子了，豈能放過他的。

她道：「果然不可，但這兒甚麼也沒有，小妹子，勞你走一趟，知會那吳桐君，暗裡送衣物被褥來，小小子，你也去，先帶去你家裡，偷偷送進來，當然，得找一個名醫。」

江虹一看宋匡的情形，就知嚴重，却也不敢怠慢，道：「好，交給我，走啦，小小子，你要是走慢一步，我打斷你的腿兒。」

敢情兩個姑娘和病相公是相識的，小小子那會不更起勁，道：「倒要看誰行誰不行。」

兩人忙忙地走了，艾芙道：「好啦，現在該告訴我，是什麼藥物難找的。」

宋匡道：「姑娘爲我恁地急苦，更教我不安了，其實，我說的那藥物，也不過聽老禪師大略提過，連老禪師亦不敢肯定說能解得這毒，而且，往返亦在三百里以上，不僅需時，而且……而且……」

「而且甚麼？快說，我這就上路。」

她的眼睛越睜越大了，因爲他的話聲越來越微弱，終於無聲了。

艾芙撲了上去，可不是暈過去了，只見他面如淡金，口唇烏黑，雙目緊閉，探他脈息，亦已微弱之極。

她沒有經歷過，但聽說得多了，她師傅、她爺爺、加上一個醉菩提，那一位不是久在江湖上闖過的，她從小聽說過的，太多太多了，不用這文相公說出，她亦知道，本來他還守護着丹田，靠那日漸微弱的眞氣守護，却因她們突然闖來，突然出現，必是他心下一激動，再又傳音，那體內之毒便逼不住了，乘虛而入，毒已攻心！

她顧不得言語，不再呼喚，顧不得悲痛，扶起他來，運用這十餘年來苦修的功力，她眼一觀鼻，鼻一觀心，立即有一股圓團團，光灼灼的眞氣從她掌心徐徐輸入他的靈台，走巨闕，通其任督二脈，那知過了半個時辰，文相公只不過呼吸暢了些，脈息稍稍强了些，仍然暈厥不醒。

艾芙還道她師傅與巴鼻道人同修易理，必可助其通暢任督二脈，靈台回復光明。她那知道易有天地自然之易，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易原本精微，伏羲以前，只有圖象，文王周公後，始有文學，是故精微之易，解說雖有大同，却小有殊異，那巴鼻道人修的是天地自然之易，南郭先生修的可是孔子之易，却不知小異成大殊。故收效甚微，但無論如何，總算把他的心神護着了，靈台漸漸復現光明。直到艾芙已汗濕重衣，那文相公才發出了一聲輕微的嘆息。但仍甦而未醒，那艾芙却又眞力耗盡了，癱軟倒在他身邊，抱着他，不禁放聲大哭，只道他是再不能救了，心下大激痛，竟也暈了過去。

那是再顯明不過的，他本來尚可用自身功力把毒逼住，不致蔓延，却因那日助她破那劍陣，先閉那六十四兵騎的穴道，再傳音江虹，眞力散了，再不能守護心神，他必是因此之故，匆忙退走，趕快回來運功自療，但毒已攻心，雖還能暫保性命，也不過只剩下了那口氣在，再不能起床了，

現在艾芙才明白，無時無刻不在她身邊，暗中保護她的，甚至爲她而中劇毒，已中劇毒而仍暗中保護她，正是這文相公，不用說霍爾對她獻殷勤，何爲偷取了她的心，這文相公全都見到的，全都清清楚楚，而却始終愛護她、保護她如故，甚至爲她捨死忘生，不顧性命，尤其是想到自己以前那麼瞧不起他、鄙視人家，甚至當衆羞辱人家，如何不悲痛、不羞憒內疚，更秉眞力耗盡，故爾一時也暈厥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耳畔聽得微弱的呼喚聲，她醒了，漸漸復了知覺，慢慢睜開眼來，才知自己在那文相公懷中。

大驚之下，一聲啊呀。

不是因爲她醒來在人家懷中而羞急，而是以爲比她先醒來的文相公，見她暈厥在他身邊，反而再又助她甦醒，他若稍復的眞力再爲她而耗盡，那還有命麼！是以，惶急之下，反手把文相公摟在懷裡。

早是淚流滿面，怎生懷中的文相公雙目緊閉，沒聲呀！難道眞是再又助她甦醒，這番可眞是眞力耗盡了！

正是事不關己，關己則亂，乾惶急，竟大哭失聲，她還能說甚麼呢？又那還能說得出話來呢？

若是他曾付出過甚麼，那麼，他現在更願意。

若是他曾付出多少，那麼，現在

他願意付出更多、更多，甚至他的生命。

若是他能爲她而死，那死亡，會是多麼甜蜜，就像現在一樣，他並未爲她而死，他的生命仍在他的軀殼之中，而他的靈魂已沉浮於她眼淚滙聚成無比幸福與甜蜜的海洋，是那樣無邊際，無彼岸。

佛說：航若、波羅密多，多可笑，智慧與彼岸何其愚蠢，那麼他還須要甚麼智慧之舟，他多願永無彼岸，沉淪吧，在幸福與甜蜜的淚的海洋中。

他閉上了眼睛在她溫暖的懷抱中，他感覺得到，她的熱淚混融了他因幸福而流出的淚，滙成了巨流，滙成了海洋，他的心靈在飄蕩，飄蕩在那無邊的甜蜜的海洋。

而在他軀體中，他的先天自然之炁，也與她十數年修爲輸入他體內，在任督二脈中運行的眞氣也作了融滙，靈台漸復光明，陡然間，他心靈有了驀然的震撼，他的身子也隨之一震。

他在她的懷抱中，又如何感覺不到呢？她心中也因而一震，她的臉頰也離開了他淚濕的臉頰，她抬起了頭來。

他沒死！

誰說他死了，他的眼睛睜開來，但幸福的甜蜜並未離他而去，見到她滿面的淚痕，他又多羞愧，也自責了，雖然他不過是陶醉在幸福的甜蜜中，不是存心欺騙，但他不是也仍然欺騙了她的悲痛和眼淚嗎？

天啊，她爲他而傷心，爲他而哭，而她是火鳳凰呀！跺跺脚，西蜀芙蓉城就會顫抖的火鳳凰，竟爲他而流淚了，他多感驕傲和無比的幸福，而同時又感到多可鄙，多愧疚。

「不，不要動。」艾芙仍然摟住他，不讓他掙起身來：「我再不許你動了。」

「多謝你。」他說：「令你爲我傷心，我眞……羞愧，眞……」

他是指適才不該閉上眼睛，她以爲他死了，因而爲他而哭。

「不不，」艾芙用臉頰堵住了他的嘴，不讓他說下去，她是眞羞愧的不敢看他：「羞愧的是我，那才羞愧，原來，你一直在暗中保護我，甚至在你因救我而中毒之後，我知道你……不說我也知道。天啦，我眞羞愧，我師傅應你師傅的請求，本是派我下山來保護你的，不料，反而是你一直在暗中保護我，原來你一直在我身邊，從未離開過我。」

「但願……永遠……」他是那樣喜極，那應激動，因而身軀也微微震顫起來：「眞不知怎麼多謝你，希望你沒有耗損過太多的眞力。」

她不知道他是因激動、因喜極而震顫，竟以爲他寒冷，那不是中毒與病重的自然現象嗎？可憐的文匡宋，是的，他姓文，名匡宋，可憐的匡宋。

她放心了些，他的話語仍然很清楚，而且更大聲了些，不再那麼微弱了，那麼，她輸入他體內的眞氣，已把他的先天自然之炁由散而聚，再又能護住黃庭，把體內的毒逼住了。

她曾聽她師傅南郭先生說過，巴鼻道人修練的天地自然之易，與他們的孔子之易，其實有小殊，却大同的，是與孔子在所修周易的序言中所說，是可統之在道的，因此，她的眞氣終於發揮了作用，把他體內已散的眞氣再又復聚起來，引導歸其元，再又能靈台復現光明了。

那麼，他現下可暫保無事了。

「你聽着了，只許聽，不准說，也不許動，不許再妄動眞氣，慢慢地，把呼吸調勻。」

「有那麼多不許嗎？你看，我眞沒事了。」

眞的，他的脈息又已增强，均勻而有規律了，更可喜的是不再顫抖了，在她懷中的他，身軀又復溫暖起來。

她的眼睛令他又驕傲、又慚愧、又喜悅，他明白的，她的眼淚，她的悲傷惶急，她的關切，都不過是由於感激，但已足夠了，因爲他知道，至少此時此刻，她心中只有他的存在，再無別人，那不已足夠了。

「現在，快告訴我，有甚麼藥物，是能解你體內的毒的，我一定能找到，一定要找到。」

他不願說，因爲說了，她就會離開他，爲他尋藥，但又自知，毒已侵入黃庭，雖能不死，也永不能再動眞氣，功力形同全失了。

在她一再堅持的催促下，才嘆口氣，道：「其實，這也不過是傳說而已，我師傅曾提及，爲我述說過道教聖地，說那山上有仙鶴名玄鶴，其涎可解百毒，那日我負你回聖燈寺，老禪師亦有相同說法，且更確言有玄鶴在，只因一時難去尋找，而老禪師又自信能以其近百年修爲的無相神功，爲她盡驅體內之毒，故未去尋找，事後老禪師才告訴我，鬼影手這毒，乃取自雲貴深山中多種劇毒之物，如蝮蛇、蜈蚣等不下二三十種毒蟲之劇毒，且不長大到一丈二尺者不取，任何一種劇毒已非平常解毒之藥可解的了，何況數十種劇毒之多。據說鬼影手這弩箭，得自苗區一老苗，長不過三寸，不但弩身餵有劇毒，弩尾中空，亦藏有毒粉，不用時用竹筒密封，發出後，毒粉便隨風飄散，三兩尺內，不用弩中人身，人亦會中毒的，不過較緩發作而已。」

艾芙切齒道：「原來這賊恁地歹毒，他必有解毒之藥，這賊未死，我去逼他交出。」

文匡宋搖搖頭，道：「若還有解藥時，我也不會等到此刻了，據老禪師

說，不僅是鬼影手，只怕製這毒弩的老苗亦無解藥。」

艾芙試探他脈息，已不似先前一般微弱了，放心了些，道：「但你說……那老禪師和你師傅都說有的。」

文匡宋點了點頭，道：「老禪師既說有，想必是有的，其實，離此也不過百里之遙。從此往西，有縣名大邑，再西去三十里，有山名鶴鳴山，當眞是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那山高不過千尺，其形如鶴，老遠便可望見，宛若一隻飛翔中的大鶴，據師傅言道，山中有二十四座石洞，眞果福地洞天，山風勁吹，灌洞穿石，石鳴清脆，宛若鶴鳴，因此山亦因而得名，名鶴鳴山。

「那山上古柏參天，最多鶴鳥棲息，常見的鶴，人皆稱白鶴，因其羽毛色白，但這鶴鳴山之鶴，却羽毛灰黑，更有異處是鶴身巨大如鵝，但却又輕如一般雀鳥。古書亦有記載，稱之爲玄鶴。姑娘，你放心，我眞沒事了。」

那艾芙一直不轉眼兒瞧着他，手指兒亦未曾離開過他的脈息，生怕他說話太多，再又耗氣傷神。

是的，他的脈息雖不旺，但却很平穩而勻和，這才讓他繼續說下去。

「好教姑娘得知，我之所以知道得這麼詳細，因爲那是古道場，亦爲道教聖地之一，據師傅說，道教的祖師張道陵，西漢時，便學道於鶴鳴山，創設道教，奉老子李耳爲教主，並以老子的『道德經』爲主要經典。」

「原來如此。」艾芙故意打岔，好讓他歇一會：「難怪北有青城山道場，這裡有如此壯巍的青羊宮了，想必西漢時，道教已在此一帶盛極一時，你師傅修練的大巴山，亦相去非遙，但我要知的是解藥，解你體內劇毒之藥。」

文匡宋道：「便是鶴涎，只不過說者神其說，姑娘，你大智慧，自幼便讀聖賢書……」

艾芙把眉頭兒皺了皺，她不是討厭人家讚她，而是她更急於知道怎生覓得解藥。

文匡宋的眼兒雖不敢盯着她看，但又怎會捨得把目光從她臉上移開，他道：「我們就姑妄信之吧，傳說那山上的玄鶴，千年變蒼色，又二千年變爲黑色，既是鶴齡三千年，那自是仙鶴了，姑娘，我可是姑妄信之。」

惹得艾芙噗嗤一聲笑了，笑得那麼嫣然，因是那淚眼雖晴而淚未乾，淚珠兒仍掛在臉上，便更似露滴牡丹開，嬌花帶雨。

咦！他的脈息怎會陡然旺盛起來，臉也出現了一抹紅暈，待和他的目光一接觸，她的心兒也就劇跳起來，差點兒啐了一口。

姑娘們天生就是那麼敏感，一旦眼中有了情意，休想瞞得過她們，這瞬間，她也才發覺，她不但仍半摟着他，而且一直握着他的手腕，忙不迭稍稍離開了些兒，但仍未放開手。

她道：「甚麼妄不妄的，既然你師傅和那老禪師都恁地說了，必是可信的，你還不快說。」

「是，」文匡宋道：「據說那仙鶴居於最高一座山峯的最高一棵古柏上，那古柏大有數人才能合抱，仙鶴居其上，啣枝築巢，那仙鶴之涎便黏其上，色白如霜，據傳能解百毒，便任何劇性之毒亦可解得。」

艾芙喜道：「不過百里，一日夜便可往返了。」

文匡宋道：「只是有一宗，據民間千百年來傳說，仙鶴甚是靈異，若還雨順風調，太平之年，那仙鶴始來棲息其上，若還是兵刀凶歲，便去無踪影，而今國破宋亡，韃子的鐵蹄下，神州破碎，若傳聞屬實，則仙鶴必也冥冥……」

艾芙跳了起來，道：「常言說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仙鶴便去，其巢自也仍在。我這就動身，明日此刻，必可回來，小妹子去知會了吳桐君，你必也知其人，他必來爲你安排，想必也快到了，我這就上路。」

她眞說走就走，竟毫不留戀，但她是心急爲他療毒呀，不是比依依不捨，比留戀還更令他感動，他才叫得聲：「姑娘慢走……」她早已去無踪影了。

往西，她連路也不用問，就一直往西飛奔而去。往西，自有大路，又何必問。

日落崦嵫，西天晚璀璨，她已到了一座城池，估量已百里地了，野小子在道上狂奔，自不會引起太多人注意，但她已把野小子的衣衫脫給江虹了，那臉兒的膏藥也早脫落，淚水又已沖洗出她的如花容顏，眞比出水芙蓉更嬌，好在她跑得太快了，尤其是道上遇到人的時候，她脚下一加勁便如一縷輕烟般如飛掠過了。

是以，也許惹來一些驚呼，但却未遇阻擾。

她離開文匡宋時，已是太陽早偏西了，百餘里地，竟不到一個時辰，便已到達。一打聽，果然，前面的城池便是大邑。

她穿城而過，毫不停留，她打聽得明白，鶴鳴山便在鶴鳴鄉境內，不過二三十里地，天色尚未黑盡，天邊尚留有一抹晚霞，便已到了。

在那小鎮上面一打聽，再西去不過數里，便到山脚下了，其實她不用打聽，西邊天際的晚霞已襯托出一隻巨大的鶴影，前面的山影，不恰似一隻展翅飛翔的玄鶴？

到了，前面便是鶴鳴山，心下一喜，脚下加勁，天晚更兼曠野，道上已無行人，她也如一隻鶴兒般在道上飛翔，到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江楓連續兩次遇上前來索命的殺手，幸被吟雪吟霜分別擋去致命的一擊，擊斃對手，不過江楓的左耳還是中了對方施放的毒針，張四姑只好割下他中毒的部位，防止毒性蔓延，又替其放出毒血；趁江楓暈迷期間，張四姑召集大伙兒商討今後對策，因爲敵方三大勢力的重要人物已抵達長安，張四姑擔心假若三股勢力結合起來，江楓領導他們的這一批力量便沒有應付對方的能力……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懾於天狐神針　倉卒引身而退

「哼！他在耍我們？」張四姑道。

「不是！大姐，我沒有和尚說的那麼好，」江楓挺身坐了起來，道：「否則，也不會身受暗算了，但也不是大姐想的那麼壞。」

「好啊！你根本就沒有被我的藥迷暈過去，我們說的話，你全聽到了？」

「不錯，我沒有暈迷過去，但大姐的藥物很厲害，我運足全身功力來抗拒，才把藥力摒諸身外，」江楓道：「我如沒有諸位協助，武功再強十倍，也是沒有用處，江湖上有些事，不是用武功能夠解決，諸位都是三位師長，安排幫助我的人，日後借重之處還多，希望我們全力合作，能盡快恢復江湖上清平歲月。」

「世上眞有你這麼一個人，也被三位老人家找到了，」張四姑笑一笑，道：「看來，眞是神佛有靈，武林有救。」

「是三位老人家的栽培，天知道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包括諸位在內，」江楓道：「二十年前，他們已在諸位身上用功夫了？」

「雖然沒有人告訴我，但羅蘭夫婦的行徑，我確實瞧出了一點跡象，唯一沒有想到的是，她得到了天狐夫人的全部眞傳，造就出兩個一代天驕的姊妹花，這些時日，我和雪、霜二女相處一起，才發覺她們技藝的精湛，早已非我能及，」張四姑目光轉到七寶和尚的身上，接道：「酒肉和尚也是三位老人家擺下的一顆棋子，倒是完全出了我的意外。」

「和尚只能算半個門人，我是機緣巧合，撞上了這個機會。」

「大師不用謙虛了，你花的工夫最深，成就絕不在江某之下，江楓何其幸運，能得到諸位的助力。」

「江大哥，我們今天露的一手，能不能看得過去？」吟雪道：「那一車垃圾好臭，我整個人混在一堆垃圾中，雖然閉住了呼吸，但仍然苦不堪言。」

「好極了，江大哥佩服得很。」

「張姨的五行潛術，易懂難練，」吟霜道：「我潛隱在那棵樹身之上，花去了不少的氣力，幾乎消去了攻擊敵人的警覺。」

「非常好，」張四姑道：「張姨來作，也不過如此罷了，看到妳們的學習潛能，張姨看到了武林中的希望，」目光轉到江楓的臉上，接道：「說吧！你準備如何應付目前的形勢？」

「大姐撤走的辦法，我不贊成，但我們要盡量避免和他們正面衝突，最高明的手段，是挑起他們的衝突。」

「說來容易，做則很難，」羅蘭接了口，道：「天馬總堂來了兩位副總堂主，內宮一系中來了三宮主，一明一暗的趕到，如何才能挑起他們的紛爭呢？」

江楓道：「先勸住歐陽兄，不可燥進，把力量集中在四海糧行，我先與天馬堂兩位副總堂主見面，如果一切

順利，由他們向內宮中人下手。」

「不順利呢？」張四姑道：「是不是要孤注一擲，全力出手？」

「我不會逞一時豪勇，有負三位老人家的付託，我會見機而作，如能一舉刺殺一位天馬堂副總堂主，嫁禍給內宮中人，那才是上上之策，」江楓道：「不管是否得手，如是洛陽居無法存身，小弟會趕回四海糧行，會合大姐，離開這裏。」

張四姑點點頭，道：「希望你言行如一，我們恭候消息，羅蘭，我們去阻止歐陽兄。」

拉着羅蘭，向外行去，對雪、霜二女的事，已不再多管。

羅蘭望了二女一眼，欲言又止。

「江大哥，娘和張姨已經承認我們長大了，從今之後，我們的事，由我們自己作主了，江大哥有什麼吩咐，可以直接的下令我們了。」吟雪說時神情嚴肅，一改往日的少女神情。

「我知道，經過這一次經驗，江大哥也感覺到妳們可以獨當一面了。」

「多謝江大哥，你也承認我們長大了？」吟霜道：「張姨讓我轉告你一件事，青鳳姐絕對安全，叫你別躭心綠雲壓頂。」

江楓的臉上竟然飛起了一片羞紅，但又得硬着頭皮說道：「妳們都知道了？」

吟霜接道：「還有梅花姑娘的事，爲了行事方便，張姨全都說給我們聽了，如能得到她們全力幫助，我想，對你的幫助很大。」

江楓道：「兩位有何高見？」

「把你的計劃告訴我們，我們就全力和你配合，」吟雪道：「狐計多端，江大哥應該明白，別爲我們擔心，我們長大了，就該作些大人作的事。」

「好！」江楓點點頭，說出了一番計劃。

「果然是又奸又毒的好計劃，」吟雪笑道：「張姨白白替你擔心了，她雖然精於用兵佈署，但却少了那麼一點狐氣，對付天馬堂這班邪魔外道中人，還是天狐門的方法管用。」

吟霜道：「我們全力配合，至少可以使你的計劃成功一半，不過，我們要去見見青鳳和梅花，江大哥不會反對吧？」

「看起來，我反對也沒有用，天狐百變的心法，妳們似乎是比我更有心得，」江楓道：「能說動她們配合，妳們就合力施展吧！」

吟雪微微一笑，道：「江大哥會慢慢發現，我們不會讓你失望。」牽着吟霜一隻手，雙雙離去。

望着二女遠去的背影，七寶和尚低聲說道：「是兩個好幫手，我看她們早已胸有成竹了。」

「過去是有些低估她們……」

七寶和尚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只一次攷驗，就確定了她們的成就，付於大任，你是從那裏看出來的？」是問題，也是請教？

「以吟雪之美，竟然潛隱於垃圾之中，這需要多大的忍性；吟霜的潛木術，已得四姑的神髓，她只不過練了兩個月，這證明了她們的天份過人之外，又肯認眞的苦學，」江楓道：「但最重要的，還是她們在劍術上的成就，一擊取命，正是天狐劍法的精要。」

「這眞要恭喜江少兄了，」七寶和尚道：「有此助手，大事定矣！」

「看看她們的表現吧！」江楓道：「我希望這一次引起的火拚，有如燎原的星火，擴展開去，讓他們欲罷不能。」

但聞胡元的聲音傳了進來，道：「刁鵬求見。」

「請他進來。」

刁鵬一臉嚴肅神情，道：「兩位副總堂主已駐入了迎賓閣中，請總管和副總管立刻晋見。」

「好！你見過兩位副總堂主了？」江楓道：「是甚麼人？」

「除了天虛子之外，另一位是『十鳳齊飛』申雪君，眞是大大的出人意外。」刁鵬恭恭敬敬的回答說。

「『十鳳齊飛』申雪君？」七寶和尚有些吃驚的說：「她有二十年未在江湖上走動了。」

「是！最奇怪的是，她駐入迎賓閣，茶也未喝一口，就下令召見江師叔，最後才加上鄧總管，我看，鄧總管只是聾子的耳朵，是個配搭，」刁鵬道：「吉凶難測啊！我們要不要有些準備？」

「不要緊，我去見她，」江楓重新包紮了一下左耳的傷勢，笑道：「走！一路上告訴我申雪君的喜好、弱點，也好讓我有點準備。」

「她表面端莊，神情冷肅，嚴格說來，我們根本不知道她有甚麼弱點。」刁鵬道：「在天馬總堂中，也難得見她一次，總堂主還時常主持會議，她連會議也很少出席。」

「天馬堂四大副總堂主之中，她是不是最具權勢的一個？」江楓道：「天虛子和她是否相處得來？」

「天虛子雖也是副總堂主身份，但和申雪君相差一段距離，大概只有聽命行事的份，談不上是否相處得來。」

說話之間，已到迎賓閣外。

鄧飛早已在花樹林外等候，一見江楓，大步迎了上來，低聲說道：「申副總堂主的脾氣不好，應對之間要小心一些。」

江楓點點頭。

刁鵬當先帶路，進入大廳。

大廳中分站着八個青衣佩劍的人，腰間橫束了一條紅色的帶子。

江楓只看刁鵬神色，已經意識到八個青衣佩劍的年輕人，就是他口中所稱的劍士了。事實上，八人腰間那條鮮紅的帶子，已特別突出了幾人的身份。

一個身穿青緞小裙衫的美麗婦人

，端端正正的坐在大廳中央。

似乎坐位距離都經過丈量，她坐的地方，給人一種主裁全局的感覺，就像她穿的衣服一般樸素、清雅，又給人一種高貴的感覺。

青衣婦人兩道清澈的目光，盯注在江楓的臉上，打量了一會，突然微微一笑，道：「你叫韓霸？」

這時候的江楓，已完全恢復了韓霸的形貌，躬身一禮，道：「是！屬下叫韓霸。」

「刁鵬，」申雪君的目光轉注到九頭鳥的身上，道：「你可是敗在他的手中？」

「是，」刁鵬恭謹的應道：「他手下留情，替屬下保住了大部份的面子。」

申雪君點點頭，道：「韓霸，殺內宮三龍之二，又殺死天王門下的一隻喜鵲，也是你做的了？」

「是！屬下爲了天馬堂的聲譽，忍無可忍，才出手懲治他們。」

「天馬堂中，還有如此忠實的部下，眞是叫人失敬了，」申雪君微笑着道：「但你事先未得指示，事後也未向總堂呈報，雖然殺敵立威，但却無功。」

「韓某人不求有功。」

「過呢？」申雪君冷冷的看着江楓。

「有過嗎？」江楓目注着申雪君道：「縱然有過，也該不算大過，對麼？」

「過還不小，所以我親自趕來，要把你押解到總堂中去，聽候審訊。」

話雖說得嚴厲，但臉上仍然帶着笑容。

她笑得十分動人，但也現出了臉上魚尾紋的痕跡。

不論修爲何等精深的人，也無法完全抹去歲月留下的痕跡。

「副總堂主這就有些是非不分，强人所難了，」江楓已有些火氣，冷冷的接道：「押解兩字，用得太過份了。」

「果然是一個强悍的人物……」申雪君道：「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有些大煞風景了。」

「既然不吃，那就絕不沾唇，申總堂主不能爲屬下作主，也就罷了，但如要押解回到總堂受審，那就有些形同助敵了。」

「聽你的口氣，似是要抗命拒捕了？」申雪君的臉上仍有笑意，但口氣却是更見凌厲，接道：「鄧飛，這個韓霸是甚麼出身？」

「這個……屬下不太清楚，」鄧飛道：「我們用人唯才，甚麼出身就查得不嚴了。」

「你是說，你一點也不瞭解了？」

「屬下只知道他文武兼備，十分能幹，洛陽居中很多難題，都由他出面擺平。」

「鄧飛。」

「屬下在。」

「你好大的膽子！」

她眞的發怒了，但臉上仍然有着笑容。

「用不着把怒火轉發到鄧總管的頭上，好漢作事好漢當，我韓某人雖然不是江湖上的名人，但大丈夫生而何歡，死而何懼？這件事，不論有多麼重大，由韓某一個人扛了，用不着再牽涉到別人身上，申副總堂主就請高抬貴手，放過我們的鄧總管吧。」

「那是說，你願意跟我回到總堂受審了？」申雪君道：「老實說，我們對你這人充滿着懷疑，我們要動用很龐大的人力，查明你的底細，這才是我要把你帶回總堂的眞正原因。」

「我可以到天馬總堂走一趟，但我不喜歡你的方式，我要來去自如，不受監視……」江楓道：「你可知道，內宮一系中人派來了六大殺手，要取韓某的性命，幸好韓某人命不該絕，逃脫了幾次暗襲，只受了一點輕傷。」

「唉！內宮一系派出的專任殺手，竟是如此的無能！」

「他們不算很差了，傷了韓某人一隻耳朶，何況還有兩個殺手尚未現身，他們隨時可能出現。」江楓目光轉動，四下打量，好像那兩個殺手，就可能隱藏在這大廳之中。

「這裏絕對安全，至少這大廳之中，不會有殺手潛入，」申雪君笑道：「不過，我看你不是那種甘心束手就縛的人了，爲了不留口實，說我以副總堂主的身份以大壓小，所以，我想展示一下武力，你可以仔細的看一下，如是你自信能夠抗拒，盡管出手拒捕，如果你覺無力抗拒，那就乖乖的跟我走吧。」

看了八個劍手一眼，江楓冷冷道：「就是這八位劍士了？」

「對！他們八個人可以對抗八位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不要小覷他們，」申雪君道：「我不知道，你可以對抗他們幾個，但我可先讓你觀摩一下他們的劍術，給你一個準備對抗他們的機會。」

「就算我韓某人想拒絕，只怕也是不太可能的事了，」江楓道：「副總堂主，我希望這筆賬只算在我韓某人一個人的身上，不要再牽扯到其他人的身上去。」

「好！我答應你，不管我能不能把你帶回總堂受審，都不會牽扯上別的人，」申雪君笑道：「你還有甚麼要求？」

「沒有了，鄧總管，請退出大廳，此後是韓某人的事，就由我一人承擔，申副總堂主答應不牽扯別人的，我相信她一言如山。」

鄧飛看了江楓幾眼，欲言又止，轉身向外行去。

九頭鳥刁鵬低聲道：「請示副總堂主，刁某人是否可以留下？」

「可以，你站到我的身邊吧，免得那流動的劍氣傷害到你！」申雪君笑容突斂，臉色十分嚴肅，說：「韓霸，留心了。」

突然揚手飛出了十枚制錢。

八個劍士，十枚制錢，多了兩個出來，八人各自對付一個，多的兩個就成了很大的漏洞。

因爲申雪君手力强勁，飛出的制錢，分佈在整個大廳範圍之上。

但見八個人影同時飛起，八道劍光佈成了一個劍網，全廳移動，十枚制錢，全落在劍身之上。

這一招，看不出兇厲稀奇之處，但却是眞正的功夫，八人結合，繞廳飛舞，久久不落實地，這說明了每個人的輕身功夫，都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八劍如一，結合一處，表現了他們之間配合的精練、穩健。

「好！好！配合到八劍如一，果然是非同小可，希望他們殺人的手法，也能配合到這種境界。」

申雪君歎息一聲，道：「你是誰？膽大包天，當之無愧，取下你的人皮面具來，給我看看好麼？」

果然是神目如電，竟然瞧出了江楓戴了人皮面具。

江楓淡淡一笑，道：「韓某人自出道以來，還是第一次被人瞧破我戴了人皮面具，足見高明，不過韓某人也有苦衷，現在內宮中人已派出了六大殺手追殺我，如若我韓某取下面具，顯露出本來面目，天下殺手便會集中一處，以取我之命爲首要之務了。」

「你不但膽大包天，而且口舌如刀，」申雪君道：「殺了你，我一樣可以取下人皮面具，看到你眞正的面目，我不相信你叫韓霸，也不相信憑空會跳出你這麼一號人物，樹有根，水有源，也許我們還是昔年舊識呢？」

江楓笑一笑，道：「看來副總堂主的誤會很深，我可以告訴妳，咱們絕對沒有見過，所以，在下用不着亮相了，要見在下的眞正面目，只有一個辦法，既是殺了我，再取下我的面具。」

「好狂的口氣，殺！」申雪君眞的憤怒了，這些年來，她養尊處優，那裏受過如此的戲弄。

八道劍光暴射而起，寒芒展佈，倏忽之間，佈滿了整座的大廳，似是一團光山般，壓了下來。

當眞是綿密如網，雀鳥難渡。

刁鵬在江湖上行走多年，也沒有見過如此的劍網。

江楓也看得有些驚心，一提眞氣，運集了全身功力，身子升起，迎向劍網，一道翠綠色的光芒同時飛起。

八劍合一的凌厲劍芒，終於逼得江楓亮出了兵刃。

但聞一陣叮叮咚咚的脆響，綿密的劍網被蕩開了一個大洞，江楓破網而出。

「翠玉刀，」申雪君驚道：「天狐夫人的隨身兵刃，怎會到了你的手中？」

「不錯，正是翠玉刀……」江楓道：「這八大劍士手中的磁力劍，能使各種兵刃失控易位，可惜，它吸不住翠玉刀。」

「他們不用磁劍的引力，照樣可以取你性命！」

但見八個紅帶劍士，用力一推劍柄，劍身上突然脫下了一個劍套。

原來那些劍士的寶劍之上，還戴了半個劍套。

所謂的半個劍套，是套在長劍的下半截，看上去，這把劍有些怪異，但却非常實用，半截劍套上的强大磁力，在靈活的操作下，常常會生出意想不到的妙用，引開敵人的兵刃，那雖是毫厘之差，但在高手搏鬥中，就是致命的失誤了。

這些劍士不但內功深厚，技藝精湛，而且在兵刃的設計上，也費盡了不少心機，似乎任何一點微末小節，都在力求完善、犀利。

江楓心中重新作了一番評估，決心全力施爲，一舉間搏殺强敵。

不過，一番交手之後，江楓心中也明白，這八個劍士極善合搏之術，一下子殺死八人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江楓迅速的想過了本身幾招殺手絕技，就想不出任何一招武功，能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泛升在心頭的殺機，突然間淡了下來，近日的江湖歷練，使得江楓學會了審度敵勢，三思而行，感覺到一點無法成功，立刻改變計劃，準備先找出敵人在劍法上的缺點後，再行反擊。

但聞申雪君冷冷說道：「就算天狐夫人還魂重生，也無法逃過今日之危，翠玉刀法中，以天狐七斬最爲凌厲兇悍，你可以施展出來試試？」

聽口氣，她對天狐夫人似是十分瞭解。

江楓對三位師長的往事，雖非十分瞭解，但却隱隱知道三位師長之間，也有着一段情仇恩怨，但三個人都識大體，終能拋棄個人的好惡之念，合力造就出他江楓這個人，使三大奇人的絕技，集於一人之身，以避免各傳衣鉢，引起了彼此不服對方的心態，貽誤大局。

「天狐武藝，以輕功、暗器見長，」江楓忍不住辯道：「翠玉刀法中，天狐七斬該不列入天狐絕技之中。」

申雪君臉色一變，道：「你究竟是甚麼人？是天狐夫人的弟子麼？她自稱盜亦有道，爲甚麼會收個大男人作衣鉢傳人？」

看她激動神色，江楓心中突有所悟，暗道：「莫非三位師長之間的恩怨情仇，和她有關麼？」

但聞申雪君接道：「說話呀！我也許會放你一馬，如若你默不作答，那就是自尋死路了。」

江楓突然躬身一禮，道：「老前輩認識天狐夫人麼？」

「哼！就算她血肉化泥，屍骨化灰，我也能認得出來！」

「看來老前輩對她的恨意甚深？」

「不要叫我老前輩！」申雪君接道：「天狐門中弟子不配叫我！」

江楓歎息一聲，道：「天狐夫人已逝世七年了，老前輩的積恨也該消去一些了。」

「她眞的死了？」申雪君道：「狐計多端，誰會相信那頭狡猾的老妖狐呢！」

「老前輩這就不厚道了，」江楓冷然說道：「晚輩說的，全是實話。」

申雪君突然歎息一聲，道：「老妖狐眞的死了，我還有些難過。」

「父債子償，師欠徒還，」江楓道：「在下願代師償還舊債。」

申雪君兩道清澈冷厲的目光，盯注在江楓的臉上瞧了一陣，道：「你眞是狐門弟子？」

「是！晚輩承受了天狐夫人大部份的技藝。」

申雪君突然長歎一聲，連連揮手，道：「你走吧！走得越遠越好。」

「可是……」

「不要可是了，這裏的事，我替你扛下來，我保證不會有人追殺你，記着，在你師父的墳前，替我說兩句話，」申雪君神情轉變得十分悽傷，道：「我恨她，也愛她，昔日情仇一筆勾消，讓她安心的休息吧！」

江楓聽得一怔，暗道：「剛才她咬牙示恨，大有誓不兩立的氣慨，此刻卻又黯然神傷，有着痛失良友的悲苦，當眞是仇中有情，情中有仇，她們之間，究竟是甚麼樣的情仇呢？」

「還不快走！等一下，我可能會改變主意。」

「多謝好意，在下未領教這八位劍士的高超劍法，走得也不甘心。」

「就憑你師父那幾招天狐刀法，絕對不是他們的敵手，快些逃命去吧。」

看申雪君說得十分認眞，江楓心中忖道：「那就更要除去他們了，留下他們，豈不是一大禍患。」

心中念轉，突然大喝一聲，翠玉刀突然攻向一個劍士。

翠玉刀化作一道碧芒，電射而出。

這一刀看似平淡，但卻威力無窮，劍士舉劍一封，竟然未能封住。碧光中，射出了一道血泉。玉刀正中咽喉。

江楓這突然一擊，刁鵬有着大出意外之感，忍不住喚了一聲！

申雪君卻失聲叫道：「穿喉一劍，你……你是金丹書生的甚麼人？」

「弟子，」江楓神情肅然的說道：「老前輩也認識他？」

「你也承繼了金丹書生的衣鉢？」申雪君似是突然陷入了一陣沉痛的回憶中，臉色蒼白，肌肉顫動，內心之中受到的衝擊，似是很大。

「不錯，」江楓道：「晚進承繼了他們的技藝，也承繼了他們的心願。」

「他們有甚麼心願？」申雪君道：「對我報復，還是要殺掉夏天同？」

「沒有，他們的晚年修養，都已進入了化境，胸中早已不記仇恨，那裏還會有殺人的念頭。」江楓道：「他們念念不忘的是武林正義、江湖大局，他們的心願，就是令江湖重光，再見天日，老前輩是他們的故舊，希望看在兩位老前輩生前的交情，助晚進一臂之力，完成他們的遺志。」

「你想得很好，我個人也有這份意願，可惜，我不能……」申雪君道：「你幾時見過有人拿着對抗敵人的刀劍，來殺害自己？」

「原來妳就是製造這一次江湖大劫的人！」江楓神情冷肅的說：「有些事，踏破鐵鞋無覓處，但鴻運當頭時，卻又得來全不費工夫！」

「不要想得太簡單，我不過是其中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對你來說，卻是大大的不妙了。」申雪君道：「你必須先闖過這七個劍士的圍殺。」

「在下原也沒有逃避的打算，」江楓道：「妳可以下令他們出手了。」

申雪君似是突然受到了一下針刺般，全身顫動了一下，右手揮出，喊了一個殺字，忽然轉過身子快步而去。

江楓沒有機會看清楚事情的過程，因爲七個劍士已展開了凌厲的攻勢。

以刁鵬見識之廣、搏殺之多，也沒有見過如此兇厲的攻勢，但見七道暴起的閃光，七道寒芒，同時攻向江楓。

七柄劍在接近江楓時，突然幻化出一片光影，交織成一片劍幕，捲向江楓。

當眞是滴水不漏的一擊，令人眼花撩亂，莫可預測。

也是無法閃避的一次完美攻勢。

江楓沒有閃避，因爲沒有任何一種身法，能夠閃避開這麼綿密的一擊。

唯一的辦法，就是全力承接下來。

江楓飛身而起，迎向劍幕。

人在飛起的同時，一道碧光繞身而起。

就是那麼一躍之間，翠玉刀已和人合而爲一。

但聞一連金玉交擊的脆響，有如珠走玉盤，一大片濛濛的白芒，環圍着一團碧光在閃轉、流動。

這那裏像用刀劍在拚鬥，倒像是一次極難見到的自然景觀，一大一小兩團滾動的光芒在衝擊。

雖然刀劍都握在他們的手中，但精妙熟練的刀劍招術變化，已到了刀、劍之最高境界，像傳說中的劍仙一般，刀、劍、人合而爲一。

刁鵬看呆了。

申雪君也看得呆住了。

這七個經過長期訓練而成的劍士，在她的心目中無堅不摧，他們是精

挑細選，千中尋一的學劍人才，再經訓練淘汰，一百多人中，入選爲紅帶劍士的只不過一十八人，除兩個成就特高，另有任務外，餘下的十六人分作兩組，每組八人。

以他們劍技之精，實已至絕頂高手的境界，天下用劍的高人，以一對一的已然不多，能以一對七的，更是絕無僅有了。

但江楓就是絕無僅有中的一個，就那麼巧妙的碰上了。

事實上，這不是巧合，幾乎是必然的結果，雙方都花了十幾年的心力，在良師嚴厲的督促下，習練出一流的武功，要對抗的人物，也將是一流的强敵，申雪君因震於韓霸之威，才帶了這第一流的劍士趕來，不惜洩漏出天馬總堂中隱藏的秘密實力。

當然，內宮一系中人苦苦相逼，天馬堂也準備亮出一些實力，讓對方知難而退，卻不料，遇上了眞正的强敵。

江楓的「穿喉一刀」能一舉殺死了一個第一流的劍手，固然是金丹書生的刀法精妙、詭異多變，令人難防，但江楓如不能把刀法練至化境，也無法一擊取命。

但金丹書生加上天狐刀法，也無法抵抗這七大劍士的合擊。

但江楓竟然能支撐下來。

翠玉刀和七柄精鋼長劍撞擊了數百次後，停了下來。

雙方落着實地。

江楓和七個劍士一樣，均是面色慘白，不停的喘息。

顯然，雙方都耗盡了體能，無法再支撐下去，不得不停下來休息。

不同的是江楓是以一對七。

如若江楓有機會一對一的和這些劍士動手，相信沒有人能避開金丹書生留傳的三大絕技之一的「穿喉一刀」。

申雪君臉上閃動起殺機，冷冷說道：「現在，你還能接我一擊麼？」

「申大姑娘，這時刻妳出手對付一個晚進，不怕落人話柄麼？」

大廳門口處，出現了一個紅光滿面的青袍大漢，接道：「如若申大姑娘一定要出手，只好由區區捨命奉陪了。」

申雪君冷厲的目光盯注在青袍大漢的臉上，道：「你是誰？」

顯然，她認不出這大漢的身份。

但江楓已聽出來，他是七寶和尚裝扮。

張四姑的容易術果然是絕妙無方，以申雪君的過人眼力，也瞧不出一點破綻。

「申姑娘最大的錯誤之一，是低估了天狐夫人的技藝，天狐針能籍風力傷人。」青袍人沒有回答申雪君的問題，卻自說自話的接道：「妳帶來的七個劍士，都已經傷在天狐針下，兩個時辰內不施術救治，他們就會死了，妳一舉間失去了八大劍士，要如何向總堂主交代呢？」

申雪君臉色一變，道：「他說的是眞是假？」

「是眞的，」一個紅帶劍士說道：「我們雖中了天狐針，但仍有再戰之能。」

申雪君道：「那只有加速你們死亡的速度了。」

「紅帶劍士視死如歸。」七個劍士，同時高聲回答。

「就算你們願意戰死，我也不能讓你們死去，跟我走。」飛身一躍，出了大廳。

七個劍士同時飄身而起，隨後追去。

但見人影一閃，大廳一角處，突然閃出了兩條人影。

竟是兩個小狐女——吟雪、吟霜。

青袍人對二女點頭微笑着，行入了大廳。

「果然是天狐百變，我和尚就沒有瞧出來，妳們是隱身何處？」

「這是張姨的潛木術，」吟雪道：「可不是天狐門的武功。」

「五行潛術果然是神乎其技，我和尚今天是大開眼界，心裏想不服也不成了。」

「和尚伯伯，有事求我們就盡管開口，用不着這樣灌迷湯了。」吟霜微笑如花的說：「不過，我倒要先請教和尚伯伯一件事。」

「行，十件八件都行，和尚知道的，會一股腦全說出來。」

「那七個劍士的劍法如何？」

「高明無匹，劍術之精，已綜合了天下劍法之長。」

「他們和江大哥交接百招，不分勝負，當然是第一流的劍手，」吟霜道：「他們多死一個，江大哥就少了一個勁敵，你知道他們中了天狐針，十二個時辰後，針隨行血，插入心臟，必死無疑，你爲甚麼要告訴他們？」

「不告訴他們，他們也已知道，」七寶和尚道：「何況廳門離此有四丈之遠，妳們的江大哥已耗盡內力，申雪君眞要出手，他未必能接得下來，和尚也沒有自信能及時趕到。」

「原來如此，是我錯怪你了，」吟霜立刻認錯，道：「和尚伯伯要甚麼，吩咐一聲吧。」

「和尚想學一點五行潛術，兩位姑娘能否成全呢？」

「這就奇怪了。」吟雪道：「五行潛術是張姨的獨門奇術，我們只是初學乍練，和尚伯伯只要肯開口，我保証張姨會一口應允。」

「這樣吧，」吟霜接道：「你不好意思開口，我就替你說一聲，而且保証你如願以償。」

江楓突然睜開了眼睛，笑道：「大和尚想學你們的五行潛術，必然有絕技回報。」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花無情等從一隻送信的神鷹身上得悉公孫瑤仙被馬育才擄走及逃走路線，連忙按路線追趕，終遇上馬育才的僕役，才知馬育才已被狄璞所殺，公孫瑤仙亦被其擄走，於是轉赴黃蜂谷，却在途中遇上毒沙門遭到黑衣堂伏擊，花無情把黑衣堂擊殺後，從毒沙門的祝依依口中得悉西面的一間道觀可能與黑衣堂有勾結，花無情等遂跟隨祝依依等來至那間無極道觀，欲見觀主一面……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搗破魔教巢穴　掃除邪惡歪風

「正是。」道士說。

「這就糟了，貴觀的道長要是有個甚麼意外，在下豈不是愧對觀主?」

「施主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在下只是想提醒貴觀一下，既然觀主不便接見，在下只能說聲可惜。」花無情一轉身逕向觀外緩步走去。

「無量壽佛，施主請留步。」

隨着話聲，走來一名約莫五旬上下的道士，瞧他眼露神光，太陽穴高高凸起，就知道他不僅身負武功，而且修爲不俗。

花無情雙拳一抱道：「道長是……」

「貧道浮雲，是本觀的觀主。」

「原來是浮雲觀主，幸會。」

「聽說施主有事要見貧道?」

「是的，在下是建議觀主，從現在開始，迄咱們離開之前，貴觀任何人都不要遠離道觀十丈以外。」

「施主這是甚麼意思?」

「在下說過，這是建議。」

「如若有人要離觀十丈以外呢?」

「那將是一件遺憾的事，觀主千萬不要嘗試。」

「如此說來，施主必然是一位高人了。」

他說話之間，右手單掌一立，一股寒氣忽然由掌心射出，寒氣頗爲强大，一逕撞向花無情的前胸。

花無情像一尊石像，也像一座雄山，浮雲觀主的掌力無論怎樣剛猛，却連他的衣角也無法掀動。

這位三清門下才知道遇到了高人，他的神色方自一呆，已經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一記煉魂手，他的腕脈如同加上了一道鋼箍，花無情雖是一抓即放，浮雲觀主已是渾身顫抖，冷汗直流了。

煉魂手不同於一般擒拿，只要五指着肉，就會湧出一股强悍的勁道，它可以震傷被擒者的內腑，使他立刻死亡。

也可在震傷對方之後，制着對方的穴道，出手者一念之間，就可決定被擒者的生死。

花無情不想殺人，但對黑衣堂的同路人，也不願輕易的放過，所以浮雲觀主受到不算太輕的內傷，而且五處穴道同時被制。

天下武功很多，但在一抓之間具有如此驚人威力的，就只有法輪門的煉魂手了。

「少俠，殺人不過頭點地，何况咱們無怨無仇啊。」

「毒沙門跟貴觀也是無怨無仇，他們却損失十幾條人命，你說說，這件事應該怎麼解釋?」

「咳，少俠，毒沙門出了事，與敝寺何干?」

「說的也是，道長苦修精煉，業已功德圓滿，在下應該說一聲恭喜了。」

「施主這是甚麼意思?」

「沒有甚麼，這只是說觀主的生死，與花某毫不相干罷了。」

浮雲觀主嘆息一聲，他認輸了，却無可奈何的搖搖頭道：「貧道受制於人，實在情非得已。」

花無情道：「這是觀主的事，在下不想過問，只有一件事，在下不得不預作說明。」

浮雲觀主道：「施主請說。」

花無情道：「貴觀養有信鴿吧?希望你不要放牠們出去……」

他說話之間，忽然發出一股怪異的嘯聲，但見急風震耳，黑影如矢，三頭巨大的鶚鷲衝入觀內，牠們繞殿而飛，巨翼所扇起的勁風，震得煙霧滿天，帷幕飄揚，聲勢驚人以極。

花無情不願神殿遭到破壞，急將鶚鷲遣出殿外，然後淡淡道：「咱們的神鷲刀槍不入，力能生裂虎豹，飛行之快，如同閃電一般，你縱然放出一百隻信鴿，休想有一隻逃過牠們的鋼爪，觀主信是不信?」

浮雲觀主臉色灰敗，精神頹喪無比，良久才嘆口氣道：「施主英氣逼人，是武林中百年罕見的奇葩，貧道焉能不信。」

花無情見浮雲觀主已完全屈服，也就不爲已甚，揮掌拍開他被制的穴道，然後笑笑道：「觀主身手驚人，在黑衣堂必然是身居高位了?」

浮雲觀主道：「貧道獻身三清，早已心如止水，如非迫於無奈，就任這鄂北副分舵主的職務，豈不辱及祖師!」

語音低沉嘶啞，神情極端悲憤，花無情本想問他迫於無奈的理由，此時也不想追問下去了。

這是私事，他不便發人私隱，但有些事他不能不知道，必須弄個明白。

「觀主……」

「施主還想知道甚麼?」

「黑衣堂的鄂北分舵，是設在貴觀麼?」

「這……是的。」

「他們人數不少嗎?」

「約莫六七十人。」

「那些人呢?」

「除了貧道師徒，連分舵主在內，都在兩次惡戰之中死亡殆盡。」

「這當眞抱歉得很，哦，他們平時住在那裡?六七十口子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

「在地下室，施主如想瞧看，貧道願意帶路。」

他似乎精神一振，好像這無極道觀的地下室，是一個值得誇耀的地方。

「哼，當眞是惡性難改，咱們公子饒了你，你竟想害他!」

說話的是小窩，還有于小雅、小素及祝依依主婢魚貫走了進來。

浮雲觀主神色大變，他絕未想到適才有聲有色的表演，竟被一個小姑娘悉破。

那麼，爲今之計，只好脚底抹油了，別人玩藝太高，留下來絕對沒有好處。

他立身之處，距離神座不足五尺，他猛的一個轉身，就向神座撲去。

他沒有作絲毫遲疑，轉身急躍，捷如閃電，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的，可是他那剛剛躍起的身形，竟然叭的一聲摔倒下去。

這是花無情賞了他一根指頭，氣海穴一陣劇痛，眞力忽然消失，他怎能不摔?

「姓花的，你殺了我吧。」

「想死?那簡單，服毒上吊抹脖子悉隨尊便，在下可不願代勞。」一頓接道：「浮雲老道適才奔向神座，那兒必然有點古怪，小窩仔細的瞧瞧。」

祝依依道：「等等，小窩姑娘，我跟家師習得一點土木機關之學，讓我來查查看。」

小窩道：「好的，祝姑娘請。」

祝依依以長劍挑起神座下的布幔，現出一個三尺圓周的紅色八卦，她十分仔細的瞧了一陣，再抬頭打量整個神殿，她的臉色，也逐漸變得沉重起來。

花無情對奇門術數、五行八卦都有頗深的造詣。可惜神座下的八卦，只是埋伏陷阱的一個開關，他在紫竹仙府所學的，根本派不上用場。

倒在地上的浮雲老道嘿嘿一笑道：「八卦是開啓地道的暗門，只要啓動暗門，就可救出你們的同伴，嘿嘿，不過，那就要看你們有沒有這份能耐了。」

花無情心頭一震，如是有人落在他們的手中，豈不又是一樁痲煩?他雖是有些不安，但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的道：「用不着你操心，我的同伴都在這裡。」語音一頓，轉向祝依依道：「走吧，祝姑娘，咱們不一定要打開這道暗門，如果怕留下它會遺患民間，那也好辦，咱們明天離開之前，給他來個楚人一炬，不是一切都解決了麼?」

浮雲老道急道：「你不能這樣，花公子，這座道觀，是貧道師徒生活的保障，你廢了我的武功，還要燒我的廟宇，你怎能這麼絕!」

祝依依道：「看他怪可憐的，公子，只要他說出開啓暗門的方法，就饒他一次吧。」

花無情道：「他說的就能相信?」

祝依依道：「小妹對這個設置，已能瞭解十之八九，這是反後天八卦，五鬼抱頭法，叫他說吧，他瞞不過小妹的。」

浮雲老道嘆口氣道：「姑娘果然高明，貧道再無知，也不敢自討苦吃。」然後，他將解除五鬼抱頭的手法及部位逐一解說，看來他眞的沒有藏私了。

祝依依為了小心起見，只留下浮雲，要花無情等一起退出殿外，然後提足全身功力，單劈吐勁，以指力點向東南巽位。

在一陣隆隆之聲響過，紅色八卦向左移開了三尺，一個圓形地道口現了出來。

一條傾斜的階梯向下延伸，洞壁上每隔丈許，插着獸脂油燈，照得地道一片清晰。

看來不會再有甚麼花樣了，因而祝依依向殿外呼叫道：「花公子，請進來吧。」

花無情及于小雅主婢，還有明明、星星一起走了進來，祝依依指着地道入口，道：「公子，咱們要不要下去瞧瞧？」

花無情道：「請觀主帶頭，咱們下去見識見識。」

祝依依道：「好吧，觀主，勞你的駕，不過請你老實一點，別讓人說咱們心腸狠毒。」

浮雲觀主道：「貧道不敢，而且這條地道除了入口，別無埋伏，貧道縱使想不老實，也玩不出甚麼花招。」

他領先拾級而下，一直到達地底，果然十分平靜。

地底有五條通道，每條通道的兩側，都有不少房間，這是一個不算太小的秘密基地，可以隱藏一個五百人的武力所在。

黑衣堂是一個江湖組織，他們有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雖然如此，也沒有設立地下秘密基地的必要。

花無情心有所疑，立即囑咐于小雅祝依依等分開查看，並小心戒備，以防不測。

這片地下基地極為隱秘，花無情等能夠闖入，是黑衣堂作夢也想不到的，所以駐守此地之人，根本沒有任何防備。

花無情查看的，是由右側算起的第二條通道，他瞧到幾個房間，但房門全都關閉着。

他伸手貼向一間門門之處，預備以暗勁將房門震開，正當他含勁未吐之際，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叱喝。

他反應之快，無與倫比，叱聲剛剛入耳，他已擰轉身形，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及舉目一瞧，原來是一個體型高大的黑衣人，但他瞧到的是黑衣人的背部，那麼適才那聲叱喝，不是對他而發的了。

不錯，黑衣人叱喝的是浮雲觀主，因為來到地道之人，都已分散到各處查看，只有他還呆呆的站在那兒。

「浮雲老道，你好大的膽量，未經許可，居然敢擅闖聖城！」

「城主饒命，小道是……啊……」

不容浮雲老道分辯，黑衣人右掌一吐，一綫晶芒，帶着一柄藍汪汪的淬毒短刀，已插進浮雲的胸膛之內，短刀的毒力十分强烈，他自然活不成了。

黑衣人殺掉浮雲老道，是因為他出賣組織，導敵深入。

他雖是出手對付浮雲，却也知道身後有一名武功卓絕的高人。

不待浮雲的屍體倒下，他已猛的一個迴旋，雙目精光若電，冷冷的瞧着花無情。

「你是誰？」

「總城主。」

「甚麼，總城主？」

「大膽，在本座之前，居然敢如此放肆！」

花無情是在唬人，但有膽量敢唬聖城城主的，倒是不多，因此黑衣人不由呆了一下。

畢竟花無情年歲太輕，只是一個大孩子，他雖是在發怒，却既無火氣，也無怒容，怎能瞞得過久走江湖的黑衣人。

「原來是一個不知死活的楞小子，碰到大爺，算你走運。」

語音未落，振臂急揮，三柄淬毒短刀，以閃電般的速度，成品字形向他的前胸飛來。

黑衣人適才說「算你走運」時，却以三柄淬毒飛刀攻擊一個大孩子，那麼這走運二字的含義，是中刀者會毫無痛苦而死，應該算是走運。

可是花無情不領他的情，左手一抄，三柄淬毒短刀已經入了他的掌握，同時點足彈身，煉魂手已經抓了出去。

黑衣人橫行江湖，平時飛刀搏命，向不虛發，如今竟然被人一擧接下三刀外，雖然事實俱在，他却有點不願相信。

更令他駭然的是，對手只是一個大孩子，除了一手接去他三把淬毒飛刀，他的肩井大穴也被扣到別人的手掌之中了。

肩井穴被扣，實際上他已是階下之囚，花無情幾乎是吐指即收，這位聖城城主就已動彈不得了。

花無情的收穫是豐碩的，因為他已擒到一個重要的敵人，雖然他還不知道甚麼是聖城，但他敢斷言，這人必然有他的重要性。

他出手是很順利，于小雅的成績也不算差，只有祝依依主婢不太理想，她們遇到了强烈的反擊。

其實，當他們進行查看之際，就驚動了地道中的賊人，這些人數量不少，約莫四五十個，其中，還有幾名武功卓絕的高手，他們自然要陷入苦戰之中了。

幸好四獸六鳥找來了，由於他們的加入，才扭轉了不利的局面。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花無情出其不意的制住了他們的領導者，在羣龍無首、士氣受到嚴重挫折之下，焉有不敗之理。

其次，紅唇谷的武功，也是獲勝的因素之一，刀出斷喉，掌擊碎胸，如此强力的震撼，賊人能夠反抗的就不多了。

賊人活着的，連所謂聖城城主在內只有五個，而且這五名俘虜，多半已負傷不輕。花無情命令雙婢看管他們，其餘的進行逐房搜查。

「公子，這幾個好像不是他們一伙的。」

六鳥帶過來七人，他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唯一相同之點，是容貌憔悴，大概吃了不少苦頭。

最令花無情訝異的是，其中有兩人還是他的舊識，她們是黃蜂谷四花使之中的黃菊、白菊，這兩位功力頗高的姑娘，不知道怎麼會落在賊人的手中。

「兩位姑娘受苦了，快坐下來，咱們慢慢的說。」

「哼，大姐三姐送了命，我跟二姐也差一點就完了，你為甚麼到現在才來？」

說話的是白菊，這位眉目如畫的姑娘，天生一副嬌模樣，就算她在罵人，被罵者不但不會生氣，還希望她能多罵幾句。

不知道花無情是不是希望白菊多罵他幾句，他沒有生氣倒是眞的。

他應該生氣麼？

應該。

她們黃蜂四花使遭遇甚麼，跟他花無情扯不上半點關係，他救了黃白二菊，反而遭到一頓抱怨，自然應該生點氣讓她瞧瞧。

可是，花無情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微微一笑道：「這當眞抱歉得很，因為在下並不知道姑娘會在這裡。」

祝依依跟黃蜂四花使頗有交情，對紅紫二菊的不幸，感到十分難過，此時由人叢擠向前面道：「白菊，妳兩位姐姐是怎樣死的？」

白菊眼眶一紅，道：「是黑衣堂的護法府粲和莊岱兩人幹的，他們脅迫賣麵的在咱們食物中下毒，咱們雖是殺掉他們十幾個部屬，唉，大姐三姐還是遭到毒手。」

祝依依道：「那妳們……」

白菊道：「我跟二姐中毒較輕，當時雖能逃走，但在毒發之後，仍然落入他們的手中。」

祝依依道：「現在呢？我是說妳們所中之毒。」

白菊道：「咱們的毒已經解了，武功却被他們封閉。」

祝依依道：「我解開妳們的穴道，儘快調息一下吧。」

當祝依依在幫黃白二菊恢復功力之時，花無情正在對另外五名被救之人進行瞭解，第一個交談的，是一名年約六旬、灰衣駝背的老人。

「老人家請了。」

「有話快說，老夫沒有功夫跟你閒磕牙。」

「啊，老人家好大的脾氣，只是我有點不解，你沒有功夫閒磕牙，却有功夫被別人關在這裡。」

「哼，小子，你敢消遣老夫？你以為逃仙歐陽超的大名是撿來的？」

噗嗤一聲，剛替黃白二菊解開穴道的祝依依，忍不住笑出聲來。

逃仙歐陽超雙目一瞪道：「又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頭，怎麼，妳認為老夫是混充字號的？」

一名約莫五旬上下的女尼，喧聲佛號道：「逃仙歐陽超名滿武林，輕功無雙，居然逃不出這些魔道的掌握，怎能叫別人不笑？」

歐陽超哼了一聲道：「虞跎師太，妳這是瞧不起老駝子了？很好，我正想領教聖骨門的武功究竟有甚麼過人之能，請。」

黃白二菊穴道已解，功力盡復，逃仙向虞跎師太挑戰，黃菊却把話接了下去：「兩位一大把年紀了，為甚麼要整天的爭爭吵吵，為甚麼不學學人家三個？」

被拘在地道中的，除了他們，另外還有三個，逃仙歐陽超哼了一聲道：「小丫頭，妳講不講理？人家是名門正派，老夫要是學他們，豈不壞了峨嵋崑崙的名頭？」

這三人之中，一名五旬上下、面貌威武的是峨嵋三大弟子之一的洪一舟，另兩人都在四旬左右，是崑崙五俠中的孟三環及朱鐵衣。

他們對逃仙歐陽超的信口開河頗為不滿，但只是瞪了他一眼，並未深究。

白菊向在場各人環顧一眼，最後落在五名俘虜的身上，道：「花公子，你有沒有抓到一個臂上戴着五隻金環的人？」

花無情一怔道：「我沒有瞧到這樣的一個人，他很重要麼？」

白菊道：「他才是魔教中的高階層人物，自然重要了。」

花無情愕然道：「幾時又出了一個魔教了，我怎麼毫無所知？」

白菊撇撇嘴道：「公子日伴美人，徜徉於名山勝水之間，天塌下來你也不管，自然不知道有一個倡亂江湖的魔教了。」

花無情道：「別把我說得那麼難堪

，白姑娘，我的確一直在為自己而忙。不過江湖上如果需要花某，我會為正義付出的。」

黃菊道：「四妹言語過當，請公子不要介意，唉，咱們黃蜂四花使為公子喪失兩條生命，姐妹情深，難怪她會言語偏激了。」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黃蜂四花使為我喪失兩條生命？姑娘，人命關天，在下擔當不起。」

白菊撇撇嘴道：「咱們不需要你擔當甚麼，也不必你領咱們的情，只是要你去一趟黃蜂谷，你娘在那兒等你。二姐，咱們走。」

語音甫落，去勢若箭，一閃之間，便已失去踪跡。

花無情咳了一聲道：「這兩位姑娘眞是的，話還沒有說完，怎麼說走就走。」

祝依依冷冷道：「公子果然人如其名，看來咱們是有負令堂所託了。」身形一轉，逕自率領毒沙門的部屬急馳而去。

花無情一呆道：「這是怎麼回事？我到底作錯了甚麼？」

于小雅道：「咱們沒有作錯甚麼，只是不該好心救人，走吧，師兄，這裡的事，咱們不必管了。」

逃仙歐陽超道：「不管？那可不成，除非你先殺了咱們，再一路殺下去，直到將武林中人殺光為止，否則，你們就得管下去。」

于小雅一怔道：「這是甚麼話，難道你想賴上咱們？」

逃仙歐陽超道：「要是說你們不知天高地厚，你們必然不服，小尼姑，妳告訴他們吧，我老人家懶得跟後生晚輩窮磨牙。」

他居然叫聖骨門的虞跎師太為小尼姑，這位師太只是哼了一聲，竟然忍了下來。

花無情覺得這些武林前輩的行徑，跟他有些格格不入，他眞的不想再管這樁閒事了，轉身就向地道的階梯走去。

虞跎師太喧聲佛號道：「走不得，花施主，你忍心瞧着血洗江湖、生靈塗炭麼？再說，既是劫數中人，如何能夠走脫！」

花無情停下脚步道：「師太佛法高深，為甚麼也會落得這般地步？」

虞跎師太道：「貧尼願意以身啖魔，何在乎一時沉淪，只是魔焰方張，滔天烈火將要席捲江湖，施主既是法輪門的傳人，怎能放棄平魔衛道的責任！」

花無情不明白虞跎師太是怎樣瞧出他的出身的，不管怎樣，濟世救人是法輪門的宗旨，何況如同虞跎師太所說，既是身在劫數，想不管如何能夠。

哈哈一笑，他走了回來，道：「在下不想推卸責任，却不知道怎麼管法，師太必已成竹在胸了，請教。」

虞跎師太道：「這很簡單，聯合武林正義之士，予魔敎迎頭一擊。」

花無情道：「好辦法，只是在下年輕識淺，聯合武林同道，沒有人會聽我的，至於迎擊魔敎麼？在下對他們毫無所知，簡直不知道從何下手。」

逃仙歐陽超道：「這好辦，有峨嵋、崑崙及聖骨三大門派聯名，老駝子再從旁敲敲邊鼓，第一項，我想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虞跎師太道：「對於魔敎，咱們也略有所獲，魔敎名為八駿，總壇似乎設在海外，在中原，該敎是以赤鱗幫為首，黑衣堂、神鞭門、玉馬莊、金斧門及黑龍幫似是全在赤鱗幫的指揮之下。」

逃仙歐陽超道：「少俠適才抓到一個黑衣聖使，多少可以在他的口中問出一點端倪。」

花無情道：「黑衣聖使？他不是甚麼聖城城主麼？」

逃仙歐陽超道：「那是他唬人的，臂上戴着五隻金環的，才是分舵舵主，可惜被他逃掉了。」

花無情道：「幾位前輩知道的的確不少，晚輩曾經會過金斧門及黑龍幫，他們縱橫海洋，以海南島及南澳為基地，在陸上，他們的力量十分薄弱。」

虞跎師太道：「魔敎在海外的傳言，看來有幾分可靠，只要查到金斧、黑龍這兩個門派，魔敎就逃不出咱們的掌握了。」

花無情道：「金斧、黑龍兩派，是受海南島五指山五指聖姑所控制，這個女人，跟魔敎可能有關。」

歐陽超道：「咱們對魔敎已有進一步的瞭解，少俠先問問黑衣聖使，看能不能找到他們的聖城。」

花無情道：「好的。」

他們擒來的魔徒原是五個，此時一個不少，却已變成喪失生命的軀殼。

經過一番查看，這些人全身發黑，是死於劇烈的毒藥，但如何中毒，就頗為費解了。

虞跎師太道：「地下室可能另有秘密通道，魔徒才能悄悄的殺人滅口，此非善地，咱們不宜久留。」

狂龍道：「咱們也不能留下這個地方讓他們繼續害人，公子小姐讓先上去，咱們用火燒了這個賊窩。」

他們果然放起了一把火，這棟藏汚納垢的道觀，就被燒得片瓦不存了。

此時，峨嵋弟子洪一舟、崑崙五俠之中的孟三環及朱鐵衣等，向花無情雙拳一抱道：「承蒙少俠援手，愚兄弟非常感激，但以師門正遭危難，咱們不得不立即趕回，不情之處，尚請少俠原諒。」

花無情道：「好說，在下並非有心援救各位，只是適逢其會罷了，所以在下不須各位道謝，各位也不必領情，請。」

這三位名門正派的弟子走了，小窩却氣得大叫起來：「咱們適才說過，要聯名號召武林的，他們剛剛拾回生命，就拿起蹺來了！」

逃仙歐陽超咳了一聲道：「這不能怪他們，聖骨門、老駝子原就不是甚麼正大門派，他們自然羞與為伍。不過法輪門功蓋寰宇，譽滿八荒，天下門派雖多，老駝子才第一次瞧到不把法輪門放在眼內的。」

狂龍怒吼一聲道：「很好，有機會，我要給這幾個小輩一點教訓！」

花無情道：「算了，人家師門有難，咱們怎能强人所難。」一頓接道：「歐陽前輩，那臂套金環的，當眞是魔敎鄂北的分舵主麼？浮雲老道却說分舵主已經戰死。」

歐陽超道：「老駝子是聽到魔徒對他如此稱呼，是不是眞的，就難以作準了。」

于小雅道：「這是一件小事，就不必管他了，師兄，祝姑娘她們都是受你娘之託來找你的，莫非伯母去了黃蜂谷？」

花無情道：「不，那是狄飛虹的夫人羅蘭，她以為我是她失踪的兒子，眞叫人哭笑不得。」

于小雅道：「原來是這樣的，現在呢？咱們是去黃蜂谷，還是去海南島？」

花無情道：「去黃蜂谷，我跟姓狄的，遲早要作一個了斷。」語音一頓，回頭對逃仙歐陽超及虞跎師太道：「晚輩忽然想起一件可疑之事，不知道能不能勞動兩位前輩去查證一下。」

歐陽超道：「說吧，少俠，老駝子正愁閒得發慌，能夠打發無聊的時光，自然再好不過。」

虞跎師太道：「貧尼也是無事忙，少俠請說。」

花無情道：「前年敝師妹公孫瑤仙被急流衝進一個山洞，其中所見，當眞畢生難忘。」

歐陽超道：「令師妹是見到一些離奇怪誕之事了？」

花無情道：「何止離奇怪誕，簡直是駭人聽聞，因為洞內機關遍佈，處處隱藏殺機，敝師妹入洞不遠就中伏被困，以致沒有能夠多瞧一點內幕，實在可惜得很，不過……」

歐陽超道：「怎樣？少俠。」

花無情道：「敝師妹瞧到活剝人皮、凌遲碎剮等酷刑，眞箇慘絕人寰，令人髮指。」

虞跎師太喧聲佛號道：「阿修羅地獄也不過如此，施主可記得它在何處？」

花無情道：「在金陵城東南，句容縣境的茅山之上，敝師妹於脫困之時，曾經救出三目神尼及崑崙上代掌門神機先生、無影姥姥夫婦，後來晚輩曾與師妹再往探查，却不得其門而入了。」

歐陽超道：「少俠懷疑他們與魔敎有關？」

花無情道：「晚輩確有此一想法。」

虞跎師太道：「好，這件事交給咱們，一有消息，貧尼會派聖骨門的弟子尋找施主的。」雙拳一抱，這兩位前輩高人，已踏着晨曦急馳而去。

* * *

在陝南安康縣的西北，有一個鎭集名叫「秦郊」。花無情等一行十四人，當晚就歇在這個山鎭之上。

晚餐之後，于小雅在花無情的客房中閒聊，她似乎想說甚麼，囁嚅半晌，却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花無情向她瞧了一眼，道：「師妹，有話就說，幹嗎要吞舌吐的？」

于小雅道：「這……我只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花無情道：「好，妳問吧。」

于小雅道：「你找到公孫姐姐之後，是不是要跟她完婚？」

花無情呆了一呆道：「妳為甚麼要問這個問題？」

于小雅道：「沒有甚麼，你不想回答就算了。」

花無情道：「不是不想回答，是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經妳這麼一提，等明兒有空，倒是應該好好的想一想了。」

于小雅撇撇嘴道：「還要等明兒有空再想，現在就不能想麼？」

花無情道：「現在？那怎麼可能，現在眼睛瞧着妳，腦中想着妳，連一點空隙都沒有，怎能去想別的？」

于小雅嫣然一笑道：「油嘴滑舌，我跟你是講正經事嘛。」

花無情道：「那好，咱們就講正經事，妳不是只為了關心瑤仙的婚事吧？」

于小雅垂首道：「這……咳，我是怕……是怕……你忘了我。」

花無情抓起她一雙玉手，輕輕撫摸着道：「妳不是說，妳爹將妳給我了麼？妳本來就是我的，我怎麼會忘掉妳呢？」

于小雅輕輕道：「謝謝你，以後我不會再擔心了。」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這幾天趕路很辛苦，去歇着吧。」

于小雅點點頭，身形剛剛站起，門外已傳來小素的聲音道：「稟公子，有人求見。」

花無情道：「人呢？」

小素道：「在食堂。」

花無情道：「好，咱們就來。」

那是一個身着黃衫、四旬上下的中年漢子，花無情一眼瞧去，就知道此人具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朋友是找花某？」

「你如果是花無情，就算在下找對了。」

「那你就說吧。」

「有人約你。」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小羅謊騙秦萬年帶去贖茜茜，秦萬年怒氣難消，先想將他拏下，茜茜蒙面救了小羅，秦萬年鬥後，才知是茜茜，懊悔不及。茜茜和小羅、葛三刀一道走，揭去面紗，小羅才知是她，追查學武功經歷，似和自己奇遇相同，童先生究竟何人，會否是「七殺夢魘」，三小決定去找衛天愚查詢，却未找到，反被歐陽芳菲糾纏，幸得辜婆婆解圍……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誰敢碰我

夢中好合未成功　絕症遍傳不似假

小羅沒出聲。他們當然不知道，這是辜婆婆使他們夢中好合，但未成功。

此刻辜婆婆在鎮外林中停了下來。

追的人是個五旬左右的全眞道士，背插巨劍，面色十分蒼白，這時也停了下來冷哼一聲，道：「老虔婆，妳跑不了！」

辜婆婆道：「瘋牛鼻子，你找我有甚麼事？」

「算算當年的賬！」

「老娘絕不會欠你的債！」

「當年圍剿妳的主子『七殺夢魘』、『塞外三鷹』三死其一，另外衞天愚重傷，童羽情況不明，『南海雙星』無一生還，『神州七子』只剩下我一個人。」

說到這裡，大概是痛定思痛，又回憶起昔年血戰數千招的慘烈景象，嗓音有點沙啞。

辜婆婆道：「洞天子，你沒死算你命大，成年累月跟着老娘，你安的甚麼心，老娘是甚麼年紀，你是甚麼歲數了？」

「休要胡說八道，妳的主人『七殺夢魘』呢？」

「我老實告訴你，我主子是一位正人君子，世上的大好人，除了性情剛烈之外，沒犯過任何錯。」

「胡說，他果眞如此，怎會受到圍剿？」

辜婆婆道：「那是因爲他的情人被姦自絕而亡，未找到眞正主兇，他對下五門人物就下手無情，除惡務盡，正是所謂替天行道，有甚麼不對？」

洞天子厲聲道：「休想一筆抹殺此魔歷年犯下的一生重大血案，有姦殺、滅門還有集體屠殺，一夜之間，殺了玄陰教一百一十三口，據說只有外出三人未遭毒手。」

辜婆婆仰頭大笑道：「怎麼？這筆賬又記在我主子的頭上？」

洞天子道：「武林中人公認是他幹的。」

辜婆婆道：「洞天子，我現在並不想辯解，因爲未找到有人嫁禍的人証物証之前，一切都是徒然。」

洞天子道：「還有一件事也要順便一提。」

辜婆婆冷冷地道：「我也要告訴你一件事，昔年就以你們『塞外三鷹』、『南海雙星』及『神州七子』十個人的實力要想擊倒我家主人，還差一截，當時另外有人在暗中施襲，家主人才受了傷，而受傷之時，却又在你們死的死，傷的傷之後。」

洞天子道：「整個武林都是他的敵人，這有甚麼稀奇？」

「不，參加圍剿的人也站在明處，不是站在明處而能傷了家主人的，也必是個絕世高手，但居心卑鄙險惡。」

洞天子道：「我要告訴妳的另外一件事是：劍客羅寒波夫婦，就在『七殺夢魘』被圍剿，雙方傷亡慘重之後，他

們夫婦神秘死亡。」

辜婆婆臉一寒，道：「怎麼？這筆賬也記在我家主人頭上？」

「八成是他。」

「放你娘的屁，剛才我對你說過，我主人當時本是勝的一方，傷得極輕，但在後來被人偷襲，也受了重傷，試想，苦戰了數千招的人，不要說最後仍受了重傷，就是沒有，也無力再去殺死比你們『七子』『雙星』及『三鷹』等高明多多的劍客夫婦。」辜婆婆道：「就是小孩子也能想通此理。」

洞天子道：「這是一面之詞，誰看到你主子重傷？」

「呸！信不信由你！」辜婆婆道：「老娘是看你可憐兮兮地，像個癆病鬼似的到處顚着屁股窮忙豁，才告訴你這些，眞以爲老娘怕你？」

洞天子道：「貧道正要生擒你，公開偵訊你。」

「你也配……」辜婆婆的巨枴橫掃過來。

洞天子閃過拔下巨劍，大概至少也有四五十斤之重。

一個是「神州七子」之一，一個是「七殺夢魘」的老僕，也算是心腹，雙方都不是等閒之輩。

劍來枴去，林中枝柯在劍枴掃砸下紛紛飛射而出，兩人都以力大見長，打起來更是威猛驚人。

五十招左右，二人分不出高下。

辜婆婆道：「洞天子，我看算了！還是省省力氣吧！告訴你武林中確有個大壞蛋在陰謀活動。」

洞天子道：「貧道以爲就是妳的主子。」

辜婆婆道：「你想想看，劍客羅氏夫婦之死，顯然是被另一個人殺害，而且不是以光明手法或較技下死亡的，這你還不能舉一反三嗎？」

洞天子道：「當今之世，除了『七殺夢魘』之外，還有誰能殺死劍客夫婦？」

「你簡直是世上特號笨蛋，那時候我主人被人施襲重傷，又怎能去殺死劍客夫婦？而這陰謀者却又是想嫁禍我的主人。」

百招左右，洞天子稍有疲態。

原來他當年重傷，迄未完全康復，所以面色蒼白。

只不過洞天子絕對不會停手。「神州七子」交情極厚，七死其六，復仇之責就落在洞天子肩上。

一百二十招過後，洞天子越來越不濟。

四十多斤重的巨劍掄得虎虎生風，必須有體力才行。

洞天子堪堪不支，辜婆婆並未進逼，只要洞天子停手，她就會撤退，這時忽然林間出現了一人。

這人負手在一丈外一站，道：「辜老婆子！這不就是趕盡殺絕嗎？難道妳看不到洞天子道人舊患未癒？」

辜婆婆道：「當然看到了，所以我才沒有逼他。」

「還說沒逼他，如果在下未及時出現，後果如何？」

「姓童的，你也是當年漏網之魚，沒有甚麼了不起。」

「當然，而且在下也曾受過重傷，只不過我們二人聯手拏下妳，交給武林各派代表來審判你。」

辜婆婆冷笑道：「『塞外三鷹』之一的童羽，談到聯手對付我老婆子的事，居然臉不紅氣不喘，眞服了你。」

童羽道：「正義與邪惡之鬥，不必講甚麼繁文褥節。」

洞天子道：「童大俠，昔年的事，果然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這麼多年都等了，也不必急在一時，以免造成仇快親痛的遺憾。」

童羽道：「道兄，試問誰是親誰又是仇？」

洞天子道：「昔年的事的確有很多疑點待查。」

辜婆婆道：「還是牛鼻子明理，我老婆子可要走囉，不過我仍然留下一句話：昔年大難不死的人，還是多留點意爲妙。」

辜婆婆如大鳥騰空而去。

洞天子道：「昔年的事你不以爲有很多可疑之處？」

「甚麼可疑之處？」

「第一、『七殺夢魘』龍起雲的情人被强暴，確有其事，任何人遇上這種事，總不免報復之一途。」

「當然，只不過第三者誰能証明他的情人確有被强暴的事，難道就不可能是賊喊捉賊的把戲？」

洞天子一愣道：「這種事不大可能！」

「爲甚麼如此武斷？」

「因爲龍起雲和慕容雪之相戀，可以說是以全部生命來愛的，這是人盡皆知的事。」

「又怎知不是龍起雲喜新厭舊自己殺了她的？」

洞天子搖搖頭：「童大俠，你想得太離譜了！」

童羽道：「有時我也想不通，就以劍客羅寒波夫婦來說，要是公開決戰，就連『七殺夢魘』也未必是敵手，要是羅氏夫婦聯手，武林中沒有人能接下他們三十招的高手，他們怎麼會無疾而終？」

洞天子道：「正因爲這件事，就有很多人想到了『七殺夢魘』龍起雲的『夢裡乾坤』邪術。」

童羽道：「他的『夢裡乾坤』能殺人於無形？」

「這只是貧道的猜測，」洞天子道：「既然他能進入別人的夢境之中，我想殺人於無形也許能作到。」

「這點是一種猜測，不足爲訓，」童羽道：「道兄似乎相信辜婆婆的話，她不能不爲主人圓謊。」

洞天子道：「貧道當然並非輕易相信別人的人，而是這些年來的思索與

搜証，『七殺夢魘』也許是揹了黑鍋。」

童羽道：「以道兄看，當今武林，誰能讓他揹黑鍋？」

洞天子微微搖頭，道：「想不通，童大俠可知玄陰教教主是甚麼人，昔年自被屠殺之後，不久就換了教主，外人都不知教主是誰。」

童羽道：「我以爲該教成不了甚麼大氣候。」

洞天子道：「童大俠何出此言？」

童羽道：「故弄玄虛，外强中乾。」

二人分手，洞天子先離去，童羽看着他的背影，久久才收回目光，他的目光像閃爍飛舞着的飛刀。

* * *

小羅急於想和衞天愚聯絡上，就在約定的地點一帶徘徊不去，他有許多疑問有待澄清。

三人住在店中，茜茜的情緒仍然很壞。

「葛三刀」道：「小羅，你們二人出去走走吧，我在家留守。」

小羅又不能一口答應，可是如果要了茜茜，對小五子和軟軟又如何拒絕？必須想到這個後果。

鎮上很熱鬧，行人熙來攘往，茜茜道：「小羅哥哥，我們到鎮外走走，這鎮的西郊有一座七層寶塔，四周垂柳如絲，風景優美。」

到了附近，忽聽塔中有人交談，甲道：「當年我們三人未死，卻變成了今日被人追殺的對象。」

乙道：「張護法已被狙殺，咱們二人只怕……」

顯然，二人聽到了聲音，忽然停止交談。

小羅和茜茜自然不知道他們談些甚麼，但談話的人卻以爲二人是追殺他們的人的同路人，衝出來就要出手。

「慢着！」小羅道：「請問兩位大名如何稱呼？」

二人都是四旬左右，都用窄長的刀，打量着小羅。

小羅道：「在下羅天，別人都叫我小羅！」

「噢，原來你就是頗有名氣的小羅，羅大俠。」

小羅苦笑道：「慚愧。」

中年人之一道：「我等很佩服少俠，聽說少俠連挫武林高手，就連武林『三絕』的『風、雷、雨』都在少俠手下栽過。」

「事情不是這樣的，我在他們的手中栽過，他們也在我的手中栽過，因爲這三人徒托虛名，以强凌弱，我看不過眼。」

「了不起！」乙豎起大拇指道：「以小老弟的年紀，大概不會超過十七歲，而能和『三絕』抗衡，我眞是白活了。」

「兩位不要氣餒，正義總不會永遠被埋沒的。」

「老弟，我們是玄陰教的護法，昔年一夜之間幾乎全部殺光，僅存我們三人，另一位近日又被人殺了。」

小羅道：「不知道是誰在追殺你們？」

「不知道，但猜也猜出，必是昔年屠殺的兇手。」這人道：「在下趙光，這位是李英兄。我們都是以前玄陰教中的護法，昔年屠殺正好我們三人外出，巡視各地分壇業務未回，逃過一劫。」

小羅道：「不知貴教現在教主何人？」

李英道：「玄陰教被屠殺之後，上自前教主司徒天爵，下至一百一十二人慘死，我們三人很久才聽到消息，立刻趕回，但是立刻有人追殺我們。」

小羅道：「這麼說，兩位已經被追殺了好幾年了？」

「正是，但長此下去，我們只怕遲早……」

小羅道：「不會的，我們二人觥會要奉送兩位危急逃生之法，只要小心應付，可以渡過難關，以便將來作証。」

趙光抱拳道：「多謝少俠。」

茜茜道：「兩位幾年來被不斷追殺，就一直沒有看清追殺者的面孔？」

「他們盯上之後，動手時就蒙了面，」李英道：「姑娘想想看，誰能記住任何時地四周的每一個面孔？」

茜茜道：「說的也是，這麼說，如今的玄陰教徒都是新教主的人了？」

「是的，至少副教主及護法是新教主的人。」

小羅道：「我認識玄陰教的一個副教主歐陽芳菲。」

趙光道：「此人聽說過，以前是個好色的女賊，以後如被少俠遇上，設法擒住她，必能拷問出玄陰教的秘密。」

茜茜道：「怎能証明二位確是前玄陰教的護法？」

「這……」趙、李二人攤攤手，道：「實在沒有甚麼可以証明！」

小羅道：「兩位爲何在此交談？」

趙光道：「三月前我們二人承『塞外三鷹』之一的衞天愚大俠解過圍，並約定聯絡地點及方法。」

小羅道：「甚麼地點？甚麼方法？」

趙光道：「在此塔的第二層一角的飛簷上插一樹枝。」

果然不錯，小羅也是以此方式和衞天愚聯絡。

當然，除此連絡方法之外，還有兩種。

總不能每次都從老遠跑到此處來連絡吧？

小羅教了趙光三招，茜茜也傳了李英三招，並告訴他們，一般高手在這三招下，往往招架不住，如這三招仍然不靈，就要設法逃走。

兩人拜謝兩小，就要離去，因爲

二人也是一直和衞天愚連絡不上，這時忽見塔外站定一人。

這人戴了個面具，這個面具像彌勒佛一樣咧着嘴笑。

雖然只是面具在笑，卻往往能造成別人的錯覺。

很容易使人認爲是他本人在笑，笑得討人喜歡而不設防。

小羅低聲道：「兩位，這可是追殺你們的人？」

兩人搖頭，卻道：「雖然以前未見過戴此面具的人，但卻相信是追殺我們的人。」

茜茜低聲道：「也說不定是追殺我們的人。」

李英一驚道：「追殺兩位？」

小羅笑笑道：「可能，相信追殺我們的人比追殺兩位的人多好幾倍。」

小羅看看自己的左手，心頭一暢，正好是出現紅圈，但尚未大紅的時刻，如果動手，也正是大好良機。

茜茜道：「請問閣下找的是誰？」

這人不出聲，一雙電目在小羅身上掃瞄。

小羅對趙、李二人低聲道：「我一動手，兩位速走！」

趙光道：「少俠爲我們擋住大敵，我們能自顧逃命？」

小羅道：「也許找我們的，總之，人多反而不便。」

既然這麼說，趙、李二人點點頭，決定照辦。

小羅笑道：「我的看法是，你老兄本是來狙殺這兩位的，遇到我們眞是意外的收穫，對不對？」

這人目光似電，仍不出聲。

茜茜道：「小羅哥哥，我先試試看他有多少斤兩？」

「好，小心點！」

茜茜一上就是童先生所教的絕學。

她好勝心切，一出手就用了九成以上的功力。

只不過事情很意外，此人半步也不退，接下茜茜兩招後，就反守爲攻，未出三招，把茜茜逼退兩步。

趙、李兩人看出小姑娘身手不凡，他們兩人任何一個都非敵手，然而，這笑面人似乎游刃有餘。

如果小姑娘是全力而爲，對方游刃有餘，這差距就大了。

小羅沉聲道：「兩位還不快走？」

趙、李二人抱拳而退，這工夫茜茜已接了對方十招，已感到咄咄逼人。小羅道：「茜茜，妳退下。」

茜茜一退，小羅撲上。

小羅比茜茜自然高明多了，尤其是在他手上紅圈最顯明的時刻。有如餓虎撲噬，雷神虐殛，彈簧似的身軀忽伸忽縮，有如動向莫測的電蛇在空中隱現騰纏。

茜茜以爲，這可能是小羅最賣力的一次搏殺。

笑面人連接十五招，銳氣已被挫下。

只不過小羅也沒有多大的收穫。

他發現，此人的路子也有點「七殺夢魘」武功的影子。

他越來越想不通，最初發現的是茜茜學了童先生的武功，這武功非但像「七殺夢魘」的，甚至連傳授的方式都是利用「夢裡乾坤」夢相授。

如今又出現了這個笑臉面具人。

小羅以十成十的力道卯上，此人稍有頹勢，退了一步半，就在這時，又出現了一個面具人。

這個面具人和第一個的身高差不多，衣着一樣，只是面具上不是笑臉，而是哭喪着臉。

這人一言不發就出手了。

小羅以一對二是絕對不成，茜茜立刻接下哭面的。

但這哭面的身手似比笑面的還稍高一籌，茜茜三五招後，就感到壓力無儔，自知接不下此人三五十招。

茜茜初學乍練，火候固然不成，最重要的是經驗不夠。

小羅對付另一個雖然稍佔點上風，見茜茜不支，就必須照顧她，這一來可就吃力了。

茜茜體力不夠，很快就四面楚歌。

只不過爲了小羅哥哥，她拚命也要拖下去。

如果非死不可的話，和小羅死在一起，和嫁給他沒有多大分別。

本來這種局面並不絕望，挨下去對年輕人有利。

但是，小羅左手的紅圈到了巔峯就會立刻減褪。

褪色的圈圈，就表示功力在消褪之中。

小羅一旦不濟，整個戰局就支持不久了。

茜茜已中了一兩掌，只是不是要害，砸了出去。

小羅被這哭面人砸了一拳時，茜茜則爬起又被砸了出去。

現在兩人已變成了對方的拳掌靶子。

似乎兩個面具人無意立刻殺他們。

看二人出手的態勢，又像是在利用二人作研究招術之用。

就在這時，忽然一個怪怪的形象映入眼簾。

四個人都看見了這個人。

此人的長髮既黑又長，而且也很濃密，披散下來，後面垂到背以下臀以上部份，前面垂到胸前，遮住了面孔。

此人目注兩個面具人一下，又凝視小羅。

小羅直覺地以爲這人的目光有一種至大的感染力。

這些年來，他從未被這種目光掃瞄過。

小羅說不出這是一種甚麼目光？

只能說不是惡意的。

兩個面具人雖不知這怪人是誰，却不敢大意。

雙方的攻擊都慢下來，這時怪人忽然身子猝昇，不知在空中以甚麼身法射到四人的上空。

兩面具人畢竟是經驗老到的人，知道來人的目標是他們二人。

這意念幾乎還沒有消失，怪人的攻擊已經開始。

是如何開始的?沒有人看清。

兩個面具人只知道這人在空中停留的時間，超過了人類停留空中的極限。

超過了極限，看來就像飛一樣。

能飛的人自然要比不能飛的人管用些。

不知道此人有沒有出手?只看到他的一片腿影。

好像此人雙腿的交剪和旋掃能攻擊人也能使他在空中較久似的。

的確如此，如果雙腿的旋掃超過某一速度，就能使一個人在空中久些，兩個面具人以平生最威猛的招式迎上，而且聯手呵成一氣，但未超過十五招。

兩個絕頂高手全力卯上，居然未超過十五招，每個人的肩背上都被掃中了一脚。

這兩脚力道之大，足足把兩人送出一丈之外。

兩人也識趣，藉力倒縱，忍着疼痛和恥辱溜了。

披髮人站在一丈以外，就像是剛才根本未動手一樣。

小羅深信，此人的武功才眞正算是出神入化了。

他甚至以爲，也只有此人可以和「七殺夢魘」標一標。

「請問前輩高姓大名?剛才若非前輩出手，我倆一定難逃一劫。」

披髮人的身子微顫一下，道：「日後自知，好自爲之……」身子緩緩拔起，手中飄出一張紙箋。

小羅接住紙箋，却目注此人。

此人的身子在空中連翻七個觔斗，在第七個時人影已失。

兩小木然塑立了很久，眞像是仍在夢境之中。

在他們兩人來說，夢和現實有時眞的難以分清。

一個人把現實當作夢，那是看得開，把夢視爲現實，就是不識時務了。

只不過他們兩小如把夢視爲現實，却又當別論。

「小羅哥哥，這個人好神奇啊!」

「的確。」

「而且我很喜歡他。」

「我也是，但說不出原因。」

茜茜道：「我感覺他的目光瞄掃在身上很舒服。」

小羅在看這信箋，字寫得很潦草：你們現在認爲大奸大惡的人，未必大奸大惡，你們認爲是白道君子，却又未必是君子，凡事小心，多用頭腦去想去研究，注意!可能所有的壞人都不出那十個人——「塞外三鷹」、「南海雙星」和「神州七子」……

寫到這裡就斷了，未具名、落款。字雖草却是鐵劃銀鈎，力透紙背。

「小羅哥哥，這口氣不正和我們所接觸到他的目光一樣。」

「對!充滿了溫暖和關顧之情。」

「會是誰?」

「我想不出來。」

「他說所有的壞人不出這十個人，這話是不是玄了些?」

「怎見得?」

「這十個人已經死了七個之多，活着的三個，我們已見過二人，如衞天愚和童羽，另一個應該是『神州七子』碩果僅存的洞天子，對不?」

「對!」

「那麼只有三個人活着，怎能說所有的壞人都在這十人之中?」

「問得好，」小羅道：「只不過我相信這位前輩不會信口開河。」

「我也以爲不會，但是所謂『所有的壞人』之語，絕不是指一個壞人，要不就不會用『所有的』二字。」

「對。」

「至少在兩人以上，對不?」

「對。」

「那麼這三個人之中，衞前輩的爲人如何?」

小羅道：「妳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

「好，衞前輩我們不懷疑他。童羽呢?」

「壞人一個。」

「洞天子我們尚未遇見過，就算他也是壞人，也只不過兩人，剛才這兩個面具人加上『七殺夢魘』至少是三個壞人。」

小羅道：「茜茜，妳很會分析。」

茜茜道：「道：「我就不明白，十大高手已死其七，那還有這麼多的壞人?這位前輩雖然用了『可能』二字，像他這種奇人，『可能』就是事實。」

小羅點點頭。

茜茜道：「尤其他寫的『大奸大惡的人未必大奸大惡，白道君子却又未必是君子』，這是不是告訴我們，白道與黑道之分，並未經過仔細的分類，是靠不住的。」

小羅拍拍茜茜的肩胛，十分激賞她的聯想力。

茜茜道：「除非這十大高手還有些人並未死。」

小羅摟住了茜茜道：「妳的看法對極了。」

她忽然送上櫻唇，她眞會製造被吻的機會。

在小羅激動時自然就吻了她，但吻過之後却在發楞。

「小羅哥哥，你是不是後悔吻

我?」

「我吻妳就對不起小仙蒂。」

「小羅哥哥，我好羨慕仙蒂姑娘，只不過我以爲這不大公平，她只是幸運，早我幾天而已。」

「茜茜，原諒我。我們交個朋友不也很好?」

「那不一樣，我要和你廝守一生，不僅是作你的朋友。」

「茜茜，恕我不能，茜茜……」

茜茜緊緊地貼在他的肩上道：「小羅哥哥，我們到塔裡坐一會，好累。」

塔的最下層沒有門，大概是年久被風吹壞。

由這底層也能上第二層或第三層，地上有很多乾草，可能有人在此睡過覺。

此刻辜婆婆在這後窗外窺伺，又作出了雙臂摟抱狀。垂頭低眉，似在聚精會神地唸唸有詞，塔內的人就有了反應。

茜茜往上一纏，好像渾身都散發青春之火。

當然，此刻的小羅就沒有那麼堅定了。

因爲在他的視野中，這不是茜茜，而是小仙蒂。

小仙蒂和他早有夫妻之實，那種纏綿悱惻，夜夜銷魂的情景立刻就進入了回憶，也進入了視野。

現在，他看到小仙蒂醉人的笑和那綿軟的胴體。

他看到小仙蒂抓起他的手要他爲她寬衣解帶。

甚至他嗅到了小仙蒂身上獨有的芳香。

到此，小羅的決心堤防已全部瓦解。

這些日子的渴思，一下子爆發開來。小仙蒂的確是獨一無二的。

辜婆婆在後窗外笑了。

她必須達到目的，只要小羅和茜茜或其他女子有一次肌膚之親，她就能使小羅自動放棄小仙蒂。

她看出小羅是個守信的人。

另一方面，果眞發生了她希望發生的事，只要把事實告訴小仙蒂，她也可能對小羅厭惡而放棄。

他們都是講究唯美的年輕人。

但就在此刻，辜婆婆忽然聽到身後有微聲。

只要有任何人來到，今天她的努力又要泡湯。

辜婆婆一回頭，幾乎驚呼出口。

她張口結舌，楞楞地望着另一個小羅。

來人正是假小羅，他經常在眞小羅的附近。

當然，他也不能寸步不離地保護眞的小羅。

假小羅還有很多的任務，比喻說他奉命在偵察幾個人，如兩個面具人，玄陰教主以及昔年向「七殺夢魘」施襲的人等等。

這幾個人任何一個都不是好纏的，也不是好偵察或跟踪。

辜婆婆怔了半天道：「有兩個?」

假小羅道：「對，有兩個。」

「哪個是眞哪個是假?」

「他是眞我是假。」

「我本以爲只有一個小羅，所以你和小仙蒂在一起以及現在裡面那個和小仙蒂在一起，我都以爲一個人。」

假小羅道：「現在妳已經知道了，對不?」

「對，只不過我不明白。」

「不明白也好。」

「這話是甚麼意思?」

「這是主人的意思。」

「我也知道是主人的報恩計劃。可是主人只告訴我有一個小羅，沒有說有兩個，小仙蒂知不知道有兩個?」

「不知道。」

「主人要我監視她，小仙蒂有了孕，一生孩子就把孩子交給小羅，事情就結束了，以後不許他們再相見。」

「妳以爲可能?」

「不管可不可能，這是主人的命令。」

假小羅道：「這不是報恩，這幾乎是害人。」

辜婆婆指着假小羅道：「你敢指責主人。」

假小羅道：「只要是對主人及小仙蒂有利的事，我不怕主人處罰我。」

辜婆婆冷峻地道：「你好大的膽子。」

「主人創造了我，自然隨時可以毀滅了我，但任何一位藝術家對自己的創作，都不會輕易毀掉的。」

「創作?甚麼創作?」

「我當初雖然也像小羅，但不大像，後來又經過整容。」

「目的爲何?」

「使別人看不出我們二人眞假之分。」

「這又是爲甚麼?」

「一切都是爲了報恩，劍客羅寒波夫婦對主人有恩，只有對他的獨子百般呵護，以『夢裡乾坤』授以絕技，要我代小羅讓潘奇解剖，研究心臟(即五陰鬼脈)，以便儘最大的努力救小羅一命，萬一不成，也算爲羅家留下一脈香烟。」

「這…… 這…… 怎麼會有這種事?」

「希望這件事到你耳邊爲止，不能對任何人說，辜婆婆，妳的心好狠。」

「我狠?」

「硬生生地拆散了小仙蒂和小羅，不是狠是甚麼?古人說寧拆十座廟，不破一人婚，妳沒聽過?」

「別忘了，我也是奉命行事。」

「總要有個理由，主人絕不會硬生生拆散他們。」

辜婆婆不出聲。

「辜婆婆，你這個老寡婦心腸至毒，爲甚麼寡婦十之八九都狠心腸?」

「小子，你放屁，我沒有寡時也是一樣。」

「我不信沒有任何重大原因，主人會拆散他們。」

「當然有原因，但我不會告訴你。」

「爲甚麼？」

「主人派我們兩人各幹各的事，如果可以說，又何必派兩個人去？這件事必須保密。」

「這才是一派胡言，主人派我去保護小羅，使人認不出我們二人有眞有假，試問妳辜老婆子能取代我嗎？」

辜婆婆不出聲。

「主人要我引眞小羅和小仙蒂見面，讓他們相好，然後生孩子等等，試問妳能作到這一點嗎？」

辜婆婆道：「我就是不告訴你。」

假小羅道：「我要想辦法讓妳說出來。」

這兩人動上手，眞是排山倒海，塵土漫天中狂飆吼嘯，他們似在較上勁，看看同是主人教的那一個更行。

打了六七十招，那一個也行，那一個不行，沒分勝負。

辜婆婆道：「算了，咱們不能再打下去。」

「本來就是這樣。」

「你該知道我爲甚麼要逼你動手？」

「原來你要看看我是不是眞是主人身邊的人？」

「當然，就憑你一面之詞我會相信？只不過如今會本門武功的人却是越來越少了，你要注意。」

「我知道，這也是主人要我偵察的項目之一。」

辜婆婆道：「你能接下老婆婆六七十招而不敗，眞不含糊。」

假小羅道：「說吧，辜婆婆。」

辜婆婆傾耳聽了一會，原來小羅和茜茜在辜婆婆施以「夢裡乾坤」玄功而陷入激情中，想使他們既成事實，以便使小仙蒂抽身，却被假小羅衝破。當然，她的「夢裡乾坤」太淺也是原因之一。

所以辜婆婆一停止唸口訣，塔內的兩小立刻恢復了理智。

妙在二人還沒有開始，却也已經是盤弓躍馬了。

兩小驚極、羞極之下，匆匆穿上衫就奔了出去。

那時正是假小羅和辜婆婆互相凝視，不發一言之時。

假小羅道：「怎麼？還要磨蹭多久？還不說？」

辜婆婆這才哀傷地低聲道：「小仙蒂也有『五陰鬼脈』。」

假小羅驚呼一聲，揪住了辜婆婆的胸衣。

「你幹嗎？」

「辜婆婆，妳說謊，天下沒有這麼巧合的事。」

「這不是甚麼巧合，是兩個患絕症的人被撮合在一起。」

「這就更說不通了，他們二人都有絕症，而且治癒的機會不大，他們既然彼此相愛，至深至純，爲甚麼會讓他們在一起，就算要死，也讓他們死在一起，這是一件多麼令人難以想像的事，這樣拆散他們，又豈是『狠毒』二字所能概括的？」

辜婆婆冷冷地道：「你小子以爲主人沒有你的心好？」

假小羅不出聲。

辜婆婆道：「讓他們在一起一小段時間，是爲了讓小仙蒂受孕，拆開他們，是因爲年輕夫妻需索無度，夜夜春宵，他們都是有絕症的人，只怕促壽，將來治起來更難了。」

假小羅道：「原來如此，辜婆婆，今日之事，我們心照不宣，誰也不要說穿，只是我爲主人抱屈。」

辜婆婆道：「甚麼事抱屈？」

假小羅忿然道：「武林中人對主人多不諒解，甚至以『魔』稱之。」

辜婆婆道：「這也難怪，當年有人把『七殺夢魘』扣在他的頭上時，已經就以『魔』視之了。」

＊　＊　＊

潘奇不好色，但好吃好喝，像今夜月色極佳，和風搖竹，花影參差，不正是「小紅低唱我吹簫」的美景良辰？

況且，他一生斂聚，手頭甚豐，討幾個老婆算得了甚麼？

一個男人如果沒有甚麼缺陷而能不好色，就十分難得了。

正好秦萬年也不好色，所以二人走得較近。

二人正在對酌，秦萬年道：「那個披髮人是甚麼來歷？難道咱們眞要聽他的？」

潘奇冷冷地道：「誰說要聽他的？」

秦萬年道：「除了『七殺夢魘』，似乎世上已難再找到一個比他更高更奇更絕的人物了吧？」

「的確，他明明站在我們的北面約百步之地，他說話的聲音却來自南面，這一手……」

秦萬年道：「據說這是佛家的玄功，名爲『三界輪迴』，如果這人不是『七殺夢魘』，必是他的勁敵。」

潘奇道：「看來武林中奇人異士還是大不乏人。」

就在這時，二人的瞳孔放大而又縮小。

一個影子由淡而深，就像人在霧中，霧褪後人顯了形一樣。

小軒外站定一人。

秦、潘二人可算是見過世面的人，一時緊張竟齊站了起來。

可見沉得住氣的人也不多，那要以看到甚麼事或甚麼人而定。

這人正是二人剛才說過的「披髮人」。

此人黑亮的長髮垂到胸前，遮住

了面孔。

秦、潘二人畢竟是成名人物，就此屈服，於心不甘。秦萬年道：「尊駕再次光臨，有何見教？」

披髮人道：「本人交代的事，二位作了沒有？」

秦萬年冷冷地道：「我倆何等身份，豈能任憑你頤指氣使？」

「你是甚麼身份？不過是東北一個馬賊出身，到中原後另有遇合，乃儕身所謂『三絕』之中。至於潘奇，昔年不過是爲醫仙周光迪揹葯箱的小厮而已。醫德不修，重財輕義，你們有甚麼身份？」

秦、潘二人臉一紅，立刻盛怒。同時離席步出小軒，秦萬年一字字地道：「你眞以爲穩吃？」

披髮人道：「你們以爲如何？」

秦萬年道：「如果你能接下我們二人三十招的話……」

「不必三十招。」披髮人淡然道：「如果你們能接在下三招，從此我就不再找你們，反之你們要爲我去辦事。」

三招？不錯，清清楚楚，他說的是「三招」。

兩人聯手如果接不下人家三招，活着糟塌糧食，也未免太無味了。只不過二人一震之後，忽然狂笑了起來。

他們以爲三招也許沒錯，的確有三招也夠了。

二人正要出手，披髮人大袖一揮，道：「亮兵刃。」

二人本不想在聯手之下再亮兵刃，因爲披髮人身上似乎沒帶兵刃，既然如此，他們二人就不客氣了。

二人同時取來了他們的劍，二人臉上噙着篤定而又不善的笑意時出了手，披髮人數着招數：「第一招。」

二人仍然狂攻猛砍，披髮人又喊出「第二招」。

就在這時，潘奇有點小動作。然後二人同時以最狂猛的內力和最精粹的招術招呼。

這等於是三管齊下。

他們相信此人的武功出神入化，但不信他能逃過今夜。

那知就在披髮人喊出「第三招」的同時，只見他的雙臂一絞之下，秦、潘二人忽然失去了力道。

他們的劍自動脫手，那是因爲手已握不牢長劍。

他們的身子一點力道也沒有，所以身子在空中翻觔斗，就像馬戲團中丟三五把飛刀或小球甚麼的。

他們變成了披髮人掌中的小球或彈珠。

在武林中，任何一個高手一生中都會遭到挫敗或受人折辱，只不過像這樣的折辱，只怕還是空前絕後的。

二人在人家掌中上上下下翻了十來個觔斗，然後兩人的身子一撞，「砰砰」兩聲摔在地上。

二人竟昏了過去。

醒來時發現披髮人已不見。

軒中燈光搖曳，恍如夢境。

二人站起來進軒四下看看，一切如故。難道眞是作夢？

當然不是。因爲桌上放了一張紙條。

潘奇唸道：「看在二位成名不易份上，剛才施毒，不予計較，本人交辦之事應立刻去做：傳播小羅的大限只有半年，如再故違，只好把二位變爲平常人了。」

二人看完，臉都白了。

第一，此人竟然不怕劇毒，剛才二人狂笑，那就是要用毒。

剛才二人攻出第二招時，潘奇就到上風頭施毒，所以有點小動作。

但是，在他的劇毒之下，他居然能把他們二人像玩彈珠一樣在手中玩弄，根本不在乎甚麼劇毒。

據說有兩種人不怕劇毒，一是已成金剛不壞之身，自然不怕。二是本身就是使毒名家已服了解葯。

此人會「輪迴三界」玄功，有可能已達金剛不壞之身吧？

只不過潘奇從未用毒，這是他有生第一次。

因爲他遇上了絕世的大敵，凡是他所能用的都會全部用出。

其結果却仍然一樣。

尤其是「如再故違，只好把二位變爲平常人」之句，分明是暗示如再違背他的命令，就會廢除他們的武功。

二人相對良久，都沒有勇氣說一句話。

至少他們迫害過小羅，解剖過他一次。

只不過他們尚不知被解剖的那個是假小羅而已。

秦萬年道：「潘兄，我們似乎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

「是……是啊，再說小羅也爲醫學上作了貢獻，這件事就算是咱們的回報吧！咱們這就下山如何？」

他們終於找台階下了台，自不敢再明知「故違」了。

＊　＊　＊

「小羅身患絕症，他的壽命只有半年」的話，出自武林名醫潘奇之口，誰能不信？

況且「五陰鬼脈」自唇及指甲上即可看出。

一般稍有醫學常識的人一看便知，於是在武林中很快傳開。

現在，小羅、「葛三刀」和茜茜三人在賭場中。

小羅一身華服，出手闊綽，就連「葛三刀」及茜茜也不例外。一邊豪賭，一邊叫賭場中人小心侍候。

賭場小厮輪流端上茶點或各種稀有的水菓或零食。

小羅隨手賞給小厮的小費，動不動就是三五兩甚至十兩。

非武林中人把他當作敗家子。

武林中人知道他是小羅——一個

只能再活半年的人。

一個富有者如果知道自己只能再活半年，他可能會穿最好的衣服，吃最好的食物，擺出最大的派頭。

他希望能以大量的財富來塡補自己壽命的不足。

他的賭技好，很少會輸。

只不過每次贏了都會給旁觀者吃紅，皆大歡喜。

因而旁觀者都希望他贏。

這時候出現了兩個少女。

目前小羅對甚麼事都不在乎了，似乎對這兩個少女還辦不到。

她們正是小五子和姜軟軟。

小羅正要打招呼，二女已走過來，旁觀者紛紛讓開。

現在她們的作風已完全改變。完全是過來人的姿態。

小五子道：「小羅，你好嗎？」

「當然好，不信妳們看，我小羅吃油穿綢，一呼百諾，揮金如土，世上那還有比我更好的人？」

軟軟道：「只不過聽說你只有半年好活！」

「這……」小羅洒脫地一笑，道：「正是。」

軟軟道：「一個只能再活半年的人，只怕是樂在臉上苦在心中吧？半年，數數看，只有一百八十幾天哪。」

小五子道：「也可以這麼說，在一百八十天……不……不，已經沒有那麼多了，大約在一百四五十天左右，你已經去了。」

小羅攤攤手，道：「的確，到那時候，妳們可以看到我的墳墓。」

軟軟道：「對，我們當然會看到你的墳墓，而且會以最愉快的笑容和幾口唾沫代替香花奠品。」

茜茜厲聲道：「妳們過去既是他的朋友，爲甚麼如此絕情？居然能詛咒他死，妳們有沒有心肝？」

小五子一字字地道：「本來有心肝的，都給狗吃了，他以前喜歡我們，差點海誓山盟，結果如何，却和你這個小騷貨走在一起，他有甚麼心肝？」

「葛三刀」厲聲道：「『差點海誓山盟』，畢竟沒有海誓山盟，他是個身有絕症的人，妳們怎麼忍心？」

茜茜道：「妳們的良心被狗吃了？」

「小騷貨，妳嚐了甜頭，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如果我們嚐了甜頭，說的比妳還要好聽些。」

小五子又道：「小羅，你作庄，我們來押。」

小羅道：「妳們要玩玩牌九，也未嘗不可。」

小五子道：「我們不是玩，是來眞的。」

小羅道：「來眞的也成，妳們贏了我照樣賠出。」

軟軟道：「只不過我們要以新鮮的方式來賭。」

「甚麼新鮮的方式？」

「我們下的注是我們的身體。」

小羅面色一變，道：「妳們胡說甚麼？」

「怎麼？我們的身體不值錢？或者我們的身體自己不能作主？」

茜茜道：「能在賭場中公開以身體作賭注的女人當然不值錢。」

小五子道：「妳是他的老婆？」

茜茜道：「不是。」

小五子道：「你們可有肌膚之親？」

茜茜此刻當然要炫耀一番，道：「也可以這麼說。」

茜茜以爲，他們確有肌膚之親，只是尙差一點，未成事實而已。

小羅正要責備茜茜口不擇言，但話已出口。

小五子和軟軟爲之色變。

她們和小羅相交較早也較久，沒想到小羅和這小騷貨一拍即合。

儘管她們都已失身，早非完璧，却忍不下這口氣。

軟軟道：「各位聽着，我們把身體作三段抵押下注，上段爲胸部，押五百兩；中段臀部，押八百兩；大小腿爲下部，押五百兩。」

場中立刻爆起掌聲及鼓噪聲。

這樣的賭法可謂千古絕賭。

小羅道：「軟軟，妳這是幹甚麼？」

「賭牌九啊，要玩就要玩新的，不落老套，而且刺激的。當然，我們賭這三段，你們也要一樣。」

茜茜道：「這是兩個女瘋子。」

小五子道：「賭輸的人要讓贏的人去摸一下，贏了上段，可以摸上段，贏的是中、下段，以此類推。任何人輸了賴皮，都走不出這家賭場。」

小羅忽然發現二女並不是開開玩笑的。

似乎是有計劃的出醜，不論是她們自己輸了被人摸身體或贏了摸別人的，都不僅僅是丟她們自己的人，也丟小羅的人。

因爲目前誰都知道她們是小羅的女友。

當然，小羅如果輸了，他們的身體也要讓人摸。

這一手表面上看來是戲謔或惡作劇，骨子裡却夠狠。

小羅怎麼勸說也不成，不由激起他的好勝之心。難道我小羅在賭桌上還會怕妳們不成？

於是賭局開始。

小羅作庄，軟軟是「天門」，小五子是「出門」。

「末門」是個局外人，他希望自己的手今夜能大獲利市。

小羅的左手心紅圈正盛，正是適於動武及賭錢的時刻。

在洗牌時，自然要「作牌」。

「作牌」就是把大牌好牌疊在庄家拿到的位置上，壞牌使別人拿到。當然，這還要能控制骰子才行。

小羅洗牌後「作牌」，忽然暗吃一驚。

因爲他無法有效地「作牌」。

每次他想把兩張大牌拼在一起，總會弄錯。

他試過多次，似有兩股暗勁干擾他。

小羅是內行，這是高人以渾厚的內力干擾他，使他無法「作牌」，可以想像，擲骰子時也會被干擾。

是甚麼人？小羅技巧地四下打量。

四周圍觀的人客或也有武林中人，一看都是三四流脚色，他們絕對辦不到。

他不信二女有此內力，還站起來四下打量。

他相信無人暗中幫助二女，小羅望着二女，發現她們氣定神閒，有恃無恐的樣子，更加不解。

論功力，小羅對她們最清楚。軟軟稍高些，小五子根本差得遠，論賭技，二女差得就更遠了。

只不過，這種賭法就不全靠賭技了。

這是較量內力，誰的內力深厚誰就有贏的希望。

在這情況之下，既不能中途退出，也不能不洗牌疊牌。況且四面八方不知有多少隻眼睛盯着他。

現在牌已疊好。

小羅這次一點把握也沒有，現在他把希望寄託在骰子上。

這表示在「作牌」方面並未繳白卷。

要不然，骰子有無把握也就無關宏旨了。

「末門」此刻的心情最緊張，他如果輸了，輸的是銀子，他押了五百兩，五百兩可以摸上段或下段。

他打量茜茜，論美不輸小五子及軟軟。

如果要押茜茜，自然要押她的中段或下段。

因爲茜茜才十五歲，上段還沒有發育好，比二女稍差些。

只不過其他部位就只好不差了。

小羅搓着骰子，軟軟道：「各位要注意，老千弄鬼，也就在這檔口換骰子。」

小羅力貫雙掌，注於兩個骰子上擲出。

「天門」拿第一把牌，小羅心頭一驚。

因爲他預定是「末門」的牌給「天門」的。

這麼一錯開，局面就亂了。

茜茜不知小羅心中在想甚麼，只以爲小羅是此中高手，所以頗爲篤定。

至少茜茜以爲小羅絕不會栽在二女手中。

「出門」、「天門」及「末門」的牌都掀開了。

「出門」是前五後八，「天門」是後九前六，「末門」則是前三後五。庄家却是一二開步走。

小羅的點子最少。

場中爆出鼓噪聲。

「末門」也跳了起來，一兩銀子不花，可以摸摸茜茜的下段。

軟軟雙臂一張，道：「各位靜下，現在勝負已分，諒各位都可作證，無人作假，賭得公平，因此贏的人就可以立刻獲得他們贏到的東西。」

雖然大多數的觀衆同情小羅，但畢竟大多沒有甚麼是非感，跟着起鬨，看熱鬧的心理自然不免。

「葛三刀」大聲道：「各位同好請聽我一言，這兩個姑娘，本也是良家婦女，一個是中原一家大賭坊之女，另一位是『雲中之虎』姜開基的妹妹，近來不知爲何忽然間荒腔走板起來，毫無疑問，剛才兩位姑娘在作假。」

有人插嘴道：「二位姑娘並未作庄，她們如何作假？」

「葛三刀」道：「我這位朋友打骰子時，她們以內力暗暗操縱骰子，而使她們自己拿到大的牌。」

軟軟厲聲道：「這就更不像話了，試問，作庄的如果在洗牌時沒有弄鬼作牌，他怎知有大牌？」

此言一出，果然有人鼓噪，因爲這話也不無道理。

小五子道：「你們輸了要賴皮？」

茜茜道：「這不是賴皮，而是憑小羅這兩套會輸給妳們，必然作了假，當然不能算數。」

「小騷貨，妳是不是皮緊。」

茜茜道：「妳們如果要活動活動筋骨，我們並不反對。」

軟軟道：「有妳這句話，就不算欺負妳。」

軟軟往上一貼，在怪怪的角度上拍出怪怪的一掌。

旁觀者外行，居然以爲這一掌只是搔癢而已。

茜茜和小羅却不這麼想。

尤其是小羅，忽然一驚，軟軟竟然也會這種武功。

「這種武功」也就是指「七殺夢魘」的武學。

小羅立刻沉聲道：「茜茜小心。」

茜茜也自心驚，閃過了一掌，軟軟也吃驚了。

她們二人本以爲這世上的年輕人除了小羅之外，再也不會另外有人會這種奇特絕世的武功了。

因此，她以爲只要一招，就能制服茜茜。

現在茜茜非但接下了一掌，也閃過了第二掌及第三掌。

五七招過去，軟軟並未佔到便宜。

軟軟的武功來自常有慶，雖然常有慶是實實在在地教，她也用心地學，但常有慶也是剛剛跟童羽學武，他學的直接些，更眞實些。（未完．五）

上文提要：信水君被趙魏漢偷襲，身受重傷，余顧南着方菱替他護法，欲以自身內力助信水君護住心脈，不料在他運功時，嚴氏昆仲領着手下乘機襲擊他，方菱上前攔阻，反被嚴謹之制服，嚴氏其中一名手下乘勢一掌印在余顧南背後，却反助了他運功，將信水君的心脈打通，余顧南亦恢復體力，適時，湖海釣叟等也率衆趕至增援，嚴謹之見情勢危急，忙以方菱作人質，要脅齊雲高等停手……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親信非死則叛　魔頭含恨而亡

齊雲高與嚴敬重鬥得正緊，對他的話充耳不聞，嚴敬重亦知道齊雲高之脾氣，不輕易屈服，是以沉聲道：「謹兒，你且帶方姑娘到一旁去休息！」邊說邊抽望兒子，遞了個眼色。嚴謹之會意，抱着方菱，跳上一匹馬。

樵夫喝道：「賊子，那裡去！」

嚴謹之冷笑道：「老匹夫，難道你不要徒弟的性命？讓開！少爺將她藏起，若果今日你們勝了，少爺還要以她換自己一條命，若你輕舉妄動，便立即擊碎伊的天靈蓋！」

樵夫權衡了一下，覺得嚴謹之其言有理，料勝負未分，他不敢爲難徒弟，是以厲聲道：「姓嚴的小子，老夫警告你，我徒兒若損了一根毫毛，任你飛上天去，老夫也要抓你回來剝皮煎肉！」

嚴謹之打了個寒顫，微撥馬首，帶着兩名嘍囉，策馬自樵夫身旁馳過，往東進發。樵夫怔怔地望着他們的背影，釣叟道：「兄弟，大事要緊，菱兒福厚，不會有事，目前最重要的是先解決與魔會！」

樵夫縱目一望，見義子在易千山的急攻下，身上已受了幾處刀傷，不由大怒，像怒馬般射了過去，也不打話，揮斧便砍，待斧頭出手之後，才道：「立兒，你且退下，包紮一下傷口！」

高立退下喘了幾口氣，也不包紮傷口，便又奔向嚴慎之背後，罵道：「臭賊，只會倚多爲勝！」他醋砵般大小的拳頭，直搗嚴慎之後背，用不着嚴慎之抵擋，其手下已揮刀，向其手臂砍去！

高立喝道：「好呀！你要找死，老子樂得成全你！」他招式雖然樸實無華，但勝在力能開碑裂石，那漢子一個抵擋不住，只好招同伴上前合鬥。

余顧南少了兩個敵人，刀勢大盛，嚴慎之再也抵擋不住，驚呼道：「你們還不再上來！」話音剛落，「噗」地一聲响，刀光過處，嚴慎之的右臂，連手帶劍一齊跌落塵埃！

若換作別人，一定驚痛失色，但嚴慎之夠狠，咬牙急退，旁邊之蔣三妹見到，立即搶了受傷的歐陽凱，奔來救駕，人未至，甩手先洒出一蓬「梅花針」！「休傷吾少主！」

余顧南撥落梅花針，已有人護着嚴慎之退開，只聽他惡狠狠地道：「諸位聽着，今日務必生擒余顧南，少爺要將他四肢截斷作償！」

余顧南殺不了嚴慎之，遷怒於蔣三妹，一撲前，寶刀急揮，便將她緊緊罩住，冷笑道：「看你的梅花針還能作祟否！」他攻得急，蔣三妹手忙脚亂，那裡還能空出手來？

那邊白富貴、歐陽凱和不醉翁因少了一個蔣三妹，又多了一個釣叟，形勢登時逆轉，釣叟覷得眞切，鐵釣竿抽在錢鋼的後肩上！

這一記，只打得錢鋼肩胛碎裂，跌倒於地，歐陽凱見機不可失，一俯身，一刀將他劈爲兩段，隨即坐在地上喘息。由於只剩下一個吳屛藩，釣叟回身向別處殺去。那吳屛藩嚇得一張臉都白了。

樵夫在六十招時找到一個機會，一斧將易千山的腦袋劈開，同樣轉身去找新的對手，如此一來，形勢又有了變化。羣豪這邊到底高手較多，人數雖少，却漸漸發揮威力，又再過了片刻，陰賜福也吃了不愁僧一掌，踉蹌而退。不愁僧道：「出家人慈悲爲懷，但你專門騷擾死人，却放不得你！」他得理不饒人，繼續進攻，只殺得陰賜福三魂不見了六魄。

忽然，旁邊傳來一道尖銳的慘叫聲，原來蔣三妹見沒辦法尅制余顧南，乃冒險將左臂探進懷內，意圖以暗器制敵，沒奈如此一來，左邊露出空門，被余顧南一刀砍下其左臂來，鮮血登時將其衣襟染紅！

「臭婆娘，今日你惡貫滿盈了，不如索性自戕吧！」

忽然，蔣三妹拋劍跪在地上叩頭。「少俠饒命！」余顧南微方一怔，心頭一動，突然飛起一脚，把蔣三妹踢得倒飛上半天！與此同時，但見她身上「嗤嗤」作响，原來她右掌已摸出一把淬毒的梅花針來，幸好余顧南見機得早，先下手爲强，否則後果難料！

蔣三妹人在半空，已狂噴鮮血，跌落地上便不能動彈，原來余顧南那一脚，將其心窩踢碎，那裡還有命在？他環眼一顧，望向呂鳳先那方奔去！

翦仲台一直暗中留意雙方形勢之變化，見與魔會連損幾名大將，主意打定，倏地抽出獨門彎刀來，「颼」地一聲，將趙魏漢之右手砍斷，「趙兄，小弟這一刀如何？尚請不吝指教。」

趙魏漢驚、怒、痛、恨諸情一齊湧上心頭，尚好他粗中有細，這當兒並不上前拚命，反而偷偷溜掉，只剩下皇甫快一人！

皇甫快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呼道：「點子硬，併肩子上！」

翦仲台哈哈笑道：「皇甫快，你不如自盡吧，省得嚇破了膽，遭人耻笑！」他彎刀越使越快，只五招，便迫得皇甫快退後一步！

俄頃，果然上來了幾位漢子，但只兩個照面，便被翦仲台劈掉一人之腦袋，喝道：「快退，老夫不殺無名之輩！」

「颼！」刀鋒過處，皇甫快胸膛上已添了一道血糟，他素來以快刀著名，不料今日却碰到一個比他使刀使得更快的人，一顆心幾乎跳出胸膛。趁人多時，突然向後一縮，悄悄溜之大吉，誰知翦仲台也厲害，只見他左脚尖一勾一蹬，將地上的一柄鋼刀踢飛，直奔其後背！

皇甫快背後沒長眼睛，但聽得風聲，心頭大驚，忙不迭轉身揮刀擋開。說時遲，那時快！翦仲台一個起落已追了上去，彎刀一招「刀劈華山」，由上直劈上去，把皇甫快的眼光引開，左掌却悄沒聲息地印出！

「逢！」翦仲台的左掌印在其脅下，皇甫快的肋骨斷了三根，反刺回去，插入內腑，鮮血由嘴角湧出，他大喝一聲，右手鋼刀突然脫手，向翦仲台拋射過去！

翦仲台豈會讓他拋中？只見他不慌不忙，沉刀將其鋼刀撞落地上。與此同時，皇甫快雙掌拚盡全身之力，向翦仲台擊去！

翦仲台冷笑道：「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可憐復可笑！」一句話未曾說畢，皇甫快再提氣欲撲上，突然猛噴鮮血，「叭」地一聲，撲倒地上。

翦仲台冷哼道：「內腑受創，猶要提眞力，自促其死，活該！」他一回身，其他漢子忙不迭退開，翦仲台哈哈大笑，只挑人多的地方跑去，所向披靡。

翦學鴻見乃叔改變態度，他人本聰明，也依樣劃葫蘆，殺到山西四鬼背後，喝道：「倚多爲勝，要不要臉！」呂鳳先見來了一名好助手，精神一振，奮起餘威，長劍一偏一送，從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刺進老大魏忠仁的小腹！

這一劍入肉五寸，抽出來時，鮮血狂噴，魏忠仁一張臉都嚇白了，連忙退後。這一退，立將魏忠義左邊的空門露了出來，呂鳳先再一劍削過去，中正其脅下！

魏忠義一痛，右手不由抬高，翦學鴻見機不可失，彎刀過處，將其右臂劈了下來，拓跋强連忙再補上一刀！剩下來的兩鬼，不由呼道：「且慢，咱們願意投降！」

拓跋盛適才見魏忠仁退後包紮傷口，悄悄上前殺了他，回身聞此言，冷笑道：「沒這種便宜事！」

與此同時，吳屛藩在羣豪圍攻之下，亦一命嗚呼！翦仲台一路向齊雲高及嚴敬重那方殺去，高聲問道：「齊兄，且換小弟來領教一下嚴當家的高招如何？」

齊雲高哈哈笑道：「嚴當家已成甕中之鱉，不勞！」

嚴敬重則厲聲道：「翦仲台，你比我好不了多少！你這兩面三刀的卑鄙小人，又想來撿便宜！」

翦仲台惱羞成怒地道：「嚴敬重，你且看看今日之下場，出師未捷身先死，翦某比你好多了！」嚴敬重偷眼一瞧，心頭登時沉下。

形勢逆轉，與魔會折了幾員主將後，雖然人多，已轉入劣勢，嘍囉們死傷極多，而且看來形勢還會繼續惡化。

齊雲高道：「嚴敬重，此刻你後悔

亦來不及啦！」

慘叫聲不時傳來，嚴敬重猛吸一口氣，强攝心神，沉着應戰，因爲齊雲高絕非省油燈，稍爲分神，便會鑄成大錯，而唯一可以扭轉乾坤的，便是打敗齊雲高，並擒住他，方有逃生之機！

嚴敬重心念電轉，同時把內力提昇至九成，周圍一片冰寒，有如嚴冬，但齊雲高不爲所動，由於形勢轉變，他無須急於進攻，樂得趁機採取防守，蓄力一擊。

嚴敬重寒玉玄功威力强大，連翦仲台亦感染到，不由忖道：「嚴老頭果然有眞實本領，難怪連拓跋老魔也不能敵，今日不將他除掉，明年華山論武，恐怕要讓他獨佔鰲頭！」主意打定，亦暗中將眞力貫滿雙臂。

忽然遠處傳來一道慘叫聲，原來唐前彥又受了傷，那一道慘叫聲，有如利劍一般，刺進嚴敬重的心房，目光不由自主地循聲轉去！

高手相鬥，所爭不過瞬息間之機會，齊雲高經驗豐富，左掌立即印出，這一掌無聲無息，似沒多大內功，實則已注了其八成眞力，待掌至身前，嚴敬重方察覺，大驚之餘，邊飛身後退，也將右掌迎上去！

「蓬！」兩掌相觸，嚴敬重倒退之勢更疾，齊雲高提氣標前，這一掌他佔了便宜，不容對方有喘息之機。

嚴敬重倉卒出掌，只提了六七成眞力，是故內腑受震，幸好他正在倒退中，卸去了不少力，否則可能已倒地不起！忽然心底冒起一絲寒氣，不由吃了一驚，原來他的寒玉玄功優劣相見，若己功力比對方深，能將寒毒迫入對方體內，若實力相均，對方因要不斷運功禦寒，消耗體力，對己有利，若對方功力比自己深，則可能將玄功寒氣迫入內腑！此亦是嚴敬重一直少在江湖上走動的原因之一！

齊雲高功力未必在其上，但這一掌因蓄勢而發，佔了便宜，將嚴敬重那一掌之部分寒氣，反迫進對方體內，不過齊雲高本身未知寒玉玄功之特點，只道對方內腑受震，當然不會放棄機會。

這剎那，嚴敬重腦海中倏地閃過一個念頭：先逃過今日此劫，再求東山復出！脚底正想抹油，背後却傳來翦仲台的聲音：「嚴兄，小弟也想領教一下高招！」

他大怒，轉身喝道：「翦仲台，你這見風駛舵、兩面三刀的匹夫，老夫恨不得啖汝之肉，寢汝之皮！」

齊雲高喝道：「翦兄退開，齊某不想你佔便宜！」一句話說畢，已追上嚴敬重，重新將他纏住，嚴敬重只好咬牙回身再戰。

翦仲台乾笑道：「齊兄言重，翦某好歹也是個人物，某會做出失身份之事麼？適才開腔，只防他脚底抹油而已！」

嚴敬重道：「老匹夫，你舌粲蓮花，老夫更恨！」

翦仲台冷冷地道：「嚴老匹夫，你小心自己的性命吧，否則眞要抱恨終生！」

齊雲高因適才一掌奏功，又改變打法，加强進攻，兩人以攻對攻，爭鬥更加激烈，嚴敬重偸眼往旁一望，形勢對己方越來越不利，不由忖道：「縱然當不成霸主，今日好歹也得掙點面子！」此念一決，便冒死進攻，他採取兩敗俱傷之打法，齊雲高心存顧忌，又落在下風。

翦仲台瞧了一陣，心想嚴敬重存心拚命，此戰難知鹿死誰手，又礙於身份，不便下場，是以改向旁人攻擊，他要提早扭轉局勢。

由於他的加入，羣豪這方形勢果然更好，山西五鬼全部陣亡，拓跋强、翦學鴻等又向嘍囉們殺去，高聲呼喝，助長威勢，興魔會上下見大勢已去，鬥志漸失，形勢更劣，潰不成軍只遲早間事耳！

丁鶴忍不住高聲問道：「總舵主，如今咱們怎辦？」

嚴敬重大怒道：「大丈夫辦大事，不成功則成仁，還問甚麼！你怕死的便投降吧！嘿嘿，只怕人家不會放過你！」丁鶴不敢再吭聲，但這幾句話聽在興魔會嘍囉們耳中，却覺刺耳，已有人準備投降！

翦仲台哈哈笑道：「總舵主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咱們只不甘受嚴敬重的驅策而已，並非嗜殺，你們這些小人物，叫你們幹壞事，也幹不出甚麼名堂來，只要放棄抵抗，又何須趕盡殺絕！」

此言一出，「嘩」地一聲，十多個人不約而同，高呼投降！其他人見已有同袍先投降，亦紛紛效尤，一時之間，那些小人物幾乎全部都願投降！

翦仲台哈哈大笑：「興魔會原來如此不堪一擊，嚴老匹夫，看來他們以前只是懾於你的淫威，並非眞心服你！」

既成降軍，那些興魔會的嘍囉只有聽令之份兒，乖乖拋下兵刃，在羣豪的監視下，站到一邊。翦仲台又將他們集中起來，由丐幫弟子及壯士們看守。

翦仲台又道：「那些大小頭目若不投降的，亂刀砍殺，不必客氣！」

不愁僧忙道：「不可一擁而上，須防狗急跳牆，多傷人命，再說，正道和邪道始終要有分別！」

翦仲台哈哈笑道：「翦某一時忘記尚有一位大和尚在此！但今日若不將他們除掉，他日春風吹又生，再傷人命，不知大和尚如何解釋？」

不愁僧道：「他們得此教訓，料不敢再作惡。」

「和尚你能保証麼？今日放過他們，你能保証以後他們都會洗心革面？」

不愁僧反問：「施主將他們全殺了，便能保証以後再無惡人？」

翦仲台微微一怔，不愁僧急又道：「貧僧只不贊成一哄而上，倚多爲勝，大惡人當然得懲罰，下面的嘍囉，只須教訓教訓！」

翦仲台心中雖然不悅，却不願與他糾纏下去，微微一笑，轉頭呼道：「嚴老匹夫……」目光一及，不知爲何，齊雲高竟被嚴敬重殺得連連後退，是以下面的話再也說不出，不愁僧等人見狀，亦紛紛圍上前觀戰！

也就在此刻，忽聞拓跋齊天喝罵道：「畜牲，你竟然用毒！」

但聞丁鶴長笑道：「所謂無毒不丈夫，丁某用毒，你用邪功，彼此彼此！拓跋老魔，你再妄動，毒氣更快攻心，到時大羅神仙也難施救！」

拓跋齊天的徒弟連忙奔過去，拓跋强和拓跋盛拔出刀來，却讓乃師喝止。猛見他雙掌齊出，將丁鶴全身罩住，左掌倏地一沉，一股强勁的掌風隨之湧出，丁鶴長劍在外，沒奈何，只好迎上左掌。

奇怪！當雙掌接觸時，居然無聲無息，而拓跋齊天的掌風，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踪！丁鶴大吃一驚，正想收掌，誰知內力却由左掌掌心湧了出去！

丁鶴想起拓跋齊天之邪功，心頭更驚，右掌揮劍削下去！拓跋齊天左袖一拂，袖風强烈異常，丁鶴居然吃不住他的一拂，長劍脫手飛出！

原來拓跋齊天把丁鶴由左掌湧過來的內力，由自己左臂發出去，丁鶴如何抵擋得住兩個人之力？說時遲，那時快，拓跋齊天左掌再度印出，丁鶴左掌被粘住，沒法閃避，迫得拋劍抵出右掌，剎那之間，四掌貼得緊緊的，拓跋齊天雙眼緊閉，丁鶴則圓睜雙眼，鐵青的臉，很快便冒出汗珠來。

拓跋齊天頭頂上突然騰起裊裊白烟，旁人只道他拚力運功傷敵，却不知他利用挪移功，借丁鶴之內功迫毒！

拓跋齊天的徒弟不知就裡，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又素知師父的脾氣，未有命令，不敢貿貿然動手，最後還是拓跋强忍不住，結結巴巴地問道：「師父，您老人家神功蓋世，但你如今中了毒，咱們身爲徒弟，不能坐視……唉……請您老人家暗示一下！」

話剛說畢，但聞拓跋齊天一聲長笑：「丁鶴，你的毒粉雖然厲害，但到頭來又能奈得老夫何？告訴你，如今老夫已將我身上之毒質，嫁移到你身上！」

丁鶴臉色更加鐵青，拓跋强仔細一望，見丁鶴印堂上隱隱然有片青氣，登時喜極而道：「西天老仙，功力舉世無雙，小小『毒進士』望塵莫及！」

拓跋盛也趕緊道：「丁鶴是甚麼東西，替大仙挽鞋也不配！」丁鶴又驚又怒，不管他左掌使勁也好，還是右掌使勁，另一掌之壓力立即加强，內力却在循環中消耗，五內似欲倒翻過來，極是難過。

拓跋齊天視似輕鬆，其實他要導氣，以及化掉對方之眞力爲己所用，同樣亦化了不少精力，只是外人不知道而已，否則他豈非天下莫敵？

忽聞一聲暴喝，拓跋齊天雙掌一齊用勁，丁鶴如喝醉了酒般，踉蹌而退，雙脚未曾站定，嘴巴已不斷湧出鮮血，拓跋齊天行動甚快，一脚蹬出，踢在其胸膛上，但見他如皮毬般倒飛，經此之後，再也不能動彈！

翦仲台高聲道：「嚴老匹夫，告訴你一個消息，你的愛將丁鶴已先到黃泉，替你開路！」嚴敬重只當沒聽見，悶聲不响，加緊進攻！

不過片刻間，吳屏藩也被殺死，只剩下陰賜福與不愁僧、唐前彥與常虛谷、嚴敬重及齊雲高這三對人，尚在作殊死鬥。

陰賜福武功本不如不愁僧，苦苦支撐了一陣，終於被不愁僧擊中了一掌，登時倒在地上。

人叢中有人道：「這姓陰的擅長龜息大法，不可被他騙了！」但見一名壯漢排衆而出，罵道：「姓陰的，你掘我祖父的墳墓，今日要你賠償！」言畢舉刀欲砍！

忽然陰賜福在地上伸出一脚，將那漢子踢飛，接着見他慢慢站起來，那壯漢臨死，突然將刀向他拋去！

與此同時，不愁僧罵道：「孽畜！竟還敢行兇！」飛身過去，舉掌欲打。陰賜福只顧閃避鋼刀，旁挪之際，却把後背送給不愁僧。

「蓬！」不愁僧那一掌，結結實實擊在陰賜福後背上，就像離弦之矢般，飛出三丈多遠，倒在地上，不能動彈，此刻連三歲小孩也知道他已斷氣！

翦仲台嘆息道：「嚴老兄，可憐你出師未捷身先死，如今又少了一名愛將，看你能否獨挽狂瀾了！」

忽然樵夫叫道：「咦，余少俠去了何處？」

高立道：「小余九成是去找師妹！」

樵夫怒道：「他去找你師妹，你自己又爲何站在此處觀戰？難道你能助齊大俠？還不趕快去找菱兒！」他自己也不與人打招呼，首先向前奔去，高立和釣叟也分頭去找尋，馮若蘭忽有生不如死之感覺！內心空空蕩蕩的，寂寞陌生難受，趁別人不注意，也悄悄走了。

嚴敬重縱使功力深厚，但一口氣强攻了近百招，精力消耗亦不少，齊雲高見他出招速度稍慢，勁道亦稍減，覷準機會，立即展開反攻。他只攻了十多招，便由下風轉爲上風，羣豪此刻方舒了一口氣。

兩人幾度由下風轉上風，再由上風轉下風，功力悉敵，鬥到後來，一

切招式都是幌子，實則只在鬥內力！一至此種境況，玄門正宗的內功終究稍勝半籌，是以齊雲高一反攻，便完全將嚴敬重壓下。

旁觀之人尚擔心再過數十招，嚴敬重又會重佔上風，唯有翦仲台及拓跋齊天等少數高手知道，齊雲高已佔了六成勝算。

兩人眨眼之間又鬥了五六十招，齊雲高攻勢越來越盛，把嚴敬重迫得不斷後退，與此同時，羣豪又齊覺寒氣稍退，這才替齊雲高放下一塊心頭大石。

激鬥間，但見齊雲高雙掌如弓，倏地一掄，此招甚怪，嚴敬重微微一怔，不知對方要使甚麼絕招，連忙一掌護胸，一掌拍出。

說時遲，那時快！齊雲高的右掌突然沉下，迎上嚴敬重那一掌。「蓬」地一聲響，兩掌相觸，齊雲高勝在有備而發，大佔便宜，嚴敬重連退兩步，方能拿住樁，齊雲高得勢不饒人，標前八尺，再發一掌！

這一次，嚴敬重不肯接掌，錯步閃開，可是齊雲高似乎已料到他有此一着，身形步法隨之而變，那一掌，依然如山壓過去！

嚴敬重避無可避，猛喝一聲，推出一掌。「蓬！」再一道震耳欲聾之巨響爆出，兩人各退幾步，依然是齊雲高佔了優勢，一退即進。

嚴敬重嘴角已經淌血，邊退邊喘着氣道：「住手！」

齊雲高那裡肯聽，鼓起餘勇急攻，務求將對方擊斃於掌下。嚴敬重悲聲道：「齊雲高，難道老夫欲自盡，你也不肯留點情面？」

齊雲高攻勢不由稍緩，翦仲台急道：「齊兄千萬別中其奸計！」話音剛落，但見嚴敬重身子倒飛，雙脚未停定，已張口狂噴鮮血！齊雲高雙掌如弓，停定不前。

嚴敬重如風中殘燭，終於跌坐地上，喘息道：「齊雲高……算你厲害！老夫敗在你手中，無話可說……」

翦仲台冷笑道：「你能死在齊雲高掌下，乃你之榮幸，何況死前尚能與天下英雄會晤，當眞終生無憾！」

嚴敬重不理睬他，胸膛不斷起伏着。「只可惜老夫今日竟未能殺一名高手墊背！」

齊雲高冷冷地道：「自作孽不可活！」

嚴敬重厲聲道：「你說此言教人失望，人望高處，水向低流，老夫自西北至中原，所爲何事？誰願意長期居於人下！」他心情激動，嘴角又不停淌血。

齊雲高邊運功調息，邊道：「江湖上誰不知你之能？誰不忌你三分？你屈居誰人之下？」

「你們！」嚴敬重聲音轉弱，「東雁西鴻、南龍北虎！老夫算老幾？」

齊雲高哈哈笑道：「原來你這般注重虛名，鬼才相信！若只爲此，明年華山二度論武，憑你今日之能，能不穩佔一席位？你苦苦經營，只爲當人上人，要一人獨霸武林！」

嚴敬重臉色慘白，道：「第一次華山論武，你們不邀請老夫，老夫尚會厚顏去參加第二次？」

齊雲高不屑與他爭論，拂袖轉身，當衆道：「諸位，齊某有個不情之請，死者已矣，不可讓他們曝屍郊野，請大家再辛苦一下，挖幾個坑，把死者埋了吧！把他們埋在一起，希望仇恨隨着他們之死而化解。」

嚴敬重見他完全不將自己放在眼中，又氣又恨，嘶聲叫道：「齊雲高，我做鬼也不放過你！」他邊說邊掙扎地爬上來，雙眼盡赤，衣襟、下頦、雙掌全是血漬，神態極是恐怖。

齊雲高回頭冷冷地道：「齊某隨時候你的陰魂！」嚴敬重哇地一聲，又噴出一股鮮血，直挺挺地仰頭跌倒！

羣豪都歡呼起來：「嚴敬重死啦！」

拓跋强等一干人又唱頌詞：「天上有日月，地上有齊雲高和拓跋老仙！嚴敬重只是一隻螢火蟲，怎能與日月爭輝！齊雲高與拓跋老仙，武功天下無敵，功德比東海還深……」他們總算「良心」未盡泯，將齊雲高排在拓跋老仙之上。

翦仲台聽得不是滋味，不禁發出狂笑。「新鮮，新鮮！」

拓跋齊天向徒弟們揮揮手，饒得他面皮厚，但面對天下英雄，聽徒弟唱這種讚歌，臉上也有點掛不住，何況剛才他敗給嚴敬重，天下英雄盡見，乃喝道：「住口，別吵！」

翦仲台哈哈笑道：「拓跋老魔此言差矣，令高足們唱得比樹上的鳥兒還好聽！」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這句話若是出自齊雲高的，老夫會滿臉通紅，由你開口，嘿嘿……」

翦仲台冷笑一聲：「翦某開口，那又如何？」

「五十步笑一百步罷了！何況老夫尚比你清高，最低限度，不會像你那樣看風駛悝！莫以爲老夫不知道你剛才爲何會突然改變主意，向興魔會進攻，老夫不說，只是厚道而已！」

翦仲台老臉發熱，訕訕地道：「你喜歡怎樣想，翦某又非你父親，怎管得了？齊兄，如今咱們怎辦？」

齊雲高道：「興魔會首惡都已伏誅，其他人從輕處罰吧！」他轉頭對興魔會嘍囉厲聲道：「你們聽着，今日對你們雖然從輕發落，但以後若再作惡，便殺無赦！」他聲色俱厲，那些嘍囉們都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不醉翁」翁皓道：「如此發落，似乎太簡單，翁某提議，先將他們的姓名資料全部記下來，謄抄幾份，送與各大門派存底，如此方有監督之作用！」羣豪咸稱好提議，當下分頭向衆嘍囉詢查和紀錄各人之資料，而興魔會的嘍囉能保住性命，雖然以後行動不自由，亦感滿意。

齊雲高適才專注對付嚴敬重，全不知道周圍發生的事，此時舉目找不到愛徒，乃問道：「未知小徒余顧南何在？」

拓跋强道：「令徒好像去找一位姑娘，已走了好一陣了！」

拓跋盛接口道：「那漢家姑娘長得很漂亮，剛才被嚴老匹夫的大子擄走的！」

齊雲高不喜爲小事糾纏，便道：「此間之事便拜託諸位了，齊某須去找小徒！」

齊雲高走後，拓跋齊天更不想留下來與翦仲台衝突，因爲他此刻大戰過後，必非翦仲台之敵，口舌方面亦因自己曾敗在嚴敬重掌下而顯得不利，是以亦帶着徒弟，匆匆離開。

翦仲台道：「拓跋老魔，咱們同路，何不一齊走？」他不想跟中原武林人士打交道，因此也帶着徒弟，騎着駱駝往西走了。當下便由不醉翁、不愁僧及常虛谷主持大局，一場武林大風暴，就這樣消弭於無形，亦算是武林之福！

* * *

且說余顧南離開羣豪，提起輕功，向嚴謹之去向追去，他一口氣跑了六七里路，那裡有嚴謹之及方菱的影子？急得如熱鍋上之螞蟻，轉頭四處張望，往來路跑了二三里，又折去另一個方向找尋。

余顧南找了半天，跑得他疲乏力盡，都找不到人，最後却遇到樵夫，乃驚喜地問道：「焦大俠，可是已找到方菱？」

樵夫喘着氣道：「老夫尚未找到菱兒，你呢？」他見余顧南搖頭，又不斷轉頭四望，心中暗嘆：「也許立兒已找到她，咱們回去探取消息，再作打算。」當下兩人不顧疲累，又奔回樹林前。

但見樹林前一片忙碌熱鬧，有的在挖土坑，有的在拖屍體，也有的在問話，還有人在紀錄，大戰過後，雖然未能休息，但歡笑聲盈耳。

常虛谷見到他，忙問情況，余顧南心如鉛重，有神無氣地搖搖頭。樵夫問道：「老夫搭檔及義子回來了麼？」

「不見釣叟及令高徒回來。」

樵夫喜道：「也許他們跟嚴謹之遇上了，正在爭奪，亦可能已尋到踪跡，正在追踪！」

「咱們再去找！」余顧南興奮地問道：「胡大俠和高立兄向那邊走的？」

常虛谷指了方向，又點了丐幫三十多位弟子隨他們去找尋。歐陽凱道：「小余，某隨你去！」

余顧南見他受傷，連忙推辭，常虛谷道：「少俠不必推辭，令師徒對丐幫恩重如山，歐陽堂主只受輕傷，由他指揮敝幫弟子，最是適合，幸勿推辭。」

余顧南至此才想起馮若蘭，連忙找尋之，一位壯漢道：「嚴敬重死後不久，我便見她一人悄悄溜了，是往西走的。」

歐陽凱似笑非笑地問道：「小余，那位佳人又是誰？」

余顧南心亂如麻，隨口道：「她是西威鏢局總鏢頭馮令坤的女兒，以前我曾寄居在西威鏢局內！咦，她往西走，大概是要回家吧。」

常虛谷忙派三位弟子往西追趕。「你們追上她，不可表露身份，只能暗中保護，直至她平安回家爲止，若有意外，便往就近分舵求救！」

忽然不醉翁呼道：「還有一個人不見了——呂鳳先！」

不愁僧道：「他已有悔意，料會隱居在深山野嶺中。」

歐陽凱道：「救人如救火，不可再拖延，快起程！」當下衆人分散找尋，事先約定，明午在此集合。羣豪惡鬥了大半天，全憑鬥志支持，其實人人均又飢又渴。

離開樹林之後，紛紛去找水喝，只有余顧南像瘋子一般左撲右奔，一夜不眠不休，沿途不斷高呼方菱的名字，但回答他的只是夜風！

次日中午，余顧南方抱着一絲希望走回樹林，不愁僧、不醉翁和丐幫上下依然在那裡等候，衆人見到余顧南，都吃了一驚。不愁僧連忙問道：「小余，你病啦？」

余顧南搖搖頭，只問：「方菱回來沒有？」

樵夫見他雙眼深陷，眼窩一片烏黑，忙安慰他：「慢慢再找，我看菱兒不是福薄之人……咳咳，不要累壞了你的身子！」

高立也安慰他道：「小余，不用急，我陪你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師妹！」

余顧南道：「多謝高兄，小余想一個人去找她，不論多久，我都要找到她！」言畢拱拱手。「諸位，後會有期！」

歐陽凱忙喚道：「令師也在找你！你……必須保重，否則不但辜負令師一番心血，也教朋友們擔心！」

余顧南猛吸一口氣，强笑道：「諸位放心，余顧南不會做出傻事！若果見到家師，請諸位轉告他，請他不要擔心！」說着轉身向西掠去。

* * *

春雨綿綿，道上一片泥濘，一名虬髯漢子，腰上佩着一把寬厚的刀，刀鞘是用鯊皮硝製的，天色已向晚，小集屋頂，飄着裊裊的炊烟。虬髯客似乎肚子已餓，手中揑着幾吊錢，到處找尋賣食物的地方。他截住一位小童問道：「小哥，請問附近可有賣肉包子的地方？」

小童道：「這時候沒人賣啦，你要

吃，得到店子裡去！」他見虬髯漢子衣衫破爛，便指他往一爿小店。

虬髯漢到那小店，剛要進去，忽聞背後有人道：「咦，這不是『小刀王』余顧南余少俠麼？」

虬髯漢轉頭望去，只見背後站着兩名丐幫弟子，甚為陌生。左首那位年紀看來較大，臉上有三四道刀痕的，道：「余少俠，去年海州大戰，小的有幸躬逢其會，因此認得少俠！嗯，少俠找到方姑娘沒有？」

那虬髯漢正是余顧南，他在江湖上跑了半年多，到處找尋方菱，無心修飾，因此看來甚是邋遢，與前大不相同，當他聽到那丐幫弟子的話，眉宇間閃過一抹憂色，輕輕搖搖頭，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的叫趙馬。」丐幫弟子忽又啊地一聲，道：「對啦，南龍信大俠正在這裡養傷，他常叨念着少俠！」

余顧南臉色一變，又喜又愧地道：「可否請趙兄弟帶路，讓我去拜候信叔叔？」他忘了肚餓，拉着趙馬便走。剛走了兩步，又問：「不知信叔叔吃過飯沒有？你倆可知道他近來喜歡吃甚麼東西？待我買給他！」

趙馬輕嘆一聲：「信大俠如今只嗜杯中物！」余顧南心頭黯然，沉吟了一下，買了罈陳年佳釀，一大包下酒物，一包肉包子，然後隨趙馬走。

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乃問：「趙兄，信叔叔因何不回南海，在此養傷？」

「若非經過白長老三個月的悉心治理，他能否活得成，還有疑問……」

余顧南大吃一驚，忙問：「他如今情況如何？」

「前三個月，整天躺在床上，連腦筋也不大靈光，最近才能下床，仍要持拐，方能慢慢移動，不過精神好多了，白長老說他要完全恢復，那是絕無可能的了，錯非當時少俠輸功護住其心脈，他已活不成了……不過白長老又說，若信大俠能堅持練功，對他身體大有裨益。」

另一位較年輕、喚李冲的接口道：「但照咱們所知，信大俠這半年來，從未練過功。」

「兩位是在此服伺他的麼？」

「不錯，白長老認為此處風景好，又比較清靜，最宜養傷，因此賃了一所房子，着咱倆服伺他。」

說着話，已至一紅磚屋前，趙馬掏出鑰匙，把門開了，但聞一個熟悉的聲音喝問：「你倆去了半天，到底去何處？這是你們丐幫待客之道麼？」

趙馬向余顧南苦笑一下，然後道：「信大俠，咱們把你日夕想念的人帶來了！」

余顧南立即自趙馬身後閃了出來，撲前抱住信水君。「信叔叔！」信水君望着他，忽然湧下兩行清淚。余顧南哽咽地道：「對不起，小侄為了自己的事，都忘記了您！我……我真是混賬！」

信水君忙輕拍其肩膊，赧然道：「小余，咱們半年不見，應該高高興興才對，流什麼淚？」他雙手緊握余顧南雙肩，問道：「小余，你找到方姑娘麼？」

余顧南搖首道：「不知嚴譴之那畜牲，將她擄去那裏。」

信水君道：「來來，快坐下，咱們談談！嗯，你一定要在此住幾天，才好走！」

「當然當然。」余顧南扶他坐下，把酒菜攤開，呼趙馬和李冲一道坐下吃喝。「信叔叔，小侄在江湖上聽人說，趙魏漢也因傷重歸隱了。」

信水君憤憤不平地道：「別提那匹夫！卑鄙無耻，唯利是圖，比翦仲台還不如！」

「翦仲台也不是東西，只是他城府比較深沉而已，這種陰險的人，更加可怕！」余顧南忽又改口道：「今日不提這種事，咱們只喝酒！」

「好，我正想找人痛飲幾杯！」信水君顯得十分興奮：「還有一件事，更加值得你我共飲三百杯！」

余顧南訝然問道：「信叔叔，是什麼喜事，值得你我飲三百杯？」

「哈哈，『小刀王』余顧南！想不到你竟然得到『小刀王』的美譽，哈哈，你說該不該痛飲三百杯？」

余顧南之刀法，得信水君指點，方有飛躍之進步，齊雲高以劍馳譽，其徒弟却被譽為「小刀王」，難怪信水君老懷安慰！是以余顧南忙道：「小侄有今日之小小成就，全靠信叔叔栽培！」

「唔，信某是有一點功勞，但主要的還是靠你自己的修煉以及悟性；還有，若無令師之內功以及武學方面的指點，你亦不可能有此成就！」

「小侄得師父、信叔叔，還有許多前輩之指點，得益不淺，實不敢或忘！來，小侄先敬你三杯！」

兩人飲三杯之後，信水君問道：「你可知道，我因何會說這幾句話？」

余顧南有點惘然，耳際又聞信水君道：「信某自己因女人而誤了大好光景，我不希望你步我後塵！這半年來，我雖然身受重傷，甚至今生再不能動武，但我心頭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清醒，我將以前的種種作為，仔細想了好幾遍，却得到了一個結論！」

余顧南問道：「是什麼結論？」

「我竟不知我學武是為了什麼！一個人花了幾十年的心血時間，辛辛苦苦學得一身武藝，却什麼事也沒幹，學來作甚，志在博取一點虛名？」

余顧南瞿然一醒，想起自己半年來，渾渾噩噩過日子，把武功全荒廢了，不由驚出一身冷汗。信水君又喝了一杯酒，幽幽一嘆。「你還年輕，一切尚來得及補救，而我却悔之已晚！」

「不，信叔叔您可以用功，白長老說你若堅持運功，對你身體有莫大好處，養好身子，武功自然可以逐漸恢復，尚可幹一番事業！」

「信某當然不甘心就此終老，但要恢復以前一半功力，也是妄想！」

余顧南道：「咱們由明日開始，一起練功可好？」信水君一見到他，不知為何雄心頓起，連聲應好，趙馬和李冲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小余，你來得正好，看來你非在此住上兩三個月不可，因為我準備將全套『神龍刀法』全都授與你，並與你合力創幾招新刀法，你不可令我失望！」

是晚四人喝得酩酊大醉，到次日午飯後，才開始練武，余顧南以本身內力助信水君運功，然後自己也在院子裏揮刀練習。信水君看了一下，道：「你先把以前所學的刀法，練它三五天，信某再將其他招式授你！」

自此之後，余顧南便在信水君家裏住下來，每日勤練武功和刀法，一時之間，竟把方菱的事忘記了。

信水君的「神龍刀法」本已授了好幾招，餘下來的十多招，余顧南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便全部學曉，他悟性之高，以及進步之速度，連信水君也有點妬忌，估計自己第一次在華山論武，奪得桂冠時之功力，亦不過如此，五年之後，余顧南必成武林第一人！

餘下來之兩個月，信水君把自己的心得，全部傳授與余顧南，並與他合創了幾招刀法，照信水君之願望，是余顧南能住上半年，但三個月後，余顧南實在耐不住思念之苦，決意離開，再到江湖找尋方菱之芳踪，就算找不到她，也得探知其訊息！

信水君曾經此苦，只勸解了幾句，而不強留。余顧南別了信水君，離開楊州府，往西見路便行，一路上不斷打聽方菱的下落，却無人知道。

爭秋奪暑的時節趕路，最是辛苦，余顧南不辭勞苦，也漫無目的地，興之所至，走到那裏，便在那裏到處打探。這天到了滎陽，余顧南準備在此過黃河，却發覺街道上甚少行人，乃到一家飯館吃午飯。

雖是午飯時刻，但飯館內的食客並不多，余顧南不將這異常現象放在心上，隨便坐下，喚了兩個小菜，忽見旁邊一張座頭有幾名漢子在低聲交談，余顧南一時好奇心起，忍不住運起「天通耳」偸聽。

對着余顧南的那位一臉愁容，年紀也較大，法令深長，低聲道：「聽說限期就快到了，三十萬兩銀子，你叫周老爺一時之間，如何籌得出？」

左首那位問道：「周兄，那夥強人到底是誰？何不報官府，却要任他魚肉？」

姓周的長長一嘆：「報官府濟得了什麼事？那些吃公飯的一見到強盜，還不是脚底抹油！聽人說，其中一個喚作『西霸王』楚梁，另一個叫魯揚武的，據說武功都十分厲害！」

余顧南一聽到魯揚武，心頭登時一跳，去年在海州，只殺了鄧森及夏吉，只道魯揚武會在那場血戰中被殺，想不到居然漏了網，而且還繼續作惡，想起余亞神對自己之恩情，平靜的心湖，不由得泛起波濤，暗自尋思：「我若無他之消息，也就罷了，今日既知其下落，豈能再任他活在世上作惡！」

他心念騁馳，那四個漢子說着什麼，根本聽不進耳，小二把茶端上來，問道：「客官你要飯，還是要酒？」

「飯。」余顧南長身走過去，拱手問道：「四位大哥請了，請問適才你們提的那位魯揚武，可是『嶗山三鶴』之首？」

那法令深長的漢子，一臉訝然地問道：「好像是，壯士因何問此？」

「在下跟魯揚武有深仇大恨，正到處找他，只可惜無其消息，今既知他尚在人世，豈可讓他繼續作惡，未知他在何處？」

那四名大漢臉臉相覷，吞吞吐吐不敢發言，余顧南猜到其意，乃道：「四位放心，他兩位拜把弟都已死在我刀下，魯揚武還沒放在我眼中！」

那漢子問道：「尚未請教壯士的大名？」

「在下余顧南，有個外號『小刀王』！」

那四個漢子一聽，登時大喜，齊聲呼道：「周老爺這番有救了！」原來那周老爺，單名綏字，是這漢子之堂兄，家在陝州，是當地著名的富翁，但為人樂善好施，把一份祖業花得七七八八，幸好博來了個『賽孟嘗』的美號。那『西霸王』楚梁，乃是盤踞在五老山的强盗，但人數不多，連他自己只五個人，號稱五老山五老虎，由於周綏家裏養了不少護院，他怕憑自己五個人，實力不足恃，因此夥同魯揚武和幾位同道，去勒索周綏。」

當下余顧南聽後，問道：「他們還使了些什麼異常手段？」

周綏的堂弟周安道：「他們先後幾次，潛入宅內殺人，又在府內的水井下了毒，然後留言警告，弄得雞犬不寧，人心惶惶！」

「周綏既然是個孟嘗，料有許多江湖上之朋友助他。」余顧南再問：「那楚梁的武功，與魯揚武比較如何？」

「這個在下便不太清楚了，只知官府一聽見五老山五老虎，便只恨爹娘少生一對腿，曾經派了一隊官兵搜山，却連影子也看不到。」周安道：「周老爺甚少與江湖上的人交往，不過在地方上，被許多人目為再生父母，却是千眞萬確的事！余壯士若然不信，大可以到陝州查問。」

「你可是要去陝州？」

「在下是有這個意思，我也沾了他的恩，只恨無拳無勇，又家無恆產，實在無能為力。」

（未完・十八）



東風傳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珠兒掌摑歸二先生，懲誡他出口傷人，兩人大打出手，不久醉道人出現調解，又向至慧大師解釋，平息這場少林寺風波；隨同歸二先生抵達的張少軒邀請醉道人等前往西山別墅作客，醉道人從張少軒夫人的舉止中看出有詐，但却不動聲色，只以傳音術吩咐谷飛雲依其指示，跟踪一名於夜間覷探他的黑衣人，谷飛雲依其指示，發現黑衣人竟是張少軒夫人……

不虞隔牆有耳　劣行表露無遺

谷飛雲這一發現，自是越發不敢絲毫大意，以背貼牆，寧神聽去。

只聽張少軒問道：「情形如何？」

這話自然是問她去覷探醉道人的事了。

二少夫人俏生生的走近丈夫身邊，在椅上坐下，一面壓低聲音說道：「二師兄幸虧沒去，去了只怕痲煩大了。」

張少軒瞿然道：「怎麼？妳被他發現了？」

二少夫人道：「我蒙着臉去的，他不一定會想到是小妹，但他已經知道我是女的了。」

張少軒不由自主的站了起來，急道：「他會不會跟蹤着妳來？」

二少夫人咭的一聲輕笑道：「看你急成這個樣子，方才他要拿下我是易如反掌，何用把我送出十丈以外？這是他分明不願多事，你說他會跟踪我來嗎？」

張少軒重又回身坐下，望着他五師妹，說道：「妳把經過情況，快說給我聽！」

二少夫人道：「剛才我一路都很小心，就是飛上他住的那間後窗，自信不會弄出甚麼聲音來……」

張少軒低聲道：「五師妹輕功一向很好，所以才有黑燕子的外號。」

二少夫人道：「你又笑我了！」

張少軒低聲道：「我的五妹，愚兄怎敢笑妳呢？」

二少夫人道：「你快坐好，正經些好嗎？」

張少軒道：「五師妹……」

二少夫人倏地站起身，冷聲道：「二師兄，你再這樣，小妹就走了。」

張少軒手足無措，尷尬的道：「五師妹，妳……請坐，快說下去咯！」

房內這一情形，谷飛雲雖沒看到，但他全聽到了，心中暗暗奇怪，忖道：「原來他們只是假鳳虛凰，並非眞的是夫妻，那麼其中一定大有文章了！」

二少夫人道：「但在小妹剛剛閃近他後窗，耳邊就响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貧道方外之人，酣卧之處，不喜有人覷伺，女施主請回！』

「話聲入耳，陡覺一陣無形力道，把我一個人裹着飛起，幾乎連一絲抗力都來不及使展，就被一下送出十丈以外，等落到地上，才覺身上一鬆，却絲毫也沒有受傷……」

張少軒吃驚的道：「他有這麼大的本領？」

「奇怪！」二少夫人道：「小妹明明在他酒中下了『消功丹』，怎會……」

谷飛雲聽得一驚，她居然在醉道長的酒中下了毒！

張少軒道：「醉道人內功已臻上乘，今天下午，他整整睡了一個下午，也許是把『消功丹』逼出去了。」

二少夫人嬌笑一聲道：「二師兄怎麼忘了，仙子煉製的『消功丹』，任你

內功最好，也無法逼出體外，因爲它一入體內，就無迹可尋，絲毫不會有異樣感覺，怎麼能逼得出來？少林掌門至善不是坐了一年關，他能逼得出來嗎？」

谷飛雲聽得不期一楞，暗道：「原來少林方丈至善大師閉關，是發現自己中了某種奇毒，希冀以禪功逼毒了，但坐關一年，[illegible]然沒有把『消功丹』逼出來，足見此[illegible]分厲害！」

張少軒道：「[illegible]望醉道人不知是妳下的才好，不然他豈會輕易放過我們？」

二少夫人嗤笑道：「你只管放心吧，沒憑沒據，怎麼也想不到會是我下的毒，只是師兄交代的事兒，我們却交了白卷。」

張少軒道：「我們要道覺佈置的，道覺也做到了，誰會料到半路裡殺出一個程咬金來？現在我擔心的是少林寺的事，別讓他發現才好，不然，我們兩年來的努力，都會被他破壞了。」

谷飛雲聽得又是一楞，忖道：「道覺？不就是少林寺知客堂的住持嗎？他們要道覺佈置甚麼呢？是藏經閣傷人之事？」

二少夫人凝視着他，笑道：「二師兄，你好像很會杞人憂天！」

張少軒笑道：「那倒不是，愚兄親手策劃之事，極不允許有人破壞！」

「好啦！」二少夫人嬌軀一個輕旋，說道：「我要回房去了。」

張少軒望着她，輕輕叫道：「五師妹。」

二少夫人眨着眼睛，問道：「二師哥還有甚麼事嗎？」

張少軒走前一步，說道：「五師妹，這兩年來，愚兄對妳的心意，妳難道一點也不瞭解？」

二少夫人後退一步，垂首道：「二師兄，小妹奉師父他老人家之命，來扮演這個二少夫人，小妹不得不來，二師兄對小妹的情意，小妹十分感激，二師兄不要逼我好嗎？」

谷飛雲眼看沒有甚麼好聽了，就悄悄退下，然後擰身縱起，一路疾行，趕回芝苑，剛越牆而入，就聽到醉道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小施主回來了？快到貧道房裡來，這裡兩個使女都已入了睡鄉，再也沒人敢來覷伺了，你只管大大方方的走進來好了。」

谷飛雲登上樓梯，走到左首一間房門口，推門而入。

醉道人盤膝坐在床上，含笑道：「辛苦小施主了，請坐。」

谷飛雲在床前一把椅子上坐下。

醉道人問道：「小施主看到了甚麼？」

谷飛雲就把方才見到之事，原本的說了出來。

醉道人聽得只是點頭。

谷飛雲問道：「道長是否中了二少夫人的『消功丹』呢？」

醉道人微笑道：「貧道如果中了毒，還能去救少林寺的和尚？」

谷飛雲道：「聽他們的口氣，少林方丈閉關一年，還是沒把『消功丹』逼出體外。」

醉道人笑道：「豈止少林方丈一人？你不是和至慧大師對過一掌嗎？你縱然練成太清心法，但終究功力尚淺，以老和尚數十年修爲，怎麼會發不出第二掌來？」谷飛雲瞿然道：「這麼說，至慧大師也中了他們的『消功丹』？」

「豈止至慧大師？」醉道人喟然歎道：「這是武林中另一場劫運，差幸師父他老人家洞矚先機，找百草前輩要來了解葯，否則貧道此刻，只怕也和至慧大師一樣，自顧不暇了呢！」

谷飛雲驚異的道：「他們究是甚麼人門下呢？連少林寺也敢下毒？」

醉道人笑了笑道：「就因爲有這批魔頭出世，才造化了小施主。」

谷飛雲聽他語含玄機，忍不住抬目問道：「道長……」

「小施主不用多問，日後自知。」

醉道人沒待他說下去，搖了下手，笑道：「貧道和至慧大師有約，還得去少林寺一行，小施主只管回房休息，今晚不會有甚麼事了。」

谷飛雲道：「在下和道長一起去吧。」

「不用。」醉道人跨下木床，含笑道：「貧道一個人去比較方便，因爲此行不宜讓任何人知道，這是極端機密之事。」

* * *

至慧大師因醉道人曾以「傳音入密」說過，今晚二更有事要和自己詳談。醉道人說得如此鄭重，可見必然是很重要的事了。

老和尚自然要等。

現在快接近二更了！

禪房窗前似有一陣微風吹過，至慧大師瞑目趺坐，目光微抬，藹然笑道：「道友來了？」

隨着話聲，一脚跨下禪榻，站起身來。

醉道人已經跨入禪房，稽首道：「有擾大師清修。」

至慧大師合什道：「道友深夜光降，必有見教，請坐了好說。」

「善哉，善哉！」醉道人單掌當胸，說道：「大師說得是，貧道正有一件極重要的事要奉告。」

他在禪榻旁的一張木椅上坐下。

至慧大師就在禪床上坐下，道：「道友請說。」

醉道人問道：「貧道想請問大師，貴寺知客堂的道覺爲人如何？」

至慧大師一怔，問道：「不知道覺有甚麼不對嗎？」

醉道人道：「大師先請回答貧道的話。」

至慧大師平靜的道：「道覺中年出家，在敝寺已有十幾年了，爲人頗善交際，所以方丈要他擔任知客……」

醉道人道：「在未出家之前呢？大師可知他的出身？」

至慧大師道：「他俗家姓段，好像是鄭州人。」

醉道人又道：「那張少軒呢？」

至慧大師含笑道：「少軒是大師兄的記名弟子，他尊翁是敝寺的大護法，和道友也是素識，道友怎麼會問起他來呢？」

「問得好！」醉道人笑了笑道：「那麼大師可知張少軒兩年前結了婚，這位二少夫人是那一家的千金？」

至慧大師心想：「這醉道人今晚怎麼了？」一面答道：「少軒結婚之日，大師兄和老衲都去了，二少夫人好像是他們的遠親，澠池陳家來的。」

醉道人笑道：「大師可知昨晚貴寺藏經閣這件事，是甚麼人安排的嗎？」

「安排？」至慧大師聽得不期一怔，他自然聽得出，安排者，不是單純的夜闖藏經閣，而是有人預謀的。他兩道花白眉毛微微一攏，問道：「甚麼人……」

醉道人不待他說下去，立即接着道：「大師還是聽貧道說吧，安排這件事的人，就是貴寺的知客僧道覺。」

至慧大師身軀一震，駭異的道：「怎麼會是道覺？藏經閣兩名弟子身負重傷……」

醉道人沒有理他，接着道：「至於那一男一女，正是張少軒和他的妻子。」

至慧大師似有不信之色，望着醉道人，遲疑的道：「道友……他們……」

老和尚是一代高僧，但從小到大，從未出過少林寺大門，江湖險惡，他還是不大清楚，因此聽了醉道人的話，一時之間，幾乎難以置信，也難以措詞。他這句「道友」、「他們」，是很想說：「道友會不會弄錯？他們這樣做，有何目的呢？」但他都只說了半句。

醉道人朝他笑了笑，道：「大師也許不相信，道覺可能是受張少軒的主使，爲的就是嫁禍給谷小施主，好，這件事暫且不談，貧道今晚來此，主要却是爲了少林寺的安危。」

至慧大師又是一怔，問道：「道友之意，是說少林寺有甚麼危機了？」

醉道人訝然道：「大師難道還沒有察覺嗎？」

「阿彌陀佛！」至慧大師合什低誦了一聲佛號，才道：「道友所言，必有所據，但老衲却並無所覺。」

「唉！」醉道人微微搖頭道：「大師是有道高僧，不知江湖上人心險惡，難道方丈大師坐關之前，沒和大師說甚麼嗎？」

至慧大師瞠目道：「方丈師兄沒和老衲說過甚麼，不知道友知道些甚麼？」

醉道人道：「那麼就說大師吧，難道大師和谷小施主對過一掌之後，忽然眞氣不繼，也一點不覺得可疑嗎？」

至慧大師聳然動容，說道：「今日上午，老衲和谷小施主硬對一掌，第二掌出手，就立覺體內眞力不繼，這一情形，確是從未有過，但後來漸漸恢復，老衲也會運氣檢查，又並無異處，老衲只當年事已高，體力衰退了，聽道友之言，莫非另有原因？」

「不錯！」醉道人頷首道：「大師第二掌忽然體力不繼，是中了『消功丹』之故，方丈大師一年前忽然要閉關靜修，也是因爲發現體內時有不繼之象，只當運功出了岔，才閉關的，不僅二位大師遭人暗算，只怕少林僧侶，全已被人下了『消功丹』，一旦有事，就不堪一擊了。」

至慧大師驚出一身冷汗，急急問道：「道友如何知道的？」

醉道人道：「大師還記得三十年前的闡教之主嗎？」

至慧大師瞿然道：「老衲記得，他勾結白蓮教，紅燈教，號稱三教合一，倡亂江湖。」

醉道人接口道：「那場亂局，是少林寺聯合武當派把他們剿平的。」

至慧大師道：「莫非他們的門人弟子又在江湖上興風作浪了？」

「豈止是他門人弟子？」醉道人道：「這老魔頭銷聲匿跡了三十年，最近又有死灰復燃之勢，家師料到這老魔頭一旦重出江湖，首當其衝的該是少林、武當兩派了，所以要貧道趕來面見方丈大師。這老魔頭昔年從西域帶來用『迷迭香』煉製慢性毒葯，能使人功力漸漸散失，只有百草前輩的『百草丹』能解，貧道也帶來了。」

至慧大師感激的道：「老神仙眞是武林萬家生佛，不是老神仙洞矚先機，敝寺千年基業，毀於一旦，還不知道是甚麼人下的毒呢。」

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問道：「莫非是道覺這孽障？」

醉道人道：「據貧道所知，張少軒夫婦二人，都是老魔頭的門下。」

「這怎麼可能呢？」至慧大師驚詫的道：「少軒是大師兄的記名弟子，怎麼會投到老魔頭門下去的呢？」

醉道人攢攢眉道：「張少軒是二師兄，他妻子是五師妹，從這一稱呼看來，他投入老魔頭門下，應該不是近年的事了。」

至慧大師沉聲道：「這孽障如此胡作非爲，敝寺戒律堂決不會輕易就放過他的。」

醉道人笑道：「這是你們少林寺的事，貧道就管不了了。」

一面伸手從身邊取出一個青瓷葯瓶，交到至慧大師手中，鄭重的道：「這是『消功丹』的解葯，每人只需一粒，大師收好了。」

「阿彌陀佛。」

至慧大師雙手接過，口中連誦佛號，合什道：「老衲代表少林寺，敬向老神仙致謝。」

「大師不可多禮，好了。」

醉道人打着稽首還禮，一面說道：「貧道要辦的事已經辦好，該告辭了。」

接着咀皮微動，又以「傳音入密」和至慧大師說了幾句，才舉步往外行去。

至慧大師連連點，送到禪房門口，合什道：「道友好走，恕老衲不送了。」

話未說完，只見醉道人大袖一揮，一道人影已凌空飛射而去，快若閃電，只一閃就不見了蹤影，老和尚看得暗暗點頭，這位醉道友和他師父一樣，遊戲風塵，光是這份輕功，自己就望塵莫及！

* * *

醉道人回輕西山別墅賓舍，就替明珠，明月解開了睡穴。

張少軒敢情因五師妹夜探賓舍，被醉道人隔着窗戶以內力把她送出十丈以外，被鎮懾住了，這一晚果然沒敢再有行動。

第二天一早，谷飛雲起身盥洗完畢，走出迴廊，只見醉道人一手扶着欄杆正在望着遠處，口中笑道：「小施主起來了？」

谷飛雲忙道：「道長早。」

醉道人沒有回頭，却以「傳音入密」說道：「今天咱們還要在這裡逗留一天，但你不妨告訴張少軒，說咱們急於趕路，向他告辭，他一定會留你的，這樣再留一天，就可使他不會起疑了。」

谷飛雲看他無緣無故忽然以「傳音入密」說話，心中暗道：「莫非有人偷聽我們說話不成？」一面也以「傳音入密」問道：「我們還要在這裡再留一天？」

「沒錯，」醉道人仍以「傳音」說道：「小施主到時候自會知道。」

谷飛雲是一面說話，一面朝醉道人走去，是以即使有人覷伺，也不易發現，這時正好走到醉道人身旁。

醉道人才轉過身來，含笑道：「小施主，咱們出去走走，三位小姑娘也快來了。」

谷飛雲應了聲「是」轉身之際，眼角飄動，果見走廊轉角處青影一閃而沒，心中暗道：「這兩個丫頭，果然是張少軒的眼線。」

兩人走下樓梯，出了芝苑，就在牌坊前面站定。醉道人輕微的嘆息一聲道：「在這裡安置了一批實力，少林寺近在咫尺，還一無所覺，光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張少軒夫婦極非易與之輩。」

谷飛雲驚異的道：「他們在這裡安置了一批實力？」

醉道人道：「你沒看出來嗎？莊上的莊丁僕傭和丫鬟侍女們，無一不是身手敏捷，個個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人數至少也在一百人以上，一旦有甚麼行動，這批人手就不可忽視。」

谷飛雲道：「少林寺怎麼會被蒙在鼓裡，視而不見呢？」

醉道人笑道：「少林寺知客堂住持道覺，是鄭州虎段天發的遠房堂叔，可能早就和張少軒有了勾結。」

谷飛雲哦道：「這就對了，道覺還以為段天發的死，和在下有關，所以要設計嫁禍於我們了。」

醉道人微微搖頭道：「只怕另有原因……」

話聲未落，只見荊月姑、馮小珍、珠兒三人一起走來。珠兒首先叫道：「醉道長、谷大哥早。」

谷飛雲道：「妳們都起得早啊！」

馮小珍搶着道：「我們本來早就來了，是二姐說的，怕醉道長還沒有醒，所以這時候才來呢！」

醉道人笑道：「貧道醉得再厲害，聽到妳們三個人的腳步聲，也會被吵醒過來。」

珠兒道：「我聽師公說，你老已經修成天耳通，一里外有人說話，都可以聽得到。」

「哈哈！」醉道人大笑道：「妳師公把貧道說得太高了，有這樣修為的人，除了妳師父、師公和家師之外，就沒有幾個人了，貧道還差得遠哩！」

谷飛雲問道：「妳們吃了早餐沒有？」

馮小珍道：「還沒有，我們要到這裡來找你們，春蘭說把我們的早點送到這裡來的。」

只見明月俏步走出，躬身道：「道長、谷公子、三位姑娘，請進來用早點。」

醉道人道：「大家進去吧！」

進入起居室，兩名侍女早已在八仙桌上擺好五副碗筷，盛好了稀飯，四式小菜和兩籠蒸餃，一籠是素的。

馮小珍道：「這裡的人辦事真快捷，我們剛來，早餐就準備好了。」

明珠欠身道：「芝苑、蘭苑一切飲食，都是一個廚房辦的，春蘭姐姐去交代廚房裡，把三位姑娘的早點開到這裡來，廚房裡的人就送到這裡來了。」

馮小珍道：「原來如此。」

五人坐下，就各自吃了起來。

荊月姑問道：「大哥，我們吃過早餐之後，是不是該起程了？」

谷飛雲點頭道：「二妹說得極是，我們已經打擾了張二公子一天，今天正該告辭了。」

只聽門外有人朗笑一聲，道：「谷兄怎麼說走就要走了，是不是嫌兄弟招待不週？」

隨着話聲，張少軒手搖摺扇，緩步走了進來。

谷飛雲看他一臉笑容，舉止瀟洒溫文，眞想不到他竟會是魔頭門下二弟子，一面慌忙站起身，拱手道：「二公子早，在下兄弟實因有事在身，昨天已經打擾……」

張少軒沒待他說完，擺着摺扇，

口中「唉」了一聲，才道：「昨天兄弟已經和醉道人說好了，諸位難得到少室山來，要在敝莊多盤桓幾天，怎好馬上就要走呢？除非是嫌兄弟這主人招待不週了。」

「二公子言重。」谷飛雲道：「在下急於要找家父家母的下落，所以不便久留，還請二公子原諒。」

醉道人含笑道：「谷小施主說的也是實情，但二公子生性好客，想挽留你們多住幾天，可以稍盡地主之誼，也是一片誠意，這樣吧，咱們就再留一天，明天再走不遲。」

珠兒咭的笑道：「醉道長是捨不得十五年陳的窖藏花雕吧？」

「哈哈！」醉道人大笑道：「珠兒姑娘說得一點也不錯，從前貧道到西山別墅來，一住就是十天半月，沒有好酒的地方，如何留得住貧道？」

早餐之後，張少軒吩咐莊丁送來了兩罈十五年陳的花雕，就這樣，醉道人便不參加這些年輕人的行列。

由張少軒陪同谷飛雲等四人暢遊少室山附近的幾處名勝，他也乘機探聽珠兒的來歷，這也是大師兄交代的。

他要探問珠兒的來歷，自然要在最恰當的機會、以最技巧的口氣加以試探，但珠兒人小鬼大，只要他問到她師門的情形，她就顧左右而言他。

晌午時分，回到西山別墅，兩名侍女早已擺好杯筷，由張少軒和二少夫人作陪，但醉道人却在大家回來之前，一個人喝了半斤好酒，又醉倒了。

因此這頓午餐，只有谷飛雲等四位客人和身為主人的張少軒夫婦，一共六人。

二少夫人最多二十二三，和荊月姑、馮小珍大了不過四五歲，昨天中午因為有醉道人在座，大家又是初次見面，未免拘束，今天全是年輕人，自然就談得比較投契。

她不但學着谷飛雲的口氣，叫她們二妹、三妹和小妹子，對谷飛雲也熟不拘禮，俏眼橫波，嬌笑如鈴，不時的給「谷公子」挾菜、勸酒，顯得親切而殷勤。

張少軒雖然不善喝酒，但溫文有禮，謙恭好客，如果谷飛雲不是昨晚親耳聽到，他是在少林寺僧侶身上下「消功丹」的主謀，怎麼也不會相信，他是通天教教主門下的二弟子。

就在此時，只見一名莊丁匆匆走入，躬身道：「啟稟二公子，秦公子和他少夫人來了。」

張少軒口中驚喜的啊了一聲，慌忙站起來，目光朝二少夫人看了一眼，才道：「秦兄夫婦難得到我們莊上來，妳在這裡招呼谷兄四位，我出去接待他們。」

二少夫人含笑道：「你放心好了，我會招待的，哦，他們這時候來，自然還沒有用飯，你要人吩咐廚下，把筵席放到東閣去。」

張少軒點點頭，朝谷飛雲抱抱拳，還沒開口，谷飛雲已經站起來，抱拳道：「二公子既然有貴客來了，而且還有女眷，賢伉儷自然應該一起出去，在下兄妹酒醉菜飽，不用二少夫人招待，也應告退了。」

張少軒道：「菜還沒有上完，谷兄四位……」

谷飛雲道：「在下眞的吃飽了，二公子千萬不用客氣，我們先回芝苑去，賢伉儷只管請便。」

張少軒連連拱手道：「眞不好意思。」

二少夫人瞟着眼波嬌笑道：「谷公子既然這麼說，就不用客氣了，秦公子夫婦已在客廳等着，我們快出去吧！」

谷飛雲等四人一起離開西花廳，走到山坡間，谷飛雲四顧無人，說道：「他們口中的秦公子，不知是甚麼人？」

馮小珍道：「人家來的客人，管他們是誰呢？」

谷飛雲道：「妳還不知道，張少軒和二少夫人乃是師兄妹，根本不是夫妻。」

荊月姑奇道：「大哥怎麼知道？」

谷飛雲壓低聲音道：「他們是通天教教主門下。」

珠兒啊道：「大哥，這麼說來，他們是東無忌的師弟師妹了。」

馮小珍低哦一聲道：「對了，昨晚醉道長要我們不可出來，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谷飛雲笑道：「三妹果然聰明，一下就猜着了。」

馮小珍被他說得臉上一紅，心頭也喜不自勝，一面急着問道：「大哥快說咯，昨晚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呢？」

「事情多着呢！」谷飛雲就從昨晚醉道人要自己隱伏他後窗下的花叢說起，詳細說了一遍。

馮小珍道：「還有呢？醉道長去少林寺的事，你還沒說呢！」

谷飛雲道：「我不知道醉道長甚麼時候回來的，他沒有告訴我，我怎麼知道？」

珠兒道：「早上大哥要走，醉道長還答應他要我們多住一天，這種地方有甚麼好留的？」

荊月姑道：「醉道長要我們多留一天，自然有他的道理。」

馮小珍睜大眼睛，輕啊道：「對了，說不定今晚會有事呢！」

珠兒咭的笑道：「有事最好，今晚我們就可以瞧熱鬧了。」

突聽耳邊響起醉道人的聲音，說道：「瞧熱鬧可以，但絕不可以出手。」

珠兒喜得叫道：「醉道長！」

谷飛雲道：「醉道長喝醉了，還沒有醒呢，妳嚷甚麼？」

珠兒道：「剛才醉道長在我耳邊說

話咯！」

馮小珍急着問道：「他和妳說甚麼呢？」

珠兒道：「他說瞧熱鬧可以，但絕不可以出手，有熱鬧瞧，不出手就不出手咯！」

荊月姑道：「這麼說，剛才來的秦公子夫婦，說不定也是他們的羽黨了。」

珠兒道：「要不，我去瞧瞧！」

荊月姑忙道：「妳別亂闖，不說現在是光天白日，就算是夜晚，張少軒如果是通天教教主的二弟子，武功決不會差，若是被他們發現了，豈不打草驚蛇？」

谷飛雲道：「二妹說得不錯，妳不可魯莽。」

珠兒道：「好嘛，不去就不去！」

大家邊說邊走，眼看就要走近芝苑，荊月姑腳下一停，望着谷飛雲問道：「谷大哥，待會也許說話不方便，不如先商量好，我們晚上甚麼時候在那裡集合？」

谷飛雲低聲道：「我們初更時分，就在芝苑牌坊前面見面好了。」

說到這裡，忽然低哦一聲又道：「妳們出來前，務必先點了兩個使女的睡穴，別讓她們發覺了，這裡的使女，就是張少軒的眼綫，窺伺着我們的舉動言行，所以要特別小心。」

馮小珍搶着道：「我們早就看出來了，要收拾她們，還不容易？」

谷飛雲道：「派在芝苑和蘭苑的使女，一身武功極不尋常，妳們可得小心。」

荊月姑笑道：「有珠兒妹子出手，還怕她們不乖乖的躺下去？」

珠兒高興得眨着眼睛，咭的笑道：「谷大哥放心好了。」

* * *

張少軒、二少夫人雙雙走出西花廳，進來通報的莊丁垂着手道：「啟稟二公子、二少夫人，秦公子伉儷已由田管事陪同，在公子的書房裡待茶。」

張少軒點點頭道：「你快吩咐厨房，整治一席酒菜，送到東閣裡去好了。」

那莊丁躬身領命，急步退出。

張少軒趕到書房，掀帘走入，目光轉動，不禁一怔！

方才莊丁來報，說是秦公子夫婦來訪，所謂秦公子夫婦，原是三師弟秦劍秋和六師妹白素素。

那知目光這一轉，發現坐在書房裡的，除了三師弟秦劍秋、六師妹白素素外，連大師兄東無忌也來了，還有武當名宿歸二先生，另外還有四個人，自己並不認識。

張少軒夫婦慌忙趨了過去，恭敬的一起叫了聲：「大師兄。」

東無忌豁然笑道：「二師弟、五師妹，沒想到愚兄也來了吧？方才是愚兄故意要莊丁只說三師弟、六師妹來了，這樣才不至使醉道人和谷飛雲起疑罷了。」

張少軒恭敬的道：「大師兄想得週到。」接着朝歸二先生抱拳道：「歸老蒞止，在下歡迎得很。」

然後才向秦劍秋、白素素二人含笑道：「三師弟、六師妹請坐。」

東無忌道：「來，二師弟、五師妹，愚兄給你們引見……這位是名重一時的羊角道長，這位是用毒能手稱毒手郎中的秦大山秦老哥，這二位是尺鍊雙殺呼延贇、呼延弼兄弟。」接着又向四人道：「他就是在下二師弟張少軒、五師妹祝纖纖。」

張少軒一一握手，連說着「久仰」、「幸會」和「歡迎」、「光臨」等話，大家重又落座。

東無忌朝張少軒詢問了醉道人和谷飛雲等人的情形，張少軒、祝纖纖二人一一答了。

東無忌摺扇輕搖，鄭重的道：「谷飛雲一身所學很有可觀，當日師父他老人家曾有收歸門下之意，不想他居然潛逃出谷，師父對此事極為憤怒，此子不除，終必為本門後患。」

秦劍秋道：「既然如此，就把他除去好了，難道還有甚麼顧慮不成？」

東無忌朝他笑了笑道：「要除去谷飛雲，原非難事，但他背後有南山老人撐腰，譬如這次西來，居然還有醉道人在暗中保護。」

秦劍秋道：「這個容易，二師兄不是和醉道人很熟嗎？他從前不是也經常到西山別墅來的嗎？明天谷飛雲等人向二師兄辭別，二師兄只要把醉道人多留幾日，事情不就擺平了嗎？」

東無忌白晰的臉上，不禁飛起一絲笑意，頷首道：「三師弟這一計策，倒可一試！二師弟，明天你有把握留得住醉道人嗎？」

張少軒道：「這個……小弟也沒有十分把握，但醉道人從前到西山別墅來，一住就是十天半個月的，最近有十年沒來，是因為他去雲遊天下名山，但他嗜酒如命的脾氣，却絲毫也沒改，明天由小弟和五師妹堅決挽留，我想也許可以留得住他。」

東無忌的摺扇在手掌心敲了一下，含笑道：「這樣就好。」

一名莊丁走進來，垂手道：「啟稟二公子，酒筵擺在東閣，可以請貴賓入席了。」

張少軒站起身，拱拱手道：「各位道長、大師兄、三師弟、六師妹，請一起到東閣入席了。」

* * *

東無忌算得也沒錯，但人算不如天算，他做夢也想不到當天晚上，西山別墅竟會出事！

* * *

晚餐前，醉道人早已喝得酩酊大醉，在房裡休息。現在大家才知道他為甚麼會叫醉道人的了，好像不喝醉就會名不副實似的。

嗜酒如命，每喝必醉，這也是醉

道人的可愛之處。

* * *

現在快接近初更了！

谷飛雲悄悄跨下床來，悄悄推開右首窗戶，穿窗而出，落到地上，依然十分小心的朝芝苑正面繞去。

只聽醉道人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兩個小丫鬟已被貧道點了睡穴，小施主只管大大方方走出去好了，你們會合之後，從芝苑下去，離山麓還有一二十丈，左首有一條小徑，可以攀登一處石崖，那裡正好居高臨下，面對整座莊院，你和她們到崖上去，就可一目了然，也不虞她們惹事了。」

谷飛雲應道：「在下省得。」

舉步走出，來至牌坊前面，過沒多久，只見荊月姑、馮小珍、珠兒三人也迅快的走來，人還未到，就聽馮小珍壓低聲音，嬌笑道：「大哥，今晚很刺激咯。」

珠兒道：「刺激的還在後頭呢！」

谷飛雲問道：「妳們把兩個使女都制住了嗎？」

珠兒得意的笑道：「這還會有問題嗎？」

谷飛雲道：「那好，妳們跟我來。」

說完，舉步朝外就走，下了平台，一路循着石級往下，行到快近山麓，果見左首依稀似有一條小徑，這條小徑十分逼仄，若非谷飛雲目能夜視，幾乎無法辨認。

三位姑娘跟着谷大哥折入小徑，馮小珍忍不住問道：「谷大哥，這是要到那裡去呢？」

谷飛雲回頭笑道：「這是醉道長的指示，要我領妳們到這裡來的。」

四人一路疾行，沒多工夫，前面果然有一座二三十丈高的石崖，谷飛雲領先從石崖側面攀登上去，三位姑娘也依次攀登而上，崖上還算平正，約有四五丈見方。

谷飛雲俯下身子，吹去灰沙，就坐了下來。

荊月姑也傍着他坐下，一面說道：「這裡可以俯瞰整個莊院，任何一處有甚麼動靜，都可以一目了然。」

馮小珍道：「今晚不用我們出手嗎？」

谷飛雲含笑道：「醉道長就是這個意思，要我們坐山觀虎鬥，不准我們多管閒事。」

珠兒甩了下辮子，目注莊院，疑惑的道：「不知今晚到底會發生甚麼事情？有甚麼人會找上西山別墅來呢？」

谷飛雲道：「小妹子，妳先坐下來，待會不就知道了嗎？」

荊月姑悄聲道：「你們說得小聲一點，夜深人靜，我們身在高處，話聲容易傳出老遠。」

谷飛雲點頭道：「二妹說得是。」

荊月姑臉上微微一紅，低聲道：「大哥要叫我二弟才是，萬一在路上順口叫了出來，不就讓人笑話嗎？」

谷飛雲道：「好，好，我以後一定注意就是了。」

馮小珍是個生性好動的人，坐了一會，眼看莊院中一片黑黝黝的，不見絲毫動靜，忍不住站了起來，說道：「好沉悶咯，怎麼會一點動靜也沒有呢？」

谷飛雲也覺得有些奇怪，西山別墅有不少莊丁，從自己觀察所得，每個人都步履輕捷，分明都有一身武功，他們縱然在自己等人面前盡量掩飾，也無法掩飾得住。

依照常理，偌大的一座城堡，夜晚至少也有巡邏的莊丁，但今晚不僅四處一片漆黑，連巡更的人也沒有一個，沉寂得幾乎像是一座空城，這情形豈非有反常情？

就在此時，忽見城牆外(西山別墅在少室西麓依山而起，高如城垣)西北兩側似有不少人影俯身疾行，漸漸接近圍牆，又迅快的隱伏下去。

兩邊人數，少說也各有數十人之多。

心中不禁暗暗起疑，忖道：「這些人會是甚麼路數呢？」一面低聲道：「妳們快瞧，圍牆外西、北兩首各有幾十個人，已經掩近圍牆了。」

馮小珍凝足目力，依然看不到甚麼，問道：「人在那裡？」

谷飛雲道：「他們都是俯着身子疾行，現在已在牆外隱伏下去。」

剛說到這裡，接着低哦一聲，又道：「南首也有人來了，也有幾十個人，這一批人好像沒有掩飾行藏，是朝大門來的。」

珠兒問道：「谷大哥，你看清楚他們是甚麼人嗎？」

谷飛雲笑道：「我只能看到幢幢人影，那裡分得清是甚麼人？」

荊月姑道：「這就奇了，三處合起來，豈不有一百五六十人，這會是那一路的人呢？」

馮小珍道：「來的當然是西山別墅的敵人了！」

「對了！」荊月姑道：「莊院中一片漆黑，可能是張少軒早就得到消息，有了戒備。」

「不錯，」谷飛雲道：「他早已知道今晚有強敵壓境，所以事前就有了佈置，不然不會如此沉寂的。」

珠兒道：「醉道長不是也早知道了嗎？不然，他怎麼會說瞧熱鬧可以，要我們絕不可以出手。」

荊月姑道：「對呀，西山別墅今晚有強敵壓境，醉道長怎麼會知道的？」

正說之間，南首的一行人已經到了城堡大門之前，他們既未掩飾行藏，就在門前站停下來，接着響起一個蒼勁的聲音，喝道：「西山別墅守門的莊丁聽着，你們速即進去通報，就說少林寺監寺大師來了，速請二公子出來迎接。」

此人聲音鏗鏘，是以「千里傳音」送出。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金雷和胡中玉攻破五龍大陣，毒蛇反將柴姓老人和百毒門的弟子咬死，從媚娘口中知道百毒門邀她對付書扇公子，因爲他得罪了大理國的陳娘娘，約定在寶橋下手，金雷想起當年便是陳娘娘主使百毒門殺害父親，仇火中燒，決定拯救書扇公子，由媚娘引路，來到寶橋，早有毒門弟子接應，媚娘虛與委蛇，配合金雷、胡中玉對付毒門……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明來暗去巧安排　陽奉陰違施妙計

書扇公子長嘆道：「阮兄，我想向你討個人情。」

阮戟嘿嘿地道：「甚麼人情？」

書扇公子瞥了身邊的少女一眼，道：「我輩武林同道，講的是恩怨分明，她非我武林人物，武功亦一竅不通，今夜姑不論誰勝誰敗，請不要與她爲難。」

阮戟一摸下頷道：「這……」

顏老三喝道：「我不殺她便是！」

阮戟一聲斷喝道：「老三，你不准亂說！」

書扇公子一瞪眼睛，道：「怎麼？阮兄是不答應？」

那少女哀聲道：「不要向他們低頭，我們死也死在一塊！」

哀怨之聲，彷如夜鷹哀嗥。

阮戟冷冷道：「朋友，你聽見沒有，她都不怕死，你擔心甚麼？」

書扇公子恨聲道：「好，百毒門果然是沒有人道！」

阮戟笑道：「這是奉命行事，怨不得我們兄弟。」

書扇公子大笑道：「好個陳娘娘，果然是最毒婦人心。」

阮戟冷漠的道：「這只是你運氣不好，惹了她……」

書扇公子面上殺機倏地一現，道：「好吧，阮兄，你劃下道來！」

阮戟嗯了一聲道：「照目前的形勢看，你已沒有再選擇的餘地了，今夜我們百毒門是決不會放過你！」

書扇公子慘笑道：「這個我早知道了！」

阮戟狠聲道：「現在你還要我劃下道麼？」

書扇公子道：「在下至少也要撈回個本，阮兄，你說是麼？」

阮戟怒聲道：「這是你聰明的地方！」

書扇公子道：「現在我要請阮兄注意了。」

阮戟怔了一怔道：「怎麼？」

書扇公子道：「我目前的對象正是你。」

「嘿嘿……」阮戟大笑道：「你還眞行，居然先看上了我……」語聲一頓道：「眞使你失望，我可不是你找的對象。」

書扇公子道：「你不敢和我……」

雙目已隱含殺機，隨時都有發作的可能。

阮戟冷冷地道：「根本不需要我動手，你已命喪黃泉！」

書扇公子哈哈大笑道：「閣下也未免太瞧不起在下了。」

話聲一落，那書扇公子陡然一晃身子，抱起那個少女朝寶橋邊的一株古樹上飛去，身法俐落之極。

阮戟冷笑道：「朋友，你跑不了！」

書扇公子道：「在下並沒有走呀？」

他將那少女的身子，輕輕放在那棵樹的樹叉之間，投了一個含有無比情意的一瞥，凝視着……

只聽他低聲道：「只要我不死，我會再接你下去，如果我不幸……」

她坐在那樹叉之間，竟然不覺得害怕，平常不要說是在這麼高的地方，就是再矮的地方，她也會嚇得半死。

書扇公子道：「好！」

他身子剛剛要轉過去，神情倏忽地變了。

凝神望去，只見在那棵古樹的頂梢上，迎風斜斜站着一個神情冷漠的青年，正冷然的望着他。

他顫聲道：「朋友……」

那青年道：「你只管去迎敵吧，她由我負責。」

書扇公子冷笑道：「你是誰？」

那神秘青年道：「我是誰？你等會兒便知道了。」

但見他的手臂忽然一揚，一蓬黑影倏地朝書扇公子的身後揮去，只聽哎呀一聲大叫，一道黑影刷地而落。

書扇公子長吁口氣道：「你不是他們那夥的？」

那青年道：「淸者淸，濁者濁，兩者很難混爲一談。」

遠處，已響起阮戟的吼聲道：「媽的，你姓林的還不給我下來！」

書扇公子咬牙道：「我將她交給你了，如果她有甚麼不幸，嘿，朋友，你不要怪我將來對你不客氣，休怪我沒事先告訴你。」

身若大鳥，翻身而落。

阮戟道：「閣下眞好身手，在下倒失眼了。」

書扇公子道：「不敢，在你面前，有點班門弄斧了。」

阮戟哼聲道：「你不要得意，在寶橋你是插翅難飛。」

他的話聲方落，一個毒門高手已含着一臉的殺機朝他奔了過來，手裏拿着一塊黃色大帕巾。

阮戟道：「這位你認識麼？」

書扇公子道：「不認識。」

阮戟冷笑道：「他叫卓大孔。」

書扇公子哈哈大笑道：「原來是江湖黑道卓氏兄弟的老大。」

卓大孔嘿地道：「不錯，你總算還知道我這麼一號人物。」

書扇公子冷聲道：「卓兄大名，誰不知是何等之臭！」

「嘿！」卓大孔怒吼道：「姓林的，你可知我爲甚麼要找你？」

書扇公子冷冷地道：「可是爲了給弟弟報仇？」

卓大孔道：「不錯，你還記得這件事。」

書扇公子道：「那件事並不光榮。」

「呸！」卓大孔道：「也沒甚麼見不得人的，你姓林的並不見得比我們兄弟高明多少，嘿嘿……」

書扇公子道：「可要我給你抖將出來？」

卓大孔殺機燃眉，恨聲道：「今夜咱們甚麼也不必說，我是給弟弟報仇，而你，嘿嘿，更不要想活着過這一關，咱倆甚麼話也不要說，還是手下見眞章！」

話聲一落，將手中的黃巾往腰中一捲，緩緩的自背後拔出一柄青光流閃的五尺寶劍，那寶劍青如瑩寒，耀光奪目，顯然並不是一件普通兵器。

他一抖長劍，道：「我殺你之後，要將你的心肝挖出來，用黃巾包着到我弟弟墓前，然後再將你的心肝剁成碎片配酒喝！」

說得咬牙切齒，目眥欲裂，顯然此人說得出做得到，斷非恐嚇之言。

書扇公子道：「希望能如你所願。」

卓大孔道：「進招了！」

一個斜躍，長劍化作一縷寒閃的冷芒，其快無比的朝書扇公子立身處砍來，勁道倒是不可輕視。

書扇公子霍地一移身子。

他沉聲道：「在下得罪了！」

他深知今夜是凶多吉少，舉手對敵萬萬不可再心存慈悲，念頭一轉，鐵骨玉扇照着卓大孔的身上點去。

卓大孔長劍攻出後，陡然瞥見對方揮扇攻向自己胸前三處大穴，心中的確是寒了一寒，他作夢也沒想到對方會變招如此迅速。

他大吼道：「閣下果然好身手！」

長劍在空中一顫，一縷劍光破空而起，朝書扇公子的鐵骨玉扇攻去。

書扇公子冷笑道：「朋友，你也不錯！」

那個「錯」字一落，但見鐵骨玉扇倏地一展，硬生生的穿過那波浪般的劍幕，朝前攻去。

「呃……」

空中頓時傳來一聲慘呃，卓大孔的身子一歪，捂着前胸倒地滾了一滾，縷縷鮮血直洒而落。

他顫聲道：「你！你……」

書扇公子冷冷地道：「承讓！承讓！」

卓大孔吼道：「好毒的手段，好毒……」

雙目瞪得大似銅鈴，結結巴巴的還沒有說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接着呃了兩聲，暈了過去。

書扇公子淡淡的看了一眼，道：「還有那位要送死的？」

口氣已變，不似先前那樣客氣了。

阮戟冷哼道：「旗開得勝，林兄，好俊的身手呀！」

他身子微微朝前跨了半步，目中盡是冷森煞光。

書扇公子道：「阮兄何不速戰速決！」

阮戟道：「你等死也不用這麼急！」

書扇公子道：「貴門請了這麼多好

手，我總不能一一打發，咱們雙方已水火不容，下手不需再客氣，所以……」

媚娘輕輕笑道：「林兄，功夫這麼好，我倒替你可惜。」

書扇公子一愣，道：「可惜甚麼？」

媚娘道：「可惜你這麼一表人才，就要躺在這裡！」

書扇公子哈哈大笑道：「大丈夫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朗朗長笑，豪氣直冲雲霄，眞不愧是一代英雄。

媚娘柔聲道：「你不怕死，難道她也不怕死麼？」

這話，像針似的戳進書扇公子的心中，痛得他心弦直顫，宛如刀割，利那間，滿臉浮現出一絲絲痛苦之色。

他黯然的道：「任她去，不由我……」

媚娘哼道：「我要是你，就想辦法。」

書扇公子怒聲道：「想甚麼辦法？難道要我跪下向你們討饒！」

媚娘道：「難道你就想不到另外的方法？」

書扇公子大吼道：「放心吧，朋友們，我姓林的還是江湖上一條漢子，決不會向你們毒門求饒，有本事……」

阮戟嘿地道：「頑而不化的東西，給我動手！」

利那間，兩端的毒門高手緩緩的圍了過來。

雙方劍拔弩張，互相對峙。

只要一方一有動靜，這場厮殺便要展開了。

媚娘道：「我有個主意。」

阮戟道：「甚麼方法？」

媚娘道：「我只要和他悄悄的說兩句話，包他乖乖的放下武器。」

阮戟一楞道：「眞有那麼靈？」

媚娘道：「不信就看……」

她身子輕靈的一扭一扭的朝前移去，美眸流盼，眼神裏含着一股使人迷惑的光芒，凝注在書扇公子的臉上，使書扇公子不自禁的顫了顫。

他忖道：「她當眞是長得很美。」

他一聲大吼，沉聲道：「你要幹甚麼？」

媚娘笑道：「我又不會吃了你，幹嗎那麼緊張！」

書扇公子橫扇而立道：「如果你再過來半步，休怪我……」

要知這美艷女人通體散發着一股使人無法抗拒的熱力，自古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書扇公子雖然英雄一世，也怕自己溶化在她的魅力裏。

媚娘道：「我要跟你說句話。」

書扇公子道：「你說。」

媚娘道：「這話不能讓別人知道。」

書扇公子道：「有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媚娘道：「這話如果不說出來，你會後悔一輩子。」

書扇公子一呆，道：「這……」

他雖是身懷懼意，惟恐這個難纏的女人，會施出甚麼陰毒手段對付自己，因此顧忌愈來愈多。

媚娘道：「大丈夫堂堂七尺之軀，還怕我小娘子害了你？林兄，你亦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書扇公子長嘆一聲道：「時不我與，罷了，我姑且聽聽妳的詭計。」

威武的迎了過去，面上流露着一股不可侵犯之色。

媚娘看得心中暗暗喝采，道：「果然是條漢子！」

書扇公子道：「姑娘請快講。」

媚娘笑道：「這個自然……」突然壓低了聲道：「你不要怕他們，我們已給你接應上了，目前我設法纏住阮戟，其他的便微不足道了。」

話音極低極細，書扇公子若不是仔細聽，當眞還聽不眞切，聞言之後，登時使他一驚。

他楞楞地忖道：「她這是甚麼意思？」

媚娘拋了個媚眼道：「怎麼樣？是好是壞由你自己考慮，如果再不速速作決斷，我雖然可向阮兄說個人情，也不能救你。」

阮戟滿面不解的道：「你跟他說甚麼？」

媚娘淡淡一笑道：「待會兒知道不行麼？」

阮戟眉頭一皺道：「這個……」

書扇公子突然道：「我想通了。」

媚娘道：「好，你總算是個聰明人。」

阮戟問道：「他想通甚麼？」

媚娘道：「由他告訴你吧！」

書扇公子道：「我想請阮兄過來一下，咱倆談個條件。」

阮戟一怔道：「你要和我談條件？」

書扇公子點頭道：「不錯，憑我的這身本領，你們要想把我輕易擺平，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拚下來，貴門至少也得死亡幾個，爲了減少雙方損失，所以……」

阮戟嘿嘿大笑道：「甚麼條件？」

書扇公子道：「放了我的女人。」

阮戟目中凶光一閃道：「這個……」

書扇公子道：「不答應？」

阮戟道：「不是，我是說……」

他身子緩緩行了過去，摸着下頷，不停的在思索，思索自己這步棋該下在甚麼位子，以便可以……

秋夜蕭瑟，寒露襲人。

寶橋被一片寒意罩滿在黑夜中，夜已經夠冷了，再加上閃耀在空中的寒劍長刃，那情景使人更覺得寒心。

阮戟雙目凝望着夜空，思索着下一步毒計。

這是他的慣例，每當他有甚麼重

大的問題無法解決之時，他便會呆呆的凝望着遠方，思量着。

書扇公子輕輕靠近他的身邊，低聲道：「還沒想出來？」

阮戟彷如沒有聽見，根本不予理會。

書扇公子突然道：「阮兄，我倒有個主意。」

他的手指有如閃爍在空中的電掣，迅快無比的，朝着正在沉思不語的阮戟腕脈之處抓去。

這個變化，實在太快了，快得出乎許多人的預料之外，那羣毒門弟子雖然羣起而動，到底還是晚了一步。

顏老三怒喝道：「姓林的，你敢！」

身子直撲而來，揮拳搗向書扇公子的身上。

書扇公子冷笑道：「現在要聽我的了。」

他斜斜退了半步，避過迎面一拳，道：「阮兄，還不叫他們停手！」

阮戟突然發覺自己落入人家手中，欲反擊已經不及，他後悔自己適才太大意，以致滿盤幾乎皆輸。

他冷冷地道：「你認爲這樣便穩操勝劵麼？」

書扇公子笑道：「至少我生命已找回一半的保證……」

「哼哼！」阮戟喝道：「這樣你死得更早！」

書扇公子道：「這話該由我來說，因爲目前你落在我手中。」

他緊緊扣住阮戟的腕脈，此脈關係着血脈暢通，一經捏住，通身軟弱無力，對方若存心制敵死命，只要稍爲運勁，便可使對方血脈斷裂而死，阮戟是個聰明人，他深深曉得其中厲害，倒也不敢輕舉妄動，免遭不測。

書扇公子輕輕掠了一眼目前形勢，道：「有甚麼苗頭往後瞧，現在你總得聽我的。」

阮戟朝四週一施眼色，道：「你說吧！」

毒門弟子倒也不敢再動手，俱暫時退了半步。

書扇公子道：「請你門下弟子讓一條路。」

阮戟故作不解的道：「幹甚麼？」

書扇公子道：「自然是送我離開這裏了。」

阮戟冷冷地道：「縱然是讓出道來，你也跑不出五里外。」

書扇公子道：「有你在，我不怕他們施鬼主意。」

「甚麼？」阮戟心弦一顫，急聲道：「你想幹甚麼？」

書扇公子大笑道：「阮兄受驚了，在下爲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出此下策，卻委曲閣下數日，兄弟自認爲已到達安全地帶，自然會放掉閣下。」

阮戟道：「那你錯了，有我在，你更不安全，你應當曉得我隨時都有掙脫的機會，你總不能時時刻刻盯着我！」

書扇公子大笑道：「這個你放心，我已有妙計。」

阮戟道：「甚麼手段也難不倒我。」

書扇公子哼道：「阮兄，你大概也聽過敝門有種叫『梅花招』的絕技吧？當我倆上路的時候，我把你身上各處要穴，用『梅花招』各個封死，每三個時辰，你需要我敲開一個穴道，否則你便會全身抽筋痛苦而死。」

機凜凜的顫了顫，四下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

阮戟臉上變色道：「你敢……」

書扇公子平靜的道：「要我拿這種手段對付任何人，我都會覺得有失道義，但今日拿這種方法對付你們百毒門，哈哈，說實在的，我絲毫也不覺得愧疚。」

阮戟吼道：「如果你再落在我手中，我非剝你皮抽你筋！」

書扇公子道：「那是以後的事！」

他瞪眼喝道：「你還不叫他們讓路！」

阮戟道：「我在毒門中雖然地位不小，可是我卻沒有辦法要他們全都聽命於我，林兄，還是看你的能耐吧！」

書扇公子怒聲道：「好！」

那個「好」字的尾音在空中尚未消逝，他面上神色已經隨着一變，顆顆冷汗在額上浮現。

阮戟輕鬆的道：「怎麼？林兄，你不舒服？」

書扇公子吼道：「你施毒……」

阮戟大笑道：「那裏，那裏，我也不過是略略表演一下而已。」

書扇公子怒目而視，道：「什麼毒？給我把解藥拿出來！」

阮戟道：「這是『無影之毒』，使這種毒技之時，可在無聲無味的情形下，讓任何人中毒，中者全身發軟，沒有辦法凝聚眞力，然後……」

他故意停了下來，陰狠的凝望着書扇公子，這種無情的眼神，愈發使人覺得恐怖和畏懼。

書扇公子喘聲道：「給我解藥，否則咱們同歸於盡。」

阮戟冷笑道：「你還能再拚麼？不提提眞力試試！」

語音之冷，像是雪中寒冰。

書扇公子顫聲道：「你……」

他暗暗一運勁，陡然發覺自己混身眞力凝而不聚，忽有忽失，心中一震，一股涼意湧進了心底。

阮戟笑道：「怎麼樣？」

書扇公子道：「我照樣可殺你。」

阮戟身子突然一晃，道：「太晚了。」

他借那一晃之勢，混身突然一施勁，一蓬眞勁湧了出來，借勢一抽，硬生生的脫出書扇公子的手掌。

書扇公子頹然的嘆道：「罷了，我命該如此。」

阮戟哈哈大笑道：「給我拿下！」

登時人影閃晃，兩個毒門高手向

書扇公子撲來，他倆身手俐落，快速已極，左右朝書扇公子逼去。

突然，書扇公子的手中摺扇一揮，兩縷白光彷彿夜空中閃爍的流星，快速無比的朝那兩個撲來的毒門高手射去。

「呃——」空中傳來淒慘的痛呃聲，咚咚兩聲，兩道人影頓時摔倒下去，身子僅僅動了一動，便氣絕身死。

兩枚短箭深深嵌在這兩個人的腦門上，縷縷血絲流了下來，那情景當眞很慘。

這變化實在太快了，任何人都沒想到在這關頭還有這種變化，更沒料到書扇公子尚留有這一手絕招。

書扇公子慘笑道：「殺兩個已夠本了！」

阮戟恨聲道：「好，姓林的，你果然狠。」

書扇公子道：「我落在你們手中，當比這個更慘。」

阮戟道：「你知道就好。」

書扇公子喘聲道：「我現在已落在你手中，要動手便快……」

阮戟哼聲道：「現在已由不得你了。」

他並指直戳而下，點中書扇公子的腰間暈穴，書扇公子的身子一軟，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媚娘一晃身子接在手中，道：「這個人交給我吧。」

阮戟略略一怔道：「幹什麼？」

媚娘將書扇公子扛在肩上，道：「此人不准傷着。」

阮戟訝異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媚娘道：「陳娘娘有命，不管在什麼情形下，此人務必要留活口，我受陳娘娘之命，所以請阮兄原諒了。」

阮戟楞楞地道：「陳娘娘怎麼會授命於你？」

媚娘笑道：「這個你便不知了，當年我和陳娘娘在大理國時，稱姊稱妹，好得無話不說，她深深愛上林公子，雖然林公子叛離了她，她還是要親自審問。」

阮戟搖頭道：「我不信！」

媚娘笑道：「等你見了她後，可以問問。」

阮戟冷冷地道：「她傳命我們追殺書扇公子時，說得非常明白，此事只有幾個人知道，萬萬需要守密，而你……」

言下之意，已生懷疑，顯然已是不信。

媚娘力持鎮靜，道：「暫時我無法證明，也不好證明，只有等見了陳娘娘後，一切眞相便可大白了，那時你阮戟休怪我……」

阮戟苦笑道：「這個，這個……」

媚娘打鐵趁熱，道：「別這個那個了，憑我媚娘那麼老遠趕來助陣，你便不該懷疑，阮戟，你不信任我，今夜咱倆這個仇可結定了。」

阮戟嘿嘿地道：「你誤會了。」

媚娘道：「少來了，這是事實。」

她唯恐夜長夢多，扛着書扇公子排開衆人朝橋的那一端奔去，暗暗却凝聚了全身功力，準備隨時迎擊。

可是百毒門的弟子在沒得到指示前，有誰敢攔阻她，誰又敢輕易惹上大理國的陳娘娘？況且這個女人本身也不好惹。

阮戟高喝道：「你帶他到那裏！」

媚娘笑道：「自然是先找地方把他安置下來。」

阮戟晃身追去，道：「等一等，我陪你去。」

媚娘急急行去，道：「免了，我自有安排。」

突然，遠處響起一連串急蹄之聲，只見三匹快馬朝寶橋這裏直奔而來，馬上人俱是青緞子黑罩袍，腰懸銅色劍鞘長劍，一副威凜之色。

媚娘陡見三騎阻路，心中一寒。

腦海中飛快的忖道：「我必須闖過這一關！」

她在黑夜裏直行不停，那三騎却似有意無意的正好攔阻了她的去路，將她擋在路上，進退不得。

只聽一個聲音道：「阮戟，這個人是誰？」

阮戟隨後追來，道：「她是……她是……」

那馬上三人同時望着媚娘，面上俱流露着一絲詫異之色，當他們看清媚娘肩上扛的是誰時，三個人同時震顫了一下，忽然飄了下來。

當中那個滿面黑鬍的騎士，道：「姑娘扛的可是那個叛逆？」

媚娘淡淡的道：「關於這個，阮戟會告訴你們。」

這三個健壯騎士誤以爲她是阮戟的女友，心裏雖感奇怪，可是並沒存有絲毫敵意，再聽媚娘的口氣，更不覺得有何不對之處，三個同時轉向奔來的阮戟。

媚娘趁他所沒注意之時，忽然將書扇公子擲向最前面那匹馬的身上，順手一掌，擊得那匹馬希聿聿的一聲長嘶，揚起四蹄直奔而去。

那三個騎士尚沒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書扇公子已隨着那匹健騎急奔而去，瞬息消逝在黑夜之中。

那滿面鬍子的騎士急聲道：「阮戟，這是怎麼回事？」

阮戟喘聲道：「她自承是陳娘娘的朋友。」

「什麼？」那騎士吼道：「胡說，那有這種事！」

說着，這三大高手一個轉身朝媚娘圍去。

媚娘回身笑道：「三位現在知道，不嫌太晚了？」

那滿面鬍子的騎士怒聲道：「妳是誰？」

阮戟却嚇得混身直顫，道：「段十里，她叫媚娘！」

段十里叫道：「好呀，妳敢和大理國的武士作對？」

媚娘冷冷地道：「大理國段氏有什麼了不起？」

段十里氣得暴跳如雷，道：「賊婆娘，你敢瞧不起我們段家？」

他似乎是相當的憤怒，揮起一掌斜斜的朝媚娘拍了過來，段氏一族遠居苗區，武藝怪絕，自成一家，這一掌看似輕描淡寫，確實含無窮威力。

媚娘身形急急一晃，道：「要打架，誰還怕你。」

嘴裏說的雖然輕鬆無比，心裡却緊張已極，她初次和段氏弟兄動手，路數當然摸不清楚，一見對方斜掌拍來，晃身移退，避重就輕，再揮掌迎去。

「砰！」

兩股掌勁突然接觸在一塊，空中猛然間響起砰地一聲大響，轟得四週毒門高手耳中嗡嗡直鳴。

而他們兩人也各自退了一步。

段十里吼道：「好婆娘，果然有妳的，居然還能接我一掌。」

媚娘毫不服輸的道：「有什麼了不起，再接你十掌也不過如此。」

阮戟急聲道：「段爺，咱們追人要緊！」

段十里斜睨了奔去的健馬一眼，道：「沒關係，我們大理國段氏的坐騎都是經過訓練的神駒，牠去不多久便會轉回來，我相信那野小子決逃不掉。」

阮戟道：「萬一……」

段十里道：「放心，我只要發出一聲口哨，那寶馬便會跑回來。」

阮戟道：「那你快點將牠喚回來，書扇公子已中了本門的『無影之毒』，他此刻已無自主力，萬一從馬上摔下來，有個三長兩短，咱們誰都負不起這個責任。」

段十里道：「什麼？姓林的已中毒？」

阮戟苦笑道：「那是不得已……」

段十里道：「娘娘有諭，萬萬不可傷他命，如果你那『無影之毒』一下子要了他的命，那時……嘿嘿，你該曉得娘娘這個人是六親不認的。」

阮戟寒聲道：「這個……這個……」

他急步走到段十里的身邊道：「段爺，請你將那匹馬快喚回來。」

段十里嗯聲道：「好，這樣我也有點不放心了。」

他向旁邊那個武士道：「段十八，把玉兔叫回來！」

段十八點頭道：「看我的！」

他舉起手來，只見他手指掛着一枚怪異的戒指，那戒指上穿着許多小孔。他含在嘴中，輕輕地一吹，夜空裏立刻響起一聲長哨。

那長長的音響，刹那間傳遍了整個夜空。

「聿聿聿！」

那長哨之聲尚未消逝，遠處已隨着傳來不斷的馬嘶之聲，黑夜裏，只見一道黑影飛也似的奔來。

馬身上依舊伏着一個人。

媚娘心中大寒，忖道：「慘了，我要救他都沒辦法了。」

她不禁在暗暗奇怪，金雷和胡中玉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難道他們遇上別的麻煩，不能分身？

段十里笑道：「怎麼樣？我們段氏的神騎決非虛傳吧？」

那匹馬倒眞是神異非凡，行動若風，轉眼間已奔到近前，昂首吐氣，果然十分威凜。

段十八突然躍身而起，道：「姓林的，我段十八倒要看看你長得什麼樣子，能把我們國度裏的陳娘娘弄得神魂顚倒。」

他見馬上伏着一個人，揚手照着那個馬上漢子抓去，此人在大理國是出名的火爆子脾氣，這一抓，當眞是快速已極。

突然，一聲冷笑道：「你差得遠呢？」

那馬上伏着的漢子，陡然之間，頭不抬，身不動，僅僅用手那麼快速的一拍，一招絕活，神幻而出。

「啪！」地一聲大響。

段十八連吭出聲的機會都沒有，便被一掌擊飛在地上，那一掌擊得還眞重，只見他身子翻了過來，雙目怨毒的瞪着那馬上漢子。

他顫聲道：「你是誰？」

那馬上青年漢子道：「在下姓胡。」

段十里大吼道：「咱們大理段家和你姓胡的有何深仇大恨，你一出手便欲制他死命？我出道至今，還沒見過這樣不講理的人，今夜我倒領教領教！」

他緩緩的一拔腰中長劍，劍光斜斜指着那青年。

那青年冷笑道：「大理段家傷天害理……」

段十里吼道：「胡說！」

段十八此刻呻吟一聲道：「大哥，給我報仇！」

段十里嘿嘿地道：「老八，你放心，咱們段家何曾輸在他人手裏？」

段十八哀聲道：「我不要你贏他，而是要你殺死他。」

段十里道：「這更簡單了，我決不饒他就是。」

他滿面憤怒之色，根根髮絲俱豎了起來，喝道：「閣下爲何說我們段家喪天害理？」

那青年道：「大理國除了段皇爺尚是一代英雄外，其餘……」

「呸！」段十里大聲道：「你胡說！」

那青年道：「尤其是陳娘娘，更是禍源！」

段十八吼道：「大哥，你還跟他嚕嘛什麼！」

阮戟道：「段爺，那個點子怎麼不見了？」

段十里一寒，問道：「喂，姓胡的，那書扇公子……」

那青年冷冷地道：「他已給我一個朋友送走了。」

「什麼？」段十里道：「你們敢和陳娘娘過不去？」

那青年道：「我胡中玉還沒將那個賊婆娘放在眼裏。」

阮戟叱道：「當心我絞碎你的舌頭！」

他愈看胡中玉愈覺得眼熟，彷彿在那裏見過似的，腦海中電光一閃，不禁啊了一聲道：「你……」

胡中玉一瞪眼睛道：「我怎麼樣？」

阮戟道：「你原來是她的馴馬師？」

媚娘淡淡地道：「我可請不起這麼一位有名的馴馬師，江湖上提起胡中玉，那名頭怕不比你我都高，阮戟，我看你……」

阮戟吼道：「臭女人，百毒門算是讓你出賣了。」

媚娘冷笑道：「應該說我讓百毒門給耍了！」

段十里嘿地一聲道：「阮兄，咱們先將他倆毀了，再……」

阮戟道：「咱們總得問問那姓林的。」

胡中玉道：「你還想再施手段？」

阮戟道：「他中了我『無影之毒』活不過三天。」

胡中玉突然仰頭大笑道：「可笑！」

阮戟怒聲道：「有什麼可笑的？」

胡中玉道：「你當『無影之毒』是天下最毒的功夫麼？」

阮戟一怔道：「怎麼？難道有別的東西……」

胡中玉道：「如果談『毒』的話，你們毒門眞正的毒技還沒學到，如果講功夫，你們再高也高不到那裏去，阮戟，你那『無影之毒』要不了書扇公子的命。」

阮戟不信的道：「沒有我的解救，相信活不過……」

胡中玉冷笑道：「世上難道只有你們毒門，才能夠解救麼？」

阮戟道：「『無影之毒』乃我毒門秘傳絕技之一，本門中會施展這種功夫的也僅不過是七八人而已，我的功夫雖然尚未到家，但也足可令人死，書扇公子縱是遇上行家，也無法救了他。」

胡中玉哼聲道：「別再吹了，眼下就有一個專門解毒的行家。」

阮戟緊張的道：「誰？」

胡中玉道：「你要見他？」

阮戟道：「他可是毒門中人？」

胡中玉不屑的道：「他羞與你們爲伍。」

阮戟搖搖頭道：「不可能，不可能，既然不是本門中人，有誰能解『無影之毒』？姓胡的，我看你是……」

胡中玉道：「你是少見多怪。」

段十里道：「阮兄，你跟他多說什麼？待我拿下他！」

阮戟突然莊重的道：「段爺，這事非同小可，的確與毒門有着很嚴重的關係。本門自創派以來，素以毒功著稱江湖，江湖上雖然樹敵無數，但對本門毒功却也不能不佩服，而本門更以毒功自傲，列位祖師時常告誡我們：毒門所以能在江湖上立足，主要是因爲這幾手毒技無人能敵，如果本門的施毒之術讓人解了，那……本門根本在江湖上無處立脚了。」

段十里道：「以你之見……」

阮戟瞪了胡中玉一眼，道：「我必須問個水落石出。」

胡中玉道：「別講的那麼肯定，我未必會賣你的帳。」

阮戟冷冷地道：「胡兄，不是小弟誇口，如果今夜單憑你和媚娘要想逃出手去，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是好來好去，只要你說出那個能解毒的人及書扇公子目前的行踪，咱們決不會再跟二位爲難。」

胡中玉道：「這是威脅了？」

阮戟道：「不敢，不敢！」

胡中玉道：「你錯了，目前佔上風的是我。」

阮戟道：「你不是開玩笑吧？」

胡中玉道：「你應當知道我是不是在開玩笑。」

阮戟道：「我看不出你在那裏能佔優勢。」

胡中玉斜斜一指遠遠的山坳和樹林，道：「在那裏你已埋伏了不少貴門施毒高手，以爲今夜無人能逃出貴門一步，但在我看來也不過是擺着好看而已，根本排不上任何用場。」

阮戟冷笑道：「他們埋伏那裏，誰都衝不過去。」

胡中玉哼聲道：「我却不信！」

阮戟道：「你只要走過去瞧瞧？」

胡中玉道：「我根本不須要看，他們早就被我擺平了。」

「什麼？」阮戟大吼道：「你說什麼？」

胡中玉道：「他們已給我解決了，閣下如果不信，可以試試。」

阮戟道：「好，姓胡的，我倒要瞧瞧你的能耐。」

他撮口一聲長哨，嘯聲直傳數十丈外，三長一短，正是他們毒門出擊的信號，誰知哨聲過後，那深林裏和山坳中的埋伏，竟然連一絲動靜都沒有，彷彿那些埋伏的毒門弟子同時自這個世間消失了一樣。

阮戟一驚道：「你……」

胡中玉道：「那些都是武林敗類，我只不過是替天行道。」

阮戟吼道：「我跟你拚了！」

他一揮手道：「給我上！」

胡中玉道：「那你們更要吃虧

了。」

他急忙間和媚娘並肩而立，目光不瞬的凝視着那羣伺機而動的毒門高手，長劍已拔出了劍鞘。

段十里道：「這姓胡的交給我！」

阮戟吼道：「不，我要親自毀掉這小子，否則我如何回去再見毒門父老！」

吼聲若雷，一聲大叫中，揮劍衝了過來。

突然，一道劍光劃空而來，只見兩道人影馭劍而至，揮動長劍攻進毒門弟子羣中，劍光過處，全是一縷縷慘不忍睹的血光，及一聲聲慘吼厲叫……

血……一滴滴的濺落着……

血染滿了山石，濺落在草叢上。

斷臂殘足，血肉模糊的洒落着，使這淒寒的黎明，掀起一股從未有過的恐怖，腥風血雨……

夜神驚恐的移過臉去，似乎也不願再見這種場面。

數十個毒門弟子瞬間被那兩道劍光給毀了。

段十里變色道：「御劍神術……」

而阮戟却慘笑道：「碧血劍……」

在同一時間，發出兩種不同的音調，那慘烈的場面，確實震撼了每個人的心弦，使他們抖動不停。

胡中玉也楞在地上，忖道：「想不到金雷已練成了『御劍神術』。」

他高聲道：「金雷，停停！」

那劍光，在這聲暴喊聲中倏地一停，只見金雷臉上其寒如鐵，雙目瞪得像銅鈴，提着長劍行了過來。

在他身後緊緊隨着的是身中「無影之毒」的書扇公子，他臉上精神煥發，根本不似中過毒的樣子。

阮戟顫聲道：「你……金雷……好狠的手段……」

金雷長長吸口氣道：「這手段殘酷麼？」

「自然……」

「哈哈」金雷仰天大笑道：「姓阮的，你少在裝仁慈，我這樣做，正是以殺止殺，以惡制惡，你們的心腸何嘗仁慈過，我問你，昨日一天之內，毒死數十戶人家是誰幹的？你說！」

阮戟面色慘變道：「這……」

胡中玉道：「金兄何以知道他們毒殺數十戶之事？」

書扇公子道：「這得從我中『無影之毒』說起，金兄把我從馬上截下來換上胡兄後，便將我抱去一間民家療傷，誰知我們走進第一家，便發現這家人家，全部已中毒身死，金兄一震後，接着，又奔往隔壁人家發現這小鎮上有一半已死在他們手中。」

胡中玉怒聲道：「阮戟，你爲什麼要傷害他們？」

阮戟冷冷地道：「這是我們毒門的事，與閣下無關。」

胡中玉淒聲道：「貴門也太毒辣了！」

話聲未落，陡然一劍劈去，他年輕氣盛，一聽毒門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事情，當眞是怒不可遏，恨不得一劍將阮戟劈死。

阮戟劈出一掌，道：「我怕你！」

他凶暴異常，雖然處在這種極端不利的情況，猶準備作殊死鬥，替自己找回面子。

突然，自血堆中傳來一聲大吼，道：「姓胡的，給我住手。」

胡中玉聞聲一怔道：「幹什麼？」

他斜睨了那奔來的黑影一眼，只見這人一身殷紅鮮血，長髮披散在肩上，雙目瞪得像個銅鈴。

胡中玉身形一移，退了開去。

那人道：「好，胡英雄，在下感激你給我姓顏的面子。」

胡中玉道：「閣下可是那江湖上盡知的顏老三？」

那人道：「不錯，顏老三正是在下。」

胡中玉嘆道：「毒門唯一血性漢子，便數閣下了。」

顏老三慘聲大笑道：「哈哈，什麼血性漢子，我姓顏的只不過是個劊子手而已，哈哈，以前我從沒看過自己的眞面目，今夜，我總算認清了。」

他笑得眼中淚水直流，混身不停的抖顫……

阮戟怒叱道：「老三，你胡說什麼？」

顏老三哼聲道：「我老三沒你這個同門。」

阮戟一楞道：「你這是幹什麼？」

顏老三喝道：「我問你，這寶橋鎮上數十戶人家眞是你幹的？」

阮戟道：「這……」

顏老三道：「說呀！」

阮戟苦澀的道：「殺幾個人有什麼了不起。」

顏老三叱道：「他們何罪？值得你毒殺數十戶人家。」

阮戟道：「咱們毒門有個信條，寧殺對方滿門，亦不漏掉一人，怕的就是春風吹又生，記得師父曾說，遇到與咱們利害有衝突的時候，便須心狠手辣。」

顏老三悲笑道：「那些無辜的村民與你利害有何衝突？」

阮戟道：「他們會告密呀！」

顏老三顫聲道：「你……可惡！」

阮戟怒吼道：「心不狠，手不辣，那能成大事，老三，咱們是同門，平日情若手足，今日你我一條心，先應付眼前這幾個人再作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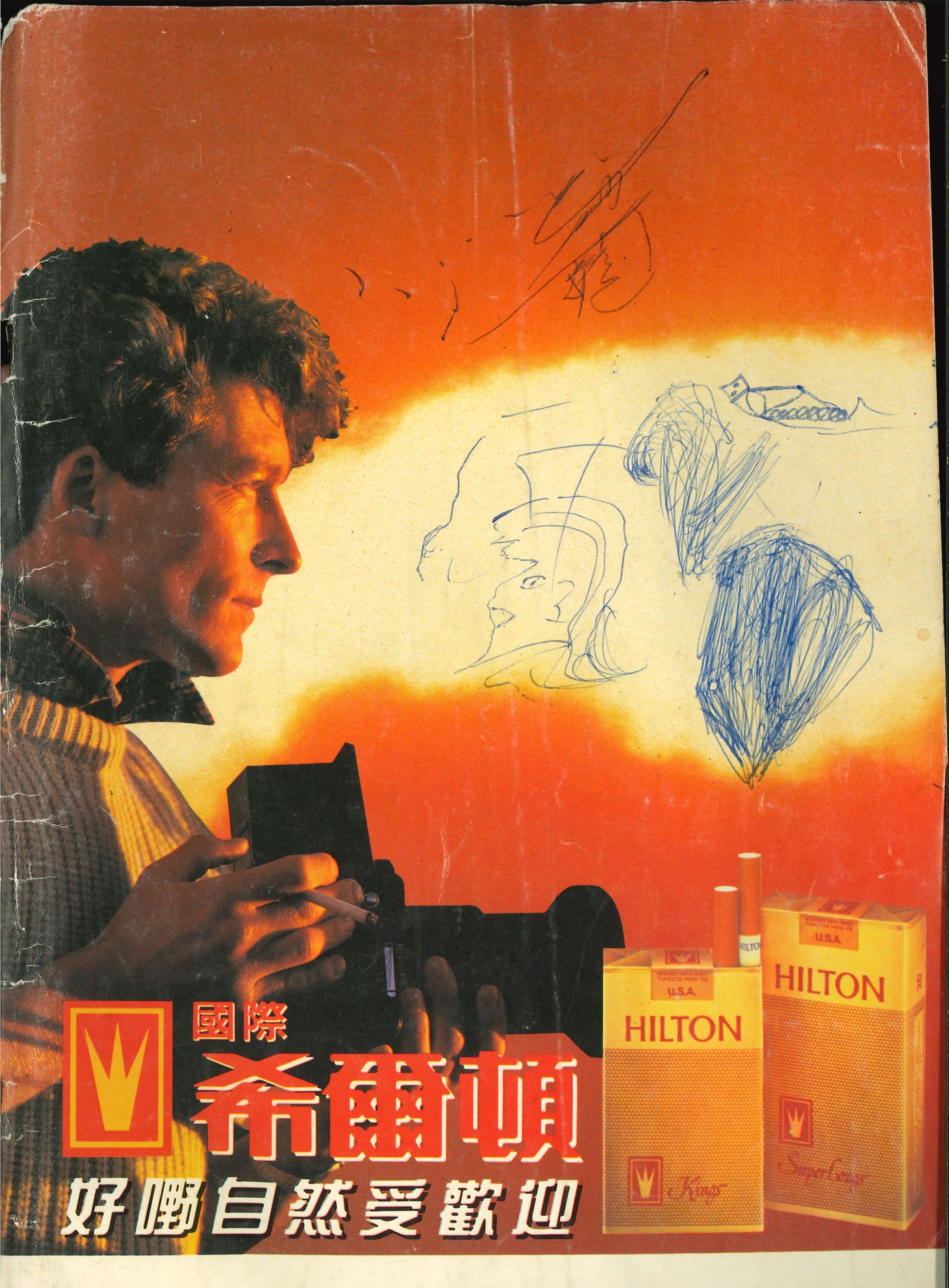
顏老三吼叫道：「呸！我眞替你難過，阮戟，不要說他們不會放過你，就是我，也不願意放過你了！」

阮戟一怔道：「你反叛師門？」

顏老三道：「我只是替天行道。」

他這個性情直爽，脾氣有若火爆的漢子，上下一根腸子，有話在腸子裡，轉不上三個彎，殺機一動，根本顧不得什麼後果。

（未完・廿四）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Kings